

韶關文史資料

第四十輯

韶關歷代名寺名僧輯考（之二）

南郭生 云悟春 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廣東省韶關市委員會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

《韶关文史资料》编委会

顾 问：李 飞 贝抗胜 邓建华 陶学权

主 编：沈妙光

副主编：杨 溯 孔庆红 黎阳升 肖南贵 宋良锋

编 委：丁兆鹏 王焰安 刘 东 刘 杨 刘素云

刘新强 冯国辉 何 露 何友权 李飞燕

李良生 李步德 吴 斌 邱韶东 罗 旻

罗楚忠 陈忠旭 张娣英 张嘉异 郑红双

曾令成 黄世平 黄明奇 彭晓虹 董书俊

王心钢 车万里 刘炎生 刘照丁 吴达明

编 辑：林洁萍

本辑说明

菩提达摩将印度禅法传入中土，至第五代弘忍大师时，其门下分为南北二宗，神秀所传北宗没有几代便失传，而慧能所传南宗，则越来越兴盛，并且遍布于南北各地。慧能的弟子很多，清康熙《曹溪通志》谓“按《坛经》所载，师得法弟子四十三人”，《景德传灯录》载有嗣法弟子三十三人，《祖堂集》列举八人。但是最著名于后世的，实为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永嘉玄觉五人，号为南宗“五大宗匠”。他们得法后，都各成一家。南阳慧忠是“中唐禅宗理论的重要开发者，在唐中后期的禅宗中有很高的威望。”（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永嘉玄觉所倡天台宗、禅宗融洽之说，“对东南的佛教，投下了重大的影响。”（释印顺《中国禅宗史》，中华书局，2010年）神会创荷泽宗，势力遍于北方，在唐末五代由于北方政权急剧更替，历届王朝都发布取缔或限制佛教的诏书，后周世宗柴荣还下令废佛的背景下，与神秀的北宗先后衰落。而在南方的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支法系却乘时勃兴，唐末五代时期先后在我国广大地区发展成五个较大的支派，即青原行思系的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南岳怀让系的沩仰宗、临济宗，称做“一花五叶”或“五家分灯”。至两宋时期则只有云门和临济

二宗并盛，其中临济宗又分为黄龙、杨歧二支，与原来的五家合称“五家七宗”或“五宗二派”。由是，南禅达于大盛。

考证今天汉传之佛教弟子，无论所学何宗何派，其渊源皆出自禅宗门下，而从禅宗的整体发展史上也不难看出，今天所谓的禅宗其实就是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二人门下所出的“五家七宗”。

憨山德清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精通释、道、儒三家学说，主张三家思想的融合。倡导禅净双修，教人念自性佛，其思想见解颇与六祖慧能相契。明万历二十八年始，南华寺经过憨山德清近八年的锐意经营，由颓废恢复旧观，因此被称为曹溪中兴祖师。其功德巍巍，为后人所敬仰。

目 录

一、南岳怀让·····	(1)
二、青原行思·····	(26)
三、荷泽神会·····	(52)
四、南阳慧忠·····	(105)
五、永嘉玄觉·····	(132)
六、憨山德清·····	(151)

一、南岳怀让

南岳怀让禅师，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今陕西安康），出生于唐仪凤二年（677年）。十岁时就喜爱佛书，常常秉烛而读。当时有占相之士言：“是出家相非染俗贵”。十五岁时往荆州玉泉寺（今湖北当阳玉泉寺）礼恒景律师剃度出家。曾立誓言：“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后来有同门师兄弟坦然禅师指引前往嵩山依道安习禅。又受道安的启发，再往曹溪拜见六祖慧能。依慧能习禅一十五载，慧能大师曾授其记云：“西天般若多罗识，汝足下一马驹，踏煞天下人，并在汝心，不须速说。”后怀让行脚到今湖南南岳观音台住锡，时有住持僧人玄法师，因受冤屈而被入狱，知怀让禅师来往锡观音台，便请怀让禅师为他申冤救护。经怀让禅师解救，玄法师得脱灾难，认为是被观音菩萨救护。从此以后人们就称怀让为“观音大师”。后怀让于唐开元二年（714年）

住锡般若寺，时有沙门道一住传法院常日坐禅。怀让禅师知道后去度之，取一砖于道一面前的一块石头上去磨。道一问：汝磨砖为何？怀让言：欲成镜。道一奇问：磨砖岂能成镜？怀让言：汝坐禅岂能成佛！道一由此而大悟。这段“磨砖成镜”的禅宗公案，后成为中国家



喻户晓的故事。道一后来大弘怀让禅法于洪州（今江西宝峰寺），从此南岳怀让一系禅法遍布南北。怀让于唐天宝三年（744年）八月十日圆寂于南岳，终年六十八岁，僧腊四十八秋。道一为怀让建塔于别峰。唐元和十年（815年），有道一门人惟宽、怀晖请当时名儒张甫正撰写《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唐宝历年间（825—827年），得唐敬宗李湛敕谥大慧禅师，塔号最胜轮塔。

怀让禅师在慧能大师的诸弟子中，实际上并未得到慧能特别的重视，和慧能其他的大多数弟子一样，在早期的禅宗文献中并没有详细记载。怀让之所以成为禅宗史上的重要人物，实际上是因为其门下出了一个马祖道一禅师，及其后来道一门下的百丈怀海禅师。禅宗史上有“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之说，说明了中国后来禅宗丛林的形成和建立最初创立于马祖道一；而为丛林建立清规的则是道一的门人百丈怀海禅师。也正因为有了马祖道一创建的丛林，再加上百丈怀海建立的清规管理，才使本来零散四处行脚的禅师有了集中参禅论道的场所，为后来禅宗的发展开创了有利条件。从这点就可以肯定马祖道一和怀海二人在当时禅宗的地位影响极大，这也就无形中显示了其师承来源南岳怀让禅师的身份之重要。故怀让实际可以说是“师凭徒而显”。

怀让的主要禅法思想在禅宗史上并没有多少专门的记载，我们只能从其门人的一些史料中得知一二。据《宋高僧传》记载，马祖道一在临终时说：“吾师（怀让）之道存乎妙者也，无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这里的“无待”与“不住”都是对“佛性”而言，说明佛性不是造作生灭之

法，而是一种本来就有的存在，绝非因为修证而有，不修证就是无的东西。这就表明了怀让看来佛性是每个众生人人本具，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永恒的存在，并不因为修行而得到，也不因为不修行而丢失。“佛性”者，是指众生本具的能够成佛的可能性，一般称为“自性”，即众生本有的自性，也是指事物的本来自性。这种事物的“自性”不是用语言、行为所能表达，也非思维所能想象。

禅宗史上有名的“磨砖作镜”的公案，就是怀让当年度道一时的一段佳话，也是怀让的主要禅法思想的体现。怀让认为，“禅”并非是一种形式而已，而是要人们通过修禅体悟人生，通达诸法实相，认识到事物的本源，从而能止息人们的妄想分别心。所谓“禅”者，是静虑的意思，就是说人们要通过禅法而断除人们的烦恼，而此烦恼正是由于外界的物质使人们的心境随之而改变。我们要断烦恼就必须先静其心，当心静如止水时，则不会被任何外境的变化不同而改变，这就是“禅”。如果有人执着于成佛要从坐卧等种种形式上求得，那便是对佛法最大的诽谤，永远也不能证得解脱。因此怀让主张“禅”重在消除人们内心情感上的执着，打破那种只重形式的传统禅法思想。所以在怀让看来，“禅”非坐卧式的形式化，而应当注重从心灵情感上的净化和陶冶。只要人们能够从内心得到安宁和清净，佛性就自然显现，不需要从外在形式上去强求。因为“禅”本身就是无形无相，并没有一个真实的实体存在，只是一种人们用来自净其心的方法而已；“佛性”也是如此，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形相存在，是每个众生本具的一种清净自性。所以说道一以坐禅的形式而求得禅定，那是一种对

禅法的错误理解和认识，这样不仅不能悟入如来禅定，而且会因为对形式上的执著成为邪见。怀让的这种禅法思想与慧能的《得法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其禅法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除唐张正甫撰《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外，怀让行状语录，在《祖堂集》卷三、《宋高僧传》卷九、《景德传灯录》卷五、《五灯会元》卷三、《传法正宗记》卷七、《天圣广灯录》卷八、《联灯会要》卷四等僧传、灯录均有记述，且各本出入不大。

唐张正甫《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1]

天宝三载，观音大师终於衡岳，春秋六十八，僧腊四十八。元和十八年，故大弟子道一之门人曰惟宽、怀晖[2]，感尘劫遽迁，塔树已拱，惧绝故老之口，将贻后学之忧，丕若贻谋，思扬祖德，乃列景行[3]，托於废文，强名无迹，以慰乎罔极之恩。

曰：自腾、兰[4]演教於此土也，殆将千岁，达摩传心至六叶[5]也，分为二宗。不阶初入，顿入佛惠，曹溪教旨，於是乎传。宏而信之，观音其人也。大师讳怀让，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为郡人。髫年俊发，聪悟绝众，群言所涉，一览无遗。居常而未或好弄，在丑而不可褻近。尝嘿观止水，因而顾影，形仪禺若，宛在镜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独得，还步未辍。闻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而大，既应付嘱，尔盍勉之。”乃深割爱缘，亟从剃落。以荆土律藏[6]之微密也，大士智京在焉，摄衣从之，既进而仪法峻整，

冠於等輩；以嵩岳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焉，稽首咨之，既授記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遐舉。能大師方宏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閬者十一二焉，躋其室堂者又十一焉，師以後學弱齡，分為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閉而惟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焉而交暢，異焉而吻合。同授秘印，目為宗師。乃陟武當，窮栖十霜，謁來衡岳，終焉是托。惟般若[7]聖概，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或微言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靈借留而規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云趨景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今古一時。至矣哉！未始聞也。一公[8]見性同德，宏教鍾陵，郁為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炎[9]，揭於故山，揚其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於左，式明我教之有開焉。銘曰：

不疾而速，平平南宗。窮行其教，岳岳讓公。秀發之英，激於童齒。出塵之像，光於止水。乃趨律會，儀范孔修。乃探密藏，先覺同求。曹溪實歸，般若觀妙。體是宗極，湛乎反照。一從委順，六紀於茲。教迹未衰，靈峰嶺而。一公丕承，峻其廊廡。寬暉繼起，重規疊矩。乃掃塵塔，乃植丰碑。率是教者，茲焉有歸。

[1]錄自清董浩等編《全唐文》卷六一九，中華書局影印，1983年。張正甫，貞元二年（786年）進士，官鄧州刺史，歷同州，轉蘇州。元和八年（813年）遷湖南觀察使，

十三年除大理卿。

[2]据唐白居易《西京兴善寺传法堂碑铭并序》：惟宽（755—817年），姓祝，衢州（今浙江衢县）信安人，十三岁出家，二十四岁具戒，先学毗尼藏，再“证大乘法于天台止观，成最上乘道于大寂道一”。“贞元六年（790年）始行化于闽越间”，七年在会稽，八年到鄱阳，十三年上嵩山少林寺，二十一年居卫国寺，次年转天宫寺；元和四年（809年）得唐宪宗召见于长安安国寺，五年参与麟德殿斋会，十二年（817年）圆寂于兴善寺传法堂。其嗣法弟子有义崇、圆镜等。后来的传记谓其谥号为“大彻禅师”。怀晖，俗姓谢，泉州同安县人，据唐贾岛所撰碑铭，生于天宝十五年（756年），寂灭于元和十年（815年）。贞元初礼道一，后北上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处，最后止于中条山（今山西与陕西交界处）行禅，“蒲津人皆化之”。元和三年（808年）诏居长安章敬寺毗卢遮那院安置，为“朝寮名士”说禅要，五年在麟德殿斋会被“推居上座”。

[3]景行：高尚的德行。《诗·小雅·车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郑玄笺：“古人有高德者则慕仰之，有明行者则而行之。”汉蔡邕《郭有道碑文》：“於是树碑表墓，昭铭景行。”

[4]腾兰：即东汉时至中国传扬佛教的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东汉永平十年（67年），汉明帝派遣蔡愔至西域求取佛经，从西域请来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京都洛阳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建佛寺的开端。摄摩腾，全名迦摄摩腾，迦摄即迦叶，意译饮光，摩腾意译大象，中天竺人。擅长礼仪，解

大小乘经典，常以游化为己任。竺法兰，中天竺人。讽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到中国后，与迦叶摩腾合译四十二章经。所译之经另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佛本行经、法海藏等。后寂于洛阳，世寿六十余。

[5]六叶：禅宗以达摩为初祖，达摩传慧可为二祖，慧可传僧璨为三祖，僧璨传道信为四祖，道信传弘忍为五祖，弘忍传慧能为六祖。

[6]律藏，音译毗奈耶藏、毗尼藏，意译调伏藏，是佛陀为调伏弟子烦恼，对治生活恶习所制定的教团规则；也就是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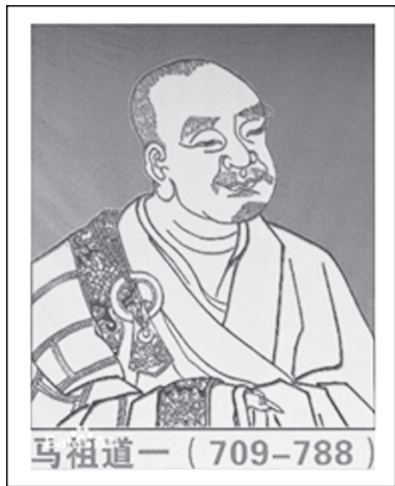
南岳磨镜台

修道生活中，佛陀针对弟子所犯的过失而定的规范，是随犯随制，属随缘制戒。律藏就是整理佛陀所制戒法的典籍，亦即“戒”由律藏所诠释，而律藏则为“戒”的根据典籍。

[7]般若（寺）：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南岳衡山。始建于南朝陈光大二年（568年），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改称福严寺。清同治九年（1870年）重修。般若寺为慧思所创建。慧思（515—577年），俗李，豫州武津（今河南省上蔡县）人，于陈光大二年率弟子四十余人到南岳山，得到陈宣帝的支持，创建般若寺（即今福严寺）。陈太建九年（577年）

卒，世称“南岳大师”，后被天台宗尊为该宗第三祖。隋唐以前，般若寺是以弘扬般若和法华思想为中心的道场。自怀让住般若寺三十余年，大阐宗风后，般若寺成为禅宗的著名道场。现在的福严寺，基本上保持了清同治九年重修的规模。寺内建筑有：山门、岳神殿、大雄宝殿、方丈室、法堂、藏经楼、祖堂、禅堂、毕严阁等。寺院周围还有许多名胜古迹，如慧思第一坐习禅处，三生塔（传为慧思三生灵骨安葬处）、磨镜台（即怀让磨砖作镜启示道一处，石上刻有“祖源”二字）、拜经台、罗汉洞和虎跑泉等。

[8]一公：即马祖道一（709—788年，或688—763年），俗姓马，又称马道一、洪州道一、江西道一，汉州什方县（今四川什邡马祖镇）人。怀让著名弟子，唐代著名禅师，开创南岳怀让洪州宗。史书说他容貌奇异，牛行虎视，舌头长得可以触到鼻，脚下有二轮文。谥号大寂禅师。马祖道一禅师门下极盛，号称“八十八位善知识”，法嗣有139人，以西堂智藏、百丈怀海、南泉普愿最为闻名，号称洪州门下三大士。



马祖道一（709—788）

百丈怀海下行出临济宗、沩仰宗二宗。

[9]琬琰：即琬琰，为碑石之美称。唐玄宗《孝经序》：“写之琬琰，庶有补於将来。”宋苏轼《贺林待制启》：

“著书已成，特未写之琬琰；立功何晚，会当收之桑榆。”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卷三《怀让和尚》

怀让和尚嗣六祖，在南岳，姓杜氏，金州人也。[1]

初生之时，有六道白气应于上像。仪凤二年四月八日生[2]，感此瑞气，刺使瞻见，奏闻高宗。帝曰：“此气何瑞？”太史曰：“国之法宝，非染俗贵，在于安康、金州分野。”时金州太守韩偕具录奏上，帝曰：“僧瑞宜加善庆。”敕韩偕亲往存毓，厚赐安慰。是时杜氏名曰光奇，家内有三子。于三子中其应瑞生者，年近五岁，炳然殊异，心怀恩让，不与竞。父母号之，名为让。子至于十载，唯爱佛经。有三藏玄静过舍说法，告光奇曰：“此子出家之后当获上乘，至幽至微，会于佛理。”垂拱四年，年始十五，拜辞父母，往荆州玉泉寺事弘景律师。经于八年，便怀让。（按：原文如此。）至通天元年四月十二日于当寺受戒，至久视元年七月十八日，自叹曰：“我受戒今经五夏，广学威仪而严有表，欲思真理而难契焉。”又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时有坦然禅师，睹让嗟叹，乃命云游，博问先知。至嵩山安和尚处，坦然问西来意话，坦然便悟，事安和尚[3]。师乃往曹溪而依六祖。六祖问：“子近离何方？”对曰：“离嵩山，特来礼拜和尚。”祖曰：“什摩物与摩来？”对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在于左右一十二载[4]，至景云二年礼辞祖师。祖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还假修证不？”对曰：“修证即不无，不敢污染。”祖曰：“即这个不污染底，是诸佛之所护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5]记汝：佛法从汝边去，向后马驹踏杀天下人。

汝勿速说此法，病在汝身也。”

马和尚在一处坐，让和尚将砖去面前石上磨。

马师问：“作什摩？”师

曰：“磨砖作镜。”马师

曰：“磨砖岂得成镜？”

师曰：“磨砖尚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也？”马师

曰：“如何即是？”师曰：“如人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6]师又曰：“汝为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法无住，不可取舍，何为之乎？汝若坐佛，却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解脱理也。”马师闻师所说，从座而起，礼拜问曰：“如何用心，即合禅定无相三昧？”师曰：“汝学心地法门，犹如下种。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于道。”又问：“和尚见道，当见何道？道非色故，云何能观？”师曰：“心地法眼能见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乎？”马师曰：“可有成坏不？”师曰：“若契于道，无始无终，不成不坏[坏]，不聚不散，不长不短，不静不乱，不急不缓。若如是解，当名为道。汝受吾教，听吾偈曰：

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

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

有大德问：“如镜铸像，像成后镜明向什摩处去？”师曰：“如大德未出家时相状向什摩处去？”进曰：“成像后为



南岳磨镜台

什摩不鉴照？”师曰：“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不得。”

师天宝三年八月十二日终，敕谥大慧禅师，最胜轮之塔。

[1]金州即安康，唐设金州汉阴郡，宋设金州安康郡。故《宋高僧传》卷第九《唐南岳观音台怀让传》云：释怀让，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但据张正甫《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言怀让是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父辈为金州安康（今陕西安康）人。

[2]怀让出生的时间有两种说法：在《佛祖历代通载》中记载怀让是癸酉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出生。癸酉年为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年）。然而此处及《宋高僧传》都记载怀让禅师出生于仪凤二年丁丑（677年）。按文后“垂拱四年，年始十五，拜辞父母，往荆州玉泉寺事弘景律师”的说法，如果按仪凤二年（677年）计算，到垂拱四年（688年）怀让禅师才满11岁，而若以咸亨四年（633年）计算的话，到垂拱四年则正好满十五岁。不过，按基本统一的怀让于“天宝三年（744年）”圆寂，享年68岁算，以仪凤二年（677年）出生为是。就是说，此处记怀让出家的时间“年始十五，拜辞父母，往荆州玉泉寺事弘景律师”以及《宋高僧传》所记“弱冠，诣荆南玉泉寺，事恒景律师便剃发”、《五灯会元》所记“垂拱三年方十五岁，辞亲，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师出家”等，均误。

[3]事见《祖堂集》卷三《老安国师》：老安国师嗣五祖忍大师，在嵩山。坦然禅师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旨？”师

曰：“何不问自家意旨，问他意旨作什摩？”进曰：“如何是坦然意旨？”师曰：“汝须密作用。”进曰：“如何是密作用？”师闭目又开目，坦然禅师便悟。

[4]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等记为“执侍（六祖）左右十五载”。

[5]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禅宗所立西天二十八祖中之第二十七祖，又称瓔珞童子。东天竺人，婆罗门种。般若多罗幼丧父母，常游于闾里，行谊近似“常不轻菩萨”。约二十岁遇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受付嘱而成为西天第二十七祖。得法后，至南天竺香至国，度王之第三子菩提多罗（即菩提达摩）并付其法，未久即自焚其身而寂，年寿不详。后菩提达摩东渡中国，为中国禅宗之初祖。

[6]在南宋贻藏《古尊宿语录》中此句作“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第九《唐南岳观音台怀让传》

释怀让，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岁雅好佛书，炳然殊姿，特有灵表，识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贵。”人宝来瑞，国庆无疆，方之麟凤龟龙无万数也。天地无全功，气序有盈虚。纲维缺坏，补塞不足，皆冥维密祐。惟应度者乃烛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诣荆南玉泉寺，事恒景[1]律师便剃发受具，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经之所谓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时坦禅师乃劝让往嵩丘魏安公[2]。安启发之。因入曹侯溪覲能公[3]。能公怡然，无馨无臭。洪波泛臻，大壑之广乎；韶濩[4]合奏，大

乐之和乎。让之深入寂定，住无动道场，为若此也。能公大事缘毕，让乃跻衡岳，止于观音台[5]。时有僧玄至拘刑狱，举念愿让师救护。让早知而勉之。其僧脱难云：“是救苦观音。”得斯号也，亦由此焉。化缘斯尽，传法弟子曰道峻，曰道一，皆升堂睹奥也。其后，一公振法鼓于洪州。其门弟子曰惟宽、怀晖。道一大缘将讫，谓宽等曰：“吾师之道，存乎妙者也。无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从法而化。于我为子及汝为孙，一灯所传何有尽者。”让以仪凤二年生，至天宝三载[6]八月十日终于衡岳，春秋六十八，僧腊四十八。一公建塔于别峰。元和中宽、晖至京师扬其本宗，法门大开，传百千灯。京夏法宝鸿绪，于斯为盛。至八载，衡阳太守令狐权问让前迹。权舍衣财以充忌斋。自此每岁八月为观音忌焉。宝历中敕谥大慧禅师，塔号最胜轮。元和年，中常侍归登撰碑[7]云。



怀让塔墓

[1]恒景，《祖堂集》、《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均作“弘景”；张正甫《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则记为“大士智京”。

[2]安公即道安、慧安，又称老安国师，五祖弘忍弟子，《祖堂集》将其归入北宗，记其嗣法弟子有腾腾和尚、破灶墮和尚。

[3]能公即六祖慧能。

[4]韶濩，亦作“韶护”或作“韶護”。汤乐名。《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见舞《韶濩》者。”杜预注：“殷汤乐。”孔颖达疏：“以其防濩下民，故称濩也……韶亦绍也，言其能绍继大禹也。后亦以指庙堂、宫廷之乐，或泛指雅正的古乐。濩，屋檐水下流的样子。引申为散布，如“声教濩濩，盈溢天区”。

[5]“能公大事缘毕，让乃跻衡岳，止于观音台”，即谓怀让是在慧能圆寂后才离开曹溪往衡岳，与张正甫《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中“乃陟武当，穷栖十霜，謁来衡岳，终焉是托”记载不符，或误。再者，按《祖堂集》载怀让“景云二年（唐睿宗，711年）礼辞祖师”，而慧能于先天二年（唐玄宗，713年）灭度，亦可证此处记误。

[6]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改“年”曰“载”，至肃宗乾元元年（759年）复称“年”。

[7]元和年间中常侍归登为怀让撰碑事其余文献均无载，不知其所本。《天圣广灯录》卷八记为“吏部侍郎归登撰塔记。”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南岳怀让禅师》

南岳怀让禅师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师出家。受具之后，习毗尼藏。一日自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时同学坦然知师志高迈，劝师谒嵩山安和尚。安启发之，乃直诣曹溪参六祖。祖问：“什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什么物恁么来？”

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可修证否？”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1]”祖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讖，汝足下出一马驹，蹋杀天下人。并在汝心，不须速说。[2]”师豁然契会，执侍左右一十五载。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岳居般若寺。开元中，有沙门道一（即马祖大师也）住传法院，常日坐禅。师知是法器。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什么？”一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师作什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耶？”“坐禅岂得成佛耶？”一曰：“如何即是？”师曰：“如人驾车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一无对。师又曰：“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一闻示诲，如饮醍醐。礼拜问曰：“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师曰：“汝学心地[3]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其道。”又问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见？”师曰：“心地法眼[4]能见乎道，无相三昧[5]亦复然矣。”一曰：“有成坏否？”师曰：“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一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奥。

师入室弟子总有六人。[6]师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证吾身，各契一路。一人得吾眉，善威仪（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顾盼（智达）；一人得吾耳，善听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气（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谭说（严峻）；一

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能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上根，宜慎辞哉。”有一大德问：“如镜铸像，像成后，镜明向什么处去？”师曰：“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法眼别云：阿那个是大德铸成底像？）曰：“只如像成后，为什么不鉴照？”师曰：“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不得。”后马大师阐化于江西，师问众曰：“道一为众说法否？”众曰：“已为众说法。”师曰：“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众无对，因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伊道底言语记将来。”僧去，一如师旨。回谓师曰：“马师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阙盐酱吃。’”师然之。

天宝三年八月十一日圆寂于衡岳，敕谥大慧禅师，最胜轮之塔。

[1]“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句《祖堂集》中记为“修证即不无，不敢污染。”

[2]“西天般若多罗讖，汝足下出一马驹，蹋杀天下人。并在汝心，不须速说”句《祖堂集》中记为“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记汝：佛法从汝边去，向后马驹踏杀天下人。汝勿速说此法，病在汝身也。”

[3]心地：禅宗常用的概念，最早见于《坛经》，可能来自《楞伽经》中的“本元心地”之说。形容心如大地一样，能生长凡圣万物。

[4]法眼：佛教将认识分为五类，所谓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其中“慧眼”是关于“空性”的一般认

识；“法眼”则是在“空性”的理论指导下对个别人个别事的认识。

[5]三昧：三昧意思是止息杂念，使心神平静，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借指事物的要领，真谛，教内外对此词皆有不同的论述和解释。其有一般和特殊两层含义：它可以指通常的集中思虑的能力，或者指修习所得的，发展了的集中力。从而，它也就变成了可以使禅定者进入更高境界并完全改变生命状态的神秘力量。《大智度论》卷七：“何等为三昧？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晋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夫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

[6]此处记怀让有六大入室弟子，而契嵩《传法正宗记》卷七云怀让“所出法嗣凡九人：一曰江西道一者，一曰南岳常浩者，一曰智达者，一曰坦然者，一曰潮州神照者，一曰扬州严峻者，一曰新罗国本如者，一曰玄晟者，一曰东雾法空者。”不论六大弟子或九大弟子，实际除马祖道一外，其余在禅宗发展史上并无影响，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认为“这在禅宗史上是比较罕见的现象”。

宋释普济撰《五灯会元》卷三《南岳怀让禅师》

南岳怀让禅师者，姓杜氏，金州人也。于唐仪凤二年四月八日降诞，感白气应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见，奏闻高宗皇帝。帝乃问：“是何祥瑞？”太史对曰：“国之法器，不染世荣。”帝传敕金州太守韩偓亲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师最小。炳然殊异，性唯恩让。父乃安名怀让。年十岁时，唯乐佛书。时有三藏玄静过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

出家，必获上乘[1]，广度众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岁，辞亲，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师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后习毗尼藏。[2]

一日[3]自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时同学坦然，知师志气高迈，劝师谒嵩山安和尚。安启发之，乃直指诣曹溪参六祖。祖问：“甚么处来？”曰：“嵩山来。”祖曰：“甚么物恁么来？”师无语。遂经八载，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个会处。”祖曰：“作么生？”师曰：“说似一物即不中。”祖曰：“还假修证否？”师曰：“修证则不无，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识，汝足下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应在汝心，不须速说。”

师执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4]往衡岳居般若寺。开元中，有沙门道一，（即马祖也。）在衡岳山常习坐禅。师知是法器，[5]往问曰：“大德坐禅图甚么？”一曰：“图作佛。”师乃取一砖，于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么？”师曰：“磨作镜。”一曰：“磨砖岂得成镜邪？”师曰：“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作佛？”一曰：“如何即是？”师曰：“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一无对。师又曰：“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

一闻示海，如饮醍醐，礼拜，问曰：“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师曰：“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

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其道。”又问：“道非色相，云何能见？”师曰：“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一曰：“有成坏否？”师曰：“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见道也。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华无相，何坏复何成！’”一蒙开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奥。入室弟子总有六人，师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证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仪（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顾盼（智达）。一人得吾耳，善听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气（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谭说（严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上根，宜慎辞哉！”有一大德问：“如镜铸像，像成后，未审光向甚么处去？”师曰：“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法眼别云：“阿那个是大德铸成底像？”）曰：“只如像成后，为甚么不鉴照？”师曰：“虽然不鉴照，漫他一点不得。”斋后马大师阐化于江西。师问众曰：“道一为众说法否？”众曰：“已为众说法。”师曰：“总未见人持个消息来。”众无对。因遣一僧去，嘱曰：“待伊上堂，但问作么生？伊道底言语，记将来。”僧去一如师旨。回谓师曰：“马师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少盐酱。’”师然之。天宝三年八月十一日，圆寂于衡岳。谥大慧禅师，最胜轮之塔。

[1]上乘：佛教用语，即大乘，一般借指高妙的境界或上品。《宝积经》云：“诸父如来，正真正觉，彼乘名为大

乘，名为上乘。”

[2]《祖堂集》记为“至通天元年（武则天，696年）四月十二日于当寺受戒”。

[3]《祖堂集》记为“久视元年（武则天，700年）七月十八日”。

[4]唐玄宗先天年号始于712年8月，终于713年11月，计一年余。

[5]法器：佛教用语，凡供养诸佛、庄严道场、修证佛法，以实践圆成佛道的资具，即为法器。

宋释契嵩《传法正宗记》卷第七

大鉴之二世，曰南岳怀让禅师，金州人也。初自嵩山安国师法会，往参六祖大鉴。大鉴问曰：“什么处来？”曰：“嵩山来。”大鉴曰：“什么物怎么来？”让曰：“说似一物即不中。”大鉴曰：“还可修证否？”让曰：“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大鉴曰：“只此不污染，诸佛之所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昔般若多罗所讖，盖于汝足下出一马驹，蹋杀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须速说。”让即豁然大悟。事大鉴历十五载，寻往南岳居般若精舍，四方学者归之。故其所出法嗣凡九人：一曰江西道一[1]者，一曰南岳常浩者，一曰智达者，一曰坦然者，一曰潮州神照[2]者，一曰扬州严峻[3]者，一曰新罗国本如者，一曰玄晟者，一曰东雾法空者。

[1]即马祖道一，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69年）移住

洪州（今江西南昌）开元寺，其门下极盛，称“八十八位善知识”，以百丈怀海最有名。怀海下出了汾山灵佑、黄檗希运，创汾仰宗和临济宗。马祖道一一系史称“洪州宗”。

[2]或作“慧照”，住广东潮州的西山，禅宗史上有名的药山惟俨、潮州大颠及百丈怀海，都是从神照出家的。

[3]即道峻，后来住扬州大明寺，《宋高僧传》有其传。

宋李遵勖《天圣广灯录》卷第八《南岳大惠禅师》

南岳大惠禅师，讳怀让，金州人也。俗姓杜。唐仪凤二年四月八日降诞，感白气应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见，奏闻高宗皇帝。帝问：“是何祥瑞？”太史对曰：“国之法器，不染世荣。”[1]帝敕金州太守韩偓亲往存慰。

家有三子，师居其小。年始三岁，炳然殊异，性多恩让。父乃安名怀让。至年十岁，惟乐佛书。时有三藏玄静过金，见而奇之。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获上乘，广度众生。”

垂拱三年，[2]方十五岁，辞亲往荆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师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后习毗尼藏。一日，自叹曰：“夫出家者，为无为法，天上人间，无有胜者。”时有同学坦然，知师志气高迈，劝师同谒嵩山安禅师。安启发之，不契。乃直诣曹溪礼六祖。

祖问：“什么处来？”师云：“嵩山安禅师处来。”祖云：“什么物与么来？”师无语。

经于八载，忽然有省。[3]乃白祖云：“某甲有个会处。”祖云：“作么生？”师云：“说似一物即不中。”

祖云：“还假修证也无？”师云：“修证即不无，不敢污染。”祖云“只此不污染，是诸佛之诸念。吾亦如是，汝亦如是。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讖汝曰：‘震旦[4]虽阔无别路，要假儿孙脚上行。金鸡解衔一粒米，供养什邡罗汉僧[5]。’

（又讖传道一法：‘心里能藏事，说向汉江滨。湖波探水月，将照二三人。’）”六祖又云：“吾先师有言，从吾向后，勿传此衣，但以法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6]即道化示，莫损于汝。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普雨悉皆萌。顿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汝向后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师侍奉一十五载。先天二年，始往南岳，居般若寺。示徒云：“一切万法皆从心生，心本无生，法亦无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上根，宜慎言哉！”

僧问：“如镜铸像，像成后，光归何处？”师云：“如大德未出家时，相状向什么处去？”云：“成后为什么不鉴照？”师云：“虽然不鉴照，谩他一点也不得。”

马祖于南岳传法院后独处一庵，唯习坐禅，凡有来访者都不顾。师往，彼亦不顾。师观其神宇有异，忆六祖讖记，乃多方诱导。

一日，将砖于庵前磨。祖亦不顾。时既久，乃问曰：“作什么？”师云：“磨砖作镜。”祖云：“磨砖岂得成镜？”师云：“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祖乃离座云：“如何即是？”师云：“譬牛驾车，车若不行，打牛即是？打车即是？”又云：“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法，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相，非达其理。”祖闻斯示

诲，豁然开悟。礼拜问云：“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师云：“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其道。”祖云：“道非色相，云何能见？”师云：“心地法眼能见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祖云：“有成坏否？”师云：“若以成坏、聚散而见道者，非也。听吾偈曰：‘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

祖既蒙开悟，侍奉十秋，日益玄奥。师入室弟子六人。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证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仪（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顾盼（智达）。一人得吾耳，善听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气（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谈说（严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

马祖阐化江西开元寺。师问众曰：“道一为众说法否？”众曰：“已为众说法。”师云：“未见通个消息来。”遂遣一僧去：“待伊上堂时，但问作么生。记取答话来。”僧如教。回举似师。祖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来不曾少盐酱。”师然之。师天宝三年八月十一日示寂于南岳。敕谥大惠禅师，最胜轮之塔。吏部侍郎归登撰塔记。

[1]《五灯会元》所记同，而《祖堂集》记为“国之法宝，非染俗贵”。

[2]《五灯会元》所记同，而《祖堂集》记为“垂拱四年”。

[3]张正甫《衡州般若寺观音大师碑铭（并序）》中记“师（怀让）以后学弱龄，（在六祖弟子中）分为末席”，这

与怀让从六祖参禅八年后始开悟有极大关系。

[4]震旦：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日本也有称中国为震旦的。

[5]什祁罗汉僧：什祁或作“十方”，佛教原指东南西北及四维上下，即上天、下地、东、西、南、北、生门、死位、过去、未来，谓每一方都有无量无边的佛国世界。此处寓指马祖道一是于汉州什祁县（今四川什祁县）罗汉寺出家的。

[6]此说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悟法传衣第一》记曰：“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

宋晦翁悟明撰《联灯会要》卷四《潭州南岳怀让禅师》

潭州南岳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少习毗尼藏，一日自叹云：“夫出家者，为无为法，以报佛恩。以此拘身，于道何益！”遂同坦然禅师谒嵩山安国师，复往曹溪参六祖。祖问：“甚处来？”师云：“嵩山来。”祖云：“甚么物恁么来？”师云：“说似一物即不中。”祖云：“还假修证否？”师云：“修证即不无，污染即不得。”祖云：“即此不污染，是诸佛之护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罗讖：汝向后出一马驹，踏杀天下人去在。病在汝心，不须速说。”

师后居南岳般若台。时道一住传法寺，日唯坐禅。师往问曰：“大德坐禅，图个甚么？”云：“图作佛。”师一日将砖于道一庵前磨。一怪而问曰：“作甚么？”师云：“磨作

镜。”一云：“磨砖岂得成镜？”师云：“磨砖既不成镜，坐禅岂得成佛？”一云：“如何即是？”师云：“如牛驾车，车若不行，打车即是？打牛即是？”一无对。师又问：“汝学坐禅，为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非定相。于无住相，不应取舍。汝若坐佛，即是杀佛。若执坐禅，非达其理。”道一于言下开悟，如饮醍醐，作礼请问：“如何用心，即合无相三昧？”师云：“汝学心地法门，如下种子。我说法要，譬彼天泽。汝缘合故，当见其道。”一云：“道非色相，云何能见？”师云：“心地法眼，能见乎道。无相三昧，亦复然矣。”一云：“有成坏否？”师云：“若以成坏而见道者，非也。听吾偈云：心地含诸种，遇泽悉皆萌。三昧花无相，何坏复何成。”

师有弟子六，师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证吾身，各契一体：一人得吾眉，善威仪（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顾盼[1]（智达）；一人得吾耳，善听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气（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谈说（严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云：“一切诸法，皆从心生。心无所生，法无所住。若达心地，所作无碍。非遇上根，宜慎辞哉。”

僧问：“如镜铸像，像成后，未审光向甚么处去？”师云：“如大德为童子时，相貌何在？”云：“只如像成后，为甚么不鉴照？”师云：“虽然不鉴照，瞞[2]他一点也不得。”

马大师阐化江西。师云：“道一在江西，总不寄个消息来。”遣一僧去，嘱之云：“汝去，待他上堂次，但出问

云：作么生？看伊道甚么，记将来。”其僧依教，出问云：“作么生？”一云：“自从胡乱后，三十年不曾少盐酱。”僧回举似师，师然之。

妙喜颂云：见得分明识得亲，举来犹自涉途程。直饶不犯毫芒者，也是拈颺踈指人。

[1]《天圣广灯录》卷第八《南岳大惠禅师》、《五灯会元》卷三《南岳怀让禅师》作“盼”。

[2]《祖堂集》卷三《怀让和尚》、《天圣广灯录》卷第八《南岳大惠禅师》作“谩”。

二、青原行思

青原行思，或作行司，俗姓刘，庐陵（今江西吉安）人。《祖堂集》记慧能有弟子八人，排行思于首位。行思后弘法于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四方禅客云集，世称青原行思，为六祖下弘传最盛的两大法嗣之一，其后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大宗支。

行思其人，在中后唐禅宗史上，比之怀让还要籍籍无名。非但在早期禅宗师承谱系如宗密撰《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记载慧能门徒中无行思的名字，而至《禅源



诸论集都序》，始有石头希迁出现，也没纪其师承于行思。究其原因，其与怀让的境遇一样，“能禅师……门徒道俗，近有数（百？）余人，无有一人敢滥开禅门”，“但山居修道”，没有公开开法传禅。与怀让一样，行思之所以成为禅宗史上的重要人物，实际上是因为其门下出了一个石头希迁。希迁是今广东高要人，起初在曹溪做沙弥，慧能坐化时希迁只有十四岁，他曾“上下罗浮，往来三峡”，到处参访。开元十六年（728年），受具足戒，然后到青原山依止行思，终成为一代大禅师，其下三传而有曹洞宗，五传而有云门宗，七传而有法眼宗。因此行思实际也是“师凭徒而显”。其归真塔赞称“圣谛不为，落何阶级。火里莲花，雪中红日。显发大机，掀翻古辙。千古绳规，三宗鼻祖。”充分肯定了行思在中国禅宗史上“三宗鼻祖”的重要地位。

在僧传、灯录等文献中，最早提到行思并为之作传的是《祖堂集》，称行思“在吉州（今江西吉安）”，尊其为“靖居和尚”，谓行思“自传曹溪密旨，便复庐陵，化度群生。”“以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迁化。谥弘济大师，归真之塔。”《宋高僧传》沿袭此说，但莫名其妙地将行思的传记附于北宗《义福传》后，而不记其嗣法者希迁等。而在《希迁传》中记希迁生平时，亦只是顺便提到“庐陵清凉山思禅师为曹溪补处”而已。

行思的卒年，各种灯录俱云：“唐开元二十八年庚辰（740年）于二月十三日，升堂告众，跏趺而逝”“唐僖宗谥弘济禅师、归真之塔”。而成于清康熙年间的《青原志略》卷六有明人萧发生作的《青原遗碑略记》，记云：“天宝六载

碑略曰：七祖，汉长沙定王（刘）发后，得旨曹溪，遂住青原。开元二十六载化，寿六十八。”又云：“大顺元年（890年），谥曰弘济大师。”这里有两处不合：一是卒年，一是赐谥之年。天宝六载的碑文，为时离行思卒年最近，不过相隔几年，按理应是最可信的。但在同一《青原志略》中，尚有行思的传记，卒年日期与各本灯录完全一致，即开元二十八年。同书卷一“七祖塔”（按：行思法系尊行思为禅宗七祖）条下云：“唐开元二十九年敕建，额曰唐七祖弘济禅师归真塔。”也似附同卒年为开元二十八年之说。考虑到“六”与“八”字形相似，极易讹误，这里仍从诸灯录。如此，按《青原遗碑略记》所记“寿六十八”，可以推定行思生年为唐高宗李治咸亨四年（673年）。

行思的传禅风格比较温和，尚无断喝掴掌之类的方式，但也深得慧能传法秘诀，答问不着边际。例如他回答“如何是佛法大意”的问题时，即反问说“庐陵米作么价？”后来“庐陵米价”成了禅宗的著名公案。他欲传法给弟子希迁，没有用授衣传法的形式，而是说：“吾有个鋤斧子，与汝住山。”希迁绝聪慧，后来就向老师要这把鋤斧子。这种答非所问，不知所云为何，难测其高深的言辞往来，历来是禅僧们的看家本领。

行思幽居青原山二十余年，从不出外弘讲，基本上是住静的。据《祖堂集》载，同门荷泽神会过青原山，“汝从何方而来？”对曰：“从曹溪来。”师曰：“将得何物来？”会遂震身而示。师曰：“犹持瓦砾在。”会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不？”师曰：“设使有，与汝，向什摩处著？”这回唇

枪舌剑的交锋，煞是精彩，一来说明荷泽神会曾来江西访行思参法，二来说明行思虽少交接，却不乏禅慧禅机，其禅风往往直透入底，鞭辟入里而又不落痕迹。

行思行状语录，在《祖堂集》卷三、《宋高僧传》卷九、《景德传灯录》卷五、《五灯会元》卷三、《传法正宗记》卷七、《建中靖国续灯录》卷一、《联灯会要》卷十九等僧传、灯录以及《坛经》契嵩本（曹溪原本）、德异本、宗宝本、惠昕本、《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指月录》卷五等均有记述。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参请机缘第六》（曹溪原本）[1]

行思大师，生吉州安城[2]刘氏，闻曹溪法席盛化，径来参礼[3]。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作甚么来？”曰：“圣谛[4]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5]。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6]思既得法，遂回吉州青原山，弘法绍化。谥号弘济禅师。

[1]关于行思籍贯及参请机缘，《坛经》德异本、宗宝本、惠昕本所载基本相同，敦煌本无载。

[2]古代的安城即今江西省吉安市安福县。安福置县肇始于西汉，初名安平县。东汉时期，更名平都县。据南朝梁代沈约（441—513年）所撰《宋书·二十六·州郡》载：三国时期吴国末帝孙皓宝鼎二年（267年），分豫章、庐陵、长沙等郡设置安城郡，治所即设平都镇，下辖安福、永新、安城、新

余、宜春、萍乡等七县。隋代（581—618年）废郡置安复县。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约621年）改名安福县，遂相沿至今。

[3]行思出家及到曹溪参六祖之前的修行参访行状，《坛经》各本均略，其余僧传、灯录除《景德传灯录》记其“幼岁出家”外，其余亦无载。但《景德传灯录》所载，一没有明言行思在哪家寺院幼岁出家，而“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的寺院是哪家亦无明示；二没有明言行思是什么时候“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即在什么年岁来曹溪参六祖习禅；三没有明言行思是什么时候“得法”再“住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即行思侍六祖左右多少年。因此，行思来曹溪参六祖的时间、辞六祖住青原山的时间等问题均无从考证。按印顺法师《中国禅宗史》“在曹溪会下，行思被称为上座，是一位年龄较长的弟子”的说法，则行思至少是中年才到六祖座下；又“六祖生前，行思早已离开曹溪”，按行思于“咸亨四年（673年）”出生，六祖于先天二年（713年）示寂，则行思离开曹溪时不会超过四十岁。中年参曹溪，四十岁前辞六祖，则行思在曹溪的时间不会很长，至少不及怀让“侍师左右十五年（或十一年）”。

[4]圣谛：即圣者的真谛。圣，意为神圣的、尊贵的、圣者。谛，意为真谛、真理、真实。圣谛有四种，称为四圣谛，苦圣谛、苦集圣谛、苦灭圣谛、导至苦灭之道圣谛，四圣谛是佛陀教法的根本，任何的善法皆为四圣谛所包摄。

[5]慧能所说“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应是后本所加。

[6]即首座，是由寺院中学问、修行出众的比丘担任的，

是带领大家修行的职位。一般由年长戒腊长、有修行的和尚担任，地位仅在方丈之下。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卷三《靖居和尚》

靖居和尚[1]嗣六祖，在吉州。师讳行思，俗姓刘，庐陵[2]人也。自传曹溪密旨[3]，便复庐陵，化度群生。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庐陵米作摩价？”[4]师问神会：“汝从何方而来？”对曰：“从曹溪来。”师曰：“将得何物来？”会遂震身而示。师曰：“犹持瓦砾在。”会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不？”师曰：“设使有，与汝，向什摩处著？”[5]



师以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迁化。谥弘济大师[6]，归真之塔。净修禅师赞曰：曹溪门人，出世庐陵。唯提一脉，

迥出三乘[7]。泽中孤烛，火里片冰。许君妙会，说底相应。

[1]靖居（寺），《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均作静居寺，今作净居寺，位于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东南方向，距城区7公里的青原山。青原山海拔316米，峰峦连绵10余公里，山上古木蓊郁，奇葩芬芳；碧泉翠峰，各具情趣。潭、

泉、溪、峡共30余处。喷雪、虎跑、珍珠、小三叠等飞瀑流泉，奔泻于密林之中；攀天岳、芙蓉、翠屏、华盖诸峰，挺拔巍然，秀色可悦。青原山自古寺庙众多，尤以静居寺最负盛名。静居寺始建于唐神龙元年（705年），原名“安隐寺”，行思驻锡时或改“靖居寺”，唐大中五年四月刺史段成式《寺记》云：景龙三年（709年）为兰若，天宝十载（751年）为寺。所载亭台颇多，今皆不可考。武宗“会昌灭佛”时废。代宗大中五年（850）辛未重建。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丙午赐额“安隐寺”，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改名“净（静）居寺”至今。

[2]庐陵，即今江西吉安。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始置庐陵县。东汉兴平元年（194年），孙策分豫章郡置庐陵郡，辖西昌、高昌、石阳、巴丘、南野、东昌、新兴、吉阳、兴平、旧城10县。隋开皇十年（590年），庐陵郡改为吉州，迁建州城于今吉安市区赵公塘一带；大业三年（607年），吉州复改为庐陵郡，统庐陵、泰和、安复、新淦4县。唐武德五年（622年），再改庐陵郡为吉州，领庐陵、太和、安福、新淦、永新5县；永淳元年（682年），迁建州城于今吉安市区北门街道辖区内；天宝元年（742年），改吉州为庐陵郡；乾元元年（758年），复改庐陵为吉州。宋开宝八年（975年），置吉州庐陵郡军事。

[3]自传曹溪密旨：《景德传灯录》卷五《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载，“一日祖谓师曰：‘……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是谓慧能付法于行思，故有“师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静居寺。”继而有《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

《青原行思禅师》“门人咸尊为（禅宗）七祖焉。”

[4]“庐陵米价”是禅宗一则著名公案，当僧人提出“如何是佛法大意”这种关于彼岸的终极问题时，行思用“庐陵米作么价”这样的此岸世界的现实问题来回答，以启悟僧人把握日常生活中的禅理。也就是说，不必去苦苦追寻形而上的“佛法大意”，只需了解当下的“庐陵米价”；或者是说，一切“佛法大意”都必须通过对此时此刻的“庐陵米价”的了解而真正得到解释。

[5]僧传、灯录所记行思与同门的交往机缘唯有神会和怀让。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认为，由于“荷泽、洪州参商之隙”，《祖堂集》载行思与神会的这段对话，“只让他扮演一个秕糠神会的角色”，秕子和糠，均属糟粕，是用来比喻没有价值的东西。意在贬黜神会荷泽系。

[6]《宋高僧传》作“洪济”，《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指“弘济大师”谥号为唐僖宗颁敕，此时行思已圆寂近一个半世纪了。

[7]三乘：即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声闻乘又名小乘，缘觉乘又名中乘，菩萨乘又名大乘，即三种交通工具，比喻运载众生渡越生死到涅槃彼岸之三种法门。声闻乘，闻佛声教而得悟道，故称声闻。其知苦断集、慕灭修道，以此四谛为乘；缘觉乘，又作辟支佛乘、独觉乘。观十二因缘觉真谛理，故称缘觉。始观无明乃至老死，次观无明灭乃至老死灭，由此因缘生灭，即悟非生非灭，乃以此十二因缘为乘；菩萨乘，又作大乘、佛乘、如来乘。求无上菩提，愿度一切众生，修六度万行，以此六度为乘。前二乘唯自利，无利他，故

总称小乘，菩萨乘自利利他具足，故为大乘。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第九《唐京兆慈恩寺义福传》
附《行思》

又，释行思，姓刘氏，庐陵人也。濡润厥躬，贞谅其性。出尘之后，纳戒已还，破觚求圆，斲雕为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阳见大鉴禅师，一言蔽断，犹击蒙焉[1]。既了本心地，祇迭告还，复吉州阐化。四方禅客，繁拥其堂。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灭于本生地。敕谥大师，号曰洪济，塔曰归真[2]。其塔会昌中例从堙毁[3]，后法嗣者重崇树之。

[1]《坛经》曹溪原本等载行思到曹溪参慧能，（慧能）遂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师曰：“汝曾作甚么来？”曰：“圣谛亦不为。”师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师深器之，令思首众。

[2]《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指“弘济大师”谥号为唐僖宗颁敕。

[3]其塔会昌中例从堙毁：指“唐武宗灭佛”事。自唐朝立国以来，历代君主都对佛教以极高礼遇和大力提倡，至中叶以还，佛教势力日益膨胀。加上很多人为了逃避赋役，出家为僧，导致僧人越来越多。这种状况至唐武宗时期形成了当时社会上的一大问题，从而逐渐威胁到了唐朝中央统治。唐武宗即位后，便开始筹划灭佛。会昌二年（842年），令天下僧尼中犯罪和不能持戒者尽皆还俗，行咒术、妖术等者同禁，私人财

产全部“充入两税徭役”。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四月，下敕灭佛，规定西京长安只能保留4座寺庙，每寺留僧10人，东京洛阳留2寺，其余节度使的治州共34州留1寺，其他刺史所在州不得留寺。除此之外的寺庙全部摧毁，僧尼皆令还俗，所有废寺铜铸的佛像、钟磬全部销熔铸钱，铁铸的交本州销铸为农具。到当年八月，“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旧唐书》卷十八《武宗本纪》）会昌六年，武宗逝世，宣宗即位后即废止了灭佛政策。这一事件使佛教在中国受到严重打击，史称“唐武宗灭佛”或“武宗灭佛”。因唐武宗年号“会昌”，故佛教徒又称之为“会昌法难”，将它与之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和后来的后周世宗灭佛并称为“三武一宗”。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

吉州青原山行思禅师，本州安城人也，姓刘氏，幼岁出家，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1]。后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2]。亦犹二祖不言，少林谓之得髓矣[3]。一日，祖



青原山山门

谓师曰：“从上衣法双行[4]，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

化一方，无令断绝。”师既得法，住吉州青原山静居寺。六祖将示灭，有沙弥希迁（即南岳石头和尚也）[5]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未审当依附何人？”祖曰：“寻思去。”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坐[6]问曰：“汝师已逝，空坐奚为？”迁曰：“我禀遗诫，故寻思尔。”第一坐曰：“汝有师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耳。”迁闻语，便礼辞祖龕[7]，直诣静居。师问曰：“子何方而来？”迁曰：“曹溪。”师曰：“将得什么来？”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恁么用去曹溪作什么？”曰：“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迁又问曰：“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又争能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麟足矣。”[8]迁又问：“和尚出岭多少时？”师曰：“我却不知。汝早晚离曹溪？”曰：“希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亦知汝去处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师复问迁：

“汝什么处来？”曰：“曹溪。”师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师令希迁持书与南岳让和尚，曰：“汝达书了，速回。吾有个鍬斧子[9]，与汝住山。”迁至彼未呈书，便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让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沉沦，不慕诸圣解脱。”让便休。迁回至静居，师问曰：“子去未久，送书达否？”迁曰：“信亦不通，书亦不达。”师曰：“作么生？”迁举前话了，却云：“发时蒙和尚许鍬斧子，便请取。”师垂一足，迁礼拜。寻辞往南岳（玄沙云，大小石头和尚，被让师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泽神会来参，师问曰：“什么处来？”会曰：“曹溪。”师曰：“曹溪意旨如何？”会振身而已。师曰：“犹滞瓦砾在。”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否？”师曰：“设有，与汝向什么处着（玄沙云，果然。云居锡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砾？）。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庐陵米作么价？”师既付法石头，唐开元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众，趺跏而逝。僖宗谥弘济禅师，归真之塔。

[1]行思“幼岁出家”的寺院、“群居论道，师唯默然”的寺院、时间等至今无考。

[2]《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参请机缘第六》（曹溪原本）等亦云：“师深器之，令思首众。”即首座。

[3]二祖即慧可，俗姓姬，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人，父亲名寂，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出生。据史传记载慧可出生时显现瑞相，正月初一日夜晚突现光明，遍照全室，由此其母有孕后生一子。因为受胎时的瑞相，取名“姬光”。姬光十五岁时就能通读四书五经、博涉诗经，尤其精通于玄理。据唐道宣《续高僧传》卷十六说：他“外览坟索，内通藏典”。《景德传灯录》卷三也说：他“自幼志气不群，博涉诗书，尤精玄理……后览佛书，超然自得”。由此可见，慧可在幼年时就已经具有超人的智慧，决非一般普通之孩童。在三十岁时对佛经有很深了解，显得超然自得，于是蒙发出家修道和研习佛法，先依洛阳龙门香山寺宝静禅师剃度出家取法名神光，后于永穆寺受比丘大戒。慧可受具足大戒后游走参访，求学问道，讲经说法，遍学大小乘教义。如《景德传灯录》记载：“于永穆寺浮游讲肆。遍学大小乘义”。于三十二岁时又回到洛阳香山寺常住，开始每日坐香禅修，经过了长达八年之久，忽然有一天夜晚梦见一神人，谓曰：“当欲受果，何住于此，不南往乎，而近于道。”神光知有神人相助。第二天神光头痛如裂，其师为其针灸，而空中有声曰：“且莫且莫，此是换骨，非常痛焉。”神光遂以梦见神之事告于师。宝静曰：“汝依此言，必是吉瑞。”视其顶骨如五峰秀出，乃曰：“汝勿久住，便当行乎”。于是神光辞别恩师宝静禅师随神人指示又去求法访道，时年慧可已经是四十岁的中年之际。慧可来到嵩山少林寺达摩禅师面壁之处，向达摩禅师求法，从此随从菩提达摩学习禅法。据《续高僧传》记载：慧可在达摩禅师那里“奉以为师，毕命承旨，从学六载，精研一

乘，理事兼融，昔乐无滞”。达摩禅师感其精诚，乃传法与他，改其名为慧可，并授与《楞伽》四卷作为印证。慧可禅师于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年）圆寂，世寿一百零七岁。唐德宗谥大祖禅师圣号。据宋释志磐撰《佛祖统纪》卷二十九《诸宗立教志第十三》记载：魏文帝大统元年（535年）十月，达摩大师临圆寂前，令道副、尼总持、道育、慧可等各言所得。道副曰：“不执文字，不离文字，而为道用。”师曰：“汝得吾皮。”尼总持曰：“我今所解，如庆喜见阿佛国，一见更不再见。”师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阴非有，无一法可得。”师曰：“汝得吾骨。”慧可即礼三拜后依位而立。师曰：“汝得吾髓。”慧可禅师最终得到达摩大师真传衣钵，成中国佛教禅宗史上的二祖。

[4]《坛经》曹溪原本《悟法传衣第一》：（五）祖复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唐独孤沛《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云：“经今六代，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见在韶州，更不与人。”“法虽不在衣上，表代代相承，以传衣为信，令弘法者得有秉承，学道者得知宗旨不错谬故。”至六祖慧能后，禅宗传宗衣法双传的制度被革新，借五祖弘忍“衣为争端，止汝（六祖慧能）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之说，止衣不传，但以《坛经》传宗。故《坛经》曹溪原本《附嘱流通第十》：“师曰：吾于大梵寺说法，以至于今，钞录流行，目曰《法宝坛经》，汝等守护，递相传授，度诸群生。但依此

说，是名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付其衣。盖为汝等信根淳熟，决定无疑，堪任大事。然据先祖达摩大师付授偈意，衣不合传。”

[5]希迁：端州高要（今广东肇庆）人，素姓陈。从六祖慧能出家学禅，慧能逝后依止行思，行思又命他往参南岳怀让，终悟道体，获师印证。后至湖南衡山南寺，结庵于寺东大石上，人称“石头和尚”。后来学者云集，与马祖道一平分禅宗天下。卒后谥“无际大师”，著有《参同契》、《草庵歌》。嗣法弟子有药山惟严、天皇道悟、丹霞天然、潮州大颠等二十一人。石头希迁一生主要在南岳一带弘扬慧能南宗禅法，希迁继承了慧能以顿融渐的禅法精神，主张顿渐融通。与同样继承慧能南宗顿悟禅法的马祖道一禅系相比，石头禅系更多地表现出对般若性空学和华严学等传统佛教的一种圆融或融通的精神，这集中地体现在其关于“回互”的学说上，希迁以空性之理来规范自心本体，又以空理来融会自心本源与万物事相。与马祖道一盛倡大机大用，偏向于纵向的实践性（“用”）禅风相比较，石头希迁强调“回互”特色的禅法更偏向于横向的理论分析。石头与马祖这两系禅法在慧能禅宗发展史上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



相互补充的。

[6]第一坐（座），即首座。

[7]祖龕，即供奉慧能真身的塔龕。慧能于唐先天二年（713年）八月初三坐化于新兴国恩寺。慧能坐化后，门人即移其肉身至慧能此前“催令早了”的塔龕封存。到次年（开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或记为“次年七月二十五日出龕”）出龕后，慧能肉身“端形不散，如人禅定”，“弟子方辩，以香泥上之。”又“全身胶漆”塑成真身，再以“铁叶漆布，固护师颈入塔（即后来存放六祖真身的著名的“灵照塔”）。”由此，慧能真身坐像一直供奉于南华寺，迄今历近1300年。

[8]意指其他野兽平俗的犄角再多，也抵不过麒麟的一个犄角，以喻一群人中之俊秀者。“众角虽多，一麟足矣”为禅门的一段佳话。

[9]鍬（音突），钝。鍬斧子，不锋利的斧头。行思付希迁“鍬斧子”，以示付法于希迁。

宋释普济撰《五灯会元》第五《青原行思禅师》[1]

吉州青原山静居寺行思禅师，本州安城刘氏子。幼岁出家，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甚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亦犹二祖不言，少林谓之得髓矣。一日，祖谓师曰：“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

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师既得法，归住青原。六祖将示灭，有沙弥希迁（即石头和尚）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未审当依附何人？”祖曰：“寻思去！”[2]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问曰：“没师已逝，空坐奚为？”迁曰：“我禀遗诫，故寻思尔。”座曰：“汝有师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耳。”迁闻语，便礼辞祖龕，直诣静居参礼。师曰：“子何方来？”迁曰：“曹溪。”师曰：“将得甚么来？”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若恁么，用去曹溪作甚么？”曰：“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迁又曰：“曹溪大师[3]还识和尚否？”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又争能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麟足矣。”迁又问：“和尚自离曹溪，甚么时至此间？”师曰：“我却知汝早晚离曹溪。”曰：“希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亦知汝去处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师复问迁：“汝甚么处来？”曰：“曹溪。”师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师令迁持书与南岳让和尚曰：“汝达书了，速回。吾有个鋤斧子，与汝住山。”迁至彼，未呈书便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岳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永解脱。”岳便休。（玄沙曰：“大小石头被南岳推

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迂便回。师问：“子返何速？书信达否？”迂曰：“书亦不通，信亦不达。去日蒙和尚许个鋤斧子，祇今便请。”师垂一足，迂便礼拜，寻辞往南岳。荷泽神会来参，师问：“甚处来？”曰：“曹溪。”师曰：“曹溪意旨如何？”会振身而立。师曰：“犹带瓦砾在。”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么？”师曰：“设有，汝向甚么处着？”（玄沙云：“果然。”云居锡云：“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砾？”）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4]师曰：“庐陵米作么价？”师既付法石头，唐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众，跏趺而逝。僖宗谥弘济禅师、归真之塔。

[1]《五灯会元》所记基本照录《景德传灯录》，只是少数数字有别而已。

[2]此处慧能与希迁的机缘对示，《坛经》各本均无载，《宋高僧传》亦不载，最早应是见于《景德传灯录》。

[3]即慧能。“曹溪大师”之称，最早见于最澄约编撰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的《曹溪大师别传》。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即慧能寂灭后约一个世纪得敕谥号“大鉴”之前，世称慧能或“能禅师”（如王维撰《能禅师碑并序》）、或曹溪大师、或慧能大师（大士）等等，又有称“双峰和尚”。宋姚令威《西溪丛话》卷上云：“咸亨中有晋武侯玄孙曹叔良者，住在双峰山宝林寺左，时人呼为双峰曹侯溪。至仪凤中，叔良惠地于大师。自开元天宝以来，时人乃号六祖为双峰和尚。传后题云（按是唐李舟作《能大师传》，今

佚)安南越记。晋初,南方不实,敕授恒山立曹溪为镇界将军兼知平南总管。晋室复后,封曹侯为异姓王,居石角双峰两峽之间。自仪凤二年,叔良惠地于大师,愿陪贵寺,方呼为双峰曹侯大师也。”

[4]“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佛法大意?”等是禅僧们禅对时使用最多的设问,此处僧问“佛法大意”,而行思牛头不对马嘴地以“庐陵米价”反诘,其意思大概就是说,佛法大意不能用语言正面表达出来,但是它却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

宋释契嵩《传法正宗记》卷第七《清源行思禅师》

大鉴之二世,曰清源[1]行思禅师,吉州安城人也。初于大鉴之众,最为首冠。大鉴尝谓之曰:“从上以衣与法偕传,盖取信于后世耳。今吾得人,何患乎不信?我受衣来,常恐不免于难。今复传之,虑起其净。衣钵宜留镇山门,汝则以法分化一方,无使其绝。”[2]思寻归其乡邑[3],居清源山之静居寺,最为学者所归。其法嗣一人,曰南岳石头希迁者。

[1]清源,实“青原”之误写。

[2]关于慧能付法于行思的对话,《坛经》敦煌本无载,其余各本均记作“一日师谓曰:‘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其止衣不传之说,《坛经》曹溪原本等均记为是慧能坐化之前集众徒时的付嘱,并非只对行思一人。

[3]即吉州安城(今江西吉安安福县)。《景德传灯录》谓行思“幼岁出家”,而“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其出

家的寺院各僧传、灯录均无载，或即其得法后所居的家乡青原山静居寺。

宋李存勖《联灯会要》卷第十九《吉州青原行思禅师》

本郡安城刘氏子。师问六祖云：“当何所务，即得不落阶级？”祖云：“你曾作什么来？”师云：“圣谛亦不为。”祖云：“落何阶级？”师云：“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云：“如是如是，善自护持。”

石头来参。师问：“甚处来？”云：“曹溪来。”师竖起拂子云：“曹溪还有这个么？”云：“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云：“子莫曾到西天否？”云：“若到，即有也。”师云：“未在更道。”云：“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某甲。”师云：“不辞向你道，恐已后无人承当。”

师令迁驰书往南岳让和尚处。师谓迁云：“达书了回来，与汝个鍬斧子，住山去。”迁到南岳，未通书，便问：“不求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让云：“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云：“宁可永劫沉沦，不求诸圣解脱。”让休去。迁回，师问：“书达否？”云：“信亦不通，书亦不达。去时，蒙许鍬斧子，即今便请。”师垂下一足，迁便作礼。寻归南岳。（玄沙[1]云：“大小石头，被大慧[2]靠倒，至今起不得。”翠岩芝[3]云：“思和尚垂足，石头礼拜，要且不得他斧子。且道，后来用个甚么？”黄龙南[4]云：“石头虽善驰达，不辱宗风。其奈逞俊太过，不知落节。既是落节，回来，因甚得斧子？”雪窦云：“大小大慧，不能据令。”）

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又恁么去也。”僧问：“和尚近日，有何言句，乞示一两则。”师召云：“近前来。”僧近前，师云：“分明记取。”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庐陵米作么价？”

[1] 玄沙师备宗一禅师（835—908年），唐末五代僧，福州闽县人。幼好垂钓，常泛舟于南台江上。唐咸通初年，年届三十，忽慕出尘，投芙蓉灵训禅师落髮，往豫章开元寺受具。行头陀行，常终日宴坐，以其苦行，人称备头陀。与同门师兄雪峰禅师，亲如师徒。同力缔搆，玄徒臻萃。又阅楞严，发明心地，诸方玄学多来请益。初住梅谿普应寺，后迁玄沙山。应机接物三十多年，学徒八百多人。梁开平二年示寂，世寿七十四。

[2] 即南岳怀让。怀让于“宝历中敕谥大慧禅师，塔号最胜轮。”

[3] 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十六：翠岩芝，名守芝，太原王氏子也。少弃家，依（或作于）潞州承天寺。试法华经得度，为大僧。讲金刚般若经，名满三河。学者追崇之。时昭禅师出世汾水。芝疑之往观焉。投诚入室，特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请住西山翠岩。……嘉祐之初示寂，塔于西山。

[4] 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二十二：黄龙南禅师，禅师章氏，讳惠南。其先信州玉山人也。童韶深沉，有大人相，不茹葷，不嬉戏，年十一弃家。师事怀玉定水院智璩。尝随璩出，道上见祠庙，辄杖击火毁之而去。十九落发，受具足

戒，远游至庐山归宗。……住黄龙法席之盛，追溯潭、马祖、百丈大智。熙宁二年叁月十七日，饌四祖惠日两专使，会罢起，跏趺寢室前。大众环拥，良久而化。前一日说偈又七日，维得五色舍利。塔于山之前嶂。阅世六十有八，坐五十夏。或云，阅世六十有六、坐叁十有七夏。大观四年春，谥普觉。

[5]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一十一：雪窦显禅师，禅师名重显，字隐之，遂州人。太平兴国五年四月八日，生于李氏。幼精锐，读书知要，下笔敏速。然雅志丘壑，父母不能夺。竟依益州普安院沙门仁铎为师，落发受具，出蜀浮沉荆渚间历年。……后住明州雪窦，宗风大振，天下龙蟠凤逸衲子，争集座下，号云门中兴。……皇祐四年六月十日，沐浴罢，整衣侧卧而化。阅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建塔山中。

宋惟白《建中靖国续灯录》卷第一《庐陵清原山行思禅师》

师到曹溪，参礼祖师。问曰：“当何所务，即得不落阶级？”祖师曰：“汝曾作什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曰：“如是，如是，汝善护持。[1]”

曹溪学众虽多，师居第一。后归清原山弘扬此事，传正法眼[2]。

[1]慧能与行思“圣谛不为”的对话，《坛经》各本、《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均无“祖曰：‘如是，如

是，汝善护持。’”句。

[2]正法眼：即正法眼藏，禅宗用来指全体佛法（正法）。朗照宇宙谓眼，包含万有谓藏。相传释迦牟尼在灵山法会以正法眼藏付与大弟子迦叶，是为禅宗初祖，为佛教以“心传心”授法的开始。

明《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青原行思禅师》

（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青原行思禅师示寂。吉州安城人也，姓刘氏，幼年出家。初见六祖，问：“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什么？”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有沙弥希迁者，见师。师云：“子何方而来？”曰：“曹溪。”师曰：“将得什么来？”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怎么则用去曹溪作什么？”曰：“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迁问：“曹溪还识和尚不？”师曰：“汝今识吾不？”曰：“识又争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麟足矣。”他日又问迁：“汝什么处来？”曰：“曹溪。”师乃竖起拂子云：“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又令迁往南岳和尚处下书，曰：“汝达书了速回，吾与汝个鋤斧子住山。”迁至彼未呈书，便问：“不重己灵，不求诸圣时如何？”让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沈轮，不慕诸圣解

脱。”让便休。迂回，师问：“子返甚速，书达不？”迂曰：“信亦不通，书亦不达。”师曰：“作么生？”迂举前话了，便云：“去时蒙和上许钁斧子，便请。”师垂下一足，迂礼谢，辞往石头[1]，即石头和上是也。及是师既归寂，门人咸尊为七祖焉[2]。

[1]《景德传灯录》卷十四云，希迁辞行思往南岳，“于唐天宝初，荐之衡山南寺。寺之东有石状如台，乃结庵其上，时号石头和尚。”

[2]慧能身后，行思、怀让后嗣门人以二人得六祖慧能付法，而南禅“五家七宗”均出之于二人门下，故序尊其二人为禅宗七祖，这在禅宗史上实未得普遍承认。

明瞿汝稷《指月录》卷五《吉州青原山静居寺行思禅师》[1]

吉州青原山静居寺行思禅师，幼岁出家，参曹溪得法，语具六祖章[2]。归住青原。六祖将示灭，沙弥希迁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当依附何人？”祖曰：“寻思去。”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问曰：“汝师已逝，空坐奚为？”迁曰：“我禀遗诫，故寻思耳。”座曰：“汝有师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尔。”迁闻语，便礼辞祖龕，直诣静居参礼。师曰：“子何方来？”迁曰：“曹溪。”师曰：“将得甚么来？”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若恁么，用去曹溪作甚么？”曰：“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迁又曰：“曹溪大师

还识和尚否？”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又争能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麟足矣。”迁又问：“和尚自离曹溪，甚么时至此间？”师曰：“我却知汝早晚离曹溪。”曰：“希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亦知汝去处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师复问迁：“汝甚么处来？”曰：“曹溪。”师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

师令迁持书与南岳让和尚，曰：“汝达书了速回，吾有个鋤斧子，与汝住山。”迁至彼未呈书，便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岳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岳便休。（玄沙曰：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迁便回。师问：“子返何速？书信达否？”迁曰：“书亦不通，信亦不达。去日蒙和尚许个鋤斧子，只今便请。”师垂一足，迁便礼拜。寻辞往南岳。

荷泽神会参，师问：“甚处来？”曰：“曹溪。”师曰：“曹溪意旨如何？”会振身而立。师曰：“犹带瓦砾在。”曰：“和尚此间，莫有真金与人么？”师曰：“设有，汝向甚么处著？”（玄沙云：“果然。”云居锡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砾？”）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庐陵米作么价？”开元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升座告众，跏趺而逝。

[1]所记亦基本沿袭《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

[2]指《坛经》各本所记慧能与行思“圣谛不为”的对话。

清康熙《曹溪通志》卷二《青原行思禅师传》[1][2]

吉州青原山静居寺行思禅师，本州岛安城刘氏子。幼出家，每群居论道，师唯默然。闻曹溪法席，乃往参礼。问曰：“当何所务，即不落阶级？”祖曰：“汝曾作甚么来？”师曰：“圣谛亦不为。”祖曰：“落何阶级？”师曰：“圣谛尚不为，何阶级之有？”祖深器之。会下学徒虽众，师居首焉。一日，祖谓师曰：“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兢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师既得法，归住青原。六祖将示灭，有沙弥希迁（即石头和尚），问曰：“和尚百年后，希迁未审当依附何人？”祖曰：“寻思去。”及祖顺世，迁每于静处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问曰：“汝师已逝，空坐奚为？”迁曰：“我禀遗诫，故寻思尔。”座曰：“汝有师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缘在彼，师言甚直，汝自迷耳。”迁闻语便礼辞祖龕，直诣静居参礼。师曰：“子何方来？”迁曰：“曹溪。”师曰：“将得甚么来？”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师曰：“若恁么，用去曹溪作甚么？”曰：“若不到曹溪，争知不失？”迁又曰：“曹溪大师还识和尚否？”师曰：“汝今识吾否？”曰：“识，又争能识得。”师曰：“众角虽多，一麟足矣。”迁又问：“和尚自离曹溪，甚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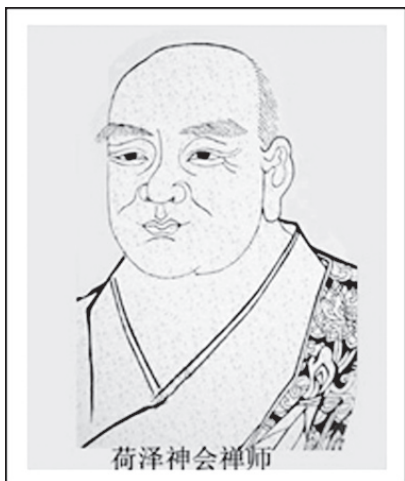
时至此？”师曰：“我却知汝早晚离曹溪。”曰：“希迁不从曹溪来。”师曰：“我亦知汝去处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师复问迁：“汝甚么处来？”曰：“曹溪。”师乃举拂子曰：“曹溪还有这个么？”曰：“非但曹溪，西天亦无。”师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师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须道取一半，莫全靠学人。”师曰：“不辞向汝道，恐已后无人承当。”师令迁持书去南岳让（和尚），曰：“汝达书了速回，吾有个钁斧子与汝住山。”迁至彼未呈书，便问：“不慕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岳曰：“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迁曰：“宁可永劫受沉沦，不从诸圣求解脱。”岳便休，（玄沙曰：“大小石头，被南岳推倒，直至于今起不得。”）迁便回。师问：“子返何速，书信达否？”迁曰：“书亦不通，信亦不达。去日蒙和尚许个钁斧子，祇今便请。”师垂一足，迁便礼拜。寻辞住南岳。师既付法石头，唐开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升堂告众，跌跏而逝。僖宗谥“弘济禅师，归真之塔。”

[1]清康熙《曹溪通志》卷二《传法门人》云：“（六祖）师得法弟子四十三人，青原、南岳最居上首。”

[2]所记亦基本沿袭《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

三、荷泽神会

神会（668-760年），六祖慧能嗣法弟子之一，创荷泽宗。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俗姓高。幼学五经、老庄、诸



史，後投国昌寺颢元出家。讽诵群经，易如反掌。年十三，参谒六祖慧能。慧能示寂後，参访四方，跋涉千里。开元八年（720年）奉敕配住南阳龙兴寺，大扬禅法，人称南阳和尚。六祖入灭後二十年间，曹溪之顿旨沈废，两京之间皆宗神秀，由普寂等续树法幢。神会初至

洛阳，欲振六祖之风，乃于开元二十年（732年）设无遮大会于河南滑台大云寺，与山东崇远论战。指斥神秀一门“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欲确立南宗慧能系之正统传承与宗旨。并于天宝四年（745年）著“显宗记”，定南北顿渐两门，即以南能为顿宗，北秀为渐教，“南顿北渐”之名由是而起，竭力攻击神秀之渐门，于是南宗日盛而北宗大衰。天宝十二年，神会因御史卢奕诬奏，奉敕黜离洛阳荷泽寺，迁住弋阳（江西）、武当（湖北）等地。翌年转住襄阳，再转住荆州开元寺般若院。安史之乱起，两京板荡，时大府各置戒坛度僧，聚香水钱，以充军需。官府请神会主坛度之事，所获财帛悉充军需。乱平後，肃宗诏入宫内供养，并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诏请神会住之，故世称神会“荷泽大师”。神会在荷泽寺仍阐扬六祖之宗风。乾元元年（758年）示寂，世寿七十五，另一说上元元年入寂，世寿九十三。敕諡“真宗大师”。贞元十二年

(796)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之宗旨，遂以神会为禅宗第七祖，敕碑置神龙寺。其门人慧空撰《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

神会法流称荷泽宗，门下英才甚多，据宗密《圆觉略疏钞》所记有弟子二十二人，《禅门师资承袭图》有十八人，《宋高僧传》及碑文所见得十六人，《景德传灯录》载十八人。以上各书所列除重复者外合共有三十余人。比较知名的有磁州法观寺法如(723—811年)，法如传成都圣寿寺唯忠，唯忠传遂州大云寺道圆。宗密出于道圆门下，自称为神会的第四代法嗣。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下、《祖堂集》卷三、《宋高僧传》卷八、《景德传灯录》卷五等记有神会语录行状。

在敦煌遗书发现之前，佛教史书中关于神会的资料仅见于上述文献记载。本世纪20年代胡适最早从敦煌遗书中发现相当一部分神会的语录，校订整理后以《神会和尚遗集》的书名出版。胡适在晚年又据新的发现作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在他死后被收在新版的《神会和尚遗集》的附录当中，胡适还撰有《荷泽大师神会传》。日本铃木大拙等学者也陆续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一些记载神会语录，并作了深入研究。敦煌名士任子宜1935年从敦煌千佛洞发现一部手抄文书，上有神会语录《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简称《坛语》)、《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等，50年代经史学家向达介绍，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总结起来，敦煌文献中与神会有关的资料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

门直了性坛语》、《南阳和上问答杂徵义》（亦称《神会语录》）、《顿悟无生般若颂》（亦称《显宗记》）等等。

神会是历史上或禅宗史上颇有争议的禅宿高僧。一则由于神会在禅宗史上“不被重视”，有关神会生平的事迹僧传、灯录或缺载，或语焉不详，直到敦煌文献发现后，神会在早期禅宗史所扮演的角色才被世人所知；二则其所传荷泽宗势力仅及于北方，在唐末五代由于北方政权急剧更替，历届王朝都发布取缔或限制佛教的诏书，后周世宗柴荣还下令废佛的背景下，与神秀的北宗先后衰落，对后世禅宗的发展没有起到法系的影响。通过对敦煌文献的研究，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既肯定神会“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中国佛教史上最成功的革命者，印度禅的毁灭者，中国禅的建立者’”，又认为神会是“袈裟传法的伪史的制造者，西天二十八祖伪史的最早制造者，六祖坛经的早原料的作者，用假造历史来做革命武器而有最大成功者。”不过，从神会是六祖慧能的第一代嫡传弟子，也是争取慧能“六祖”地位最用力的人，亦是积极提倡“顿教法”而形成所谓荷泽宗，更于寂灭三十多年后被敕立为“七祖”，并有接继慧能法脉得“总持之印”的禅宿高僧来看，神会在早期禅宗史上理应是一个相当关键的人物。

神会的禅学体系直接秉承于慧能，同属于南宗顿教禅法，只不过神会在解释顿悟禅法的某些方面更为清楚，是慧能禅法的继承和发展。所以宗密说：“荷泽宗者，全是曹溪之法，无别教旨，为对洪州旁出故，复标其号宗。”综观神会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出神会的传法活动多是针对神秀禅系，这种南北斗争之情势从《坛经》中就可看出端倪。五祖弘忍欲传衣

钵，神秀作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而慧能则作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南北两系禅学思想是有分歧和不同之处的，甚至带有针锋相对的意味。神会在对北宗宣战中，不仅指出神秀系“师承是傍”，而且其思想方面“法门是渐”，一针见血指出南北两系之不同。为什么神秀系为傍承呢？神会认为北宗和南宗在禅修方面有着顿与渐的不同。在《南宗定是非论》中，神会说：“皆为顿渐不同，所以不许，我六代大师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夫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不离是生而得解脱。”禅宗重在见性，彻悟佛性之理，进而在实践中处处与之相应。在彻悟佛性方面，南宗强调“单刀直入，直了见性”，即体悟佛性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不需要任何方便。而北宗虽然也以顿悟自许，如神秀的代表论著《大乘无生方便门》中就说：“诸佛如来有入道大方便，一念净心，顿超佛地。”但他们的禅法在达到见性之前，还是要许多方便，如摄心方便，观察次第方便等，这就是渐。而南宗慧能系认为这种渐拭式的修法不究竟，甚至有障道的可能。所以，神会主张对佛性是直了见性，不加方便，他们强调的是般若慧，即由善知识开示，发菩提心，对般若空性切实体悟，“一念相应，便成正觉”，这是内心领悟上的一种质的跃进，和慧能思想是一致的。故神会在《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说：“事须理智兼释，谓之顿悟。并不由阶渐，自然是顿悟义。自心从本以来空寂者，是顿悟；即心无所得者为顿悟；即心是道为顿悟；即心无所住为顿悟；存法悟心，心无所得是顿悟；知一切法是一切

法，为顿悟；闻说空不著空，即不取不空，是顿悟；闻说我不著（我），即不取无我，是顿悟；不舍生死而入涅槃，是顿悟。”

神会的四传弟子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对神会系的顿悟禅法作了这样的总结：疏有“寂知指体，无念为宗”者，即第七家也。是南宗第七祖荷泽大师所传。……言“无念为宗”者，既悟此法本寂本知，理须称本用心，不可遂起妄念，但无妄念，即是修行。故此一门，宗于“无念”，因此神会的禅也称为“无念禅”。从宗密所论，我们认为神会的顿悟禅学思想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寂知指体”。这实则是讲体、自性，这是神会对自性特征的新的发挥与理解。体的特性是寂灭寂静，作为人心的自性之体，本质上不光有其寂灭特性，而且自然常觉、常知，这就是“寂知指体”。禅宗的根本在于见性悟入第一义谛，即“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上下师承之间重视以心传心，但究竟以心传心的特征是什么呢？神会提出“寂知指体”，这样人们对于“见性成佛”、“以心传心”就有个人手处，比较易于掌握。对“寂知指体”有切实体证，就能开启本具的般若智慧，修行法门才渐渐大开。因此有“知之一字，众妙之门”之说。二是“无念为宗”。其含义是把“无念”作为一个总的指导原则，它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和真如实相相应的一种状态，二是达到实相理体的方法。因此可这样说：无念法门是因果一体，至圆至顿的。其最精要的说法正如神会所说：“觉诸相空，心自无念，念起即觉，觉之即无。”这就是“修行妙门”。神会把无念等同于“如如”，“中道第一义谛”，

“般若波罗蜜”，是和佛教最高境界相应的一种状态。同时如果实践无念，住于无念境界，随顺于世俗事物，这就是“如实见”、“了达甚深法界”，这样就能于六尘中而六根无染。实际做法就是不念有无、善恶、有边无边等，甚至对菩提涅槃也不思虑追求，做到心无一法，因为这些是非善恶，都是迷情众生的迷执，认识到这一点，就叫做不分别，无一境界，也叫无妄念。所以无念不是不起念，而是无妄念，时时刻刻住于实相，不起分别，是现量直觉的状态。修无念法，就是去妄念，妄念就是与实相不相应的念头，是染，非现量。神会又把妄念分为粗妄和细妄两种，他在《坛语》中认为：“仁者等今即来此间，贪爱财色、男女等，及念园林、屋宅，此是粗妄，应无此心。为有细妄，仁者不知。何者是细妄？心闻说菩提，起心取菩提，闻说涅槃起心取涅槃；闻说空，起心取空；闻说净，起心取净；闻说定，起心取定，此皆是妄心，亦是法缚，亦是法见。若作此用心，不得解脱，非本自寂净心。作住涅槃，被涅槃缚；住净，被净缚；住空，被空缚；住定，被定缚。作此用心，皆是障菩提道。”而怎样去妄念，那就是修行，修行就是去妄心，而修行的关键则在于不着意，不住法，不起相，即“无念、无住、无相”。因此神会的无念法门强调的是在日常生活中，随时不着意，不住法，无所依，无修而修的自在逍遥。因此他对传统的“先定后慧，以定发慧”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定慧不二”，也即是在生活中使自己时时住于实相，“本体空寂，从寂体上起知，善分别世间青黄赤白，是慧。不随分别起，是定”，神会说这正是《维摩诘经》所说的“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即定慧双修。

《大唐东都荷泽寺歿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
岗腹建身塔铭并序》[1]

门人比丘慧空撰

粤自佛法东流，传乎达摩，达摩传可，可传璨，璨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惠能，能传神会[2]。宗承七叶[3]，永播千秋。说般若之真乘，直指见性[4]；谈如来之法印，唯了佛心[5]。在皇唐兵部侍郎宋公讳鼎，迎请洛城[6]。广开法眼，树碑立影[7]，道俗归心，宇宙苍生，无不回向[8]。遂行迈江表之际，方有羯胡乱常[9]。般若护持，传灯有属[10]。享年七十有五，僧腊五十四夏[11]，于乾元元年五月十三日荆府开元寺[12]奄然坐化[13]。其时也，异香满室，白鹤翔空。有庙堂李公嗣虢王，再迎尊颜于龙门[14]。别有施主功巨（臣？）高辅成、赵令珍奏寺度僧，果乎先愿[15]。和尚昔经行宴息[16]，曾记此山。冥与理通，众望亦足。其地势也，北临天阙[17]，南枕伊川。东望嵩山，遥窥观之指掌；西临华岳，隐龙岗之在中。择日吉祥，建乎身塔[18]。可大可久，万古千秋。唯佛与佛，正法东流。宗承七叶，劫石长休[19]。

永泰元年岁次乙巳十一月戊子十五日壬申入塔[20]。

门人比丘法璘书

[1] 1983年12月，位于洛阳龙门西北侧的唐代宝应寺遗址，在基建破土时发现神会的墓，从中出土这方塔铭。最早报道此事的是温玉成。1984年出版的《世界宗教研究》第2期发表了她的《记新出土的荷泽大师神会塔铭》的文章。此文前一部分简要介绍了此方塔铭的学术价值，后面校录塔铭的全

文。此文发表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温玉成在文中介绍：该石条原来曾刻过字，经磨平后加以利用。在《神会塔铭》上方残存“地”字，下方残存“祖”、“释”二字，左方残存“释”及“万珍寺”四字，残存的七个字表明这块石条曾经是一个和尚的墓铭。1992年《文物》第三期发表了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的《洛阳唐神会和尚身塔塔基清理》报告和李学勤为此专写的《禅宗早期文物的重要发现》的论文。

[2]此即为禅宗南宗神会法系所奉的七代祖师。前五位祖师在《传法宝纪》、《楞伽师资记》有他们的传记，与北宗同；前七位在《祖堂集》卷二、卷三、《景德传灯录》卷三、卷五有他们的传记。北宗以神秀或法如为六祖，以普寂为七祖。

菩提达摩（？—约534年），简称达摩或达磨，印度僧人，北魏时来华，在嵩洛一带以少林寺为中心传法，有语录《二入四行论》传世，弟子有慧可、僧副、道育等人。《续高僧传》卷十六有其传。

慧可（约488—593年），也作惠可、僧可，俗姓姬，虎牢人，年四十到少林寺从达摩受法，注重发挥《楞伽经》的思想，在邙、卫一带地方传授禅法。弟子有僧璨、那禅师等。《续高僧传》卷十六载其传。

僧璨（？—606年），或作粲禅师，长期在现在安徽潜县西部的皖公山隐居传法，曾为北周僧人惠命的《详玄赋》作注，另有托他之名的《信心铭》行世。弟子有道信。

道信（580—651年），俗姓司马，河内人，从僧璨在皖公山受法后，展转至今湖北黄梅县西的双峰山传法，有《入道

安心要方便法门》传世，提倡观心、念佛，谓“念佛即是念心”。弟子有弘忍。《续高僧传》卷二六（明本）也载有他的传。

弘忍（601—674年），俗姓周，黄梅人，自幼从道信受法，在道信死后以双峰山和黄梅县东的东山（冯茂山）为中心传法，提倡坐禅“守心”，“照了心源”，有《修心要论》传世。弟子达500人以上。其法系被称为“东山法门”。《宋高僧传》卷八亦有其传。

慧能（638—713年），在敦煌文书中多写为惠能，俗姓卢，原籍范阳，生于新州，自幼丧父，靠打柴维持生活，后听人读《金刚经》有悟，到黄梅东山投弘忍受法，又回到南方，展转到曹溪传法，主张自性是佛，强调自修自悟。其生平和传法语录载《六祖坛经》、《曹溪大师传》。在《宋高僧传》卷三十也载有他的传记。

神会（684—758年），《宋高僧传》卷八亦有其传。有关他的事迹和语录可参考胡适《神会和尚遗集》、日本铃木大拙《敦煌出土荷泽神会禅师语录》、杨曾文《神会和尚禅话录》、日本田中良昭、冲本克己等《大乘佛典11·敦煌Ⅱ》所收《坛语》、《南阳和尚问答杂徵义》、《南宗定是非论》。据神会四传弟子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记载：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集传法旁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见在铭记。又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见行于世”。

[3]七叶，即七世、七代，指前面从达摩至慧能、神会的

七代祖师。荷泽法系奉此七代为直承达摩正法的祖师，谓是“正传”（嫡系）。

[4]般若，意为智慧。有各类般若经典，侧重讲一切皆空，以体悟空的思想为得到智慧的重要标志。在不少场合，般若与真如、佛性、无念等同义。慧能、神会尤重《金刚般若经》。乘，是车等运载工具等意，在佛教是指教法，有大乘、小乘，以为大乘佛法比小乘佛法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般若之真乘，实指禅宗，意为依据般若教义的真实佛法。直指，即直示，直接引导信徒体认自己的本性；见性，与了性同义，即体悟自己具有与佛一样的本性（佛性）。神会在传法中常说“唯指佛心，即心是佛”，“直了见性”，“了性悟道”，“明见佛性”等。

[5]如来是佛的名号之一。法印，意为佛法的真实标准与标志。小乘有诸法无我、无常、涅槃寂静之三法印；大乘有一实相印。如来之法印，是佛法真谛的意思。唯了佛心，只以引导众生觉悟自性（佛性）为宗旨。

[6]宋鼎，生平不详。唐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神会七祖传》记载，在天宝四载（745年）兵部侍郎宋鼎迎请神会从南阳到洛阳荷泽寺。

[7]树碑立影，据《宋高僧传》卷八《慧能传》，神会被兵部侍郎宋鼎迎入洛阳荷泽寺后，在寺内设立慧能真堂（内有慧能画像，称影堂，即灵堂），宋鼎为立碑。神会又请人绘制六代祖师之像，太尉房琯作《六叶图序》。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七载有宋鼎撰《唐曹溪大师碑》的目录。

[8]回向，意为转向，有几种含义，如《大乘义章》卷九

所说“回己善法有所趋向，故名回向”为基本含义。这里实指归依，即将自己的身心归向以慧能、神会为代表的南宗。

[9]江表，泛指江南。羯胡，是指唐叛将胡族安禄山、突厥族史思明。乱常，是反叛。神会在洛阳经常批评北宗，受到北宗的报复。据《宋高僧传》卷八《神会传》、《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记载，天宝十二载（752年），神会的信徒御史卢奕诬奏神会聚众阴谋作乱，被朝廷放逐到外地，经弋阳郡、武当郡、襄州，最后到荆州开元寺。就在这期间，天宝十四载（755年）爆发“安史之乱”。

[10]意为有般若妙法的佑护，神会荷泽法系后继有人。传灯，即传法。灯能照暗，禅宗以师资传承禅法，启悟世人，如同传灯。宋代有禅宗史书《景德传灯录》。

[11]僧腊，即法腊、戒腊，是指受具足戒之后的年岁，以每年夏安居结束（农历七月十五日）为僧腊结束之日，次日为新岁开始。据此，神会是在二十二岁受具足戒的，时间当为中宗神龙元年（705年）。

[12]开元寺，古代北方名刹，唐开元年间敕建，是禅宗二祖慧可传钵之地、荷泽大师神会驻锡之地和曹洞宗祖庭之一。

[13]乾元元年，唐肃宗年号，公元758年。荆府，荆州府治所在地江陵（在今湖北）。坐化，又谓坐脱，在打坐中去世。《禅苑清规》卷七《尊宿迁化》说：“如已坐化，置方丈中，香花供养，以遗诫偈颂贴牌上，挂灵筵左右，于尊宿中请法属一人为丧主……”。

[14]庙堂，宗庙明堂之略，指朝廷。李公嗣虢王，是李

巨。据《旧唐书》卷六四《李凤传》，李凤是唐高祖第十五子，贞观十年（636年）封虢王。他的嫡孙李邕在唐中宗时为嗣虢王，开元十五年（727年）卒，其二子李巨继之为嗣虢王。据《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巨传》并参考《通鉴》卷二二〇，在“安史之乱”爆发后，李巨任陈留谯郡太守、河南节度使，至德二年（757年）为太子少傅，在九月（此据《通鉴》）唐军收复长安后，任留守，兼御史大夫。唐军十月收复洛阳。乾元元年（758年）李巨“加太子少师，兼河南尹，充东京留守，判尚书省事，充东畿采访等使”。

[15]施主，也称檀越，一般指向寺僧施舍钱财的在家信徒。高辅成，在新旧《唐书》中无传，但见于唐将铁勒族人仆固怀恩的传中，在平定安史叛军和收复洛阳等地的战争中立有大功，收复洛阳时为北庭朔方兵马使，翌年升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马使。（详见《旧唐书》卷一二一、《新唐书》卷二二四上）至于赵令珍，生平不详。

[16]僧人在坐禅、诵经困乏之时，在特定安静场所来回走动，称为经行。经行源自印度、西域，有益健康。（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宴，有默、安二义，宴息，即休息。

[17]天阙，帝王所居之处，亦指朝廷。东都皇居在龙门之北。

[18]全身入塔的葬法，称身塔，和佛教东传之初建“窆堵波（stupa）”以贮藏骨灰舍利的所谓灰身塔不同。

[19]劫石，是佛教用来表示难以计算的久远时间的概念。劫，音译劫波，意为大时；劫石是用以比喻劫的时间久

远的。据唐道宣《释迦氏谱》序，如果有一块方四十里的磐石，有位“长寿天”（佛教所说天界的生命体）每三年用轻衣拂一下，“石虽磨尽，劫时未尽”。此也称为磐石劫。（再可参考《义楚六帖》卷十七）休，在此当美善讲。劫石永休，意为七世相传的禅法将长传不衰。

[20]永泰元年，是唐代宗的年号，岁次乙巳，公元765年。按干支计算，当年十一月为戊子，十五日为壬申。

唐宗密[1]《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第三（之下）

神会第七 大师承南宗能和尚后于东京荷泽寺[2]，时人皆云荷泽和上。和上姓嵩（嵩）[3]，顶异凡相，如孔丘也。骨气殊众，总辨难测。先事北宗秀三年，秀奉敕追入，和上遂往岭南和尚[4]。和尚行门增上，苦行供养，密添众瓶，斫冰济众。负薪担水，神转巨石，云云。策身礼称，燃灯殿光，诵经神卫，律穷五部，禅感紫云。因洛阳诘北宗传衣之由[5]，及滑台演两宗真伪，与崇远等持论一会[6]，具在《南宗定是非论》[7]中也。便有难起，开法不得[8]。然能大师灭后二十年中，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炽盛于嵩岳（略抄作秦洛）。普寂禅师，秀弟子也，谬称七祖[9]，二京[10]法主，三帝[11]门师。朝臣归崇，敕使监卫，雄雄若是，谁敢当冲？岭南宗途，甘从毁灭，法信衣服，数被潜谋，事如祖章[12]。传授碑文，两遇磨换[13]。据碑文中所叙：荷泽亲承付属，[讷]敢因循。直入东都，面抗北祖，诘普寂也。龙鳞虎尾，殉命忘躯。侠客沙滩五台之事，县官白马、卫南，卢、郑二令文事，三度几死。商旅缠服，曾易服执秤负归。百种艰

难，具如祖传[14]。达磨悬丝之记，验于此矣[15]。因淮上祈瑞，感炭生芝草，士庶咸睹。乃尽今（命？）建立，无退屈心[16]。又因南阳答〔王赵〕公三车义[17]，名渐闻于名贤[18]。天宝四载，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19]。然正道易申，谬理难固。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然北宗门下，势力连天。天宝十二年，被潜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20]。皆北宗门下之所〔毁〕也。至乾元元年四月后，频告门人，令数问法，再三深叹，无为一法。五月十三日，中夜示灭，年七十五。其夜山南东道节度使制州刺史李广珠，见大师座空中过，空有声云：往开元寺，迎神会和尚去，[21]云云。二年，迁厝于东京，龙门置塔。宝应二年，敕于塔所置宝应寺。大历五年，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敕置碑记见在。又御制七祖赞文，见行于世。

[1]即圭峰宗密，华严宗五祖，俗姓何，果州西充（今四川省西充县）人，生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武宗会昌元年（841年）正月，在兴福塔院圆寂，年六十二岁。宣宗即位（847年），追谥定慧禅师。宗密少时通儒书。宪宗元和二年（807年）二十八岁，将参加贡举考试，偶然造谒荷泽神会系下的遂州大云寺道圆，言下相契，便从他出家，当年从拯律师受具足戒。有一天随众僧赴斋，受得《圆觉经》，读罢有悟，回去向道圆陈述。道圆即印可他当大弘圆顿之教，于



是授与《华严法界观门》。元和五年（810年），游方到襄汉，在恢复寺遇澄观弟子灵峰，授与澄观所撰《华严经疏》及《随疏演义钞》，昼夜披寻，认为此疏辞源流畅，幽蹟焕然。于是作书寄疏主澄观遥叙弟子之礼，并述所领解，遣弟子玄珪、智辉送

往。澄观答书称赞，希望见一面印证所解。他就亲自到长安礼覲。这时宗密三十二岁，澄观已七十四岁。自后二年间，昼夜随侍。元和十一年（816年）春，在终南山智炬寺，遍阅藏经三年，撰《圆觉经科文》、《圆觉经纂要》各一卷。后来入长安，住兴禅寺。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正月，游清凉山，回到鄂县（属陕西省，在长安县西南），住终南山草堂寺，起草《圆觉经疏》。后到丰德寺，撰述《华严经纶贯》五卷，阐明《华严经》的关节次第。入草堂寺南的圭峰兰若，诵经修禅。太和年中，文宗邀入内殿，问佛法大意。赐紫方袍，敕号大德。以后又累次诏入内殿问法。朝臣及士庶归崇的也很多，特别是宰相裴休常受他的教旨，深入堂奥。宗密著述甚多，现存的有《华严经行愿品疏钞》六卷、《华严经行愿品疏科》一卷、《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注华严法界观科文》一卷、《原人论》一卷、《华严心要法门注》一卷、《圆觉经大疏》十二卷、《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十三卷、《圆觉经大疏钞科》中下二卷、《圆觉经略疏》四卷、《圆觉经略疏科》一卷、《圆觉经略疏之钞》十二卷、《圆觉经道场修证仪》十八卷、《金刚经疏论纂要》二卷（会入《金刚经疏

记纂会》)、《佛说盂兰盆经疏》二卷、《起信论疏注》四卷(会入《起信论疏笔削记会阅》)、《禅源诸詮集都序》四卷、《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一卷(裴休问,宗密答)。

[2]荷泽寺,位于唐东都洛阳天津桥南畔,在今洛南安乐窝村北洛河岸边。创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今不存。天宝四年(745年),兵部侍郎宋鼎邀请神会到洛阳,入住荷泽寺。

[3]宗密此记神会姓萬,又作姓嵩,皆字之误。《祖堂集》《宋高僧传》等各书皆作姓高。而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引《祖宗传记》云:“和尚临终,门人行滔、超俗、法海等问和尚法何所付,和尚云:所付嘱者,二十年后,于北地弘扬。又问谁人,答云:若欲知者,大庾岭上,以网取之。相传云:岭上者,高也。荷泽姓高,故密示耳。”大庾岭上,故示其高。以网取之者,鸟也,展翅云霄,亦示其高。由是可知宗密原作“高”,后世误写所致。

[4]《宋高僧传》说神会“辞亲投本府国昌寺颢元法师下出家”,宗密此又云“先事北宗秀三年”,可能神会在国昌寺出家,又转当阳玉泉寺从神秀三年。据《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下《慧能略传》“有襄阳神会,年十四,往谒(慧能)”(唐最澄《曹溪大师别传》云“有荷泽寺小沙弥神会,年始十三”)等载,神会离开神秀初见慧能是在十四(十三)岁,往前推算,则神会应该是在十岁前即辞亲出家的。这与石井光雄影印本《神会语录》中《大乘顿教颂序》记“我荷泽和尚,……在幼稚科,游山访道。……因诣岭南,复

遇曹溪尊者。……昔年九岁，已发弘愿，我若悟解，誓当显说。今来传授，遂过先心”是相符的。

[5]据独孤沛撰《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唐开元二十二年正月十五日，神会在滑台大云寺演说“菩提达摩南宗”的历史，神会指证：在菩提达摩法系中，神秀是旁支；真正受五祖付法传衣的，是韶州曹溪的慧能，慧能才是六祖。论到法门，神秀是渐门，不是祖祖相承的顿教。说：“达摩……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授与惠可，惠可传僧璨，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惠能，六代相承，连绵不绝。”“从上已来，具有相传付嘱。……唐朝忍禅师在东山，将袈裟付嘱于能禅师。经今六代，内传法契以印证心，外传袈裟以定宗旨。从上相传，一一皆与达摩袈裟为信。其袈裟今见在韶州，更不与入”；“今言不同者，为秀禅师教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从上六代以来，无有一人凝心入定，住心看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是以不同。……我六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夫学道者，须顿见佛性，渐修因缘，不离是生而得解脱。……今言坐者，念不起为坐；今言禅者，见本性为禅。”

[6]当时座下有崇远法师，人称为“山东远”，是一位讲经法师，起来质问道：“普寂禅师名字盖国，天下知闻，众口共传，不可思议。如此相非斥，岂不与身命有仇？”神会侃侃地答道：“我自料简是非，定其宗旨。我今谓弘扬大乘，建立正法，令一切众生知闻，岂惜身命？”“（崇远）法师既得此语，结舌无对。非论一己屈词，抑亦诸徒失志。胜负既分，道俗嗟散焉。”《历代法宝记》亦载：“开元中，滑台寺

为天下学道者定其宗旨。……天宝八载中，洛州荷泽寺亦定宗旨，被崇远法师问。”

[7]《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敦煌写本有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本三〇四七号第一件，又三四八八号，又二〇四五号第一件等三本。经胡适校定，收为“神会和尚遗集”卷二，卷三；及“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的一种。经胡适的校定配合，散在三处的论文，恰好组为“南宗定是非论”的全部。论题“独孤沛撰”，独孤沛的经历不明，但其自称“弟子”“叨陪学侣，滥预门徒”，是一位神会的在家弟子。印顺《中国禅宗史》认为：“这部论，起初是记录当时滑台召开大会的情形；但后来，显然利用了这一出名的会议，造成一部论，作为荷泽宗的宣传资料。”

[8]即后述“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致也。”天宝十二年（753年），神会六十六岁，御史卢奕奏神会聚众，怕有不利于国家的企图。卢奕是北宗的护持者，对神会运用了政治的力量。当时曾在汤池，神会面见玄宗，接受询问。但结果，被贬放到弋阳郡（今江西弋阳县），又移到武当郡（今湖北均县）。第二年（天宝十三年），又移住襄州（今湖北襄阳）。到七月，又移住荆州开元寺。不到二年，就迁徙了四次，艰困是可以想像的。

[9]普寂（651—739年），俗姓冯，谥号大慧禅师，蒲州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其早年学习儒学，后闻《法华经》、《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等，皈依佛法。38岁

时，跟从洛阳端和法师受具足戒，后从弘景学习戒律。因为感觉教义繁冗，他去荆州玉泉寺参谒神秀，学习禅宗。神秀奉武则天尊召入京，其跟随入京。神龙二年（706年）神秀圆寂后，中宗“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师统其法众。”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依诏住洛阳敬爱寺，后改为兴唐寺，其在长安等地弘化，大兴禅风。开元二十七年于兴唐寺圆寂。敕赐大照禅师，世称华严和尚、华严尊者。张说《大通禅师碑铭》云：“自菩提达磨天竺东来，以法传慧可，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继明重迹，相承五光。”李邕《大照禅师碑》，说普寂临终时诲门人曰：吾受托先师，传兹密印。远自达摩菩萨导于可，可进于璨，璨钟于信，信传于忍，忍授于大通（神秀），大通贻于吾，今七叶矣。故《神会语录》斥曰：“今普寂禅师自称第七代，妄竖和尚（神秀）为第六代。”这就是宗密所记普寂“谬称七祖”的事。

[10]即唐西京长安、东都洛阳。

[11]“三帝”即武则天、中宗、睿宗。据张说《大通禅师碑铭》记载：“久视年中，（神秀）禅师春秋高矣，诏请而来，趺坐觐君，肩舆上殿；屈万弃而稽首，洒九重而宴居。传圣道者不北面，有盛德者无臣礼，遂推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

[12]指《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附《答崇远法师问》中所述之事：“普寂禅师同学西京清禅寺僧广济，景龙三年十一月至韶州，经十余日，遂于夜半入和尚（慧能）房内，偷所传袈裟，和尚喝出。其夜惠远玄悟师闻和尚喝声，即起看。至和尚房外，遂见广济师把玄悟师手，不遣作声。其惠远玄悟等

入和尚房看和尚，和尚云：‘有人入房内，早手取袈裟。’其夜，所是南北道俗并至和尚房内，借问和尚入来者是俗是僧。和尚云：‘唯见有人入来，不知是僧是俗。’众人又问是南人北人。和尚识实入房人，恐有损伤，遂作此语。和尚云：‘非直今日，此袈裟在忍大师处三度被偷。忍大师云：其袈裟在信大师（处）一度被偷。所偷者皆不得。’因此袈裟，南北道俗极其纷纭，尚有口口相向。”

[13]唐独孤沛《南宗定是非论》称“盛续碑文，经磨两遍，又使门徒武平一等磨却韶州大德碑铭，别造文报，镌向能禅师碑。”唐最澄《曹溪大师别传》载“有殿中侍御史韦据为大师立碑，后北宗俗弟子武平一，开元七年磨却韦据碑文，自著武平一文”；《历代法宝记》说慧能死后，“太常寺丞韦据造碑文，至开元七年，被人磨改，别造碑文。近代报修，侍郎宋鼎撰碑文。”按，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称：六祖灭度时颇多瑞相，弟子韶州刺史韦据表奏朝廷，有敕立碑纪事。然韦据在碑中不惟言及瑞相，亦述六代传承及传袈裟所由，公然以慧能为六祖。神秀一门其时气焰熏天，对此自然不能容忍，便劾奏韦据妄改旨意，私述传承，于是开元七年（719年）有诏磨去原文，“略除六代师资相授及传袈裟所由”（石峻、楼宇烈等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第二卷第四册103页，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1版）重刻碑文。吴其昱《荷泽神会传研究》一文（载于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9：4（1988.12），页906）。据《南宗定是非论》称“韦据碑”即《韶州大德碑铭》，于开元7年（719年）被北宗支持者武平一“磨换碑文”申报为

《唐广果寺能大师碑》；侍郎宋鼎所撰“宋鼎碑”即《唐曹溪能大师碑》，史惟则八分书，立于天宝7载（748年），赵明诚《金石录》第一千二百九十八件，即是此碑。另，印顺《中国禅宗史》认为，《南宗定是非论》所称“盛续碑文”之“盛续”或为“传授”之讹写。而胡适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认为，“磨换碑文之说，大概全是捏造的话。慧能死后未必有碑志，有二证。王维受神会之托作慧能的碑文，其文尚存，文中不提及旧有碑文，更没有磨换的话。此是一证。《圭传》（按：胡适将圭峰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第三之下《神会传》简称《圭传》，即此传）又说，‘据碑文中所叙，荷泽亲承付属。’据此则所谓曹溪传授碑文，已记有神会传法之事。然则慧能临终时又何必隐瞒不说，而仅说二十年外的悬记呢？此是二证。”

[14]“祖传”或指神会请王维所撰《能禅师碑并序》，其中有关于慧能得五祖弘忍传授衣信后，为避神秀们加害，“禅师遂怀宝迷邦，销声异域；众生为净土，杂居止于编人；世事是度门，混农商于劳侣，如此积十六载。”

[15]《坛经》曹溪原本载：五祖弘忍付法传衣与慧能后，叮嘱慧能曰“昔达摩大师，初来此土，人未之信。故传此衣，以为信体，代代相承。法则以心传心，皆令自悟自解。自古佛佛惟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衣为争端，止汝勿传。若传此衣，命如悬丝。汝须速去，恐人害汝。”《坛经》敦煌本记为：五祖言：“慧能，自古传法，气若悬丝，若住此间，有人害汝，（汝）即速归去。”最澄《曹溪大师别传》亦云：“神会问大师传法袈裟云：‘何不传？’答云：‘若传此

衣，传法之人短命；不传此衣，我法弘盛，留镇曹溪。我灭度七十年后，有东来菩萨，一在家菩萨，修造寺舍；二出家菩萨，重建我教。’门徒问大师曰：‘云何传此衣短命？’答曰：‘吾持此衣，三遍有刺客来取吾命，吾命如悬丝。恐后传法之人被损，故不付也’”此处宗密暗指神会得慧能传衣付法，故最为正统。

[16]意指神会论战北宗，即使以诬奏黜离洛阳，亦毫不退屈。即传中宗密所称“然北宗门下，势力连天。天宝十二年，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之所[毁]也。”神会初至洛阳，欲振六祖之风，乃于开元二十年（732年）设无遮大会于河南滑台大云寺，与山东崇远论战。指斥神秀一门“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欲确立南宗慧能系之正统传承与宗旨。并于天宝四年（745年）著“显宗记”，定南北顿渐两门，即以南能为顿宗，北秀为渐教，“南顿北渐”之名由是而起，竭力攻击神秀之渐门，于是南宗日盛而北宗大衰。天宝十二年，神会因御史卢奕诬奏，奉敕黜离洛阳荷泽寺，迁住弋阳（江西）、武当（湖北）等地。翌年转住襄阳，再转住荆州开元寺般若院。

[17]王赵公即王琚（656—746年），怀州河内人。神龙初，为驸马王同皎所器，预谋刺武三思，事发逃至扬州隐姓埋名于富户家为仆，受其看重，以女嫁之。后来回长安与尚未登基的唐玄宗交游，后太平公主谋逆，琚劝明皇先事诛之，荐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与决议。事平，进户部尚书。眷委特异，参豫大政，封紫微侍郎、赵国公，时号内宰相。后以谗见

疏，历典外郡，卒为李林甫所构，贬死。《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载：“户部尚书王赵公，以偈问三车义。问曰：宅中无三车，露地唯得一，不知何所用，而说此三车？答曰：三车在门外，说即在宅中。诸子闻说时，已得三车讫。今者在门外，先是乘车出。又问：宅中既得车，出外何须索？答：诸弟子虽得讫，不知车是车，既不自证知，所以门外索。又问曰：何处有人得道果，岂不自知乎？答：下文自证，所得功德，仍不自觉知，以此。问：诸子不自知，容可门外索。父应知子得，何须更与车？答曰：诸子不自知，所以门外索。长者今与车，还是先与者。问：三车本无实，所说乃权宜，与者是旧车，那应得假物？答：长者意在一，方便权说三。前者说三车，三车本是一。问：一车能作三，三车能作一。何不元说一，辛苦说三车？答：若为迷人得，一便作三车；若约悟人解，即三本是一。”

[18]从《神会语录》看，神会与官僚层过从甚密，上至张说、房琯等宰相，下至无名的司马县吏，都有交往。在南阳有太守王弼，请其入东都洛阳的是兵部侍郎宋鼎，而关系最密的当属侍御史王维。据说王维于南阳兴龙寺见神会等，语经数日，于是受神会之托，撰《能禅师碑并序》，成为为六祖慧能第一个立传的人。不过，在神会交往的官僚中，按说宰相张说是最早推崇神秀北宗禅系的上层人物，曾为神秀撰《大通禅师碑铭》，但张说又曾托武平一带香十斤，供养六祖慧能法身。就是神会指斥磨却韦据（璩）为六祖慧能所立的碑文，“别造文报，镌向能禅师碑”，或“自著武平一文”的北宗俗弟子武平一，也曾为慧能弟子南岳怀让所铸巨钟撰写铭赞，又

为张说带香十斤供养慧能法身。这说明，其时与禅僧交往的官僚，或是出于政治考虑，或只是对“禅”有兴趣，不一定专奉哪个派系。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们也是如是。神秀为“三帝国师”的三帝武则天、中宗、睿宗，据最澄《曹溪大师别传》记载，武则天、中宗亦曾下诏迎请慧能进京，慧能“表辞”不去，中宗赐“磨衲袈裟一领及绢五百疋”。

[19]天宝四年（745年），神会五十八岁，应兵部侍郎宋鼎的礼请，到洛阳，住荷泽寺，进入北宗的教化中心。天宝七年，神会请宋鼎作“唐曹溪能大师碑”。

[20] 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敕令各郡建立开元寺，或将已有寺院改为开元寺，并将开元寺作为官方寺院，主要负责国家祝典法仪场所，兼作地方官员祈求国运仪式的场所。关于玄宗敕命全国建立开元寺的原因，据《西安府城内元大开元寺兴教碑》碑文记载，起因是开元二十八年（疑为二十六年之讹），玄宗与胜光法师于延庆殿对论“佛恩”问题，讨论结束后，玄宗誓为佛家弟子，于是下令各州府置开元寺一所。神会所居荆州开元寺今不存。

[21]此与《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记载同，《塔铭》载神会“享年七十有五，僧腊五十四夏，于乾元元年五月十三日荆府开元寺奄然坐化”。

南唐静、筠二禅师《祖堂集》卷三《荷泽和尚》

荷泽和尚嗣六祖，在西京荷泽寺[1]。师讳神会，姓高，襄阳人也。师初到六祖处，六祖问：“是你远来大艰辛，还将

本来不？若有本，即合识主，是你试说看！”师对曰：“神会以无主为本，见即是主。”祖曰：“者沙弥争取次语！”便以杖乱打，师杖下思惟：“大善知识，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身命！”[2]六祖察其语深情至，故试之也。因此自传心印，[3]演化东都，定其宗旨[4]。南能北秀，自神会现扬；曹溪一枝，始芳宇宙。[5]

天宝中，御史卢奕是北宗普寂门徒，奏会聚徒洛阳。玄宗徵赴，驾幸诏应，得对天颜，言理允符圣情，郑重有司量移均州。[6]

至德二年，肃宗敕徙荆州，住开元寺。[7]师乡信到，报父母俱丧。师乃入僧堂，白槌，曰：“父母俱丧，请大众念摩诃般若！[8]”大众才坐，师曰：“劳烦大众，珍重。”师上元元年[9]五月十三日终。敕谥真宗大师，般若之塔。[10]

[1]唐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作“东京”；荷泽寺，《唐会要》卷四八《寺》：“荷泽寺，宜人坊，太极元年二月十七日，睿宗在藩，为武太后追福所立。”

[2]此处关于神会初参六祖慧能之事诸书多有记载，但取舍不同，论见大异。唐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记为：有襄阳僧神会，俗姓高，年十四（即荷泽也。荷泽是传法时所居寺名），来谒和尚。和尚问：“知识远来大艰辛，将本来否？”答：“将来。”“若有本，即合识主。”答：“神会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大师云：“遮沙弥，争取次语。”便以杖乱打。神会杖下思惟：“大善知识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身命。”大师察其深悟情至，故试之也（如尧知

舜，历试诸难）。《坛经》宗宝本则载为：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师曰：知识远来艰辛，还将得本来否？若有本即合识主，试说看。会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师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会乃问曰：和尚坐禅，还见不见？师以拄杖打三下，云：吾打汝是痛不痛？对曰：亦痛亦不痛。师曰：吾亦见亦不见。神会曰：如何是亦见亦不见？师云：吾之所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是以亦见亦不见。汝亦痛亦不痛如何？汝若不痛，同其木石；若痛，即同凡夫，即起恚恨。汝向前，见不见是两边，痛不痛是生灭，汝自性尚不见，敢尔弄人！神会礼拜悔谢。师又曰：汝若心迷不见，问善知识觅路；汝若心悟，即见自性，依法修行。汝自迷不见自心，却来问吾见与不见，吾见自知，岂代汝迷！汝若自见，亦不代吾迷。何不自知自见，乃问吾见与不见？神会再礼百余遍，求谢过愆，服勤给侍，不离左右。一日，师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神会出曰：是诸佛之本源，神会之佛性。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

这段问答敦煌本和曹溪原本亦有记载。曹溪原本与宗宝本所记几乎全同，只是将以杖打三下置于神会反问六祖之前，同乎宗密之说，可见其已经改动。敦煌本所记较简，无头尾问答本主和本源佛性部分，然其云神会先问六祖坐禅见与不见，六祖始打其三下，同乎宗宝本。六祖见神会幼年慕道，不辞艰辛远来参学，心自奇之，有意示以正法，乃问其本主，神会答言无住为本，见即是主，六祖却甚是不肯。

那么六祖所说本和主又是何意呢？怀让初参六祖，祖问：“什么物凭么来？”此物何物，即同六祖所问神会之本。所谓本，本不可说，强而言之，即是本源佛性。佛性为众生之本，舍此之外别无他本。既知其本，自知其主，自性自主，自由自在，由己不由他，为己不為人。佛性即是自性，非离自性外别有佛性，佛性即在自身中，故知本即是主。自性即是佛性，自性自足，圆满无碍，自与诸佛无异，立处即真，一切事无非佛事，任运自在，一切行无非佛行，故知主即是本。因此本即是主，主即是本，知本即识主，识主即知本。神会其时年幼无知，于六祖之意未能领会，却答无住为本。然六祖自云“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为什么又不肯神会之说呢？六祖所说“无住为本”，乃此宗法门之本，虽然“无住者，人之本性”，但若只是认定无住即众生之本就会于无住而生执着，反成系缚。六祖所问的是众生之本而非教法之本，而众生之本是不可言说的。六祖发问实是一种诱导和启示，引导神会回向反思，开取自家宝藏，并不要求神会直接回答。神会不解祖意，开口便说，是以遭到呵斥。无住为本本身并无错误，但无住只是人之本性的一个方面，为佛性的一种体现，若认此为唯一根本，就大有问题。神会又云见即是主，此与无住为本相联系，成为其最初且贯穿其一生的佛学思想。无住为本是讲“体”，见即是主是说“用”。神会以为，体本无住，故冥心虚寂，一念不起，虚寂之体即是真空；虚寂体上自生灵觉，智慧知解即是观照之用，大用现前便是妙有，此即所谓“真空为体，妙有有用”（《显宗记》，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第52

页)。

[3]据《大乘顿教颂序》：荷泽和尚，……在幼稚科，游方访道，所遇诸山大德，问以涅槃本寂之义，皆久而不对，心甚异之。诣岭南，复遇曹溪尊者，作礼未迄，已悟师言，无住之本，自慈（当作兹）而德（当作得）。尊者以为，寄金惟少，偿珠在勋。付心契于一人，传法登（当作灯）于六祖。（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第112页）此言神会初谒六祖慧能一番对答之后便得法要，即“自传心印”，这与王维《能禅师碑并序》所记神会“闻道于中年”不符。王维是受神会之托撰六祖碑传，而明言神会“闻道于中年”，表明神会自己也以为他是待至六祖辞世时才得法要（其时神会三十岁），并非初见六祖便蒙传授。《曹溪大师别传》对此亦有记载：其年（仪凤元年，676年）四月八日，大师为众初开法门，曰：“我有法，无名无字，无眼无耳，无身无意，无言无示，无头无尾，无内无外，亦无中间，不去不来，非青黄赤白，非有非无，非因果。”大师问众人：“此是何物？”大众两两相看，不敢答。时有荷泽寺小沙弥神会，年始十三，答：“此是佛之本源。”大师问云：“何是本源？”沙弥答曰：“本源者诸佛本性。”大师云：“我说无名无字，汝云何言佛性有名有字？”沙弥答：“佛性无名字，因和尚问，故立名字。正名字时，即无名字。”大师打沙弥数下。大众礼谢曰：“沙弥小人，恼乱和尚。”大师云：“大众且散去，留此饶舌沙弥。”至夜间，大师问沙弥：“我打汝时，佛性受否？”答云：“佛性无受。”大师问：“汝知痛否？”沙弥答：“知痛。”大师问：“汝既知痛，云何道佛性无受？”

沙弥答：“岂同木石！虽痛而心性不受。”大师语沙弥曰：“节节支解时，不生瞋恨，名之无受。我忘身为道，踏椎至跨（当作跨）脱，不以为苦，名之无受。汝今被打，心性不受，汝受诸触如智证，得真正受三昧。”沙弥密受付嘱。这段记载可谓是宗密所谓“杖试诸难，夜唤审问，两心既契，师资道合”的具体描述。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疏黄梅门下南北又分者”云“两心既契，师资道合”之后“神会北游，广其闻见，于西京受戒。景龙年中，却归曹溪。大师见其纯熟，遂默授密语。缘达磨悬记，六代后命如悬丝，遂不将法衣出”，表明神会确实未在曹溪过多停留，更未从此不离左右，直到六祖逝世。所谓“不离左右”，是指神会为侍者时天天呆在六祖身边，非指自此再未离开六祖。

[4]开元二十年（732年），神会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开无遮大会。独孤沛《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叙录了当时论议的情形。神会当时向大众宣告：“神会今设无遮大会，兼庄严道场，不为功德，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这是公开的，僧尼道俗都来参加的大会。神会召开大会的目的，是针对当时以嵩洛为中心的，推神秀为六祖的，得皇帝崇奉的北宗而发。面对这样盛极一时的北宗，神会指证谓：“顿渐不同，所以不许。我六代大师，一一皆言单刀直入，直了见性，不言阶渐。”力斥北宗“传承是傍，法门是渐”。即谓在菩提达摩法系中，神秀是旁支；真正受五祖付法传衣的，是韶州曹溪的慧能，慧能才是六祖。论到法门，神秀是渐门，不是祖祖相承的顿教。

神会在滑台召开的大会，不止一次，开元二十年是最

成功的一次。此后，神会大概以南阳（洛阳之南）为根本，而往来于滑台（洛阳东北）一带。神会也到过邢州（今河北钜鹿县）开元寺。天宝七年，神会请宋鼎作“唐曹溪能大师碑”，就立在邢州。直到天宝四年（745年），神会五十八岁，应兵部侍郎宋鼎的礼请，到洛阳，住荷泽寺，这才进入北宗的教化中心。

[5]在滑台会后，神会随及遭到“三度几死”之迫害，天宝四年（745年）神会有幸被兵部侍郎宋鼎迎入东都洛阳荷泽寺广播顿教。可正当其一生的“最高峰”时，天宝十二年，神会又被御史卢奕“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而遭贬逐四处。

“安史之乱”给了神会再起的机会，被公推来主持开坛度僧的事，受到皇帝的供养，赞宁《宋高僧传》云：“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但神会经一生的努力，并没有将南宗提高到和北宗一样的官禅地位，他所树立的六祖慧能南宗法统，实际直到唐德宗（780—839年在位）贞元十二年（796年）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这是神会坐化三十四年后的事情了。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载：“故德宗皇帝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诸禅师，楷定禅门宗旨。搜求传法傍正。遂有敕下，立荷泽大师为第七祖，内神龙寺见有铭记。又御制七代祖师赞文，见行于世。”此后，“曹溪一枝”才算真正“始芳宇宙”。

[6]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云：天宝十二年，（神会）被谮聚众，敕黜弋阳郡，又移武当郡。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皆北宗门下

之所[毁]也。赞宁《宋高僧传》卷八《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云：天宝中，御史卢奕阿比于（普）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往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

[7]此处“至德二年（757年）”移徙荆州事，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记为“至（天宝）十三载（754年），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当以宗密所记为是。

[8]即《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部经文宣扬空性和般若（智慧知识），被认为是大乘佛教第一经典和核心，是世界上最被人广知最流行的佛教经典。

[9]神会坐化的时间，本传及《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均记作“上元元年（760年）”。而慧空《大唐东都荷泽寺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及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均记作“乾元元年（758年）”，当以碑传所记为是。

[10]神会得“敕谥真宗大师，般若之塔”，《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景德传灯录》均记为“（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年），敕赐祖堂额，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772年），敕赐塔额号般若大师之塔。”

宋释赞宁撰《宋高僧传》卷八《唐洛京荷泽寺神会传》

释神会，姓高，襄阳人也。年方幼学，夙性惇明，从师传授五经，克通幽赜。次寻庄老，灵府廓然。览后汉书，知浮图之说。由是于释教留神，乃无仕进之意，辞亲投本府国昌寺

颢元法师下出家。其讽诵群经，易同反掌。全大律仪，匪贪讲贯。[1]闻岭表曹侯溪慧能禅师盛扬法道，学者骏奔。乃敦善财南方参问，裂裳裹足，以千里为跬步之间耳。[2]及见，能问会曰：“从何所来？”答曰：“无所从来。”能曰：“汝不归？”答曰：“一无所归。”能曰：“汝太茫茫。”答曰：“身缘在路。”能曰：“由自未到。”答曰：“今已得到，且无滞留。”[3]居曹溪数载，后遍寻名迹。[4]开元八年，敕配住南阳龙兴寺。[5]续于洛阳大行禅法，声彩发挥。[6]先是，两京之间皆宗神秀，若不谗之鱼鲋附沼龙也。从见会，明心六祖之风，荡其渐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时始判焉，致普寂之门盈而后虚。[7]天宝中，御史卢奕阿比于寂，诬奏会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时驾幸昭应汤池，得对言理允惬，敕移往均部。二年，敕徙荆州开元寺般若院住焉。[8]十四年，范阳安禄山举兵内向，两京版荡，驾幸巴蜀。[9]副元帅郭子仪[10]率兵平殄，然于飞挽索然。用右仆射裴冕权计，大府各置戒坛度僧，僧税缙谓之香水钱，聚是以助军须。[11]初，洛都先陷，会越在草莽，时卢奕为贼所戮，群议乃请会主其坛度。于时寺宇宫观，鞠为灰烬。乃权创一院，悉资苦盖，而中筑方坛，所获财帛顿支军费。代宗、郭子仪收复两京，会之济用颇有力焉。[12]肃宗皇帝诏入内供养，敕将作大匠[13]并功齐力，为造禅宇于荷泽寺中是也[14]。会之敷演，显发能祖之宗风，使秀之门寂寞矣。[15]上元元年，嘱别门人，避座望空，顶礼归方丈，其夜示灭。受生九十三岁矣，即建午月[16]十三日也。迁塔于洛阳宝应寺，敕谥大师曰真宗，塔号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者，贵其渐也。会师自南徂北，行曹溪之法。洛中弥盛，如能不自异，外护已成，则可矣。况乎旁无力轮，人之多僻，欲无放逐，其可得乎？或曰：其过不多，何遽是乎？通曰：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后之观此，急知时事欤？是以佛万劫学化行者，知化行难耳。无令固己而损法，慎之哉。）

[1] 此段颇有疑问。据《大乘顿教颂序》，“荷泽和尚，天生而智者，德与道合，愿将并年。在幼稚科，游方访道，……昔年九岁，已发弘愿，我若悟解，誓当显说”。（杨曾文编校《神会和尚禅话录》，第112页，中华书局1996年7月第1版）由是可知神会幼年便倾心释氏，九岁以前即发愿弘道，那么僧传所云习五经、寻庄老当是他九岁以前之事了。或许是他秉性聪明，六七岁时便能通习五经、明达庄老，但其时佛法流布天下，又何必待览《后汉书》后才知浮屠之说，且九岁童子又何有仕进之意？僧传亦未言神会曾游学神秀门下之事，直云其参问六祖，可见叙事未详。因而胡适所云“宋僧传所据，似是碑版文字，其言最近情理”（《胡适文集》第6册第443页）实与情理不合。

[2] 神会初谒六祖慧能的年纪至少有两说，《坛经》各本载“有一童子，名神会，襄阳高氏子，年十三，自玉泉来参礼”，《曹溪大师别传》云“时有荷泽寺小沙弥神会，年始十三”，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云“有襄阳神会，年十四，往谒”，《景德传灯录》卷五亦作十四。神会参礼惠能时年纪尚幼，不过十三四岁，今姑从圭峰之说，作十四岁，则

其时为神功元年（697年）。

[3]此记神会初谒慧能的答对，其余文献均无载。

[4]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疏黄梅门下南北又分者”云：“有襄州神会，姓嵩（原作“高”，由于传写之误，后世便成“嵩”或“葛”），年十四，往[谒]，因答“无位为本，见即是性”。杖试诸难，夜唤审问。两心既契，师资道合。神会北游，广其闻见，于西京受戒。景龙年中，却归曹溪。”表明神会确实未在曹溪过多停留，而不是“居曹溪数载”，更未从此不离左右，直到六祖逝世。而是不久即往北方游方，且其“受（具足）戒”亦在“西京”（长安），但受戒的具体时间、寺院、师从文献均无记载。如以神功元年（697年）为神会初谒慧能的时间，至景龙（707-710年，唐中宗）中，神会再次回到慧能身边“侍于左右”而“闻道于中年”，期间至少有十年神会是在北方。

[5]南阳龙兴寺，位于今南阳市宛城区黄台岗镇禹王店村。寺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时寺院建筑十分宏伟庄严。据载，开元八年（720年），唐玄宗迎请六祖慧能另一著名弟子南阳慧忠入京，并敕任南阳龙兴寺住持。如此年神会得“敕配住南阳龙兴寺”，其应与慧忠同寺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期间，神会于“南阳答[王赵]公‘三车义’，名渐闻于名贤。”（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神会语录》第一卷中记有南阳太守王弼及内乡县令张万颂、大诗人王维向其问法之事，之后，王维称“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直到天宝四载（745年），兵部侍郎宋鼎迎住洛阳荷泽寺，神会才离南阳龙兴寺，故神会住龙兴寺达25年之

久。

[6]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云：“天宝四载（745年），兵部侍郎宋鼎请入东都。然正道易申，谬理难固。于是，曹溪了义，大播于洛阳。荷泽顿门，派流于天下。”

[7]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云：“天宝初，荷泽入洛大播斯门，方显秀门下师承是傍，法门是渐。既二宗双行，时人欲拣其异，故标南北之名，自此而始。”

[8]《祖堂集》载：“天宝中，御史卢奕是北宗普寂门徒，奏会聚徒洛阳。玄宗徵赴，驾幸诏应，得对天颜，言理允符圣情，郑重有司量移均州。”均州，即湖北省均县，后改丹江口市，但古均州城因为修建丹江口大坝而淹没，永远沉在了汉江丹江口水库河底。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三之下则记为：“天宝十二年，被譖聚众，敕黜弋阳郡（即江西弋阳县），又移武当郡（即均州）。至十三载，恩命量移襄州。至七月，又敕移荆州开元寺。”

[9]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胡人安禄山趁唐朝廷内部空虚腐败，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约18.4万士兵，号称20万，在蓟城南郊（今北京西南）誓师，以“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以清君侧”为借口于范阳（今北京）起兵。当时全国承平日久，民不知战，河北州县立即望风瓦解，当地太守、县令或逃或降。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特进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安禄山的大军虽遇阻碍，但由于杨国忠的无能，使安禄山于同年十二月十二攻入洛邑。东

京留守李憺和御史中丞卢奕不降，为安禄山所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安禄山。负责守卫洛阳的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采以守势，坚守潼关不出。唐玄宗听信监军宦官诬告，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天宝十五载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朝廷处死封常清、高仙芝之后，任命哥舒翰为统帅，镇守潼关。唐室本可利用险要地势暂时死守，保卫京师；但唐玄宗与杨国忠急于平乱，迫哥舒翰领20万大军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潼关一破，都城长安震惊，失陷在即。唐玄宗于六月十三日凌晨逃离长安，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西北23里）。途中士兵饥疲，六军不发，龙武大将军陈玄礼率兵请求杀杨国忠父子和杨贵妃。杨国忠已经被士兵乱刀砍死，玄宗本欲赦免杨贵妃，但士兵继续喧哗，高力士苦劝之下，于是玄宗赐死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州（今宁夏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郭子仪被封为朔方节度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恒州（今日河北正定），击败安禄山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安庆绪杀父安禄山，自立为帝，年号载初。不久安庆绪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接收了安庆绪的部队，兵返范阳，称“大燕皇帝”。上元二年（761年）三月，叛军内讧，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内部离心，屡为唐军所败。宝应元年（762年）十月，唐代宗继位，并借回纥兵收复洛阳，史朝义奔莫州（今河北任丘北）。仆固怀恩率朔方军追击史朝义。宝应二年（763年）春天，田承嗣献莫州投降，送史朝义母亲及妻子于唐军。史朝义率五千骑逃往范阳，史朝义

部下李怀仙献范阳投降。史朝义走投无路，于林中自缢，历时七年又两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这场唐朝历史上的叛乱，由于主要发起者为安禄山及其部将史思明，史称“安史之乱”，又由于爆发于唐玄宗天宝年间，也称天宝之乱。安史之乱历时七年零三个月，虽然乱事最终得以平定，可是很多后世史家均认为安史之乱不但是唐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对外关系的发展均产生极为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司马光《资治通鉴》：“（安史之乱爆发之后）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10] 郭子仪（697—781），祖籍山西汾阳，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代著名的军事家。武举出身。安史之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打败史思明。后连回纥收复洛阳、长安两京，功居平乱之首，晋为中书令，封汾阳郡王。代宗时，叛将仆固怀恩勾引吐蕃、回纥进犯关中地区，郭子仪正确地采取了结盟回纥，打击吐蕃的策略，保卫了国家的安宁。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天下因有他而获得安宁达20多年。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举国上下，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声誉。

[11] 裴冕，字章甫，河东（今山西永济蒲州）人也，为河东冠族。天宝初，以门荫再迁渭南县尉，以吏道闻。御史中丞王鉞充京畿采访使，表为判官。迁监察御史，历殿中侍御史。“安史之乱”中，裴冕为河西行军司马，授御史中丞，诏赴朝廷。以劝肃宗即位，迁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肃

宗倚以为政。在平定“安史之乱”中，军需粮草供应困难。为筹措军需，裴冕与御史崔叔清建议，“以天下用度不充，诸道得召人纳钱，给空名出身，授官勋邑号；度道士、僧尼不可胜计；纳钱百千，赐明经出身；商贾助军者，给复。”（《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上》）正式把纳钱度僧尼作为朝廷解决财经困难的重要措施之一。所谓“纳钱度僧尼、道士”就是向受度为僧尼、道士者卖度牒。唐代僧尼出家必须由尚书省的祠部发给度牒（也称“祠部牒”），作为得到政府允许出家的合法证明。《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三天宝五载（746）丙戌五月：“制天下度僧尼，并令祠部给牒。今谓之祠部牒者，自此而始也。”僧尼凭此戒牒可以免除徭役。纳税得度的情形，如《佛祖历代通载》卷一三说：“听白衣能诵经五百纸者度为僧。或纳钱百缗，请牒剃落，亦赐明经出身。及两京平，又于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万余人。进纳自此而始”。当时的立坛度僧，对民众来说，免了兵役、劳役。对朝廷来说，得到了军需的支应。在政府军费的迫切下，神会出来主持号召，获得大量金钱上的供应，当然对神会特别重视起来。

[12]胡适《荷泽大师神会传》认为神会被官府请出来主持度僧尼是在洛阳进行的。杨曾文在《唐代禅宗史上几个问题的考证》一文（载《国学研究》第六卷）则认为胡适的观点“甚可疑”。认为：从当时形势考察，神会可能两度主持度僧尼，不仅在收复洛阳以前不可能在洛阳度僧尼，在收复洛阳后他也未必回到洛阳。元代昙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四《神会传》谓：“……会由是获主洛阳事，其所输入尤多。”地点也有问题。神会主持戒坛度僧尼，一次可能是在洛

阳收复之前于外地的某个场所开始进行的。当时并非只有神会一个人主持度僧尼，在五岳、各个大的州府所在地也设戒坛请“高行大德”主持度僧尼、道士。但很可能由于神会的名望，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主持一个较大的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度僧尼的事务。在至德二年第一次收复洛阳以后，由于朝廷又令“关辅、诸州纳钱度僧、道”，神会可能又被请出来主持度僧尼事务，以神会的年龄，不太可能从荆州赶回洛阳度僧。

[13]将作监的官员，掌宫殿宗庙等的建筑，从三品。

[14]元晁噩《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四《唐神会》说：神会“肃宗朝屡入内廷供养。”按：从至德二载（757年）十月唐军收复洛阳到乾元二年（759年）九月史思明再叛攻陷洛阳，在近两年的时间内皇帝只在长安没到洛阳。由此可以断定神会到死（758年）为止，应诏入的是长安的内宫，也许一直未能回到洛阳。然而这并不妨碍朝廷命将作大匠在洛阳荷泽寺内为他建造禅室。

[15]神会进入北宗盛行的北方地区旗帜鲜明地宣传南宗禅法，批评北宗“师承是傍，法门是渐”，虽历经挫折，但最后因为在平定“安史之乱”当中立功，得到朝廷的尊崇和支持，终于使南宗取得正统地位，但其时北宗普寂法系仍然财雄势厚，独孤及《舒州山谷寺觉寂塔隋故镜智禅师碑铭》说普寂有门徒万人，“升堂者六十有三”，有弟子宏正，门人很多，“或化嵩洛，或之荆吴”，其影响终神会一生亦未能撼动，故并不能说是“使秀之门寂寞矣”。然神会的诸多努力，为南宗在中晚唐的迅速扩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6]五月又称“午月”。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西京荷泽神会禅师》

西京荷泽神会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高氏。年十四为沙弥，谒六祖。祖曰：“知识远来大艰辛，将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师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祖曰：“遮沙弥争合取次语。”便以杖打。师于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识，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身命？”自此给侍。[1]他日，祖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师乃出曰：“是诸佛之本原，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本原佛性。”[2]师礼拜而退。师寻往西京受戒，唐景龙中却归曹溪。祖灭后二十年间，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盛行于秦洛。乃入京。天宝四年，方定两宗（南能顿宗北秀渐教），乃着显宗记[3]盛行于世。一日乡信至，报二亲亡。师入堂，白槌，曰：“父母俱丧，请大众念摩诃般若。”众才集，师便打槌曰：“劳烦大众。”师于上元元年[4]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寿七十五。二年，建塔于洛京龙门，敕于塔所置宝应寺。大历五年，赐号真宗、般若传法之堂。七年，又赐般若大师之塔。

[1]敦煌本《坛经》云神会初谒六祖慧能，受“杖试诸难”后，“神会作礼，便为门人，不离曹溪山中，常在左右”。而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云“杖试诸难”之后，“神会北游，广其闻见，于西京受戒。景龙年中，却归曹溪”，可见神会确实未在曹溪过多停留，更未从此不离左右，直到六祖逝世。所谓“常在左右”，是指神会为侍者时天

天呆在六祖身边，并非指自此再未离开六祖。

[2]此处“吾有一物，无头无尾”问答，最澄《曹溪大师别传》记为：大师为众初开法门，曰：“我有法，无名无字，无眼无耳，无身无意，无言无示，无头无尾，无内无外，亦无中间，不去不来，非青黄赤白，非有非无，非因非果。”大师问众人：“此是何物？”大众两两相看，不敢答。时有荷泽寺小沙弥神会，年始十三，答：“此是佛之本源。”大师问云：“何是本源？”沙弥答曰：“本源者诸佛本性。”大师云：“我说无名无字，汝云何言佛性有名有字？”沙弥答：“佛性无名字，因和尚问，故立名字。正名字时，即无名字。”大师打沙弥数下。大众礼谢曰：“沙弥小人，恼乱和尚。”大师云：“大众且散去，留此饶舌沙弥。”至夜间，大师问沙弥：“我打汝时，佛性受否？”答云：“佛性无受。”大师问：“汝知痛否？”沙弥答：“知痛。”大师问：“汝既知痛，云何道佛性无受？”沙弥答：“岂同木石！虽痛而心性不受。”大师语沙弥曰：“节节支解时，不生瞋恨，名之无受。我忘身为道，踏椎至跨（当作跨）脱，不以为苦，名之无受。汝今被打，心性不受，汝受诸触如智证，得真正受三昧。”沙弥密受付嘱。《坛经》宗宝本“吾有一物，无头无尾”问答，与《景德传灯录》相同，但又加上了两句，“师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汝向去有把茆盖头，也只成个知解宗徒”！宗宝本比《景德传灯录》所记，更多一层诃责。印顺《中国禅宗史》认为，这是“由于这两部书的编者，属于曹溪门下的另一系统，反荷泽的洪州、石头门下的关系。神会的确是一位‘知解

宗徒’，但这里是不满神会的禅者，假托慧能所说，以贬抑神会而已。”

[3]一卷。荷泽神会撰。全称《荷泽大师显宗记》。收在《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见后附）、《全唐文》卷九一六。据传本书是作者在天宝四年（745年），于滑台为北宗禅者攻击时所著，主要叙述南宗顿悟之旨，并论述传衣在禅宗传承中的重要性。全篇为六六〇字之短文。

[4]神会坐化时间其弟子慧空撰《大唐东都荷泽寺殁故第七祖国师大德于龙门宝应寺龙岗腹建身塔铭并序》、宗密《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第三之下均作乾元元年（758年），当是。

附：《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洛京荷泽神会大师语》

[1]

洛京荷泽神会大师示众曰：“夫学者须达自源，四果三贤[2]皆名调伏。辟支罗汉[3]未断其疑，等妙二觉[4]了达分明。觉有浅深，教有顿渐。其渐也，历僧祇劫，犹处轮回；其顿也，屈伸臂顷，便登妙觉。若宿无道种，徒学多知。一切在心，邪正由己。不思一物，即是自心，非智所知，更无别行悟入此者。真三摩提，法无去来，前后际断，故知无念为最上乘，旷彻清虚，顿开宝藏。心非生灭，性绝推迁。自净则境虑不生，无作乃攀缘自息。吾于昔日转不退轮，今得定慧双修，如拳如手。见无念体，不逐物生。了如来常，更何所起。今此幻质，元是真常。自性如空，本来无相。既达此理，谁怖谁忧。天地不能变其体，心归法界万象一如。远离思量，智同法性，千经万论，只是明心。既不立

心，即体真理，都无所得。告诸学众，无外驰求，若最上乘，应当无作。珍重。”人问：“无念法有无否？”师曰：“不言有无。”曰：“恁么时作么生？”师曰：“亦无恁么时。犹如明镜，若不对像，终不见像。若见无物，乃是真见。”师于《大藏经》[5]内，有六处有疑。问于六祖。第一问戒定慧，曰：“戒定慧如何所用？戒何物？定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所见不通流？”六祖答曰：“定则定其心，将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见自知深。”第二问：“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有何物？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更觅驴。”答曰：“前念恶业本无，后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后代人天不久。汝今正听吾言，吾即本无今有。”第三问：“将生灭却灭，将灭灭却生。不了生灭义，所见似聋盲？”答曰：“将生灭却灭，令人不执性。将灭灭却生，令人心离境。未若离二边，自除生灭病。”第四问：“先顿而后渐，先渐而后顿。不悟顿渐人，心里常迷闷。”答曰：“听法顿中渐，悟法渐中顿。修行顿中渐，证果渐中顿。顿渐是常因，悟中不迷闷。”第五问：“先定后慧先慧后定，定慧后初何生为正？”答曰：“常生清净心，定中而有慧。于境上无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无先，双修自心正。”第六问：“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起从何处出？”答曰：“说即先佛而后法，听即先法而后佛。若论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心里出。”

[1]此为禅宗僧传、灯录唯一收录的神会较为详细开法传禅记录。除此之外，敦煌文献中和荷泽神会有关的资料还有

《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禅门直了性坛语》（简称《坛语》），被公认为是神会传禅开法之“最完整”记录。有关《坛语》可能记录之时间，依胡适与日本学界之意见皆认为是神会在南阳时期（即720—730年间）所写；但印顺的《中国禅宗史》则以为是755年天宝安禄山叛乱后较正确。

[2]四果指声闻乘的四种果位，即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果。初果须陀洹，译为入流，意即初入圣人之流；二果斯陀含，译为一来，意即修到此果位者，死后生到天上去做一世天人，再生到我们此世界一次，便不再来欲界受生死了；三果阿那含，译为无还，意即修到此果位者，不再生于欲界；四果阿罗汉，译为无生，意即修到此果位者，解脱生死，不受后有，为声闻乘的最高果位。三贤指十住、十行、十回向。《出仁王护国经疏》：十住十行十回向诸位菩萨皆称贤者。此就别教而论。盖诸位菩萨但断见思惑尽。尚有无明惑在。未入圣位。故名贤也。

[3]辟支罗汉：佛教有罗汉，辟支佛，菩萨和佛果，其中罗汉有四个阶位，辟支佛是独自修行成功的罗汉，菩萨有51个阶位，第52就是佛。

[4]等觉，是佛教给予“佛”三种涵义之一，等者平等，觉者觉悟，等觉又称作遍觉，平等普遍，遍觉诸法，诸法平等，故诸如来平等。从最初的发心发愿，直到成佛为止，都可称为菩萨，所以有凡夫菩萨与贤圣菩萨的不同。通常在佛经中所说的菩萨，都是指圣位菩萨，菩萨共分五十二个阶位，只有十二个阶位是圣人，那就是从初地到十地，加上等觉、妙觉。其实，妙觉菩萨就是佛，等觉菩萨是即将成佛的大菩

萨。“理是体、智是用，体用成就而起大慈大悲之心，就是所谓等妙二觉的境界。”

[5]《大藏经》，佛教典籍丛书，又名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内容包括经（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大藏经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槃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大系统。此外，还有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大正藏是使用最广泛的汉文大藏经，今天我们讲到大藏经一般都是通指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正13年（1924年）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全藏分3个部分：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内图像12册，总目录3册），共100册。收入佛籍总数冠于各种大藏经，计正藏、续藏、图像和总目录共3493部，13520卷。

附：《景德传灯录》卷三十荷泽大师《显宗记》[1][2]

无念为宗，无作为本，真空为体，妙有为用。夫真如无念非想念而能知，实相无生岂色心而能见。无念念者即念真如，无生生者即生实相，无住而住常住涅槃，无行而行即超彼岸。如如不动，动用无穷；念念无求，求本无念。菩提无得净五眼而了三身，般若无知运六通而弘四智，是知即定无定，即慧无慧，即行无行。

性等虚空体同法界，六度自兹圆满，道品于是无亏，是知我法体空，有无双泯。心本无作，道常无念，无念无思、无求无得、不彼不此、不去不来，体悟三明，心通八解，功成十力，富有七珍，入不二门，获一乘理，妙中之妙即妙法身，天中之天乃金刚慧。湛然常寂，应用无方，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是真空，空而不无便成妙有。妙有即摩诃般若，真空即清净涅槃。

般若是涅槃之因，涅槃是般若之果，般若无见能见涅槃，涅槃无生能生般若，涅槃般若名异体同，随义立名，故云法无定相。涅槃能生般若，即名真佛法身；般若能建涅槃，故号如来知见。知即知心空寂，见即见性无生，知见分明，不一不异，故能动寂常妙，理事皆如如，即处处能通达，即理事无碍。

六根不染即定慧之功，六识不生即如如之力。心如境谢，境灭心空，心境双亡，体用不异。真如性净，慧鉴无穷，如水分千月能见闻觉知，见闻觉知而常空寂。空即无相，寂即无生。不被善恶所拘，不被静乱所摄，不厌生死，不乐涅槃，无不能无，有不能有，行住坐卧，心不动摇。一切时

中获无所得，三世诸佛教旨如斯，即菩萨慈悲，递相传受。

自世尊灭后，西天二十八祖共传无住之心，同说如来知见，至于达磨，届此为初，递代相承，于今不绝。所传秘教要藉得人，如王髻珠终不妄与。福德、智慧二种庄严，行解相应方能建立。衣为法信，法是衣宗，唯指衣法相传更无别法，内传心印契本心；外传袈裟将表宗旨。非衣不传于法，非法不受于衣。衣是法信之衣，法是无生之法，无生即无虚妄，乃是空寂之心，知空寂而了法身，了法身而真解脱。

[1]《显宗记》内容大体以《金刚般若经》之“般若空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为立足点，并承继后秦僧肇之《般若无知论》、《涅槃无名论》，以及六祖慧能《法宝坛经》中《定慧第四》之思想。在敦煌所发现之禅籍中有《顿悟无生般若颂》一文，为本篇之异本，胡适所编《神会和尚遗集》卷四中对该文有介绍。

[2]胡适《新校定的敦煌写本神会和尚遗著两种》一文云：《顿悟无心般若颂》，又叫作《荷泽大师显宗记》，现存三本：

（甲）《景德传灯录》卷三十收的《荷泽大师显宗记》。《全唐文》所收《神会显宗记》即是根据《传灯录》。

（乙）矢吹庆辉影印伦敦英国博物院藏的敦煌写本《顿悟无生般若颂》，原编号Stein296。收在矢吹庆辉编的《鸣沙余韵》的第七十八版。《鸣沙余韵》是矢吹博士影印的二百三十件伦敦英国博物院藏的敦煌写本佛教“珍篇佚

书”，昭和五年（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出版。

此本有头而无尾，残存二十行，首题“顿悟无生般若颂”。

（丙）胡适校写伦敦英国博物院藏的敦煌写本《顿悟无生般若颂》，原编号Stein468，收在《神会和尚遗集》卷四，民国十九年（1930）四月出版。

此本有尾而无头，残存三十一行，尾题“顿悟无生般若论（颂）一卷”。我在民国十五年（1926）在伦敦发见此残叶，偶然认得其中“所（传）秘教，意在得人，如王系（髻）珠，终不妄与”一句话，好像是我读过的《荷泽大师显宗记》的文字。后来翻检《景德传灯录》卷三十收的《显宗记》，与敦煌残叶对照，我才考定这几叶《顿悟无生般若颂》是神会的《显宗记》的最古本的后半篇。（看《神会和尚遗集》）

我当时钞了这残卷，后来用《显宗记》补了残缺的前面二百三十三字，又详记后半篇敦煌本与《传灯录》本的异同，写作《神会遗集》的第四卷。我当时没有梦想到《顿悟无生般若颂》的前半篇也在英国博物院里，被编作Stein296号，在前一年（1925）已被日本的矢吹庆辉博士照了相片带回东京去了。

昭和五年（1930）矢吹先生印行他的《鸣沙余韵》，只有图版一百零四幅，而没有解说。目录里并没有记出那寥寥二十行的《顿悟无生般若颂》。

两年之后（民国二十一年，昭和七年，1932），矢吹博士写他的《鸣沙余韵解说》时，他已读了我的《神会和尚遗

集》，已见了我校写的《顿悟无生般若颂》和我的短跋了。所以他在《解说》（第二部）里，特别提到那写在“无心论一卷”之后的《顿悟无生般若颂》二十行，还引我的短跋，说此颂即是神会的《显宗记》，说此颂无“西天二十八祖”的话而有“传衣”之说，故我推测“似此颂真出于神会之手”，可能是《显宗记》的原本。

但矢吹博士当时不曾仔细分析我用《显宗记》补了二百三十三字的此颂全文，他没有注意到我的校补本只有后面的三百十二字是伦敦钞来的敦煌写本。他误把那补全的五百多字都看作伦敦的Stein468号了，所以他说：“斯坦因所搜集的写本题作‘顿悟无生般若颂’的，至少有两本（一）第二九六号，钞在《无心论》之后；（二）第四六八号，首有阙，尾题‘顿×无生般若论一卷’。两相对比，异句异字不少，而（一）相当于（二）的首部。”

他又说：“对照（一）、（二），（二）比（一）增出颇多，故近于《显宗记》。若（二）为（一）之原形，（一）更可认为（二）的稿本。……”

我在今年十一月中，才得读矢吹先生的《解说》。我试把他的图版第七十八版的二十行《顿悟无生般若颂》校写出来，方才发现他在三十三年前照相的二十行正是我在三十二年前校写的三十一行的前半篇。这五十一行，原是一篇钞在六叶粗纸上，每叶折成两半。前面的两叶半编作Stein296号，被矢吹庆辉先生照了相片，影印在《鸣沙余韵》里了。后面的三叶半脱落了，被编作Stein468号，被我钞写了，校印在《神会和尚遗集》第四卷里，矢吹本末句到“用而”两字为止，胡适本

开头是“不有”二字，合起来正是“用而不有”一句！这两个残本合并起来正是一篇完整的《顿悟无生般若颂》！

矢吹先生说的“（一）相当于（二）的首部”，本来不错，他又说“两相对比，异句异字不少”，“（二）比（一）增出颇多”，那就大错了。（一）（即乙）与（二）（即丙）是一篇的前后两半，故没有异句异字可以互校。

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三《荷泽神会禅师》

西京荷泽神会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高氏。年十四为沙弥，谒六祖。祖曰：“知识远来大艰辛，将本来否？若有本，则合识主，试说看。”师曰：“以无住为本，见即是主。”祖曰：“这沙弥争合取次语。”便打。师于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识，历劫难逢。今既得遇，岂惜身命。”自此给侍。[1]他日，祖告众曰：“吾有一物，无头无尾，无名无字，无背无面，诸人还识否？”师乃出曰：“是诸法之本源，乃神会之佛性。”祖曰：“向汝道无名无字，汝便唤作本源佛性？”师礼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后，设有把茆盖头，也只成得个知解宗徒。”[2]（法眼云：“古人授记人终不错。如今立知解为宗，即荷泽也。”）师寻往西京受戒。唐景龙年中，却归曹溪，阅大藏经于内，六处有疑，问于六祖。第一问“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从何处修？慧因何处起？所见不通流。”祖曰：“定即定其心，将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见自知深。”第二问：“本无今有有何物？本有今无有何物？诵经不见有无义，真似骑驴更觅驴。”祖曰：“前念恶业本无，后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

善行，后代人天不久。汝今正听吾言，吾即本无今有。”第三问：“将生灭即灭，将灭灭却生。不了生灭义，所见似聋盲。”祖曰：“将生灭却灭，令人不执性。将灭灭却生，令人心离境。未即离二边，自除生灭病。”第四问：“先顿而后渐，先渐而后顿。不悟顿渐人，心里常迷闷。”祖曰：“听法顿中渐，悟法渐中顿。修行顿中渐，证果渐中顿。顿渐是常因，悟中不迷闷。”第五问：“先定后慧，先慧后定。定慧后初，何生为正？”祖曰：“常生清净心，定中而有慧，于境上无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无先，双修自心正。”第六问：“先佛而后法，先法而后佛？佛法本根源，起从何处出？”祖曰：“说即先佛而后法，听即先法而后佛。若论佛法本根源，一切众生心里出。”[3]祖灭后二十年间，曹溪顿旨沉废于荆吴嵩岳，渐门盛行于秦洛。师入京。天宝四年方定两宗，（南能顿宗，北秀渐教。）[4]乃着《显宗记》，盛行于世。一日乡信至，报二亲亡。师入堂，白槌，曰：“父母俱丧，请大众念摩诃般若。”众才集，师便打槌曰：“劳烦大众。”师于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龙门。

[1]所记同于《景德传灯录》。

[2]所记同于《坛经》宗宝本。曹溪原本、德异本大同小异。

[3]此“六问”应系原文照录自神会《显宗记》。

[4]《坛经》敦煌本云：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何以渐顿？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法无顿

渐，人有利钝，故名“渐顿”。

宋释契嵩《传法正宗记》卷七《洛阳荷泽神会禅师》

大鉴之二世，曰洛阳荷泽神会禅师。初以沙弥参见大鉴，因问答乃发大慧。戒后，会大鉴入灭，北秀之说浸盛。会遂趋京师。以天宝四年，独断祖道为南北宗，著书曰《显宗论》。大鉴所传，自是遂尊于天下。其所出法嗣一十八人，[1]一曰黄州大石山福琳者，一曰沂水蒙山光宝者，一曰磁州法如者，[2]一曰怀安郡西隐山进平者，一曰澧阳慧演者，一曰河汤怀空者，一曰南阳圆震者，一曰宜春广敷者，一曰江陵行觉者，一曰五台山神英者，一曰五台山无名者，一曰南岳皓玉者，一曰宣州志满者，一曰涪州朗禅师者，一曰广陵灵坦者，一曰宁州通隐者，一曰益州南印者，一曰河南尹李常者。

[1]据宗密《圆觉经略疏钞》及《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所述，神会之弟子有住太行山之磁州法如、洛阳同德寺之无名、荆州国昌寺之行（惠）觉、沂州宝真院之光瑤（宝）、进平、河阳空、福琳、志满、圆震、神英、道隐、慧演、皓玉、云坦、广敷、乘广、惟忠等人。与《传法正宗记》所列略有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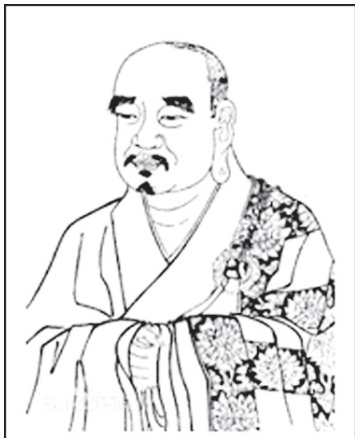
神会法孙有无名之法嗣清凉澄观、云坦之法嗣全证、道隐之法嗣辩真等人。另依宗密《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所述，荷泽宗之师资相承为神会—法如—南印—道圆—宗密。

[2]磁州法如，又名智如。俗姓韩（一说为王）。住太行山磁州法观寺。元和六年示寂，世寿八十九。

四、南阳慧忠

慧忠，越州诸暨（今浙江绍兴）人，俗姓冉，生年不详。《祖堂集》称他年十六出家后遍学经教，后赴曹溪从六祖慧能受心印，为慧能门下高足之一。《景德传灯录》也列他为慧能弟子。《宋高僧传》卷二则笼统说他“法受双峰”（指慧能），又记载受慧能门人行思的较大影响，也与行思门人马祖道一往来密切，似乎跨越的历史很长。

慧忠受法曹溪后，他历游吴楚之四明、天目、武当和罗浮等山参学，后入南阳白崖山（今河南淅川县东）的党子谷，潜修四十余年，道誉甚高。唐玄宗在位时，钦仰其道誉，迎往京城，敕住龙兴寺。安史之乱起，慧忠离开京师，隐遁山林。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派使者持诏再迎至京城，敕居千福寺，他上奏皇帝阐述“理人治国之要，畅唐尧虞舜之风”，受到肃宗敬重，待以国师之礼。代宗即位，优礼有加，迁至光宅寺，长达十六年之久。大历十年十二月（775年），慧忠圆寂，谥号大证禅师。慧忠备受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礼遇，受封国师，世称



南阳慧忠

南阳慧忠国师。他活的年岁，《宋高僧传》云“孰辨甲子，或谓期颐之年”，从他隐居党子谷四十年，又在京城十六年以上来看，年岁应该比较高，接近百岁也极有可能。简略说，慧忠国师出家后经历可分三个阶段：一是出家、受法和参学，从六祖慧能处得受法印，并在今广东、浙江、湖北诸山参学；二是隐居南阳白崖山党子谷四十余年；三是由于道誉日隆，受唐肃宗请，迎至京师长安，法传甚广。

慧忠与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永嘉玄觉等四人并称为六祖门下五大宗匠，与神会同于北方弘扬六祖禅风。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认为，慧忠的禅法思想“超越南北，独树一帜”，“是中唐禅宗理论的重要开发者，在唐中后期的禅家中有很高的威望”。

慧忠的说禅，主要是随机说法。他的师执辈，不论是慧能还是神秀都以开坛直陈大法为主，辅以随机巧说；慧忠则偏于随机巧说，显示了禅风在说法风格上的变化。具体说，在禅悟方法论上，首先，慧忠注重以教理辨析见地，破斥南方种种错误知见，提出“无情说法”禅法思想，成为教禅融会的杰出范例，倍显大乘空有双融、理事无碍的不二精义，是慧忠禅法中最具特色的。其次，慧忠严持戒律，重视经教，以教解禅，“禅教一致”，表现出一个博学经教的禅宗学人的禅法风格。再次，慧忠禅法，源本曹溪，首重直指，发扬顿悟；然融会禅教，抉择见地，兼以渐修。

据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慧忠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道无不在，华野莫殊”。“道无不在”，也就是“佛性”或“佛心”无所不在，所谓“墙壁瓦砾无情之

物，并是古佛心”，“一切无情皆是佛心”，是他的主要论题。慧忠这一“无情有性”说，改变了单以“理”为佛性的旧观念。

《祖堂集》卷三、《宋高僧传》卷九、《景德传灯录》卷九、《五灯会元》卷二、《佛祖统记》卷四十、《佛法金汤编》卷七等载有慧忠的行状语录。现存有以慧忠署名的《心经疏》。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卷三《慧忠国师》

慧忠国师嗣六祖，姓冉，越州诸暨县人。其儿子在家时，并不曾语，又不曾过门前桥。直到十六，有一个禅师来，才望见，走出，过门前桥，迎接礼拜，通寒暄。父、阿孃、眷属、远近邻舍忽（总）来，惊讶曰：“不可思议。这个儿子，养来到十六，不曾见他语话，又不曾见他过门前桥。今日才见和尚，有如是次第[1]。恐是此儿子异于常人也。”儿子便问禅师：“乞师慈悲摄受，度得一个众生。某甲切要投禅出家。”禅师曰：“是我宗门中银轮王嫡子、金轮王孙子[2]方始得继续不坠此门风。是你三家村里男女牛背上将养底儿子，作摩生投这个宗门？不是你分上事。”儿子曰：“启禅师，‘是法平等，无有高下。’那得有这个言词障於某甲善心？再乞禅师垂慈容纳。”禅师见儿子有如是次第，便向儿子说：“你若如此，投某出家则不得。”子曰：“投什麼人出家？禅师与某甲指示宗师。”禅师曰：“汝还闻曹溪摩？”子曰：“不知漕（曹）溪是什摩州界。”禅师曰：“广南漕溪山，有一善知识，唤作六祖，广六万众，你去那里出家。某甲

未曾游天台，你自但去。”

其儿子便入草隐遁，回避爷娘便行。三日程二日行，两日程一日行。到曹溪，恰遇祖师正当说法时，便礼拜祖师。祖师问：“从什摩处来？”对曰：“只近。”祖曰：“生缘[3]在阿那里？”子曰：“自得五阴后忘却也。”祖师招手云：“近前来！”子便近前。祖师曰：“实说，你是什摩处人。”子曰：“浙中人。”祖曰：“远来到这里为什摩事？”子曰：“一则明师难遇，正法难闻，特来礼覲祖师。二则投师出家，乞师垂慈摄受。”祖曰：“我向你道莫出家。”子曰：“因什摩有此言？”祖曰：“你是圣明不动干戈六十年天子，是你但造天子佛法为主。”子曰：“启师：非但六十年，百年天子也不要。乞师慈悲，容许某甲出家。”师便摩顶授记曰：“你若出家，天下独立佛。”便摄受。[4]

[1]次第，即指情形，状况。

[2]均指出身高贵的人。

[3]生缘，指本来籍贯。

[4]慧忠十六岁投师曹溪参六祖慧能的事迹，《坛经》各本均无载，《曹溪大师别传》亦无载。有称慧忠在慧能门下十一载。

师曾在南阳白崖山修行四十馀年。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奉敕，肃宗皇帝徵诏赴上都[1]千福寺西禅院安置，后归光宅寺[2]。肃宗、代宗前后两朝，并亲受菩萨戒，礼号国师焉。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文殊堂里一万菩萨。”僧曰：“学人不会。”师曰：“大悲千手千眼。”

师定坐次，肃宗问：“师得何法？”师曰：“陛下见空中一片云不？”皇帝曰：“见。”师曰：“钉钉着，悬挂着。”帝又问：“如何是十身调御？”师乃起立云：“还会摩？”帝曰：“不会。”师曰：“与老僧过净瓶水来。”耽源问：“师百年后，忽有人问极则事，如何向他道？”师曰：“幸自可怜生，要须得个护身符子作什摩？”肃宗因从侍肩舁[3]师上殿。师乃仰面视曰：“还会摩？”帝曰：“不会。”师曰：“老僧今日困。”帝问：“如何是无诤三昧[4]？”师曰：“檀越踏毗卢头上行。[5]”帝曰：“如何是踏毗卢头上行？”师曰：“莫认自己清净法身。”

[1]上都即指长安（今陕西西安）。

[2]据《唐会要》卷四十八，光宅寺位于长安朱雀街西之光宅坊。唐仪凤二年（677年）建。至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一说长安三年，于寺中置七宝台，故又称七宝台寺。寺中佛像雕刻精妙，有数尊为日本东京博物馆所收藏。

[3]肩舁，原指轿子。

[4]诤，直言劝人改正错误；三昧，佛教中“定”的别名。避免争执的处世方法称为“无诤三昧”。

[5]檀越，施主；毗卢，为“毗卢遮那”的省称，指佛的法身。

师於一日见耽源入法堂，师便垂一足。耽源便出去，良久回来。师曰：“适来意作摩生？”对曰：“向阿谁说即得？”师曰：“我问你。”对曰：“什摩处见某甲？”肃宗帝问讯次，师不视帝。帝曰：“朕身一国天子，师何得殊无些子

视朕？”师云：“皇帝见目前虚空摩？”帝曰：“见。”师曰：“还曾眨眼向陛下摩？”鱼军容问：“师住白崖山时如何修行？”师唤家童子，童子来。师乃以手摩童子头曰：“惺惺直言惺惺，历历直言历历，以後莫受人漫。”

南阳张漬问：“某甲闻有无情说法，未谛其事，乞师指示。”师曰：“无情说法，汝若闻时，方闻无情说法。缘他无情，始得闻我说法，汝但问取无情说法去。”张漬曰：“只如今约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无情因缘？”师曰：“但如今於一切动用之中施为，但凡圣两流都无小分起灭，便是出识，不属有情。炽然见觉，只是无其系执。所以六根对色，分别非识。”师在党子谷时，麻谷[1]来，绕师三匝，震锡一下。师曰：“既然任摩，何用更见贫道？”又震锡一下。师呵曰：“这野狐情！”长庆代曰：“大人是什摩心行？”又代曰：“若不与摩，争识得和尚？”师与紫璘法师共论义次，各登坐了。法师曰：“请师立义，某甲则破。”师曰：“岂有与摩事？”法师曰：“便请立义。”师曰：“立义了也。”法师曰：“立是什摩义？”师曰：“果然不见，非公境界。”长庆代曰：“师义堕也。”

有座主来参次，师问：“作什摩事业？”对：“讲《金刚经》业。”师曰：“最初两字是什摩字？”对曰：“如是。”师曰：“是什摩？”师问璘供奉：“佛是什摩义？”对曰：“佛是觉义。”师曰：“佛还曾迷也无？”对曰：“不曾迷。”师曰：“既不曾迷，用觉作什摩？”无对。供奉又问：“如何是实相义？”师曰：“将虚底来。”对曰：“虚底不可得。”师曰：“虚底尚不可得，问实相作什摩？”师又时

见僧来，以手作圆相，圆相中书“日”字，僧无对。

有时王咏问：“如何得解脱？”师曰：“诸法不相到，当处得解脱。”咏曰：“若然者，即是断，岂是解脱？”师便喝曰：“这汉，我向你道‘不相到’，谁向汝道‘断’？”王咏更无言。和尚亦识此人是三教供奉[2]。王咏门徒志心问：“如何得成佛去？”师曰：“佛与众生，一时放却，当处解脱。”进曰：“如何得相应去？”师曰：“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见佛性。”又问：“若为得证法身耶？”云：“超毗卢遮那境界。”进曰：“清净法身如何超得？”师曰：“不着佛求。”又问：“阿那个是佛？”师曰：“即心即佛。”进曰：“心有烦恼，如何是佛？”师曰：“烦恼性自离。”进曰：“岂不断烦恼耶？”师曰：“断烦恼是声闻、缘觉，若见烦恼不生，名大涅槃。”

代宗又引一大白山人来见和尚，曰：“此山人甚有见知。”师问：“解何艺业？”代宗曰：“识山，识地，识字，解算。”和尚借问：“借问山人所住是雌山，是雄山？”山人久而不答。又问：“识地不？”山人曰：“识。”师则指殿上地曰：“此是何地？”山人曰：“容弟子算，方得乃知。”又问：“识字不？”对曰：“识。”师向地上划作一字，问：“此是何字？”对曰：“此是‘一’字。”师曰：“‘土’上着‘一’字，是‘王’字，是什摩‘一’字！”又问：“解算不？”对曰：“解。”师曰：“三七是多小[少]？”对曰：“和尚弄弟子，三七二十一。”师曰：“却是山人弄贫道。三七是十，唤作二十一，岂非弄贫道？”又问：“山人更会何业？”山人曰：“更有，实不

敢对。”师曰：“纵汝总解，亦不足贵。”师却谓代宗曰：“问山不识山，问地不识地，问字不识字，问算不解算，何处引得这个滕汉来？”代宗向山人曰：“朕虽有国位，未为宝，和尚是真宝。”山人曰：“陛下真识宝人也。”

时十月中旬，有诸座主来礼拜和尚。师问：“城外草作何色？”对曰：“作黄色。”师遂唤少童子问：“城外草作何色？”对曰：“作黄色。”师曰：“座主解经、解论，与此厮儿见解何殊？”座主却问和尚：“城外草作何色？”师曰：“见天上鸟不？”座主曰：“和尚转更勿交涉也。愿和尚教某等作摩生即是。”师却唤座主向前来。座主一时向前来。师见诸座主不会，遂笑曰：“诸座主且归，别日却来。”诸大德嘿然而往。明日又来：“愿和尚为某等说看。”师曰：“见即见，若不见，纵说得出亦不得见。”诸供奉曰：“从上[3]国师，未有得似和尚如是机辩。”师曰：“他家即师国，贫道即国师。”诸供奉曰：“我等诸人，漫作供奉，自道解经、解论。据他禅宗都勿交涉。”

[1]《祖堂集》卷十五：麻谷和尚嗣马大师，在莆州。师韩宝彻，未详姓氏。

[2]供奉，职官名，唐初设侍御史内供奉、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唐玄宗时有翰林供奉，专备应制。

[3]从上，意为从前。

有南方禅客问：“如何是古佛心？”师曰：“墙壁瓦砾，无情之物，并是古佛心。”禅客曰：“与经太相违。故《涅槃经》曰：‘离墙壁瓦砾，无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

一切无情皆是佛心。未审心与性为别不别？”师曰：“迷人即别，悟人即不别。”禅客曰：“又与经相违。故经曰：‘善男子心非佛性。佛性是常，心是无常。’今日不别，未审此义如何？”师曰：“汝依语而不依义。譬如寒月，结水为冰，及至暖时，释冰为水。众生迷时，结性成心，众生悟时，释心成性。汝若定执无情无佛性者，经不应言‘三界唯心，万法为识’。故《华严经》曰：‘三界所有法，一切唯心造。’今且问汝：无情之物，为在三界内，为在三界外？为复是心？为复不是心？若非心者，经不应言‘三界唯心’。若是心者，不应言‘无情无佛性’。汝自违经，吾不违也。”禅客曰：“无情既有心，还解说法也无？”师曰：“他炽然说、恒说、常说，无有间歇。”禅客曰：“某甲为什摩不闻？”师曰：“汝自不闻，不可妨他有闻者。”进曰：“谁人得闻？”师曰：“诸圣得闻。”禅客曰：“与摩即众生应无分也。”师曰：“我为众生说，不可为他诸圣说。”禅客曰：“某甲愚昧聋瞽，不闻无情说法。和尚是为人天师，说《般若波罗蜜多》，得闻无情说法不？”

师曰：“我亦不闻。”进曰：“和尚为什摩不闻？”师曰：“赖我不闻无情说法。我若闻无情说法，我则同於诸圣。汝若为得见我，及闻我说法乎？”禅客曰：“一切众生，毕竟还得闻无情说法不？”师曰：“众生若闻，即非众生。”禅客曰：“无情说法，还有典据也无？”师曰：“言不关典，非君子之所谈。汝岂不见《弥陀经》云：‘水、鸟、树林，皆是念佛、念法、念僧。’鸟是有情，水及树岂是有情乎？又《华严经》云：‘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众生

是有情，刹岂是有情乎？”客曰：“既是无情有佛性，未审有情又如何？”师曰：“无情尚尔，岂况有情乎？”禅客曰：“若有情无情俱有佛性，杀有情而食噉其身分，即结於罪恶相报。损害无情，食噉五谷、菜蔬、果栗等物，不闻有罪互相讎报也。”师曰：“有情是正报，从无始劫来，虚妄颠倒，计我我所，而怀结恨，即有怨报。无情是依报，无颠倒结恨心，所以不言有报。”客曰：“经教中但见有情授三菩提记，於未来世，而得作佛。号曰某等，不见无情授菩提记，作佛之处，只如贤劫千佛中，阿那个是无情成佛，请为示之。”师曰：“我今问汝：譬如皇太子受王位时，为太子一身受於王位，为复国界一一受也？”对曰：“但令太子受得王位，国土一切自属於王，宁当别受乎？”师曰：“今此亦尔。但令有情授记作佛之时，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国土，尽属毗卢遮那佛身。佛身之外，那得更有无情而得授记也？”客曰：“一切大地既是佛身，一切众生居佛身上，便利秽污佛身，穿凿践踏佛身，岂无罪乎？”师曰：“一切众生全是佛身，谁为罪乎？”客曰：“佛身无为，无所挂碍。今以有为质碍之物而作佛身，岂不乖於圣旨乎？”师曰：“汝今不见《大品经》曰：‘不可离有为而说无为，又不可离无为而说有为。’汝信色是空不？”对曰：“佛之诚言，那敢不信？”师曰：“色既是空，宁有挂碍？”又问：“众生与佛既同者，只用一佛修行，一切众生应一时解脱。今见不尔，‘同’义何在？”师曰：“汝不见《华严经》中‘六相’义，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成中有坏，坏中有成；惣（总）中有别，别中有惣（总）？众生与佛虽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看他人食，终自不饱。”又

问：“古德曰：‘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有人不许，是邪说；亦有人信，言‘不可思议’。不知若为？”师曰：“此盖是普贤、文殊大人之境界，非诸凡小而能信受。皆与大乘了义经意合。故《华严经》云：‘佛身充满於法界，普现一切群生前，随缘赴感靡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翠竹既不出於法界，岂非法身乎？又《摩诃般若经》曰：‘色无边，故般若无边。’黄花既不越於色，岂非般若乎？此深远之言，不省者难为措意。”又问：“有善知识言，学道人但识得本心了，无常来时，抛却壳漏子一边著。灵台觉性，迥然而去，名为解脱，此复若为？”师曰：“此犹未离二乘、外道之量。二乘之人，皆厌离有为生死，忻乐无馀涅槃。《老子》亦曰：‘吾有大患，为吾有身。’忻乐冥谛，而为至道，乃趣冥谛，须陀洹人八万劫，斯陀含人六万劫，阿那含人四万劫，阿罗汉人二万劫，辟支佛十千劫。住於定中，外道亦八万大劫。住非想非非想天，二乘劫满，犹回心向大，外道劫满，不免轮回生死。”又问：“一切人佛性，为复一种，为复有别？”师曰：“不得一种。”进曰：“云何有别。”师曰：“有人佛性，全不生灭；有人佛性，半生灭半不生灭。”进曰：“谁人佛性，全不生灭？谁人佛性，半生灭半不生灭耶？”师曰：“我此间佛性，全不生灭；彼南方佛性，半生灭半不生灭。”进曰：“和尚佛性，若为全不生灭？南方佛性，若为半生灭半不生灭？”师曰：“我之佛性，身心一如，身外无馀，所以全不生灭；南方佛性，身是无常，心性常，所以半生灭半不生灭也。”进曰：“和尚身是色身，岂得便同法身不生灭耶？”师曰：“汝今那得人邪道

乎？”禅客曰：“某甲早晚入於邪道也？”师曰：“《金刚经》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汝既作色见我，岂非入邪道乎？”於是禅客作礼而叹曰：“和尚此说，事无不尽，理无不周。某甲若不遇和尚，空过一生矣。”

肃宗皇帝问：“一切众生，忙忙（茫茫）业性，无本可据，日用而不知，此意如何？”师拈起金花叠子向帝曰：“唤作什摩？”帝曰：“金花叠子。”师曰：“灼然是一切众生日用而不知。”

伏牛和尚与马大师^[1]送书到师处。师问：“马师说何法示人？”对曰：“即心即佛。”师曰：“是什摩语话！”又问：“更有什摩言说？”对曰：“非心非佛，亦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师笑曰：“犹较些子。”伏牛却问：“未审此间如何？”师曰：“三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镰。”後有人举似仰山，仰山云：“水中半月现。”又曰：“三点长流水，身似鱼龙衣。”

肃宗皇帝问：“一切众生，忙忙（茫茫）业性，无本可据，日用而不知，无由得出离於三界。乞师方便弟子与众生离於生死。”师便索三个杪罗，盛水著，讨蚊子，便抛放水里。蚊子在水中，绕转两三匝（匝），困了浮在中心，死活不定。帝礼拜曰：“乞师慈悲。”师又索一草，抛放水里，其蚊子惊讶，依草便上杪罗外。皇帝豁然便悟。

代宗皇帝问：“师百年後要个什摩？”师曰：“与老僧造个无缝塔^[2]。”帝乃蝴蝶曰：“请师塔样。”师良久，帝罔措。师曰：“吾有付法弟子在，耽源却谳些事，问取他

去。”

国师顿世後，帝乃诏耽源，举此因缘，问：“此意如何？”耽源乃作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

师大历十年十二月九日终，代宗谥号大证禅师。净修师赞曰：唐朝国师，大播洪猷。曹溪探日，渭水乘舟。二天请偈，四众抛筹。法才极赡，大耳慙著。

[1]马大师，即南岳怀让法嗣马祖道一。

[2]无缝塔，僧死入葬，地上立一圆石作塔，没有棱、缝、层级，故称无缝塔。以形如卵，又称卵塔。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九《唐均州武当山慧忠传》

释慧忠，俗姓冉氏，越州诸暨人也。孰辨甲子？或谓期颐之年[1]。肌肤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学，法受双峰[2]。默默全真，心承一印。行无住相，历试名山，五岭、罗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阁摩穹。或松下安居于九旬，或嵌空息虑于三昧。既悬明月之戒，亦净琉璃之心，已度禅定之门，不起无生之见。巍若苏庐，八风莫能动；清如净鉴，万象何所隐？可止也我，则武当千峰，狎于麋鹿；可行也我，则虎溪一径，分卫人间。薄游吴楚，以至于顺阳川焉。卜居党子之林泉[3]，四十余祀；深入法王之圣定，八万广门。道声洋乎，力量充矣。开元年中，刺史前中书侍郎开国公王琚、司马太常少卿赵颐贞[4]，信潭以清，闻风而悦，税驾扣寂，杳然虚空。礼足散金银之华，不异弥伽长者；执手见微尘之



浙川香严寺大雄宝殿

佛，等毗目仙人。上奏玄宗，征居香刹[5]，则龙兴寺也。由是罢相、节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顺风，从而问道。忠博达诘训，广穷经律，降魔制外，孰之

与京？不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动，瞰日而食，对月澄心，清风飞霜，劲节凌竹，辞检理诣，折彼慢幢。论顿也不留朕迹，语渐也返常合道。得之于心，伊兰作栴檀之树；失之于指，甘露乃蒺藜之园。妙不可传，花多果少，世有执砾水中，若获琉璃之宝。掬泡瓶内，谓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诃之止之，不能已矣。故有超毗卢之说，令其不着佛求；越法身之谈，俾夫无染正性。岂毗卢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是以虚空之心，合虚空之理，纤妄若云翳，宗通如日月。朝郎结驷而至，安禅不动，受其顶谒，俨如也。盖所谓昔人不迎七步，以福于万乘之君，岂止百寮而已哉。

[1]称百岁为“期颐之年”。

[2]即六祖慧能，出自《双峰山曹侯溪宝林传》。唐智炬撰（或谓本书为惠炬、胜持共同编纂），全称《大唐韶州双峰山曹溪宝林传》。撰述年代为八零一年。收录禅宗诸祖之传说

与付法因缘，主张禅宗二十八祖说。

[3]南阳白崖山党子谷，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仓房镇白崖山。

[4]赵颐贞（？—735？），开元名将。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吐蕃赞普与突骑施苏禄可汗共围安西城（今新疆库车），安西副大都护赵颐贞击破之。明年正月，赵颐贞再败吐蕃于曲子城。

[5]即香严寺，又名长寿寺、香严长寿寺、显通禅寺。位于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仓房镇白崖山，东临龙山，西接虎山，北依后岭，南拱面山，整个地形若莲花状，该寺居正中。始建于唐朝，本是慧忠的道场，后建寺于此。唐宣宗曾在寺内避难，剃度为弥。自唐代宗颁旨救护起，香严寺便与少林寺、白马寺、相国寺并称为中原四大名寺，有万顷香严寺之称。

肃宗皇帝载定区夏（按：区夏，指华夏、中国，此指中原地区），闻其德高，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敕内给事孙朝进驿骑迎请。其手诏曰：“皇帝信问，朕闻调御上乘以安中土，利他大士共济群生。师以法鉴高悬，一音演说，藏开秘密，境入圆明，大悲不倦于津梁，至善必明于兼济。尊雄付嘱，实在朕躬。思与道安宣扬妙用，广滋福润，以及大千。传罔象之玄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缘斯在，勿以为劳。杖锡而来，京师非远。斋心已久，副朕虚怀。春寒，师得平安好。遣书指不多及。”

忠常以道无不在，华野莫殊。遂高步入宫，引登正殿。霜杖初下，日照龙衣。天香以焚，风飘羽盖。时忠骧首接

武，神仪肃若。天子钦之，待以师礼。奏理人治国之要，畅唐尧、虞舜之风。帝闻竦然，膝之前席。九龙洒莲华之水，万乘饮醍醐之味。从是肩舁上殿，坐而论道，不拘彝典也。寻令骠骑朱光辉宣旨住千福寺[1]，相国崔涣[2]从而问津，理契于心，谈之朝野。识真之士，往往造焉。洎夫宝应临御，以孝理国，匪移前睇，划开万里之天，若见三江之月。又敕内侍袁守宏，迎近阙下光宅寺安置。香饭云来，紫衣天降。虽使臣拥禅门而不进，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观之若梦，澹然闲任，自乐天倪。亦可罗浮不归，方名宴坐；双峰长往，始契无生者哉。成圣元胎，于是乎在。固所以万行齐发、千门不累于心矣。则兜率之鼓，无形乃声；修罗之琴，不抚而韵。香传天主，花雨空王，见之于忠矣。常以思大师[3]有言：“若欲得道，衡岳武当。”因奏武当山请置太一延昌寺[4]，白崖山党子谷置香严长寿寺，各请藏经一本，度僧护持。二圣御影，镇彼武当。王言惟允，有司承式。猴江雁塔，虽未饰于中峰；茅栋柴扉，便以名于梵宇。睿札题额，鸾回鹊飞，山川光煌，黑白抃跃。想金殿之可期，睹瑶台之非远。至大历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经律禅法者，添满三七人。道门因之，羽服缁裳，罔不庆怿。数盈万计，用福九重也。

忠往在南阳，陷于贼境[5]，固请回避，皆不允之。临白刃而辞色无挠，据青云而安坐不屈。魁帅观其禅德淡若，风韵高逸，投剑罗拜，请师事焉。于时避寇遇寇者众矣。无何，群盗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锡发趾，沿江而去。有教其先踪，坚住不避者，尽被诛戮。则知云物气象，有如先觉，存而不论，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无知而无

不知。”斯之谓欤。内德既充，外应弥广，自藏珍宝，人莫之窥。於戏，论龙奋迅，而鞠多不知，忉利雨华，而明彻莫识。前贤厌世，正眼随灭，不亦悲夫。

忽疾将亟，国医罔效，自知去辰，众问后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则无累矣。吾何言哉？”粤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时右胁累足，泊然长往。所司闻奏，皇情悯焉。中使临吊，赙赠甚厚。敕谥号曰大证禅师。有诏归葬于党子之香严寺，循其本也。威仪手力，所在支給，具饰终之礼，哀恻梵场也。敕常修功德使检校殿中监兴唐寺沙门大济，早接道论，豁如披云，虽非门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圣皆允焉。在家弟子开府孙知古并弟内常侍朝进、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诚、光宅寺智德、香严寺主道密等[6]，凡数万人。痛石室之末筹，悲云峰之耸塔，晨钟徒击于高殿，夕梵空奏于前山。哲人云亡，畴将仿仰！译经沙门飞锡为碑[7]纪德焉。

[1]在唐长安安定坊，始建于天宝元年（742年）。

[2]崔涣（？-769年），祖玄暉，神龙功臣，封博陵郡王。父璩，文学知名，位至礼部侍郎。涣少以士行闻，博综经籍，尤善谈论，累迁尚书司门员外郎。天宝末，杨国忠出不附己者，涣出为剑州刺史。天宝十五载七月，玄宗幸蜀，涣迎谒于路，抗词忠恳，皆究理体，玄宗嘉之，以为得涣晚。宰臣房琯又荐之，即日拜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扈从成都府。乾元三年正月，转大理卿。再迁吏部侍郎、检校工部尚书、集贤院待诏。崔涣性尚简澹，不交世务，颇为时望所归。

[3]即天台宗师慧思，俗姓李，后魏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今河南上蔡县）人。十五岁信仰佛教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后严守戒律，平时不常和人来往，每天读诵《法华》等经，数年之间便满千遍。又因阅读《妙胜定经》，开始修习禅观。外出参访，寻问禅法，常于林野间经行修禅。于是年六月卒于南岳。慧思尝因佛门宗派斗争，遭人怨嫉，几次中毒未亡，只好往南方寻求善地。唐道宣《续高僧传》载，当慧思准备择地而行时，“冥空有声曰：‘若欲修定，可往武当南岳，是入道山也。’”

[4]延昌寺正堂供帝王画像，门楣悬天子题额，建筑富丽堂皇，与金殿瑶台相比，也相差无几，足见其规模宏大，规格之高。到宋代，李方叔《武当山赋》这样描绘延昌寺：“但余梵宫，炫焕翠微，碧瓦鳞布。朱栏翠飞，盖古唐太乙延昌之旧刹。肃代二帝用以奉国师之隆仪。”

[5]指“安史之乱”，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五月，南阳陷。

[6]契嵩《传法正宗记》记慧忠“其所出法嗣五人。一曰吉州耽源真应（应真）者，一曰邓州香严惟戒者，一曰开府孙知右者。”

[7]碑今无考。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西京光宅寺慧忠国师》

西京光宅寺慧忠国师者，越州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阳白崖山党子谷，四十余祀，不下山门，道行闻于帝里。唐肃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孙朝进，赍诏征赴京，待以

师礼。初居千福寺西禅院，及代宗临御，复迎止光宅精蓝，十有六载，随机说法。时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敕令与国师试验。三藏才见师，便礼拜立于右边。师问曰：“汝得他心通耶？”对曰：“不敢。”师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师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猕猴？”师第三问语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处。师叱曰：“遮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三藏无对（僧问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为什么不见国师？”仰山曰：“前两度是涉境心，后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见。”又有僧举前语问玄沙，玄沙曰：“汝道前两度还见么？”玄觉云：“前两度若见，后来为什么不见？且道利害在什么处？”僧问赵州曰：“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见国师，未审国师在什么处？”赵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问玄沙：“既在鼻孔上，为什么不见？”玄沙云：“只为太近。”）

一日唤侍者，侍者应诺。如是三召，皆应诺。师曰：“将谓吾孤负汝，却是汝孤负吾。”（僧问玄沙：“国师唤侍者，意作么生？”玄沙云：“却是侍者会。”云居锡云：“且道侍者会不会？若道会，国师又道汝孤负吾。若道不会，玄沙又道却是侍者会。且作么生商量？”玄觉征问僧：“什么是侍者会处？”僧云：“若不会，争解怎么应？”玄觉云：“汝少会在。”又云：“若于这里商量得去，便见玄沙。”僧问法眼：“国师唤侍者意作么生？”法眼云：“且去别时来。”云居锡云：“法眼怎么道，为复明国师意？不明国师意？”僧问赵州：“国师唤侍者意作么生？”赵州云：

“如人暗里书字，字虽不成，文彩已彰。”）南泉[1]到参。师问：“什么处来？”对曰：“江西来。”师曰：“还将得马师真来否？”曰：“只遮是。”师曰：“背后底。”南泉便休。（长庆棱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几不到和尚此间。”云居锡云：“此二尊者尽扶背后。只如南泉休去，为当扶面前？扶背后？”）麻谷到参，绕禅床三匝，于师前振锡而立。师曰：“既如是，何用更见贫道？”麻谷又振锡。师叱曰：“遮野狐精出去。”师每示众云：“禅宗学者，应遵佛语，一乘了义，契自心源。不了义者，互不相许，如狮子身虫。夫为人师者，若涉名利，别开异端，则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伤其手。香象所负，非驴能堪。”

[1]即南泉普愿（748—834年），马祖道一法嗣，俗姓王，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人。9岁时跪请父母同意他出家，投奔密县（今属河南省）大隈山大慈禅师学习禅道。他刻苦勤勉，守志不渝。从事劳作，手足出茧，长出冻疮，也毫不顾惜。深得大慈法师的喜爱。大历十二年（777年），至嵩山会善寺，受具足戒。后投江西洪州开元寺马祖道一学习禅法。贞元十一年（795年）挂锡池阳南泉山，填塞谷地，砍伐山木，建造佛寺。他披着蓑衣，戴着笠帽放牛，有如牧童。砍除山上荆棘，烧草种粮，过着自给自足的清修生活，不离开南泉山达30年。他所建的寺院称“南泉禅院”，人称他“南泉禅师”。也因姓王而称王老师。太和八年（834年）示寂，享年87岁，僧腊58年。

有僧问：“若为得成佛去？”师曰：“佛与众生，一时

放却，当处解脱。”问：“作么生得相应去？”师云：“善恶不思，自见佛性。”问：“若为得证法身？”师曰：“越毗卢之境界。”曰：“清净法身作么生得？”师曰：“不着佛求耳。”问：“阿那个是佛？”师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烦恼否？”师曰：“烦恼性自离。”曰：“岂不断耶？”师曰：“断烦恼者，即名二乘。烦恼不生，名大涅槃。”问：“坐禅看静，此复若为？”师曰：“不垢不净，宁用起心而看净相？”又问：“禅师见十方虚空是法身否？”师曰：“以想心取之，是颠倒见。”问：“即心是佛，可更修万行否？”师曰：“诸圣皆具二严，岂拨无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穷劫不尽。言多去道远矣。所以道：说法有所得，斯则野干鸣。说法无所得，是名狮子吼。”南阳张瀆行者问：“伏承和尚说无情说法，某甲未体其事，乞和尚垂示。”师曰：“汝若问无情说法，解他无情，方得闻我说法。汝但闻取无情说法去。”瀆曰：“只约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无情因缘？”师曰：“如今一切动用之中，但凡圣两流都无少分起灭，便是出识，不属有无。炽然见觉，只闻无其情识系执。所以六祖云：六根对境，分别非识。”有僧到参礼，师问：“蕴何事业？”曰：“讲金刚经。”师曰：“最初两字是什么？”曰：“如是。”师曰：“是什么？”无对。有人问：“如何是解脱？”师曰：“诸法不相到，当处解脱。”曰：“恁么即断去也？”师曰：“向汝道诸法不相到，断什么？”师见僧来，以手作圆相，相中书日，僧无对。师问本净禅师：“汝已后见奇特言语，如何净？”曰：“无一念心爱。”师曰：“是汝屋里事。”肃宗问：“师得何

法？”师曰：“陛下见空中一片云么？”帝曰：“见。”师曰：“钉钉着，悬挂着。”又问：“如何是十身调御？”师乃起立曰：“还会么？”曰：“不会。”师曰：“与老僧过净瓶来。”又曰：“如何是无净三昧？”师曰：“檀越蹋毗卢顶上行。”曰：“此意如何？”师曰：“莫认自己清净法身。”又问师，师都不视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师何以殊不顾视？”师曰：“还见虚空么？”曰：“见。”师曰：“他还眨目视陛下否？”鱼军容问：“师住白崖山，十二时中如何修道？”师唤童子来，摩顶曰：“惺惺直然惺惺，历历直然历历，已后莫受人谩。”师与紫磷供奉论义，既升坐，供奉曰：“请师立义某甲破。”师曰：“立义竟。”供奉曰：“是什么义？”师曰：“果然不见，非公境界。”便下坐。一日师问紫磷供奉：“佛是什么义？”曰：“是觉义。”师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师曰：“用觉作么无对？”又问：“如何是实相？”师曰：“把将虚底来。”曰：“虚底不可得。”师曰：“虚底尚不可得，问实相作么？”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文殊堂里万菩萨。”曰：“学人不会。”师曰：“大悲千手眼。”耽源问：“百年后有人问极则事，作么生？”师曰：“幸自可怜生，须要个护身符子作么？”师以化缘将毕，涅槃时至，乃辞代宗。代宗曰：“师灭度后，弟子将何所记？”师曰：“告檀越，造取一所无缝塔。”曰：“就师请取塔样。”师良久曰：“会么？”曰：“不会。”师曰：“贫道去后，有侍者应真，却知此事。”大历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胁长往，弟子奉灵仪于党子谷建塔。敕谥大证禅师。代宗后诏应真入内，举问前

语。真良久曰：“圣上会么？”曰：“不会。”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黄金充一国。无影树下合同船，琉璃殿上无知识。”应真后住耽源山。

附：《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南阳慧忠国师语》[1]

南阳慧忠国师问禅客：“从何方来？”对曰：“南方来。”师曰：“南方有何知识？”曰：“知识颇多。”师曰：“如何示人？”曰：“彼方知识，直下示学人即心是佛。佛是觉义，汝今悉具见闻觉知之性，此性善能扬眉瞬目，去来运用，遍于身中。捏头头知，捏脚脚知，故名正遍知。离此之外，更无别佛。此身即有生灭，心性无始以来未曾生灭。身生灭者，如龙换骨，蛇脱皮。人出故宅，即身是无常，其性常也。南方所说大约如此。”师曰：“若然者，与彼先尼外道无有差别。彼云：‘我此身中有一神性，此性能知痛痒，身坏之时，神则出去。如舍被烧，舍主出去。舍即无常，舍主常矣。’审如此者，邪正莫辨，孰为是乎？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苦哉，吾宗丧矣。若以见闻觉知[2]是佛性者，净名不应云‘法离见闻觉知’。若行见闻觉知，是则见闻觉知非求法也。”僧又问：“法华了义，开佛知见，此复若为？”师曰：“他云开佛知见，尚不言菩萨二乘，岂以众生痴倒，便同佛之知见耶？”僧又问：“阿那个是佛心？”师曰：“墙壁瓦砾。”是僧曰：“与经大相违也。涅槃云：‘离墙壁无情之物，故名佛性’。今云是佛心，未审心之与

性为别不别？”师曰：“迷即别，悟即不别。”曰：“经云：‘佛性是常，心是无常。’今云不别何也？”师曰：“汝但依语而不依义，譬如寒月，水结为冰。及至暖时，冰释为水。众生迷时，结性成心。众生悟时，释心成性。若执无情无佛性者，经不应言三界唯心。宛是汝自违经，吾不违也。”问：“无情既有心性，还解说法否？”师曰：“他炽然常说，无有间歇。”曰：“某甲为什么不闻？”师曰：“汝自不闻。”曰：“谁人得闻？”师曰：“诸佛得闻。”曰：“众生应无分邪？”师曰：“我为众生说，不为圣人说。”曰：“某甲聋瞽，不闻无情说法，师应合闻。”师曰：“我亦不闻。”曰：“师既不闻，争知无情解说？”师曰：“我若得闻，即齐诸佛。汝即不闻我所说法。”曰：“众生毕竟得闻否？”师曰：“众生若闻，即非众生。”曰：“无情说法[3]，有何典据？”师曰：“不见华严云：‘刹说、众生说、三世一切说。’众生是有情乎？”曰：“师但说无情有佛性，有情复若为？”师曰：“无情尚尔，况有情耶？”曰：“若然者，前举南方知识云见闻是佛性，应不合判同外道。”师曰：“不道他无佛性，外道岂无佛性耶？但缘见错于一法中而生二见，故非也。”曰：“若俱有佛性，且杀有情即结业互酬，损害无情不闻有报。”师曰：“有情是正报，计我我所而怀结恨，即有罪报。无情是其依报，无结恨心，是以不言有报。”曰：“教中但见有情作佛，不见无情受记，且贤劫千佛孰是无情佛耶？”师曰：“如皇太子未受位时，唯一身尔。受位之后，国土尽属于王，宁有国土别受位乎？今但有情受记作佛之时，十方国土悉是遮那佛身。那得更有

无情受记耶？”曰：“一切众生尽居佛身之上，便利秽污佛身，穿凿践踏佛身，岂无罪耶？”师曰：“众生全体是佛，欲谁为罪？”曰：“经云：‘佛身无挂碍。’今以有为质碍之物而作佛身，岂不乖于圣旨？”师曰：“大品经云：‘不可离有为而说无为。’汝信色是空否？”曰：“佛之诚言，那敢不信？”师曰：“色既是空，宁有挂碍？”曰：“众生佛性既同，只用一佛修行，一切众生应时解脱。今既不尔，同义安在？”师曰：“汝不见华严六相义云：‘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成坏总别，类例皆然。’众生佛虽同一性，不妨各各自修自得，未见他食我饱。”曰：“有知识示学人，但自识性了无常时抛却壳漏子一边着，灵台智性迥然而去，名为解脱，此复若为？”师曰：“前已说了，犹是二乘外道之量。二乘厌离生死，欣乐涅槃。外道亦云‘吾有大患，为吾有身，乃趣乎冥谛。’须陀洹人八万劫，余三果人六四二万，辟支佛一万劫。住于定中。外道亦八万劫，住非非想中。二乘劫满，犹能回心向大，外道还却轮回。”曰：“佛性一种为别。”师曰：“不得一种。”曰：“何也？”师曰：“或有不生不灭，或半生半灭，半不生不灭。”曰：“孰为此解？”师曰：“我此间佛性全不生不灭，汝南方佛性半生半灭，半不生不灭。”曰：“如何区别？”师曰：“此则身心一如，心外无余，所以全不生不灭。汝南方身是无常，神性是常，所以半生半灭，半不生不灭。”曰：“和尚色身岂得便同法身不生不灭耶？”师曰：“汝那得入于邪道？”曰：“学人早晚入邪道。”师曰：“汝不见金刚经‘色见声求，皆行邪道’。今汝所见不其然乎？”曰：“某甲曾读大小乘教，亦见有说不生不

灭，中道正性之处。亦见有说此阴灭彼阴生、身有代谢而神性不灭之文，那得尽拨同外道断常二见？”师曰：“汝学出世无上正真之道，为学世间生死断常二见耶？汝不见肇公云：‘谭真则逆俗，顺俗则违真。违真故迷性而莫返，逆俗故言淡而无味。中流之人如存若亡，下士拊掌而不顾。’汝今欲学下士笑于大道乎？”曰：“师亦言即心是佛，南方知识亦尔，那有异同？师不应自是而非他。”师曰：“或名异体同，或名同体异，因兹滥矣。只如菩提涅槃、真如佛性，名异体同。真心妄心、佛智世智，名同体异。缘南方错将妄心言是真心，认贼为子。有取世智称为佛智，犹如鱼目而乱明珠。不可雷同，事须甄别。”曰：“若为离得此过？”师曰：“汝但子细反观阴入界处，一一推穷，有纤豪可得否？”曰：“子细观之，不见一物可得。”师曰：“汝坏身心相耶？”曰：“身心性离有何可坏？”师曰：“身心外更有物不？”曰：“身心无外，宁有物耶？”师曰：“汝坏世间相耶？”曰：“世间相即无相，那用更坏？”师曰：“若然者，即离过矣。”禅客唯然受教。常州僧灵觉问曰：“发心出家，本拟求佛，未审如何用心即得？”师曰：“无心可用，即得成佛。”曰：“无心可用，阿谁成佛？”师曰：“无心自成，佛亦无心。”曰：“佛有大不可思议，为能度众生。若也无心，阿谁度众生？”师曰：“无心是真度生，若见有生可度者，即是有心，宛然生灭。”曰：“今既无心，能仁出世说许多教迹，岂可虚言？”师曰：“佛说教亦无心。”曰：“说法无心，应是无说。”师曰：“说即无，无即说。”曰：“说法无心，造业有心否？”师曰：“无心即无业，今既有业，心即生

灭，何得无心。”曰：“无心即成佛，和尚即今成佛未？”师曰：“心尚自无，谁言成佛？若有佛可成，还是有心。有心即有漏，何处得无心？”曰：“既无佛可成，和尚还得佛用否？”师曰：“心尚自无，用从何有？”曰：“茫然都无，莫落断见否？”师曰：“本来无见，阿谁道断？”曰：“本来无，莫落空否？”师曰：“空既是无，堕从何立？”曰：“能所俱无。忽有人持刀来取命，为是有？是无？”师曰：“是无。”曰：“痛否？”师曰：“痛亦无。”曰：“痛既无，死后生何道？”师曰：“无死无生亦无道。”曰：“既得无物自在，饥寒所逼，若为用？”师曰：“饥即吃饭，寒即着衣。”曰：“知饥知寒应是有心。”师曰：“我问汝，有心，心作何体段？”曰：“心无体段。”师曰：“汝既知无体段，则是本来无心，何得言有？”曰：“山中逢见虎狼，如何用心？”师曰：“见如不见，来如不来。彼即无心恶兽，不能加害。”曰：“寂然无事，独脱无心，名为何物”师曰：“名金刚大士。”曰：“金刚大士有何体段？”师曰：“本无形段。”曰：“既无形段，唤何物作金刚大士？”师曰：“唤作无形段金刚大士。”曰：“金刚大士有何功德？”师曰：“一念与金刚相应，能灭殃伽沙劫生死重罪，得见殃伽沙诸佛。其金刚大士功德无量，非口所说，非意所陈。假使殃伽沙劫住世说，亦不可得尽。”曰：“如何是一念相应？”师曰：“忆智俱忘，即是相应。”曰：“忆智俱忘，谁见诸佛？”师曰：“忘即无，无即佛。”曰：“无即言无，何得唤作佛？”师曰：“无亦空，佛亦空，故曰‘无即佛，佛即无。’”曰：“既无纤豪可得，名为何物？”师曰：“本无名

字。”曰：“还有相似者否？”师曰：“无相似者，世号无比独尊。汝努力依此修行，无人能破坏者，更不须问，任意游行，独脱无畏，常有河沙贤圣之所覆护；所在之处，常得河沙天龙八部之所恭敬，河沙善神来护，永无障碍，何处不得逍遥？”又问：“迦叶在佛边听，为闻不闻？”师曰：“不闻闻。”曰：“云何不闻闻？”师曰：“闻不闻。”曰：“如来有说不闻闻，无说不闻闻？”师曰：“如来无说说。”曰：“云何无说说？”师曰：“言满天下无口过。”

[1]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认为，《南阳慧忠国师语》是中唐禅宗理论的重要文献。

[2]“闻见觉知”是世俗“六识”的通称，即眼识为“见”，耳识为“闻”，鼻、舌、身三识为“觉”，意识为“知”。

[3]慧忠禅法思想的精髓是“无情说法”，认为心、性无别，无情之物也有佛性，因此他不否认无情之物也能说法，但事物都是相对而存在的，“无情说法”在现实中众生又很难见到，需要觉悟的人自己去体会。

五、永嘉玄觉

玄觉（665-713年），温州永嘉（今浙江永嘉县）人，俗姓戴，字明道。八岁出家，博探三藏，尤通天台止观。后于温州龙兴寺侧岩下自构禅庵，独居研学，常修禅观。偶因左溪玄朗之激励，遂起游方之志，与东阳玄策共游方寻道。至韶州，谒六祖慧能，与慧能相问答而得其印可，慧能留之一



宿，翌日即归龙兴寺，此后玄觉遂以“一宿觉和尚”著称。其后，学者辐辏，号真觉大师。玄朗赠书招之山栖，师覆书辞退。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一说开元二年，或先天元年）趺坐入寂，世寿四十九。敕谥“无相”。著有《证道歌》一首、《禅宗悟修圆旨》

一卷、《永嘉集》十卷（庆州刺史魏靖辑）。弟子惠操、惠特、等慈、玄寂等，皆为世所推重。

《证道歌》重在悟境，而《永嘉集》则是弘法教学的结晶，是汉传佛教阐述修学次第的名著。表面看来，现存的《永嘉集》思想不太一致，其中几乎表现了两种不同的禅观。其实，这也无须生疑，只因为玄觉的行状材料不大翔实，我们无从厘清其思想脉络而已。但我们至少也不难看出，玄觉禅学思想的发展很明显地存在着两个阶段：一是未参曹溪前的阶段（即三十一岁前），此时的玄觉与左溪玄朗友善，对于天台禅学也有很深的修养，因而他这一时期的著作则未免不偏重于天台止观之学；二是玄觉参礼曹溪以后这个阶段，此后玄觉接受了慧能的禅学思想，使其思想逐渐地转化为曹溪顿教思想了。因而，现行的《永嘉集·劝友人书》以及盛为流传的《证道歌》等作品，就明显地带有后期的思想倾向，故憨山德清禅师在写给侍御徐明字的信中指出：“《永嘉

集》一书，实是《坛经》注脚。若见解依六祖，用工夫如永嘉，何患不一超直入？”（《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五）

总之，永嘉玄觉实质性地开创了禅教会通的理论建构和可供操作的禅修实践。永嘉禅法顿渐并行的实修风格，其后影响台、禅二宗极为深远，从而扭转了天台宗后世只重讲教不重实修的流弊；同时使禅者从文字、口头之禅的颓风中，走向了真参实学。永嘉玄觉以理事不二的方法，融合了禅教的见地、行愿和修证，在天台圆理顿悟的架构中，建构了简明而清晰的佛教修学体系。

南唐静、筠二禅师编撰《祖堂集》卷三《一宿觉和尚》

一宿觉和尚嗣六祖，在温州。师讳玄觉，字道明，俗姓戴氏，温州永嘉县人也。内外博通，食不耕锄，衣不蚕口，平生功业，非人所测。曾在温州开元寺[1]，孝顺亲母，兼有姊，侍奉二人。合寺合廓，人谤其僧。有一日，亲母下世，著麻，未抛姊，又更被人谤，其僧不能观得。有一日，廊下见一禅师，号曰神策[2]，年近六十有馀。弟姊两人隔帘见其老宿，姊却向弟曰：“屈老宿归房里吃茶，还得也无？”弟便出来屈其老宿。老宿不欲得人，见其僧苦切，老宿许之。老宿去房里，女出来相看曰：“小弟容易，乞老宿莫怪。”便对老宿坐，又教弟坐。三人说话次，老宿见其僧气色异於常人，又女人亦有丈夫之气。老宿劝其僧曰：“教顺之事，自是一路，虽明佛理，未得师印。过去诸佛，圣圣相传，佛佛印可。释迦如来，燃灯授记，若不然者，即堕自然矣。南方有大圣，号曰慧能禅师，可往礼足为师。”僧对曰：“昨者母亲下世，只有

姊，独自无人看待，争抛得？”姊却向弟说：“弟莫疑我，某甲独自身，取次寄住得，但自去。”弟僧从此装裹，却去寺主处具说前事。寺主曰：“师兄若这个善心，某甲身自不能去得，某相共造善因。师兄但去，莫愁其姊。某甲孝顺，但唤来他房里。”其僧一一依他寺主处分，唤姊去寺主房里，安排了，便发去。[3]

其弟僧年当三十一。迤迤往到始兴县[4]曹溪山，恰遇大师上堂，持锡而上，绕禅床三匝[匝]而立。六祖问：“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行行无亏，名曰沙门[5]。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对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六祖曰：“何不体取无生，达本无速乎？”对曰：“体本无生，达即无速。”祖曰：“子甚得无生之意。”对曰：“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能分别？”对曰：“分别亦非意。”祖曰：“如是！如是！”于时，大众千有馀人，皆大愕然。师却去东廊下挂锡，具威仪，便上礼谢，默然击目而出，便去僧堂参众，却上来辞。祖曰：“大德从何方来？返太速乎？”对曰：“本自非动，岂有速也？”祖曰：“谁知非动？”对曰：“仁者自生分别。”祖师一跳下来，抚背曰：“善哉，善哉！有手执干戈，小留一宿。”[6]来朝，辞祖师，禅师领众送其僧。其僧行十步来，振锡三下曰：“自从一见曹溪后，了知生死不相干。”

其僧归来，名号先播於众人耳，直道不可思议人也。收过者无数，供养者不一。从此，所有歌行偈颂皆是其姊集也。[7]师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迁化，春秋三十九[8]，敕谥无相大师、净光之塔。

[1]东晋泰宁三年（325年），在永嘉习礼坊（今温州鹿城公园路）建崇安寺，唐改称“开元寺”。

[2]神策禅师在《景德传灯录》卷五中作“玄策禅师”，他是婺州金华（今浙江金华）人，出家后游方，后得法于六祖慧能。《坛经》曹溪原本记有玄策偕玄觉参六祖慧能，云：“偶师（慧能）弟子玄策相访，与其（玄觉）剧谈，出言暗合诸祖。策云：‘仁者得法师谁？’（玄觉）曰：‘我听方等经论，各有师承；後於维摩经，悟佛心宗，未有证明者。’策云：‘威音王已前即得，威音王已後，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云：‘愿仁者为我证据。’策云：‘我言轻，曹溪有六祖大师，四方云集，并是受法者，若去，则与偕行。’觉遂同策来参，绕师三匝，振锡而立。”

[3]此记玄觉于温州开元寺奉母与姊，其余文献无载。《宋高僧传》卷八谓玄觉：兄宣法师者，亦名僧也，并犹子二人，并预缁伍。觉本住龙兴寺，一门归信；元晁璽撰《新修科分六学僧传》卷五《传宗科·唐玄觉》云：其兄宣，有名教，庠中并与其二侄出家，居龙兴寺。素业定，乃于所居之寺侧，立禅室以进修。

[4]记误，应为曲江县。

[5]沙门又译为桑门、丧门、娑门、沙门那、沙迦憇曩、室摩那弩、舍罗摩弩，意译为道士，道人，贫道等，意为“勤息”、“止息”等意，原为古印度宗教名词，泛指所有出家，修行苦行、禁欲，以乞食为生的宗教人士，后为佛教所吸收，成为佛教男性出家众（比丘）的代名词，在汉传佛教中，意义略同于和尚。三千威仪与八万细行并称，即谓细分

威仪，则成三千种威仪、八万种细行。指有关比丘行、住、坐、卧四威仪中，所应注意的细行。为佛弟子持守日常威仪之作法。坐作进退有威德仪则，称为威仪。

[6]“一宿觉”为禅宗著名公案，后以指神悟、顿悟。《二程遗书》卷十八：“问释氏有一宿觉、言下觉之说如何？曰……古人云‘共君一夜话，胜读十年书’，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读十年书？”宋苏轼《三朵花》诗：“归来且看一宿觉，未暇远寻三朵花。”

[7]即谓玄觉其后的“歌行偈颂”均是玄觉其姊所辑集。由是，流传于世的《证道歌》等玄觉的作品可能就是其姊所纂集，不过，《永嘉集》署为“庆州刺史魏靖（静）辑”。

[8]《宋高僧传》《新修科分六学僧传》等谓玄觉“春秋（寿）四十九”。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八《唐温州龙兴寺玄觉传》

释玄觉，字明道，俗姓戴氏，汉末祖侃公第五、燕公（第）九代孙讳烈渡江，乃为永嘉人也。总角[1]出家，韶年[2]剃发，心源本净，智印全文，测不可思，解甚深义。我与无我，恒常固知。空与不空，具足皆见。既离四病[3]，亦服三衣[4]。德水沐其身，所以清净；良药治其眼，所以光明。兄宣法师者，亦名僧也，并犹子二人，并预缁伍[5]。觉本住龙兴寺[6]，一门归信，连影精勤，定根确乎不移，疑树忽焉自坏。都捐我相，不污客尘。睹其寺旁别有胜境，遂于岩下自构禅庵。沧海荡其胸，青山拱其背，蓬莱仙客，岁月往还，华盖烟云，晨昏交集。粤若功德成就，佛宝郁兴，神钟震来，妙

屋化出。觉居其间也，丝不以衣，耕不以食，岂伊庄子大布为裳[7]，自有阿难甘露作饭[8]。觉以独学孤陋，三人有师，与东阳策禅师肩随，游方询道。谒韶阳能禅师而得旨焉。或曰“觉振锡绕庵答对”，语在别录。至若神秀门庭，遐征问法，然终得心于曹溪耳[9]。既决所疑，能留一宿，号曰“一宿觉”，犹半遍清也。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于龙兴别院端坐入定，怡然不动，僧侣悲号。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殡于西山之阳，春秋四十九[10]。初觉未亡前，禁足于西岩，望所住寺，喟然叹曰：“人物骈阗，花鬘蓊蔚，何用之为！”其门人吴兴兴师、新罗国宣师数人同闻，皆莫测之。寻而述之曰：“昔有一禅师，将诸弟子游赏之次，远望一山，忽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测，后匪久，此师舍寿，殡所望地也。”西山去寺里有余程，送殡繁拥，人物沸腾，其感动也若此。又未终前，有舒雁千余飞于寺西，侍人曰：“此将何来？”空中有声云：“为师墓所，故从海出也。”弟子惠操、惠特、等慈、玄寂，皆传师之法，为时所推。后李北海邕为守括州，遂列觉行录为碑，号神道焉[11]。觉唱道著明，修证悟入，庆州刺史魏靖都缉缀之，号永嘉集是也。初觉与左溪朗公为道契，朗贻书招觉山栖，觉由是念朗之滞见于山，拘情于讲，回书激劝，其辞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静互用，趣入之意，暗涂于是，达者赅之。终，敕谥号无相，塔曰净光焉。[12]

[1]古代小儿的头发梳成两个发髻，如头顶两角，谓“总角”。后以代称儿童、幼年。

[2]古代男孩约八岁、女孩约七岁换牙，脱去乳齿，长出恒牙，这时叫“龀”，“韶年”或“髫年”。

[3]修行禅定者，在证入禅定境界过程中应该避免的作、任、止、灭等四种错误运用心念的禅病。典出《圆觉经》普贤菩萨品。

[4]依佛制，初期的出家者须过质朴的僧团生活，因此在个人物品方法，仅获准持有三衣一钵、座具及漉水囊，其中，尤以三衣一钵为出家者最重要的持物。所谓“三衣”，比丘所可拥有的三种衣服，即僧伽梨、郁多罗僧、安陀会。此三衣总称为支伐罗。由于三衣依规定须以坏色（浊色，即袈裟色）布料制成，故又称为袈裟。

[5]犹子，原义谓如同儿子，指侄子或侄女。缁，黑色，指僧人穿的黑色衣服。

[6]温州龙兴寺今不存。

[7]出自《庄子·山木》：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屣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亦即虽然贫困但是不潦倒。

[8]阿难，亦称阿难陀，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之一。佛陀五十五岁时，选阿难尊者为常随侍者，从此阿难为佛陀侍者达二十五年，专注地服侍佛陀，谨记无误佛的一言一语，因此被称为“多闻第一”。佛灭后第一结集由阿难诵出三藏中的经藏。

[9]可见玄觉在参六祖慧能之前，亦曾问道于神秀。

[10]按玄觉坐化于唐玄宗先天二年（713年），世寿

四十九计，玄觉出生于唐高宗麟德二年（665年）。

[11]李邕所撰玄觉《神道碑》，《全唐文》阙载。

[12]一说唐玄宗赐玄觉谥号“无相大师”。

宋杨亿述《无相大师行状》

翰林学士朝散大夫行左司谏知制诰同修国史判史判馆事柱国南阳郡开国侯食邑一千一百户赐紫金鱼袋杨亿[1] 述

温州永嘉玄觉禅师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卅岁[2]出家，遍探三藏，精天台[3]旨。观圆妙法门，于四威仪中，常冥禅观。后因左溪朗禅师激励，与东阳策禅师同诣曹溪。初到，振锡携瓶，绕祖三匝。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来，而生大我慢？”师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祖曰：“何以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祖云：“如是！如是！”于时，大众无不愕然。师方具威仪参礼，须臾告辞。祖曰：“返太速乎？”师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祖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祖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祖叹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矣。策公乃留，师翌日下山，回温江，学者辐凑，号真觉大师。着禅宗悟修圆旨，自浅之深。庆州刺史魏静[4]，缉而成十篇，目为《永嘉集》，及《证道歌》一首，并盛行于世云尔。

[1] 杨亿（974—1020年）北宋文学家，“西昆体”诗歌主



杨亿像

要作家。字大年，建州浦城（今属福建浦城县）人。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送阙下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淳化中赐进士，曾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官至工部侍郎。性耿介，尚气节，在政治上支持丞相寇准抵抗辽兵入侵。又反对宋真宗大兴土木，求仙祀神的迷信活动，然又奉旨“刊削”道原的《景德传

灯录》，并为之写序。卒谥文，世称杨文公。

[2]卅岁，卅音gu à n，幼年。

[3]天台宗是以《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为依据，以“五时八教”为总纲，以“一心三观”、“三谛圆融”为中心思想。因创始人智者大师住在天台山，故命为天台宗。

[4]魏靖（静）（？—？），唐邢州钜鹿人。解褐武城尉，历监察御史、库部郎中。唐玄宗开元中，累官庆州刺史、秦州都督、金吾将军。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五《温州永嘉玄觉禅师》[1]

温州永嘉玄觉禅师者，永嘉人也，姓戴氏。卅岁出家，遍探三藏。精天台止观圆妙法门，于四威仪中常冥禅观。后因左溪朗禅师[2]激励，与东阳策禅师同诣曹溪。初到，振锡携瓶，绕祖三匝。祖曰：“夫沙门者，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自何方而来，生大我慢？”师曰：“生死事大，无常

迅速。”祖曰：“何不体取无生，了无速乎？”曰：“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时，大众无不愕然。师方具威仪参礼，须臾告辞。祖曰：“返太速乎？”师曰：“本自非动，岂有速耶？”祖曰：“谁知非动？”曰：“仁者自生分别。”祖曰：“汝甚得无生之意。”曰：“无生岂有意耶？”祖曰：“无意谁当分别？”曰：“分别亦非意。”祖叹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时谓一宿觉矣。策公乃留师。翌日，下山回温江，学者辐凑。号真觉大师。著证道歌一首，及禅宗悟修圆旨，自浅之深。庆州刺史魏靖缉而序之成十篇，目为永嘉集，并盛行于世：

慕道志仪第一

夫欲修道，先须立志，及事师，仪则彰乎轨训。故标第一，明慕道仪式。

戒懦奢意第二

初虽立志修道，善识轨仪，若三业懦奢，妄心扰动，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懦奢意也。

净修三业第三

前戒懦奢，略标纲要。今子细检责，令过不生。故次第三，明净修三业，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颂第四

已检责身口，令粗过不生。次须入门，修道渐次，不出定慧，五种起心，六种料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颂也。

毗婆舍那颂第五

非戒不禅，非禅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颂也。

优毕叉颂第六

偏修于定，定久则沈。偏学于慧，慧多心动。故次第六，明优毕叉颂，等于定慧，令不沈动，使定慧均等，舍于二边。

三乘渐次第七

定慧既均，则寂而常照。三观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圆。自解虽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浅。故次第七，明三乘渐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无不穷。穷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见也。

劝友人书第九

事理既融，内心自莹。复悲远学，虚掷寸阴。故次第九，明劝友人书也。

发愿文第十

劝友人虽是悲他，专心在一，情犹未普。故次第十，明发愿文，誓度一切。

复次观心十门，初则言其法尔，次则出其观体，三则语其相应，四则警其上慢，五则诚其疏忽，六则重出观体，七则明其是非，八则简其诤旨，九则触途成观，十则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尔者。夫心性虚通，动静之源莫二。真如绝虑，缘计之念非殊。惑见纷驰，穷之则唯一寂。灵源不状，鉴之则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异，慧眼之号斯存。理量双销，佛眼之功圆着。是以三谛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脱之应随机。非

纵非横，圆伊之道玄会。故知三德妙性，宛尔无乖一心。深广难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为道者，可谓寻流而得源。

第二出其观体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语其相应者。心与空相应，则讥毁赞誉何忧何喜。身与空相应，则刀割香涂何苦何乐。依报与空相应，则施与劫夺何得何失。心与空、不空相应，则爱见都忘，慈悲普救。身与空、不空相应，则内同枯木，外现威仪。依报与空、不空相应，则永绝贪求，资财给济。心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实相初明，开佛知见。身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一尘入正受，诸尘三昧起。依报与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应，则香台宝阁，严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尔者，则未相应也。

第五诫其疏忽者。然渡海应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须入观，非观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应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观体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无，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无。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无，心不非有，心不非无。是有是无，即堕是。非有非无，即堕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双非破两是，是破非是犹是非。又以双非破两非，非破非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绵微难见。神清虑静，细而研之。

第八简其詮旨者。然而至理无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

宗非观，藉修观以会其宗。若旨之未明，则言之未的。若宗之未会，则观之未深。深观乃会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会，旨观何得复存耶？

第九触途成观者。夫再演言词，重标观体。欲明宗旨，无异言观。有逐方移，方移则言理无差。无差则观旨不异，不异之旨即理，无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观明其弄胤耳。

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宁执观而迷旨？达教之人，岂滞言而惑理？理明则言语道断，何言之能议？旨会则心行处灭，何观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议者，可谓妙契寰中矣。

[3]

师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灭。十一月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阳。敕谥无相大师，塔曰净光。宋朝淳化中，太宗皇帝诏本州重修龕塔。

[1]《五灯会元》所记与《景德传灯录》全同。

[2]左溪朗禅师，即天台宗左溪元朗禅师，《宋高僧传》卷二十六谓“字慧明，姓傅氏。……遂为乌伤人也。”《释氏稽古略》云：“天台九祖。初南岳慧闻禅师探藏经，得西天龙树大士所造中观论悟旨，遂遥礼龙树为师，开空假中三观止观法门。以法华宗旨授慧思大禅师，思授智者大禅师智顓，顓授灌顶章安尊者也，顶授缙云威，缙云传东阳威，东阳传左溪元朗，朗传湛然荆溪尊者也。”

[3]此为录《永嘉集》大要。《永嘉集》史志未著录，藏书家仅海昌吴寿旸（虞臣）《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五有此

种，题《禅宗永嘉集》，吴氏云：“《永嘉集》，唐僧元觉撰，庆州刺史魏靖辑，宋石壁僧行靖注，凡二卷。首有杨亿所撰《无相大师行状》。”

附：《证道歌》

唐慎水沙门玄觉撰

君不见，
绝学无为闲道人，不除妄想不求真，
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
法身觉了无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
五阴浮云空去来，三毒水泡虚出没。
证实相，无人法，刹那灭却阿鼻业，
若将妄语诳众生，自招拔舌尘沙劫。
顿觉了，如来禅，六度万行体中圆，
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
无罪福，无损益，寂灭性中莫问觅，
昔来尘镜未曾磨，今日分明须剖析。
谁无念？谁无生？若实无生无不生，
唤取机关木人问，求佛施功早晚成。
放四大，莫把捉，寂灭性中随饮啄，
诸行无常一切空，即是如来大圆觉。
决定说，表真僧，有人不肯任情征，
直截根源佛所印，寻枝摘叶我不能。
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

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
净五眼，得五力，唯证乃知难可测，
镜里看形见不难，水中捉月怎拈得？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
调古神清风自高，貌悴骨刚人不顾。
穷释子，口称贫，实是身贫道不贫，
贫则身常披缕褐，道则心藏无价珍。
无价珍，用无尽，利物应机终不吝，
三身四智体中圆，八解六通心地印，
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
但自怀中解垢衣，谁能向外夸精进！
从他谤，任他非，把火烧天徒自疲，
我闻恰似饮甘露，销融顿入不思议。
观恶言，是功德，此即成吾善知识，
不因讪谤起冤亲，何表无生慈忍力！
宗亦通，说亦通，定慧圆明不滞空，
非但我今独达了，恒沙诸佛体皆同。
狮子吼，无畏说，百兽闻之皆胆裂，
香象奔波失却威，天龙寂听生欣悦。
游江海，涉山川，寻师访道为参禅，
自从认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关。
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
纵遇锋刀常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
我师得见燃灯佛，多劫曾为忍辱仙。
几回生，几回死，生死悠悠无定止，

自从顿悟了无生，于诸荣辱何忧喜！
入深山，住兰若，岑崆幽邃长松下，
优游静坐野僧家，閻寂安居实潇洒。
觉即了，不施功，一切有为法不同，
着相布施生天福，犹如仰箭射虚空。
势力尽，箭还坠，招得来生不如意，
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但得本，莫愁末，如净琉璃含宝月，
既能解此如意珠，自利利他终不竭。
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
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
降龙钵，解虎锡，两钴金环鸣历历，
不是标形虚事持，如来宝杖亲踪迹。
不求真，不断妄，了知二法空无相，
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
心境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
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
豁达空，拨因果，莽莽荡荡招殃祸，
弃有着空病亦然，还如避溺而投火。
舍妄心，取真理，取舍之心成巧伪，
学人不了用修行，深成认贼将为子。
损法财，灭功德，莫不由此心意识，
是以禅门了却心，顿入无生知见力。
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
非但空摧外道心，早曾落却天魔胆。

震法雷，击法鼓，布慈云兮洒甘露，
龙象蹴踏润无边，三乘五性皆醒悟。
雪山肥腻更无杂，纯出醍醐我常纳，
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
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诸佛法身入我性，我性同共如来合，
一地具足一切地，非色非心非行业。
弹指圆成八万门，刹那灭却三祇劫，
一切数句非数句，与吾灵觉何交涉？
不可毁，不可赞，体若虚空无涯岸，
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祇么得。
默时说，说时默，大施门开无壅塞，
有人问我解何宗，报道摩诃般若力，
或是或非人不识，顺行逆行天莫测，
吾早曾经多劫修，不是等闲相诳惑。
建法幢，立宗旨，明明佛勅曹溪是，
第一迦叶首传灯，二十八代西天记。
法东流，入此土，菩提达摩为初祖，
六代传衣天下闻，后人得道何穷数！
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
二十空门元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
心是根，法是尘，两种犹如镜上痕，
痕垢尽除光始现，心法双忘性即真。
嗟末法，恶时世，众生福薄难调制，

去圣远兮邪见深，魔强法弱多怨害，
闻说如来顿教门，恨不灭除令瓦碎。
作在心，殃在身，不须冤诉更忧人，
欲得不招无间业，莫谤如来正法轮！
旃檀林，无杂树，郁密森沈狮子住，
境静林间独自游，飞禽走兽皆远去。
狮子儿，众随后，三岁便能大哮吼，
若是野狂逐法王，百年妖怪虚开口。
圆顿教，勿人情，有疑不决直须争，
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
非不非，是不是，差之毫厘失千里，
是则龙女顿成佛，非则善星生陷坠。
吾早年来积学问，亦曾讨疏寻经论，
分别名相不知休，入海算沙徒自困，
却被如来苦诃责，数他珍宝有何益？
从来蹭蹬觉虚行，多年枉作风尘客。
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圆顿制，
二乘精进没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
亦愚痴，亦小呆，空拳指上生实解，
执指为月枉施功，根境法中虚捏怪，
不见一法即如来，方得名为观自在，
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夙债，
饥逢王膳不能餐，病遇医王争得瘥！
在欲行禅知见力，火中生莲终不坏，
勇施犯重悟无生，早时成佛于今在。

狮子吼，无畏说，深嗟懵懂顽皮鞞，
只知犯重障菩提，不见如来开秘诀。
有二比丘犯淫杀，波离萤光增罪结，
维摩大士顿除疑，犹如赫日销霜雪。
不思议，解脱力，妙用恒沙也无极，
四事供养敢辞劳，万两黄金亦消得，
粉身碎骨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法中王，最高胜，恒沙如来同共证，
我今解此如意珠，信受之者皆相应。
了了见，无一物，亦无人，亦无佛，
大千沙界海中沤，一切圣贤如电拂，
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日可冷，月可热，众魔不能坏真说，
象驾峥嵘慢进途，谁见螳螂能拒辙？
大象不游于兔径，大悟不拘于小节，
莫将管见谤苍苍，未了吾今为君诀！
永嘉证道歌（终）

六、憨山德清

憨山大师的生平，有自序年谱、传记纸质文本和碑铭等石质文本。

1. 《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与《憨山老人年谱自序实录疏》

《憨山老人自序年谱实录》，由憨山侍者福善[1]记录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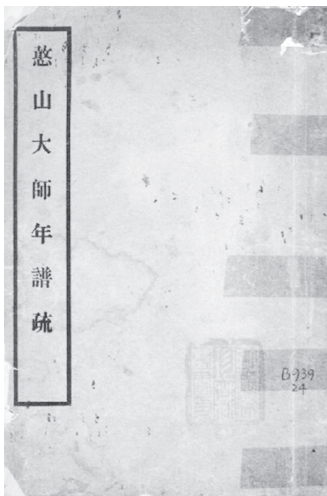
理，收录在《憨山老人梦游集》第53及54卷。

《憨山老人年谱自序实录疏》，由憨山弟子福征[2]述疏，有单行本存世。

为便于叙述和阅读，将福征所疏内容以【】形式标出。

[1]福善，字知微，山东莱州胡氏子，万历十五年由其父胡来贡（顺庵）送至海印寺，依憨山为侍者。他是憨山诗文著作的主要收集者和保存者，也是《憨山老人自叙年谱实录》的主要记录者。

[2]福征，即谭贞默，号道一居士，于万历四十八年（1616年）27岁时受持于憨山，为俗家弟子，憨山为其取法名“福征”后于崇祯元年（1628年）中二甲进士，清顺治朝任国子司业。



世宗肃皇帝嘉靖二十五年丙午（1546年）

予，金陵全椒县[1]人也。姓蔡氏，父讳彦高；母洪氏，生平爱奉观音大士。初，梦大士携童子入门，母接而抱之，遂有娠。及诞，白衣重胞[2]。是年十月己亥，十二日丙申，己丑时生也。

【门人颛愚观衡[3]，作《曹溪中兴憨大师传》[4]云：

师讳德清，字澄印，别号憨山。母解怀，白衣重包而出。去衣洗濯，汤水异香。出家报恩寺后，一日在舍利塔前，遇一梵僧，僧曰：“此小师，后日大转法轮，口如仰月，即佛口也。”又在本寺廊下，遇一人曰：“尧眉八彩[5]，公眉五彩，有三教之任。”后在五台山，过大塔院寺，时为头陀，遇一僧甚伟，手拉师曰：“师是大人再来，满头发皆绀色，后必大作佛事。”

征按：年谱，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一月，有门人悟心颯愚来省。《憨山梦游集》中有《示颯愚衡禅人法语》。略云：颯愚初依五台空印大师，听习经论。久之，遂尽屏去，单提一念，切究本分事。万里南询，过曹溪，谒老人请益。老人示以转身一路，唯唯作礼而别，乃就居南岳。未几，老人亦至。禅人以病往宝庆[6]就医，老人叹禅门真实为生死的学人最难得。丙辰三月朔，风雨夜半，忽禅人冒雨冲泥而至。老人见其疾瘳，大喜。因再拈香请益，老人特示禅人身病已瘳，切不可被禅病侵。古人云：舍情易，舍法难。禅人舍身即舍情，舍见即舍法。情法两忘，岂不为大无碍解脱之人。此示几千字。集中许可，不多屈指，宜有中兴传之作。所嫌传中讹舛累牍，易误后学。盖谒请两次，只在一时，追随日浅。后来未未见自着年谱，故所闻异辞，关系匪小。兹以年谱为主，参补传中一二别闻吃紧逸事逸语。如盘山隐者颠末，裨益良深。其他支蔓无稽者，悉删之。大抵禅弊，在趋宗避教。不晓憨祖与六祖，同为宗教总持，同现曹溪肉身，同无单传衣钵。

[1]现为安徽全椒。

[2]两层白色的胞衣。

[3] 颢愚和尚（1578~1645），号颢愚，俗姓赵，河北霸县人，曾应请住持云居山真如禅寺，重振宗风，恢复纲纪，因每坐禅于大伞下，自署为“伞居和尚”，世人都称赞他为“古佛”。

[4] 《曹溪中兴憨大师传》今不传。

[5] 传说尧的眉毛有八种颜色，是一种异象，也是帝王之相。

[6] 宝庆府，今湖南省邵阳市。

嗣法孙素华智旭[1]，有初缘发心，梦中摄受之因，当世宗教合一人也。作十八祖纪赞，以憨祖终。十八祖者，并不传衣钵祖也。憨祖一传，节略颢传，正与年谱吻合，当为私淑功臣。

肉身佛祖，出世榜样，早在母胎。历劫胜因，非同小可。】

二十六年丁未（1547年）

予周岁。风疾作，几死。母祷大士，遂许舍出家，寄名于邑之长寿寺，因易乳名曰和尚。

【征诵乳名大美[2]，后果圆成。须知法讳德清，出自西林师翁，乃出家时所命，谱不载也。父命未易时名，亦不载。】

二十七年戊申（1548年）

予三岁。常独坐，不喜与儿戏。祖父常谓曰：“此儿如木桩。”

【征观究竟成就木桩，厥祖可谓具眼。】

二十八年己酉（1549年）

二十九年庚戌（1550年）

三十年辛亥（1551年）

三十一年壬子（1552年）

予七岁。叔父钟爱之，母始送予入社学[3]。一日叔父死，停于床。予归，母诒[4]之曰：“汝叔睡，可呼起。”乃呼数声，婶母感痛，乃哭曰：“天耶！那里去也？”予愕然疑之，问母曰：“叔身在此，又往何处耶？”母曰：“汝叔死矣！”予曰：“死向甚么处去？”遂切疑之。未几，次婶母举一子，母往视，予随之，见婴儿如许大，乃问母曰：“此儿从何得入婶母腹中耶？”母拍一掌云：“痴子，你从何入你娘腹中耶？”又切疑之。由是死去生来之疑，不能解于怀。

【征按：此七岁儿，何从得此滴骨滴髓死生关头。娘儿两个，当面质对如许大疑团。极奇一则现身摩耶簇新钳锤烹佛炼祖顶首大公案。】

[1]释智旭（1599—1655年），字素华，自号“八不道人”，晚年又称“藕益老人”，俗家姓钟，江苏吴兴人，明末高僧。

[2]憨山的乳名。

[3]社学：明、清时官府在乡镇设立的学校。

[4]诒：欺诈。

三十二年癸丑（1553年）

予八岁。读书寄食于隔河之亲家。母诚不许回，但经月归一次。一日回，恋母不肯去，母怒，鞭之，赶于河边，不肯登舟；母怒，提顶髻抛于河中，不顾而回。于时祖母见之，急呼救起，送至家，母曰：“此不才儿，不淹杀，留之

何为？”又打逐，略无留念。予是时，私谓母心狠，自是不思家。母常隔河流泪，祖母骂之，母曰：“固当绝其爱，乃能读书耳！”

【征读至此，一字一句，涕泗滂沱。有读之而不涕泗者，非人类也。合十赞叹曰：慈哉悲哉，善哉信哉，如是，那得不婆抛子，那得不刮肉还母哉。】

三十三年甲寅（1554年）

予九岁。读书于寺中，闻僧念《观音经》“能救世间苦”，心大喜，因问僧求其本，潜读之，即能诵。母奉观音大士，每烧香礼拜，予必随之。一日谓母曰：“观音菩萨，有经一卷。”母曰：“不知也。”予即为母诵一遍。母大喜曰：“汝从何得此耶？诵经声亦似老和尚。”

【钱牧斋谦益，作《大明憨山大师庐山五乳峰塔铭》，有云：师九岁，能诵《普门品》，即称观音经也。天启丁卯，南海陈迪祥，与五乳弟子福善，以行状囑牧斋作塔铭。其间兴复曹溪事，似略闻之宣化萧玄圃云举。而东游未详始末，与年谱迥异。今肉身曹溪，五乳塔铭，失传信矣，采补仅可什一。

征读此，乃晓取科名，作宰官，正不烦真实读书。正知见，作佛祖，未有不自真实读书始者。即此观音经一卷，早岁能背诵，全由读书作缘。即此为母诵一遍，便能报母打逐之恩。】

三十四年乙卯（1555年）

予十岁。母督课甚严，苦之。因问母曰：“读书何为？”母曰：“做官。”予曰：“做何等官？”母曰：“从小

做起，有能可至宰相。”予曰：“做了宰相，却又何如？”母曰：“罢。”[1]予曰：“可惜一生辛苦，到头罢了，做他何用？我想只该做个不罢的。”母曰：“似你不才子，只可做挂褙僧[2]耳。”予曰：“何为挂褙僧？有甚好处？”母曰：“僧是佛弟子，行遍天下，自由自在，随处有供。”予曰：“做这个恰好。”母曰：“只恐汝无此福耳。”予曰：“何以要福？”母曰：“世上做状元常有，出家做佛祖[3]，岂常有耶？”予曰：“我有此福，恐汝不能舍耳。”母曰：“汝有此福，我即能舍。”私识[4]之。

【征太息，咄咄！母子团圞[5]，作无生活。开示恁地明，指引恁地阔，机锋恁地紧，承当恁地捷。十岁，金陵母舍子肉身，七十八岁曹溪子肉身报母。的的大因缘，大奇特。】

三十五年丙辰（1556年）

予十一岁。偶见行脚僧数人，肩担瓢笠而来。予问母：“此何人耶？”母曰：“挂褙僧也。”予私喜，视之。僧至，放担倚树，乃问讯化斋。母曰：“请坐。”急烹茶，具斋饭，甚恭敬。食罢，众僧起，即荷担。只手一举，母急避之曰：“勿谢！”僧径去。予曰：“僧何无礼，饭斋不谢！”母曰：“谢则无福矣。”予私曰：“是僧之所以高也。”切念之，遂发出家之志，苦无方便路耳。

【征看蓦地饭僧，了无踪迹，许大公案，赵州勘台山婆子[6]，不是过也。人知饭僧功德为世福，是母是子，乃证两足尊之福。

以上，了在家公案。】

[1]罢官退休。

[2]挂褙僧：亦作“掛褙僧”，指游方和尚、行脚僧。

[3]这里有点不符合逻辑，“挂褙僧”与“佛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知怎会有如此转换。

[4]记在心中。

[5]团栾，圆貌。

[6]有僧游五台，问一婆子曰：“台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僧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后有僧举似师，师曰：“待我去勘过。”明日，师便去问：“后山路向甚么处去？”婆曰：“蓦直去。”师便去。婆曰：“好个师僧又恁么去。”师归院谓僧曰：“台山婆子为汝勘破了也。”

三十六年丁巳（1557年）

予十二岁。居常不乐俗[1]。父为定亲，立止之。一日，闻京僧言：报恩寺西林大和尚[2]有大德。予心即欲往从之。白父，父不听。白母，母曰：“养子从其志，第听其成就耳。”乃送之。是岁十月至寺，太师翁一见喜曰：“此儿骨气不凡，若为一俗僧则可惜耳。”时无极大师[3]，初开讲于寺之三藏殿，祖翁携往诣之。适赵大洲[4]在，一见喜曰：“此儿当为人天师也。”乃抚之，问曰：“汝爱做官？要作佛？”予即应声曰：“作佛！”赵公曰：“此儿不可轻视，当善教之。”及听讲，虽不知言何事，然心愤愤，若有知而不能达者。时雪浪[5]恩兄，长予一岁。先一年依大师出家，见予相视而嘻，时人以为同胞云。江南开讲佛法，自无极大师始；少年入佛法者，自雪浪始[6]。

【征念愁祖当日若无此母，不得出家，不得的童身成佛作矣。真佛母哉。又按《金陵梵刹志》云：嘉靖年间，报恩寺住持僧永宁，号西林，蓄一马，每自寺赴礼部，辄骑之。上马必默诵《金刚》、《法华》二经，至部门，下马，经毕。后寺邻一妇方产，而马是夜死，妇梦马入室，遂生男，极蠢，惟能口诵二经，因入西林为僧。诸经不能上口，亦究不识一字。故谱云，师翁生平持《金刚经》，临终不辍。】

[1]有版本为“读书通文义，乡族咸重之，居常不乐俗”。

[2]西林大和尚（1483—1565年），法名永宁，号西林，江苏六合（今南京）人，俗姓郭。幼年出家，依报恩寺无瑕玉和尚为师。嘉靖十年（1531年）任报恩寺住持，二十年（1541年）升任僧录右觉义，二十五年（1546年）升任僧录左觉义。憨山常称其为“西林祖翁”、“太师翁”或“祖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有《南京僧录司左觉义兼大报恩寺住持高祖西林翁大和尚传》。

[3]无极大师（1512—1574年），字守愚，法名失传，生平事迹待考。

[4]赵大洲（1508—1577年），名贞吉，字梦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20岁开始学禅，明世宗时任翰林，嘉靖四十年任户部侍郎，隆庆初，任礼部右侍郎，南京礼部尚书，隆庆三年任文渊阁大学士。万历十年卒，年七十三，赠少保，谥文肃。著有《经筵讲讲录》二卷、《赵文肃公文集》三十二卷、《赵太忠诗钞》六卷。

[5]雪浪洪恩（1545—607年），号雪浪，金陵（今南京）

人，俗姓黄。12岁在长干寺出家，博通经史，通名理，有江左支郎风韵。后在雪浪山中讲经，传华严宗，法席称盛。工诗，有诗僧之名，著有《雪浪集》二卷。《四库总目》上卷为诗，下卷为偈语杂著。万历三十五年圆寂，世寿63岁。

[6]有版本无雪浪文字记载。

三十七年戊午（1558年）

予十三岁。初，太师祖，择诸孙有学行者俊公[1]为予师。先授《法华经》，四月成诵[2]。

三十八年己未（1559年）

予年十四岁。流通诸经，皆能诵。太师翁曰：“此儿可教，不可误之也。”遂延师能文者教之。

三十九年庚申（1560年）

予年十五。太师翁乃请先生，教习举子业。初即试其[3]可教，乃令四书一齐读。是年多病。

四十年辛酉（1561年）

予年十六。是岁四书完。背之，首尾不遗一字。

四十一年壬戌（1562年）

予年十七。是岁讲四书，读《易》，并时艺及古文辞诗赋。即能诗述文。一时童子，推无过者。

四十二年癸亥（1563年）

予年十八。时督学使者[4]，专讲道学。以童生为歌童[5]，动随数十，逐队而歌。亦有因之而幸进者，予大耻之，遂欲弃所业。是岁以病，辞不入馆。

四十三年甲子（1564年）

予年十九。同会诸友皆取捷，有劝予往试者。时云谷大

师[6]，正法眼也，住栖霞山中。太师翁久供养，往来必款留旬月。予执侍甚勤。适云大师出山，闻有劝予之言，恐有去意。大师力开示“出世参禅、悟明心地”之妙，历数传灯诸祖及高僧传，命予取看。

[1]俊公，生卒年不详，号梅斋，西林大和尚之徒孙。生平事迹待考。

[2]有版本无此段文字。

[3]应为予。

[4]督学使者：一种官职。

[5]唱歌。

[6]云谷大师（1500—1575年），法名法会，别号云谷，俗姓怀，浙江嘉善人。初习瑜伽，后修天台小止观法门。世寿75，僧腊50。《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有《云谷先大师传》。

予检书笥，得《中峰广录》[1]读之，未终轴，乃大快，叹曰：“此予心之所悦也。”遂决志做出世事。即请祖翁为披剃，尽焚弃所习，专意参究一事。未得其要，乃专心念佛，日夜不断。未几，一夕梦中见阿弥陀佛现身，立于空中；当日落处，观其面目光相，了了分明。予接足礼，哀恋无已。复愿见观音、势至[2]二菩萨，即现半身。自此，时时三圣炳然在目，自信修行可办也。

是年冬，本寺禅堂建道场，请无极大师讲《华严玄谈》。予即从受具戒。随听讲，至十玄门“海印森罗常住”处，恍然了悟“法界圆融”之旨，切慕清凉[3]之为人，因自命其字曰澄印。请证大师，曰：“汝志入此法门耶？”因见

“清凉山有冬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故号清凉”之语，自此行住，冰雪之境居然在目，矢志愿住其中。凡事无一可心者，离世之念，无刻忘之矣。

【征按憨祖学问文章，俱已造成，又见佛法衰残，思欲为公美楚材之事业，佛法世法一肩担荷。故因众友赴试之劝，亦萌弋取功名之心，以期满己宏扬大法之愿。然仕途危险，稍一不慎，便致陷溺。幸得云谷大师之警策，遂专志办出世事，而焚弃其窗稿，即求太师翁立为披剃。其力办修行，发悟矢志之机缘，全自云谷始也。虽然，专心念佛者有人，岁月积久，尚难见佛。安得未几而弥陀观音势至三圣俱现，骤如所愿，又复时时三圣炳然在目。道场听讲具戒参究者有人，总凭语言文字，谁印身心性命。安得听讲时全会身心性命，不见语言文字。一闻华严十玄，便能恍然了悟法界圆融无尽之旨，

[1]详称《天目中峰和尚广录》，三十卷。元·中峰明本撰，北庭慈寂等编。收在《大藏经补编》第二十五册、《禅宗全书》第四十八册。全书除广征《华严》、《法华》、《圆觉》、《首楞严》、《涅槃》、《维摩》、《楞伽》、《金刚般若》等经，以及《信心铭》、《碧岩集》、《宗镜录》等书之外，并引用罗什、天台、傅大士、贤首及荆溪等人之所说，且言及达摩、惠能、临济、黄檗、赵州、百丈、雪峰、汾山、洞山、德山、玄沙、汾阳、杨岐、慈明等禅僧之语句。

[2]大势至菩萨摩訶萨，是西方极乐世界无上尊佛阿弥陀佛的右胁侍者，又尊称大精进菩萨，与无上尊佛阿弥陀佛尊上观世音菩萨，无上尊佛阿弥陀佛的左胁侍，信众合尊称为“西方三圣”。

[3]清凉大师，讳澄观，字大休，唐朝人，华严宗四祖，世称清凉国师、华严疏主。清凉大师十一岁依宝林寺需禅师出家，一生广参律、禅、三论、天台、华严等各宗教义。贞元十二年（796年）应德宗之诏入长安，协助闍宾般若法师翻译乌荼国王贡献之《华严经》后分梵本，共四十卷，世称《四十华严》；又奉诏于终南山草堂寺撰成《贞元新译华严经疏》十卷。澄观大师身历九朝，先后为七世皇帝（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讲经，累封为国师。文宗开成四年三月六日，澄观大师召集弟子海岸等人，叮嘱后便跏趺而寂，世寿102岁，僧腊83。

便能证入清凉法门，目冰雪而字澄印，尔时无极神通与憨祖神通，早在不思议中。谁谓有言无言，大法师大宗师，有二谛也。要识如憨祖者，才真是历劫西来人。】

四十四年乙丑（1565年）

予年二十。是岁，正月十六日，太师翁入寂。师翁于前年除日，毕集诸眷属，曰：“吾年八十有三，旦暮行矣。我度弟子八十余人，无一持吾业者。”乃抚予背，曰：“此子我望其成人，今不能矣。是虽年幼，有老成之见。我死后，房门[1]大小事，皆听决之，勿以小而易之也。”众唏嘘受命。新岁七日，师翁具衣遍巡察，各辞别，众咸讶之。又三日，即属[2]后事，示微疾，举药不肯进。乃曰：“吾行矣，药奚为？”乃集众念佛五昼夜，手提念珠，予拥于怀，端然而逝。以师翁生平持《金刚经》，临终亦不辍也。太师翁为报恩官[3]，住三十年，居方丈。及入灭，至三月十八日，而方丈火[4]，众皆叹异。

是年冬十月，云谷大师建禅期于天界，集海内名德五十三人，开坐禅法门。大师极力扳予往从，少师翁[5]听之，乃得预会。初不知用心之诀，甚苦之。乃拈香请益，大师开示：审实念佛公案。从此参究，一念不移。三月之内，如在梦中，了不见有大众，亦不知有日用事。一众皆以予为有志，初不数日，以用心太急，忽发背疽。红肿甚巨，大师甚难之。予搭袈裟，哀切恳祷于韦驮前曰：“此必冤业索命债耳！愿诵《华严经》十部，告假三月，以完禅期，后当偿之。”至后夜，倦极，上禅床则熟睡，开静亦不知。及起，则忘之矣。天明，大师问：“恙何如？”予曰：“无恙也。”及视之，已平复矣，一众惊叹。是故，得完一期。及出[6]，亦如未离禅座时；即行市中，如不见一人，时皆以为异。江南从来不知禅，而开创禅道，自云谷大师始盛；少年僧之习禅者，独予一人。时寺僧服饰皆从俗，多艳色，予尽弃所习衣服，唯觅一衲披之，见者以为怪。

[1]代称寺庙。

[2]同喁。

[3]指僧官之职。

[4]火化。

[5]住持艮山和尚，生平事迹不详。

[6]出门在外。

【征观西林太师翁，大非凡僧。寿考令终，预知时至。得孙具眼，任以后事，究能报抚背之命，世法佛法两效焉，难矣。方今到处禅期，入坐者，但得安单为乐，谁识用为苦。憨祖发心念佛时，早数数见佛菩萨现身光明。人方得少为足，谁

复肯请益参究审实念佛公案。憨祖尝示征云：念佛不肯下死心，但在浮想上念，其实藏识中习气潜流，全不看见，故念佛从来不见一念下落。若念佛得力，尤胜参柏树子[1]、干屎橛[2]也。审实念佛公案，有所自来。是以后来东游，过嘉禾，至栖真，礼云谷先大师塔，以明法乳。及居五乳，启建六时念佛道场，以代禅期也。祷韦驮去背疽，一何如许灵应。自非三月禅期如梦，了不见大众日用事，离禅座，行市中，仍如坐禅时不见一人，如是审实用心，莫指望祷韦驮有此轻易也。】

四十五年丙寅（1566年）

予年二十一。自禅期出。是年二月二十八日午时，大雨如倾盆，忽大雷自塔而下，火发于塔殿。不移时，大殿焚。至申酉时，则各殿、画廊一百四十余间，悉为煨烬。时予少祖[3]为住持，及奏闻，旨下法司[4]，连逮同事者十八人。合寺僧恐株连，各各逃避。而寺执事僧，无可与计事者。予挺身力救，躬负盐菜，送狱中以供之。寺至刑部相去二十里，往来不倦者三月，且多方调护，诸在事者竟免死。时与雪浪恩公，俱决兴复之志，且曰：“此大事因缘，非具大福德智慧者未易也。尔我当拼命修行，以待时可也。”是时即发远游志。

[1]“僧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师云：‘庭前柏树子。’僧云：‘和尚莫将境示人。’师云：‘我不将境示人。’僧云：‘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此公案中，赵州以“庭前柏树子”教人会取眼前者即是，而截断学人别觅佛法之思路。即以超越人、境相对等分别见解之本来风光，拈提达摩要旨之真风。

[2]“僧问云门：如何是佛？门云：干屎橛。”干屎橛

者，拭人粪之楬之干者，取至污秽之意。一说干屎楬者，有净人污秽之意。《康熙字典》引《列子·黄帝篇》：“若株驹。”注曰：“断木。”若乡下人上茅房，大便后即以断木条净身。佛者，即能受人间一切污秽而净化人心者也。

[3]住持艮山和尚。

[4]即三法司，明代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合称。刑部替代大理寺掌管主要的审判业务。大理寺主要管理冤案、错案的驳正、平反。都察院不仅对审判机关进行监督，还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利。“三法司”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权分离、相互牵制的特点。

顷之，少祖寻入灭，太祖之房门无支持者。先是太师翁入灭，无储蓄，丧事皆取贷不资，故多欠负。即析居[1]，知必不能保。予思太师翁遗命，乃设法尽偿其负贷，余者分诸弟子各执业，房门竟以存。

是年冬，从无极大师听《法华经》于天界寺。因志远游，每察方僧求可以为侣者，久之竟未得。一日，见后架[2]精洁，思净头[3]必非常人，乃访之。及见，特一黄肿病僧。每早起，事已悉办，不知何时洒扫也。予故不寐，窃行廊下侦之，当众方参时，即已收拾毕矣。又数日，见不洁，乃不见其人，问执事，曰：“净头病于客房也。”予往视，其状不堪，问：“师安否？”曰：“业障身病已难支，而馋病更难当。”予问何故，曰：“每见行斋食，恨不俱放下。”予笑曰：“此久病思食耳。”是知其人真。因料理果饼，袖往视之，乃问其号，曰：“妙峰[4]，为蒲州人。”予即相期结伴同游。后数日，再视之，则不见，予心知其人，恐以予累，故

潜行耳。

【征按：雪浪法师，名洪恩。年十三，从父往听无极大师讲《法华》、《规矩》于报恩寺。无极者，淮阴人，具得贤首慈恩性相宗旨，一时讲肆为隆。浪公方髻年，旬日倾耳不肯去，竟自剪顶发，乞父舍身为极师小沙弥。正憨祖十二岁，初出家西林时，妙龄相契，谱前所载诣三藏殿听讲语也。至此，虽兄弟交密，憨祖别有超异心。二十岁从云谷大师天界坐禅时，浪公见其枯寂，呵以听无极开讲，曰：“用如三家村土地作么。”憨祖曰：“古德有言，自性宗通，回观文字，如开门落白耳。”雪浪曰：“果如此，则我兄也。”时报恩毁于天火，两人三日哭，誓以兴复。后憨祖由台山入都，慈官兴寺机缘几就，不偶，历东海南海，未尝须臾忘报恩事。浪公见浮图露槃鼓倾，沿门持钵行乞都市高门，三年乃得竣事。呜呼，两人并可谓不负诺矣。紫柏心易浪公，时有訾议，憨祖告以出家因缘，始悚然谓窥基后身。以上语，多闻之一雨法师。

蒲州妙峰大师，名福登，为山阴王南海进香。还过建业，北人初到南方，受湿生疮，因向天界道场，讨净头行单，为歇息计。憨祖从厕地光洁，厕灯明净中觅得之，订生死交，愿同住山行脚。妙公曰：“师有此志，行脚我荷草鞋，住山我给薪水。”寻以疮愈去，越六年，而相访于京师，则知尔时盖公事未了，机缘有待，故撩衣便去。谱语略之曰：恐累潜行也。中与妙师一真字足躐百千佛祖。

顺天府平谷县有山曰：妙峰，因山为号。】

[1]分开住。

[2]厕所。

[3]又作圉头、持净。禅林中，清扫厕所之职。

[4]妙峰（1531—1613年），法名福登，别号妙峰，俗姓续（一说姓徐），山西平阳（今临汾）人，五台山护国圣光永明寺住持，明代著名高僧和建筑家，世寿73，法腊51。《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有《敕建五台山十大护国圣光寺妙峰登禅师传》。

隆庆元年丁卯（1567年）

予年二十二。特举虚谷忠公[1]为寺住持，以救倾颓。比为回禄[2]事，常住负贷将千金，皆经予手。众计无以处，予设法，定限三年尽偿之。是年，奉部檄本寺设义学[3]，教僧徒，请予为教师授业，行童一百五十[4]余人。予因是复视《左》、《史》、诸子、古文辞。

【征按：此举不独了房门牵挂事，并了闾寺住持牵挂事，世法佛法并一大作略。称忠公，别云谷大师也。】

隆庆二年戊辰（1568年）

予年二十三。是年，谢寺馆，复馆于高座寺，以房门之累然也。

隆庆三年己巳（1569年）

予年二十四。是年，金山聘馆，居一年。

隆庆四年庚午（1570年）

予年二十五。是年仍应金山聘。

[1]虚谷忠公，一作云谷，生平事迹不详。

[2]相传为火神之名，引申指火灾。

[3]旧时一种免费学校，资金来源于地方公益金或私人筹

资。

[4]一说两百余人。

隆庆五年辛未（1571年）

予年二十六。予以本寺回禄，决兴复之志。将修行，以养道待时。是年遂欲远游[1]。始同雪浪恩兄游庐山，至南康[2]，闻山[3]多虎乱，不敢登。遂乘风至吉安[4]，游青原[5]，见寺废，僧皆畜发，慨然有兴复之志。乃言于当道[6]，选年四十以下者尽剃之，得四十余人。夏自青原归，料理本师业，安顿得宜。冬十一月，即一钵远游。

将北行时，雪浪止予，恐不能禁苦寒，姑从吴越[7]，多佳山水，可游目耳。予曰：“吾人习气，恋恋软暖，必至不可施之地，乃易制也。若吴越，枕席间耳。”遂一钵长往。

【征感慈祖前作清凉冰雪观，蓦地北行，发大勇猛，委身试之，早已人境双夺，虚空消陨矣。

以上，了在寺房门公案。】

[1]有版本无此句话。

[2]今江西南康市，位于江西省南部。

[3]指庐山。

[4]今江西省吉安市，位于江西中西部。

[5]青原山净居寺，始建于唐开元神龙元年（公元705年），青原行思的弘法道场。

[6]指掌权之人，即县令。

[7]泛指现在的江苏、安徽、浙江一带地区。

隆庆六年壬申（1572年）

予年二十七。初至扬州，大雪阻之，且病作。久之，乞食于市，不能入门。自忖何故，急自省，曰：“以腰缠少有银

二，可恃耳！”乃见雪中僧道、行乞之不得者，即尽邀于饮店，以银投之，一餐而毕。明日上街，入一二门，乃能呼，遂得食。因自喜曰：“吾力足轻万钟[1]矣！”铭其钵曰“轻万钟之具”；名其衲曰“轻天下之具”；乃为之铭曰：“尔委我以形，我托尔以心。然一身固因之而足，万物实以之而轻。方将曳长风之袖，披白云之襟。其举也若鸿鹄之翼，其逸也若潜龙之鳞。逍遥宇宙，去住山林。又奚衔夫朱紫之丽？唯取尚乎霜雪之所不能侵。”

是年秋七月，至京师，无投足之地。行乞竟日，不能得。日暮，至西太平仓茶棚，仅一餐，投宿河漕遗教寺。明日，左司马汪公伯玉[2]，知予至，乃邀之，以与汪次公仲淹[3]为社友故耳。因得寓所旬日，即谒摩诃忠法师[4]，随往西山听《妙宗钞》，有《西山怀恩兄》诗。期罢，摩诃留过冬，听《法华》、《唯识》，请安法师[5]为说《因明三支比量》[6]。

十一月，妙峰师访予至。师长须发，衣褐衣，先报云：“有盐客相访。”及入门，师即问：“还认得么？”予熟视之，见师两目，忽记为昔天界病净头也。乃曰：“认得！”师曰：“改头换面了也。”予曰：“本来面目自在。”相与一笑，不暇言其他，第问所寓，曰：“龙华[7]。”明日过讯，夜坐，乃问其状何以如此？师曰：

[1]钟，古量器名。指丰富的粮食。

[2]汪道昆（1525—1593年），字伯玉，号南溟，又号太函。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明代文学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擅长古文辞，工诗词，诗文理论宗前、后七

子，世称“后五子”之一，颇为时人所重。又兼长武略，初为义乌令，后升任福建兵备道，曾协助戚继光扫平倭寇，以功擢按察使，又任佾都御史等，后至兵部左侍郎，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著有诗文集《太函集》一百二十卷，杂剧集《大雅堂乐府》。

[3]汪道贯（1543—1591年），字仲淹，安徽休宁人。工词赋，尤善书法，著有《汪次公集》十二卷。

[4]摩诃忠法师，生平事迹不详。

[5]安法师，生平事迹不详。

[6]因明学，即宗、因、喻。是在与人辩论理法时，先列出自己的宗义，再用因来说明自己所以要立此宗的原因或理由，然后再拿大家共同承认的事物来作譬喻，以证明自己的立论不错。

[7]北京龙华寺。

“以久在山，故发长未剪。适以檀越，山阴殿下修一梵宇，命请内藏[1]，故来耳。”问予状，乃曰：“特来寻师，且以观光鞶鞶[2]，一参知识，以绝他日妄想耳。”师曰：“别来无时不思念，将谓无缘。今幸来，某愿伴行乞，为前驱打狗耳。”竟夕之谈，迟明一笑而别。即往参遍融大师[3]，礼拜，乞和尚指示，师无语，唯直视而已。参笑岩师[4]，师问：“何处来？”予曰：“南方来。”师曰：“记得来时路否？”

曰：“一过便休。”师曰：“子却来处分明。”予作礼，侍立请益，师开示向上[5]数语而别。

【征思开手乞食入人门一段情景，真不可说，不可思

议。一雨法师言憨祖决计北游，浪公苦留，憨祖诒之入城，遂冒大雪而行。浪公还寺，痛哭久之，是应有西山怀恩兄诗。遍融、笑严二师，并作投契语。笑岩，燕人，结庵燕京西城柳巷。生正德壬申，当憨祖二十七岁相见时，笑师年已六十二矣。有《月心语录》，中分南集二卷，北集二卷，禅录中所希有。此相见语，句句是记向上事。

是岁起台山因缘。】

万历元年癸酉（1573年）

予年二十八。春正月，往游五台，先求《清凉传》[6]，按迹游之。至北台，见有憨山[7]，因问山何在？僧指之，果奇秀，默取为号，诗以志之，有“遮莫从人去，聊将此息机”之句。以不禁冰雪苦寒，遂不能留。复入京，东游行乞至盘山[8]，于千象峪石室，见一僧不语，予亦不问，即相与拾薪汲水，行乞过夏，汪司马以书访之，曰：“恐公作东郊饿夫也。”及秋，复入京，以岭南欧楨伯[1]，先数年，未面寄书。今为国博，急欲见予，故归耳。

[1]藏经。

[2]辇毂：皇帝的车舆。代指京城。

[3]遍融禅师，法名真圆，俗姓钱，四川营山人，世寿83。

[4]笑岩德宝（1512—1581年），原名月心，法名德宝，号笑岩。俗姓吴，北京人，是明代临济宗高僧，有《月心语录》存世。

[5]向上：禅林用语，指由下至上、从末至本。自末进于本，谓之向上，自本下于末，谓之向下。禅宗以自迷境直入悟

境、上求菩提之工夫，称为向上门，又称逆卍字（即卍），属于自利门；反之，自悟境顺应而入迷境，示现自在之化他妙用，称为向下门，又称顺卍字，属于利他门。

[6]《清凉传》包括《古清凉传》、《广清凉传》、《续清凉传》。《古清凉传》由唐释慧祥撰，《广清凉传》由宋释延一撰，《续清凉传》由宋张商英撰。《清凉传》是最早介绍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史著。

[7]关于憨山有两说：一说见于《名山志》：“五台龙门有山，秦始皇鞭石成桥，渡海求神仙时，鞭此山不动，因呼曰憨山。”一说见于《清凉山志》卷二《五峰灵迹》：“《古传》云，昔有梵僧，从魏孝文帝乞一卧具地，帝许之。僧展卧具，覆五百里。帝知其神，骇之，跣然随后。帝曰：‘尔憨耶？’山乃止，故以为名。”

[8]盘山，位于天津蓟县城区西北。

【征阅《名山志》云：五台龙门有山，秦始皇鞭石成桥，渡海求神仙时，鞭此山不动，因呼曰憨山。不禁苦寒冰雪，正照顾前清凉冰雪现境，及与雪浪不禁苦寒话头，隐跃寄意。不语僧一事，颛公所作传，载之特详。云：师与妙峰再遇燕都，期同上五台山住静。时妙师翁山阴王诸藏经未起，师居汪司马南溟私馆。久之，随喜盘山，登盘山顶，傍一石严，内一隐者，灰头土面，师作礼，绝不照应，问亦不语。师知非常人，亦同默坐。少顷，隐者烧茶，唯取一杯自饮，师亦取一杯自酌饮。茶竟，隐者还茶具于原处，端坐如故，师亦如之。少顷，隐者炊饭，饭熟，置之坐前，唯取一碗一箸自食，师亦取一碗一箸同食。饭罢，又端坐如故，师亦如之。夜中，隐者出

岩外经行，师亦随之，第东西各步。明日，师知茶时烹茶，饭时煮饭，隐者同师饮啜，入夜经行亦尔。如是一七，隐者方问师曰：“仁者何来？”师曰：“南方来。”隐者曰：“来此何为？”师曰：“特访隐者。”隐者曰：“隐者面目如此，别无奇特。”师曰：“进门早已看破了也。”隐者笑曰：“我住此岩三十余年，今日始遇一个同风。”留师住，师亦忘返。一夜，师经行，忽然顶门响一声，轰如乍雷，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豁然顿空，境非寻常目前空可喻。如是空定，有五寸香许，渐觉有身心，渐觉脚下踏实，开眼渐见山河大地，一切境相，还复如故。身心轻快，受用亦无可喻。举足如风轻，归岩中，隐者曰：“今夜经行，何其久耶。”师具告所得境相。隐者曰：“此色阴境耳，非是本有。我住此岩三十余载，除阴雨风雪，夜夜经行此境，但不着，则不被他昧却本有。”师深肯其语，作礼谢教。师在盘山久之，妙师藏经起，向汪公询师何往？公即遣使登盘山顶觅师问，在严中，见师，述主人妙师相候之切。师乃拜辞隐者，恋恋不忍别，无奈宿约何耳。隐者送师，泪如喷珠，行至半山方转。师还京，妙师汪公迎师，笑曰：“回何迟耶？”师具陈严上因缘。公曰：“如是，则吾师住山已竟。”师曰：“犹是途路边境界耳。”公与妙师相视大笑。噫嘻，如许奇特示现，憨祖生平所遭，不知几何，难以笔舌尽。即此颛公所载，盘山实录，累六百言，可谓莫大因缘。谱中只以“盘山千像峰，一僧不语，相与拾薪汲水，行乞过夏”，片语了之，看来不过一顿家常菜饭耳。奇境可恋，舍之即行，虽因妙师宿约，亦不愿作二乘人，独了汉也。颛公作传之功，以此一节公案为最。

顺天府蓟州，数峰陡绝，名盘山，一名盘龙山山顶有大石，摇之辄动。】

[1]欧大任（1516—1595年），字桢伯，号蘧园、伦山先生。广东顺德人。嘉靖中官江都训导，后迁国子监博士，官至南京工部郎中。工诗，同卢冉、俞允文、李先芳、吴维岳并称“广五子”。有《思玄堂集》、《旅燕集》、《浮淮集》、《轺中集》等。

二年甲戌（1574年）

予年二十九。春，游京西山，当代名士，若二王、二汪及南海欧桢伯，一时俱集都下。一日，访王长公凤洲[1]，相见，以予少年易之。予傲然宾主，公即谆谆教以作诗法，予瞠目视之，竟无一言而别。公不悻，乃对次公麟洲[2]言之。明日次公来访，一见，即曰：“夜来[3]家兄失却一只眼。”予曰：“公具只眼否？”公拱曰：“小子相见了也！”相与大笑。归谓其兄曰：“阿哥，输却维摩[4]了也。”因以诗赠予，有“可知王逸少，名理让支公”[5]之句。

一日，汪次公与予同居，看《左传》，因谓予曰：“公天资特异，大有文章气概。

[1]王世贞（1526—1590年），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泰仓人，明代著名文史学家，嘉靖进士，南京刑部尚书。著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弇州堂别集》。

[2]王世懋（1536—1588年），字敬美，别号麟洲，又号损斋，竟陵太仓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官至南京太常少卿。著有《王仪部集》、《艺圃撷余》等。

[3]昨天。

[4]维摩诘的简称，又译为净名，相传是金粟如来的化身，以居士身份辅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

[5]王逸少，即王羲之，他初见支遁，并不把支遁放在眼里，然而当支遁发表一番有关《庄子·逍遥游》的弘论后，王羲之深深为之折服，“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家伯子[1]，当代文宗也，何不执业，以成一家之名乎？”予笑而唾曰：“留取老兄膝头，他日拜老僧，受西来意[2]也。”次公大不悦。归告司马公。公曰：“信哉！予观印公[3]道骨，他日当入大慧中峰之室，是肯以区区文字为哉？第恐浮游为误耳。”见予与次公扇头诗，有“身世蜩双翼，乾坤马一毛”之句，乃示次公曰：“此岂文字僧耶？”

他日，特设斋请予，与妙师同坐，公谓予曰：“禅门寥落大可忧，小子[4]切念之。观公气度，将来成就不小，何以浪游为？”予曰：“贫道[5]特为大事因缘，参访知识，故行脚。今第游目当代人物，以了他日妄想耳，非浪游也。且将行矣。”公曰：“信然。予观方今无可为公之师者，若无妙峰，则无友矣。”予曰：“昔已物色于众中，曾结同参之盟；故北来相寻，不意偶遇于此。”公曰：“异哉！二公若果行，小子愿津之。”时妙师取藏经回，司马公因送勘合[6]二道，又为文以送予。一日，公速予至，问曰：“妙峰行矣，公何不见别？”予曰：“姑徐行。”公曰：“予知公不欲随人脚跟转耳，殊大不然。古人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但愿公他日做出法门一段光明事业，又何以区区较去就哉？”予感而拜谢，遂决行。即往视妙师，已载乘矣。见予

至，问曰：“师行乎？”曰：“行矣！”即登车，未别一人而去。

秋八月，渡孟津[7]，见武王观兵处[8]，有诗吊之曰：“片石荒碑倚岸头，当年曾此会诸侯。王纲直使同天地，应共黄河不断流。”过夷齐叩马地[9]，吊曰：“弃国遗荣意已深，空余古庙柏森森。首阳山色清如许，犹是当年叩马心。”

[1]家兄。

[2]即“祖师西来意”，为一禅宗公案。

[3]指澄印，即憨山。

[4]指王长洲。

[5]应为贫僧。

[6]古代朝廷印制的供官员、执行公务人员和皇帝恩准的其他人长途旅行途中在驿站使用时出具的凭证。持此可在驿站短时停留，并免费住宿和用餐。

[7]古黄河渡口。

[8]周武王姬发率大军大会诸侯处。

[9]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

遂入少林，诣初祖[1]。时大千润[2]宗师初入院[3]，予访之，未遇。出山，观洛阳古城、焚经台[4]、白马寺[5]。即追妙师，九月至河东。会山阴王，遂留结冬。

时太守陈公[6]，延及予意甚勤，为刻《肇论中吴集解》[7]，予校阅。向于《不迁论》[8]“旋岚偃岳”之旨不明，切怀疑久矣。今及之，犹惘然。至“梵志[9]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犹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恍然了悟曰：“信乎！诸法本无去来也。”即下禅床礼佛，则无起动相。揭帘立阶前，忽风吹庭树，飞叶满空，则了无动相，曰：“此‘旋岚偃岳’而常静也。”至后出遗，则了无流相，曰：“此‘江河竞注而不流’也。”于是“生来死去”之疑，从此冰释。

[1]指达摩禅师。

[2]曹洞宗第二十五世幻休常润。常润（1514—1585年），字大千，号幻休，贤进（今江西）人。少习儒，尝研读阳明良知学，后入伏牛山出家。至少林，礼小山宗书禅师，万历二年（1574年），奉敕主法少林，力倡曹洞宗风。

[3]入院，出任住持。

[4]白马寺六景之一，位于白马寺南五百米处，为两座夯土高台。关于焚经台，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自白马寺建立后，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得到官方认可并倡导，日渐在民间热传，与中国本土的道教发生碰撞摩擦。公元71年，中岳道士吕惠通与四岳道士690人联名向汉明帝上表，请与梵僧论道比高低。汉明帝准奏，乃下旨在白马寺前筑二高台，让佛道代表登台论法焚经，并帝亲临主持。结果，道家经本被烧成灰烬，而佛家经本却无损且闪金光。于是道家只得认输。

[5]白马寺位于河南洛阳老城以东12公里处，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为中国第一古刹，世界著名伽蓝，是佛

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现存的遗址古迹为元、明、清时所留。寺内保存了大量元代夹纆干漆造像如三世佛、二天将、十八罗汉等。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白马寺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6]陈太守，生平事迹不详，待考。

[7]宋代僧人净源集解，共三册。

[8]《物不迁论》，僧肇的代表作之一。所论述的是世界有无变化、生灭、运动的问题。在僧肇看来，崩裂着的巨峰处于静止，奔腾着的江河没有湍流，飘荡着的尘埃并非运动，经天的日月未曾巡回。世界事物看起来在那里飞快地旋转，但实际上却没有变动。因为“动”只是与“静”相对的一种假象，若站在纯哲学的高度上，透过假象看本质，撇开动静的相互关系，就无所谓动与不动了

[9]出家修行的外道。

乃有偈曰：“死生昼夜，水流花谢，今日乃知，鼻孔向下[1]。”明日妙师相见，喜曰：“师何所得耶？”予曰：“夜来见河边两个铁牛，斗入水去也，至今绝消息。”[2]师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钱矣。”

未几，山阴[3]请牛山[4]法光禅师[5]至，予久慕之，相见，喜得坐参也；与语，机相契。请益，开示以“离心意识，参出圣凡路学”，深得其旨。每见师谈论，

出声如天鼓音。是时，予知悟明心地者，出辞吐气果别也，深服膺其人。一日，袋中搜得予诗，读之，叹曰：“此等佳句，何自而得耶？”复笑曰：“佳则佳矣，那一窍欠通

在。”予曰：“和尚那一窍通否？”师曰：“三十年拿龙捉虎，今日草中走出兔子来吓一跳。”予曰：“和尚不是拿龙捉虎手。”师拈拄杖才要打，予即把住，以手捋其须，曰：“说是兔子，恰是虾蟆。”师一笑休去。

师一日曰：“公不必他往，愿同老伏牛，是所望也。”予曰：“观师佛法机辩，不减大慧，见居常似有风颠态，吟哦手口无停时，谓何？”师曰：“此我禅病也。初发悟时，偈语如流，日夜不绝，自是不能止，遂成病耳。”予曰：“此病初发时，何以治之？”师曰：“此病一发，若自看不破，须得大手眼人痛打一顿，令其熟睡，觉时，则自然消灭矣。我初恨其无毒手耳。”

岁暮，师知予新正[6]即往五台，乃以诗送之，有“云中狮子骑来看，洞里潜龙放去休”之句。问曰：“公知否？”予曰：“不知。”师曰：“要公不可捉死蛇耳。”予颌之。

[1]语出《指月录》卷十一《赵州观音院真际从谗禅师》：“之乎者也，衲僧鼻孔，大头向下。禅人若也不会，问取东村王大姐。”“之乎者也”，原指深奥难懂的古籍，现则象征深奥难懂的禅道。“衲僧鼻孔”，表面指出家僧人的鼻孔，实指深奥难懂的禅道。一般人视为深奥难懂的禅道，实际上是最平常的事物；这就像衲僧鼻孔的大头（鼻头）向下一样平常简单。

[2]洞山良价禅师问潭州龙山和尚是如何开悟的，悟境如何？龙山和尚比喻说：“我见到两头泥牛相斗，到海中就不见了，直到今天还没有消息。”意思是未开悟前的自我很固执，遇到什么都要斗：自己跟外境斗，外境也跟自己斗；向

外斗环境，向内斗自己。之后，外斗内斗的行为再也不发生了，仿佛泥牛入海，太平无事了。此时心中了知：斗是虚幻的情执，一旦有了智慧，便超越对立与统一，根本无从斗起。

[3]即山阴王。朱俊柵（1530—1603年），号乐善道人，朱元璋五世孙。嘉靖三十七年袭封山阴王，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去世。吟诗作禅，交接禅僧，精研佛学，潜心内典，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正脉疏序》及《黄先生儒行集传》四卷、《净土寺记》等。

[4]即伏牛山

[5]法光禅师，生平事迹不详，待考。

[6]新年。

向来禅道久无师匠，及见光师，始知有宗门作略[1]。

山阴国主问予二亲在，乃赠二百金，为终养资。予谢曰：“贫道初行脚，自救不了，又安敢累二亲乎？”固致劳光师。

【征谓憨祖当日，因仲淹得见伯玉，而二汪优在兄；因凤洲得见麟洲，而二王优在弟，世几难兄难弟哉。瞠目无一言，置凤洲何地，膝头拜老僧，许南溟到天。大汪公的的大眼孔，大愿力，成就台山大因缘，大功德，伟人哉。设斋请两师，一席话，悉是如语，不诳语，痛切到家语，世出世间语。着心劝驾，有加无已，泥水为人，身没交涉，千载佛祖，有不感而谢之者哉。两师发轫台山，机锋针对，脚跟勘合。何如乞食徐行，感谢登车，只为南溟[2]先觉。两人一路，同行独往，离合随意，先后不违，到处历览古迹，河滨追及同舟。蹋破草鞋，速于邮传。光华偈颂，快于风雅。武王自

可观兵，夷齐何妨叩马。不遇大千润师，早遇少林初祖矣。猗欤咄哉，旋岚偃岳，遥印曹溪之不迁。昼夜死生，了悟佛孔之无二。惟佛知佛，佛祖知祖。妙师其提唱乎，南溟其鼓吹乎？无极、云谷、摩诃、遍融、不语，五导师，其发灵振觉之先声乎？笑岩、法光，其他山攻玉之片石乎？入少林，诣初祖，西来衣钵之始因乎。戍曹溪，兴六祖，肉身接席之结果乎。山阴国主赠二百金，固让以致伏牛光师，为款留乎，为印证乎。至金即行，为台山妙师宿诺乎，为狮子潜龙，不受羁络，以表扬宗门作略乎。弟子福征，读至此，合十赞叹曰：“希有世尊，无尽意菩萨，解颈众宝珠璎珞，以与观世音，让金光师也。那吒太子，拆骨还父，刮肉还母，辞资终养也。母可投子于河，子可不顾亲养，明眼人，称为百千万亿劫止慈止孝。”

征又按：颛公所作传云：妙师同师起经，从河南，转进山西，至蒲州，山阴王闻藏经将至，率诸宗侯幡盖音乐香花，迎经进府。妙师告王曰：“向所说澄印师，今亦同来。”王闻大喜，先请师相见，后方安置藏经。延师府内住，时刻坐对，究探《楞严》宗旨。王托妙师请师讲《楞严经》，师雨泪苦辞曰：“我为住山来，不为讲经来。”即欲遁去。王知志不可夺，下拜坚留三两月，即嘱妙师伴师住山。嗟乎！憨祖早识妙师于天界，妙师早举憨祖于山阴，是以蓦地相逢，一见如故。谈经胜事，不可则止。所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

[1]禅宗祖师令其弟子开悟的教学方法和风格。

[2]汪道昆。

三年乙亥（1575年）

予年三十。正月自河东同妙师上五台，过平阳[1]，师之故乡也。师以少贫，值岁饥，父母死，葬无殓具。至是，山阴与一二当道助之，予为卜高敞地，为合葬，作墓志。师俗姓续，居平阳东郭，盖春秋续鞠居[2]之后也。

太守胡公[3]，号顺庵，东莱[4]人，闻予至，寓城外，欲一见不可得。及予行，公送邮符[5]。予曰：“道人行脚有草屨耳，焉用此？”公益重。及予行，公后追之，至灵石[6]乃见。同至会城[7]，留语数日，差役送至台山。于二月望日[8]，寓塔院寺[9]，大方主人[10]，为卜居北台之龙门[11]，最幽峻处也。以三月三日，于雪堆中，拨出老屋数椽，以居之。时见万山冰雪，俨然夙慕之境也，身心洒然，如入极乐园。

未几，妙师往游夜台，予独住此，单提一念，人来不语，目之而已。久之，视人如杌，直至一字不识之地。初以大风时作，万窍怒号，冰消，涧水冲激，奔腾如雷，静中闻有声，如千军万马出兵之状，甚以为喧扰。因问妙师，师曰：“境自心生，非从外来。闻古人云：三十年闻水声，不转意根，当证观音圆通。”溪上有独木桥，予日日坐立其上，初则水声宛然，久之动念即闻，不动即不闻。

[1]今山西省临汾市。

[2]生平事迹不详。

[3]胡顺庵，名来贡，字天中，号顺庵，山东莱州人，生平事迹不详，待考。

[4]山东龙口市的古称，也作为烟台市的古称，泛指烟台

地区。

[5]发给往来人员，准许其在驿站食宿及使用车马的凭证。

[6]山西省晋中市灵石县，位于山西省中部、晋中盆地南端。

[7]省城。

[8]农历每月十五或十六日。

[9]塔院寺位于五台山台怀镇显通寺南侧，是五台山著名的五大禅处之一。原为显通寺的塔院，明代重修舍利塔后独成一寺，因院内有大白塔，故名塔院寺。

[10]大方和尚，法名圆广。生平事迹不详，待考。

[11]指法云庵。

一日，坐桥上，忽然忘身，则音声寂然，自此众响皆寂，不为扰矣。予日食麦麸和野菜，以合米为饮汤送之。初，人送米三斗，半载尚有余。一日，粥罢经行[1]，忽立定，不见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圆满湛寂，山河大地，影现其中，及觉则朗然，自觉身心，了不可得。即说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洞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起灭。”自此内外湛然，无复音声色相为障碍，从前疑念，当下顿消。及视釜，已生尘矣，以独一无二，故不知久近耳。

是年，雪浪北来看予，至台山，坐室中，不禁其凄楚，信宿[2]而别。冬，结一板屋以居。

【征在净慈寺宗镜堂，闻之憨祖高足知微、虚中、修六，三公云：大师同妙师在台山龙门，龙翻石上，坐听沸泉，经年，至泉声不断，如不闻，乃得入定。妙师知大师将入

定，乃别庐于木瓦梁，大师入定，不知几何日乃出。观此，则知视釜生尘，正独居入定时事也。是知非发悟人不能入定，非苦行人不能发悟。古尊宿谓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记其数。有言一悟不再悟者，大错也。当年誓力以冰雪清凉作观，到此缘成，以冰雪清凉得力。斯谓薪尽火传，斯谓传灯。今衲子传灯，直传薪耳。

直笔浪公数语，犹是当年挽止苦寒之意，终不忘同胞交与之情也。浪公传称，当日身觅憨师所在，历嵩少、伏牛，上五台龙门，得之冰雪堆中，腰包菘饭，誓共生死。师语之曰：人各有志，亦各有缘，兄之缘，在行法以续慧命，不当终老枯寂。江南此道久湮，当上承无极本师法席，荷担曩累，为人天眼目，庶不负出世因缘也。浪公首肯，遂相与郑重而别。后杖锡三吴诸郡，说法三十年，大众围绕，东南讲席大盛。

山西太原府五台县，有五台山，五峰高出云表，顶背皆可上，故称台。文殊师利所居，曰清凉山。盖憨祖始终清凉冰雪因缘也。如来雪山修道，祖师立雪得传之说，乃信。】

[1]修行者为提高对身体的明觉度和摄受力，锻炼心念对身体的控制，在一定之地旋回往返。属于四念住修行中身念住的修行方法。

[2]连住两夜，也表示两夜。

四年丙子（1576年）

予年三十一。春三月，莲池大师[1]游五台，过访，留数日，夜对谈心甚契。是年予发悟后，无人请益，乃展《楞严》[2]印证。初，未闻讲此经，全不解义，故今但以现量

[3]照之。少起心识，即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阅月，则全经旨趣，了然无疑。

秋七月，平阳太守胡公，转雁平兵备[4]，入山相访，静室中，唯餐燕麦羹[5]、野菜齏耳。时下方正酷热，驂从[6]到山涧中敲冰耳。

是年冬十月，塔院主人大方被诬讼，本道[7]拟配递还俗，丛林几废。庐山彻空禅师[8]来，与予同居，适见其事，大苦之。予曰：“无伤也。”遂躬诣胡公，冒大雪往。及见，胡公欣然曰：“正思山中大雪难禁，已作书遣迎，师适来，诚所感也。”然竟解，释主人，道场以全。

[1]莲池大师（1535—1615年），法名株宏，字佛慧，号莲池，俗姓沈，浙江杭州人，后世常称为“云栖株宏”，主修净土宗，后世尊他为“莲宗第八祖”。世寿81，僧腊50。《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七有憨山撰写的《云栖莲池宏大师塔铭》。

[2]有些学者认为是以《楞伽经》印证，因为达摩祖师从西而来，只带了四卷《楞伽经》，表示以经印心之意。但从憨山大师所做的《楞严通义》看，则知应是以《楞严》为印证。

[3]又称真现量。是在对境的时候，没有任何分别筹度之心，各各逼附自体，显现分明，照了量知。也即是由五官能力直接觉知外界的现象；这种觉知是构成知识的最基础来源。

[4]亦称兵备道，官名。明洪熙年间始置，本为遣布政司参政或按察副使至总兵处整理文书，参与机要之临时性差遣。弘治年间始于各省军事要冲遍置整饬兵备之“道员”，称

为兵备道。掌监督军事，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此官由按察使或按察僉事充任，是分巡道的一种。又称兵备副使，兵宪。

[5]应为“食”字旁，概指山西北部地区的一种面食。

[6]驾马车之人。

[7]本地道府。

[8]彻空禅师，生平事迹不详，待考。

固留过冬，朝夕问道，为说《绪言》[1]。开府[2]高公[3]，移镇代郡[4]，闻予在署中，乃谓胡公云：“家有园亭，多题咏，欲求高人一诗。”胡公诺之，对予言，予曰：“我胸中无一字，焉能为诗乎？”力拒之。胡公乃取古今诗集置几上，发予诗思。予偶揭之，方构思，忽机一动，则词句迅疾，不可遏捺。胡公出堂回，则已落笔二三十首矣。予忽觉之曰：“此文字习气，魔也。”即止之，取一首以塞白。然机不可止，不觉从前所习诗书辞赋，凡曾入目者，一时现前，逼塞虚空，即通身是口，亦不能尽吐，更不知如何为我之身心也。默之自视，将欲飞举之状，无奈之何。明日胡公送高公去，予独坐思之曰：此正法光禅师所谓“禅病”也，今在此中，谁能为我治之者？无已，独有熟睡可消。遂闭门强卧。初甚不能，久之，坐忘如睡，童子敲门不开，椎之不应。胡公归，亟问之，乃令破窗入，见予拥衲端坐，呼之不应，撼之不动。先是，书室中设佛，供案有击子，胡公拈之，问曰：“此物何用？”予曰：“西域僧入定，不能觉，以此鸣之即觉矣。”公忽忆之，曰：“师入定耶？”疾取击子耳边鸣数十声，予始微微醒觉，开眼视之，则不知身在何处也。公曰：“我行，师

即闭门坐，今五日矣。”予曰：“不知也，第一息耳。”言毕，默坐谛观，竟不知此是何所，亦不知何从入来。乃回观山中，及一往行脚，一一皆梦中事耳，求之而不得。则向之遍空扰扰者，如雨散云收，长空若洗，皆寂然了无影像矣。心空境寂，其乐无喻。乃曰：“静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佛语真不吾欺也。”

岁暮，拟新正还山，乃为胡公言：台山林木，苦被奸商砍伐，菩萨道场，将童童[5]不毛矣。公为具疏题，请大禁之。自后国家修建诸刹，皆仗所禁之林木，否则无所取材矣。

[1]过冬期间，胡顺庵将憨山一个月的开示，记录整理为《佛法绪言》，并请人付梓流通。

[2]山西巡抚。

[3]高文荐，成都人，明代中央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万历年间任山西巡抚，万历十年（1582年）升任宁夏总督。

[4]指雁门。

[5]光秃貌。

【征闻初祖以《楞伽》四卷印心，今憨祖以《楞严》全部印心，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莲池师，杭州仁和人，名族沈氏子，邑庠名士。三十二岁投性天理和尚[1]祝发，讳株宏，字佛慧。既就无尘玉[2]律师受具。以母服[3]未阕，乃怀木主[4]以游，居必奉，食必供。遍参知识，北游五台，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随众炼魔。入京师，参遍融、笑严二大老，皆有开发。过东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掷戟浑如梦，魔佛空争是与非。”南归，与禅

期者五，终不知邻单姓字。隆庆辛未，乞食梵村，渐就云栖胜缘，大开净土一门，普摄三根以终。所著《弥陀疏钞》、《禅关策进》，憨祖称师二编，盖显禅净双修，不出一心，其为化权甚微。出世始终，无一可议，可谓法门得佛之全体大用者也。丁巳，东游时，从南岳携文往祭，徇诸缙白弟子请，为作塔铭，又为题像赞者七。云栖弟子，写憨祖像，留挂山中，又自为之赞，大了丙子台山过访，一番夜谈心契因缘也。彻空师，初住匡山黄龙潭，此来同住龙门，以冬十月，至春四月还匡山，寓台山半载有余。盖憨祖为雁平胡公所留，彻师为代主 铛边事也。向闻大方被诬，正为山中斫木奸商作难，诸山乞憨祖往解于胡公。既以解大方难始，复以禁台山木终，一时诸山为之感动，洵世法佛法之无二也。在胡公馆所说《绪言》，信口信手，弥月而成。胡公命人录之成帙，即付梓工，请名《绪言》以行，实为发轫之著作。其中章法句法，似拟老子，而立言大旨，则在教三道一。后此十四年，在牢山，作《观老庄影响论》，实先后发明也。谨录绪言三则，以例其余。云：密于事者心疏，密于心者事达。故事愈密，心愈疏，心愈密，事愈达。心不洗者无由密，是以圣人贵洗心退藏于密。又云：目容天地，纤尘能失其明。心包太虚，一念能塞其广。是知一念者，生死之根，祸患之本也。故知几知微，圣人存戒。又云：念有物有，心空法空。是以念若虚镕，逢缘自在。心如圆鉴，来去常闲。善此者，不出寻常，端居妙域矣。

[1]生平事迹不详。

[2]生平事迹不详。

[3]服丧制度之一。古制，父在母死，服丧一年。自唐垂拱年间始，改为三年。

[4]木制的神位。上书死者姓名以供祭祀。又称神主。俗称牌位。

盖文道禅道，总是一道。文魔禅魔，总是一魔。道高千尺，魔高千尺。故曰：魔来佛来，禅病未去，飞举坐忘，那得入定。今世自许禅定人，晓此击子公案否？胡顺庵，缘深款切，无端动问击子，转眼先几应验，是岂人之所能为哉。征侍宗镜堂时，晨夕所见，坐即双趺，闭眼即入定，开眼即出定。双眸一展如电，应答千言如响。视尔时五日之定，直初入门头事矣。

颛公所传，称是岁大雪经旬，各台顶雪悉吹聚，龙门静室，覆深十余丈。师与彻师闭门兀坐，日一拨火煨茶饭。北台，白马寺，中台，三处大众，二三百人，发心执锄 筐扫，探竿下台顶，觅龙门路。随探随掘，随往随来，大众勇猛，足经两日探竿，始抵静室，欢呼，进门，咸云：山中经此，大难有火，此佛天护佑。师与彻师称谢，已而曰：也要经过始得。因融雪汤，欢饮大众。越日，诸山闻二师无恙，携米面果点至者，几无容足处。后又闻与妙师同住，亦曾经此大雪，同以入定消之。龙门冰雪，视为寻常，谱多不载。】

五年丁丑（公元1577年）

予年三十二。春，自雁门归，因思父母罔极[1]之恩，且念于法多障。因见南岳思大师[2]《发愿文》，遂发心刺血泥金，写《大方广佛华严经》一部，上结般若胜缘，下酬罔极之恩，以是年春创意。



[1]无穷尽。

[2]南岳慧思（515—577年），南北朝高僧。世称南岳尊者、思大和尚、思禅师。俗姓李，后魏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今河南上蔡县）人。十五岁信仰佛教出家，二十岁受具足戒。

先是，慈圣圣母[1]以保国选僧诵经，予僭[2]列名。至是，上[3]闻书经[4]，即赐金纸以助。明年四月，书经起。彻空师

还匡山[5]，有诗十首送之。

【征按：血书《华严》，即后云：与妙师同愿建无遮会，安置塔藏者也。发愿未书，先有神感。上闻赐金纸者，谓以列名诵经故，上闻圣母而赐之，非谓神宗皇上也。保国，赐写经金纸一事，为圣母出世因缘始此矣。

慈圣李皇太后，为神宗嫡母，信佛甚殷，布施甚广，京师人称佛老娘娘。】

六年戊寅（1578年）

予年三十三。刻意书经，无论点画大小，每落一笔，念佛一声。游山僧俗至者，必令行者通说。予虽手不辍书，然不失应对，凡问讯者，必与谈数语。其高人故旧，必延坐禅床，对谈不失，亦不妨书，对本临之，亦不错落。每日如常，略无一毫动静之相。邻近诸老宿，窃以为异，率数众来验，故意搅扰，及书罢读之，良信。因问妙师曰：“印师何能

如此耶？”妙师曰：“吾友入此三昧纯熟耳。”

予自住山，至书经，屡有嘉梦。初，一夕，梦入金刚窟，石门，榜“大般若寺”。及入，则见广大如空，殿宇楼阁，庄严无比。正殿中唯大床座，见清凉大师倚卧床上，妙师侍立于左，予急趋入礼拜，立右。闻大师开示，初入法界圆融观境，谓佛刹互入，主伴交参，往来不动之相。随说其境，即现覩于目前。自知身心交参涉入。示毕，妙师问曰：“此何境界？”大师笑曰：“无境界境界。”及觉后，自见心境融彻，无复疑碍。

[1]孝定太后（？—1614年），李氏，北京西关人，明穆宗朱载堉贵妃，神宗朱翊钧的生母，曾代神宗处理朝政，万历年（1573），神宗徽称“慈圣太后”。

[2]超越本分，古代指地位在下的冒用在上的名义或礼仪、器物。

[3]慈圣圣母。

[4]即《大方广佛华严经》。大乘佛教重要经典之一，简称《华严经》，或称《杂华经》。中国华严宗即依据此经，立法界缘起、事事无碍等妙义为宗旨。

[5]庐山。

又一夕，梦自身履空上升，高无极大，落下，则见十方迥无所有，唯地平如镜，琉璃莹彻。望唯一广大楼阁，阁量



如空。阁中尽世间所有人物、事业，乃至最小市井鄙事，皆包其中，往来无外。阁中设一高座，紫金焰色，予心为金刚宝座。其阁庄严妙丽，不可思议。予欢喜欲近，心中思惟：

“如何清凉界中，有此杂秽耶？”才作此念，其阁即远。寻复自思曰：“净秽自我心生耳。”其阁即近。顷之，见座前侍列从僧，身量高大，端严无比。忽有一少年比丘，从座后出，捧经一卷而下，授予曰：“和尚即说此经，特命授汝。”予接之，展视，乃金书梵字，不识也，遂怀之，因问和尚为谁，曰：“弥勒。”予喜，随比丘而上，至阁陞，瞑目敛念而立。忽闻磬声，开目视之，则见弥勒已登座矣。予即瞻礼，仰视其面，晃耀紫金色，世无可比者。礼毕，自念今者特为我说，则我为当机[1]，遂长跪，取卷展之。

[1]发问请求。

闻其说曰：“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依识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至此，则身心忽然如梦，但闻空中音声历历，开明心地，不存一字。及觉，恍然言犹在耳也。自此，识智之分，了然心目矣，且知所至，乃兜率天弥勒佛阁耳。

又一夕，梦僧来报云：此北台顶，文殊菩萨设浴，请赴。随至，则入一广大殿堂，香气充满。侍者皆梵僧，即引至浴室，解衣入浴。见有一人先在池中，视之，为女子也。予心恶，不欲入。其池中人，故泛其形，则知为男也，乃入，共浴。其人以手戽水洗予，从头而下，灌入五内，如洗肉桶，五脏一一荡涤无遗。止存一皮，如琉璃笼，洞然透彻。时则池中人呼茶，见一梵僧，擎髑髅半边，如剖瓜状。视之，脑髓淋

漓，心甚厌之。其僧乃以手指剗取示予曰：“此不净耶？”即入口啖之。如是，随取随啖，其甘如饴。脑已食尽，惟存血水。其池中人曰：“可与之。”僧乃授予，予接而饮之，其味如甘露也。饮而下，透身毛孔，一一横流。饮毕，梵僧搓背，大拍一掌，予即觉。时则通身汗流如水，五内洞然。自此，身心如洗，轻快无喻矣。如是者吉兆居多，总之皆与诸圣酬酢[1]。尝闻佛言：“常有是好梦”。

【1】宾主互相敬酒，泛指交际应酬。

【征于侍问，习见憨祖书法，楷行双妙，悉本二王轨道，出入变通。当刺血书《华严》时，不辍笔，不谢客，凡书一笔，必念佛一声，虽高人对谈，仍不辍书。对本临勘，一无错落。非具大禅定、大神通，那得绝无错落乎？谛说一番大梦三昧，一梦亲见清凉大师于金刚窟中，倚床授记，便得涉境现前，身心无碍。照前数数不忘清凉，不忘妙师因缘。再梦至兜率天，弥勒楼阁，亲见庄严宝座，弥勒佛命僧授经，登座，覩面闻说染净，历历在耳，便得识智之分，了然心目。三梦亲赴文殊菩萨北台顶设浴，恶女泛男，自是憨祖童身现相，一心不乱，本来清净，无丝毫牵染，才得入香水海中，脱皮换骨。又复杂现好丑净垢，惊厌爱恋，种种诸相，彻底变怪，五色无主。究竟如佛图澄，临水破胸，洞洗肠胃，形体映彻，有如琉璃。究竟如黄檗、临济，一捧一痕，一掌一血。究竟如宣尼亲见文王周公，短长黑白。开眼合眼，莫非真梦。清明在躬，志气如神。真即梦真，梦即真梦，故曰：至人无梦也。虽然若非放舍身命，深住冰雪堆里，活埋六年，大死几遍，安得死里发活，大梦出头，包天裹地，耀古辉今，作没量大人去。若非今

日肉身端坐，示现曹溪，北印清凉，南陪卢祖，从大庾岭头夺衣钵处，死去生来，三回九转，鼎新两寺。憨山法云：于一毫端，涌宝王刹。将捉笔伸楮，自叙年谱之日，不过海内一苦行老人，皈心尊宿而已。诸方禅衲，于在日见三梦之谱者，必且笑为吃谈；于化后闻三梦之说者，甚将呵为魔境。惟憨祖自信得及，天下后世，断无一人信得及也。而今乃知弥勒授经，全证当来劫如无始劫。文殊设浴，专浴皮肉身成坚固身。征疏至此，恍恍梦入曹溪，在不可说，不可说，不可思议中，复合十曰：希有世尊。】

七年己卯（1579年）

予年三十四。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寿寺完。初，圣母为荐先帝、保圣躬，欲于五台修塔院寺舍利宝塔。谕执政，以为台山去京穷远，遂卜附京吉地，建大慈寿寺[1]。是年工完，覆奏，圣母以为未了台山之愿，谕皇上，乃遣内官，带夫匠三千人，来山修造。是时，朝廷初作佛事，内官初遣于外，恐不能卒业，有伤法门。予力调护，始终无恙。

【征尝随喜慈圣李皇太后。所建大慈寿寺，由通州水路抵张家湾进其寺。南去通州城十五里，北至都城海岱门二十五里。土人言，此地久为荒刹，俗名马房寺，佛老娘娘，就其故地鼎新宏制，敕号大慈寿。前延憨祖，后延达观大师，并居此寺。谱中大书特书。是年秋，京都建大慈寿寺完者，见入都为国弘法罹难因缘，始此。信乎得法之人，命如悬丝，盖先经起义，春秋笔也。】

八年庚辰（1580年）

予年三十五。是年，特旨天下清丈田粮，寸土不遗。台

山从来未入版额，该县奸人蒙蔽，欲飞额粮五百石于台山，屡行文查报地土。合山丛林静室，无一人可安者，自此台山为狐窟矣。诸山耆旧集，白予，予安之曰：“诸师第无忧，缓图之。”予于是宛转设法，具白当道，竟免清丈，未加升合。台山道场，遂以全之。

【征知有为功德，只作无为功德看，自然成就。】

九年辛巳（1581年）

予年三十六。是年建无遮会[2]。初，妙师亦刺血书《华严经》，与予同愿，欲建一圆满道场，名无遮会。妙师募化，钱粮毕集，京中请大德僧五百众，其道场事宜俱备。适皇上有旨祈嗣，遣官[3]于武当。圣母遣官五台，即于本寺。予以为沙门所作一切佛事，无非为国祝厘，阴翊皇度。今祈皇储[4]，乃为国之本也，莫大于此者。愿将所营道场事宜，一切尽归并于求储一事，不可为区区一己之名也。妙师意不解，上遣内使亦不解事，但以阿附为心，予大不然，乃力争，忤之，竟才从予议。顷之，江南妖人作难，忌者即欲借此中伤，以破道场。然以为国求储之题目，竟保全，始终无虞。

[1]位于阜成门外八里庄，距城约4公里。

[2]原指布施僧俗的大会。僧俗不分贤圣道俗贵贱上下，都可获得平等的财施和法施。

[3]即宦官。

[4]即泰昌

是年修塔[1]成，予即以金书《华严经》安置塔藏，有《愿文》一卷。予自募造华藏世界转轮藏[2]成，为建道场于内。应用供具器物斋粮果品，一切所需，妙师在京若罔知，皆

予一力经营。九十昼夜，目不交睫。及十月临期，妙师率所请五百余僧，一日毕集，内外千人，其安居供具、茶饭斋食，条然不失不乱，亦不知所从来，观者莫不骇然。初开启水陆佛事七昼夜，予七日之内粒米不糝，但饮水而已。然应事不缺，供诸佛菩萨，每日换供五百桌，次第不失，不知所从来，观者以为神达，予亦自知佛力加被也。

【征生神宗朝，知所争皇储事最大，当憨祖出世所关，皇储事独先。盖其功在首倡，定储诸公，为图社稷神几，非依附建储未议，为启门户祸局者也。血书经，无遮会，求储之始因也。皇上遣内官于武当，阴为郑贵妃祈嗣，祈之道士也。圣母遣内官于五台，阴为王才人祈嗣，祈之和尚也。各有崇信，各有祷求。内使窥伺帝意，惧有不测，故以阿附为心，遂二心于圣母之命，不欲归并向与妙师所营血经圆满无遮道场，于求储一事，以鸣盛举。盖无遮募成，不关求储，求储内遣，不建无遮。是以妙师不解，起见在佛法。憨祖力争，矢志在国本。胜因适集，精诚格天。独力经营，则九十昼夜，目不交睫。群僧毕集，则七日饮水不餐粒米，纤务鬼输，大供神运。若非三昧光明，安得邀佛力加被如许。厥后牢山难作，皇言有云，举朝为和尚，我偏为道士，遥结武当五台一案也。】

十年壬午（1582年）

予年三十七。是春三月，讲《华严玄谈》，百日之内，常住上牌一千众。十方云集僧俗，每日不下万众，一食如坐一堂，不杂不乱，不闻传呼剥啄之声。皆予一人指挥，余无措目者，智者不知所以然也。生平精力，盖竭于此。三月会罢，查

库内所余，一应钱粮，约可万计，尽行封付本寺主者，以为常住。

[1]五台山塔院寺。

[2]华藏世界转轮藏由憨山亲自设计并筹资建造，八角十三层，高11.3米，上宽下窄，上层最宽处12.7米。转轮藏底部为一个圆盘，象征风轮，三十二层经架好比香水海中层层绽放的千叶莲花。转轮藏前面供奉有华藏世界的教主，周围围绕着九佛八菩萨，转轮藏楼下放置了一千尊小佛，他们都在聆听毗卢遮那佛讲经说法，转轮藏楼上放置着经书，象征着毗卢那佛的言教。

予与妙师，一钵飘然长往矣。妙师往芦芽[1]，予以疾，往真定[2]障石岩[3]调养。作诗一首，有“削壁插天应碍日，断崖无路只飞梯”之句[4]。

是年八月，皇子[5]生，予复之京西中峰寺，作《重刻中峰广录序》，结冬水斋[6]于石室。

【征计辛巳十月，以祈皇嗣，故建无遮大道场于台山大塔院寺，圆满七昼夜功德，恰至明年壬午八月，而内官王才人诞皇储泰昌矣。大书特书曰：是年八月，皇太子生。前未诞储，而先笔皇储，时未定太子，而直笔太子，大哉，春秋笔也。计人生十月之期，灼然不爽。明是佛祖应化笃生。故大宝终登，仁施骤被，国运垂革，改元不亡，良有以也。王才人于定储后，乃封恭妃，于三十七年薨。光宗即位，乃加谥孝靖太后。当薨时，秘不外闻，越四日，因阁臣请，乃宣。时沈行人有则，疏请加礼，不报。官闱时事，难言之矣。妙师从此与憨祖分手，越二年同大方入京受赐，似已不复相见矣。憨祖

从此了八年出入台山，一番大修行、大证悟、大道场、大机用、大灵感，封余寺库，万计钱粮，一钵飘然长往。前此，台山龙门好大结局、大散场，“削壁倚天应碍日，断崖无路只飞梯。”后此，牢山曹溪，好大谶语，大变相。明眼人，自能参取。

以上了台山苦行成道公案。】

[1]芦芽山，位于山西宁武县境内，山上有古毗卢佛道场。

[2]河北省正定县。

[3]嶂石岩，位于石家庄西南赞皇县境内，有圆通寺。

[4]一说为妙峰诗。

[5]即泰昌。

[6]僧侣每年自十月十五日至翌年正月十五日间，禁止外出而专事讲学修养，称为冬安居。水斋为斋期间只喝水不吃饭。

十一年癸未（1583年）

予年三十八。春正月，水斋毕。然以台山虚声，谓大名之下，难以久居，遂蹈东海之上。始易号憨山，时则不复知有澄印矣。

始予为本寺回禄，志在兴复，故修行以待缘。然居台山八年，颇有机会，恐远失时，故隐居东海，此本心也。

夏四月八日至牢山。初，妙师别时，以予不能独行，乃命法属德宗为侍者。

予初因阅《华严疏·菩萨住处品》云：“东海有处，名那罗延窟，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清凉《疏》

云：“梵语‘那罗延’，此云坚牢，即东海之牢山[1]也。

《禹贡》：‘青州登莱’之境，今有窟存焉。”予因慕之，遂特访，至牢山，果得其处，盖不可居。乃探山南之最深处，背负众山，面吞大海，极为奇绝，信非人间世也。地名观音庵，盖古刹也，惟废基存焉。考之，乃元初七真[2]出于东方，假世祖[3]威福，多占佛寺，改为道院。及世祖西征回，僧奏闻，命多恢复。唯牢山僻居海上，故未及之耳。予喜其地幽僻，真逃人绝世之所，志愿居之。初掩片席于树下，七阅月后，得土人张大心居士为诛茅结庐以居。入山期年，人无往来，心甚乐也。时即墨灵山寺有桂峰法师[4]，一方眼目也，喜得相与。

【征知台山大名之故，以当日无遮道场太盛，为官闾祈嗣得嗣之名太着，忤内使之言，有闻于内，其事更大，其名更不可居。是以台山难返，他山难就，而远蹈东海，避迹牢山也。初从报恩至京师，本为兴复发心。此从台山至京师，亦为兴复看缘。从京师隐牢山，从牢山得请藏还寺，复请积储，将成缘事，无非台山修寺志愿，故曰：此本心也。牢山，在莱州府即墨县，海滨，亦名劳山。吴王登山，得灵宝度人经处，汉逢萌，亦遁迹于此，地最荒僻。乃不远千里，舍故就新，舍熟就生，舍北就东，舍山就海，舍冰就日，舍华就夷，若有不得已者。特以力争忤内使之名有闻，故知难而退。究之大难从此作，大难亦从此解，时节因缘，佛祖躲闪不得也。】

[1]崂山，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黄海之滨。

[2]全真教。

[3]元世祖忽必烈。

[4]桂峰法师，讳性香，山东平度人，生平事迹不详。

十二年甲申（1584年）

予年三十九。秋七月，圣母以五台祈嗣之劳，访求主事三人，乃大方、妙峰与予也。二师已至受赐，独予不得，因力求之。乃命旧主人龙华寺住持端庵[1]亲访之。公知予在海上，乃杖策而至，具宣慈旨[2]。某恳谢曰：“倘蒙圣恩容老山海，受赐多矣，又何求其他？”公覆报，圣意不已，寻卜地建寺于西山，随遣内使[3]至，期以必往，予竟谢不就。中使回，报以居山坚卧之志，圣意怜之，问无房舍，即发三千金，仍遣前使送至，以修庵居。及至，予力止之曰：“我茅屋数椽，有余乐矣，何用多为？”使者强之，不敢覆命。予曰：“古人有矫诏济饥之事，今山东岁凶，何不广圣慈于饥民乎？”乃令僧领来使，遍散各府之僧道、孤老、狱囚，各取所司印册缴报。圣情大悦，感叹不已。及后，予被难，下镇抚[4]，鞠[5]予数用内帑金。予对以请查内库支籍。上查，止此济饥一事，余无一毫，上意竟解。

【征论此云内帑，非皇上支费库，特太后供膳库耳。节省布施，孝慈胜因也，何遽有清查之事？岂非以建储，官隙生端波及乎？若非三辞信施，虑海印寺，可兴可废，西山寺，不可废不可兴也。至因赐济饥一事，大慈悲在眼前，大神通即在转眼，善哉善哉。

凡称圣者，皆圣母，非圣上。此特称上，即圣上也。】

[1]瑞庵和尚（1528—1589年），法名广禎，俗姓孙，北京人，北京龙华寺住持。世寿62。《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九有《金台龙华寺第八代住山瑞庵禎公塔铭》。

[2]仁惠的诏旨。

[3]宦官张本。

[4]镇抚司。

[5]审查。

[6]罗清（1442—1527年），山东即墨人，明朝末年，创建了罗清教，也称无极教、无为教、罗教、罗道教、罗祖教。罗教一出，几乎所有民间宗教皆为其所影响，著名的斋教、白莲教与一贯道也莫能例外，后期民间结党会社如清帮等，也奉其为祖师。后世门徒多称其为罗祖或“无为老祖”。

十三年乙酉（1585年）

予年四十。东人从来不知僧，予居山中，则黄氏族最大，诸子渐渐亲近。方今所云外道罗清[6]者，乃山下之城阳人，外生长地，故其教遍行东方，绝不知有三宝。予居此，渐渐摄化，久之，凡为彼[1]师长者，率众来归，自此始知有佛法，乃予开创之始也。

【征乃知有缘则能摄化外道，无缘则不能摄化道士。外道皈依，因见内使之往来。道士生端，疑闻官中之构隙。故曰：佛法，付与国王大臣。】

十四年丙戌（1586年）

予年四十一。是年颁藏经。先，国初刻藏，有此方[2]撰述诸经未入藏者，今上、圣母命补入之，刻完，皇上敕颁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首以四部施四边境：东海牢山，南海普陀，西蜀峨眉，北属芦芽。时圣母以台山因缘，且数诏予不至，赐亦不受，乃以藏经一部首送东海。初未知也，及至牢

山，无可安顿，抚按行所在有司供奉。予见有敕命，乃诣京谢恩。比蒙圣慈，命合眷各出布施，修寺安供，请命名，曰“海印寺”[3]。

予在京，闻达观禅师[4]访予于海上，即趋归，兼程追之。值师出山，寻即同回，盘桓两旬。赠予诗，有“闲来居海上，名误落山东”之句。

是年冬十一月，予自辛巳以来，率多劳动，未得宁止，故多疲倦。至今禅室初就，始得安居，身心放下，其乐无喻。一夕，静坐，夜起，见海湛空澄，雪月交光，忽然身心世界，当下平沉，如空华影落，洞然一大光明藏，了无一物。即说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圣绝行藏。金刚眼突空花落，大地都归寂灭场。”即归室中，取《楞严经》印证，开卷即见“汝心汝身，外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则全经观境，了然心目。随命笔述《楞严悬镜》一卷，烛才半枝，已就。时禅堂方开静[1]，即唤维那入室，为予读之，自亦如闻梦语也。

[1]黄氏。

[2]本土。

[3]位于崂山东南方向，现已为废墟。遗址旁，有一块刻有“海印寺遗址”石碑，上刻有“明万历十三年憨山大师建海印寺于宫前，二十八年降旨毁寺复宫”字样。

[4]达观禅师（1543—1603年），法名真可，字达观，号紫柏，世称紫柏尊者。俗姓沈，江苏吴江人，对佛教各宗采取调和态度，重视文字经教。认为佛弟子若不精通文字般若，就不能观照般若，不能契会实相般若。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

十二月十七日，于狱中圆寂，世寿61，有经德清校阅过的《紫柏尊者全集》三十卷和他人纂校的《紫柏尊者别集》四卷、《附录》一卷行世。

【征观天下名山多矣，仅颁十五藏，首颁四边境四部，边境中，又首颁东海牢山，因憨祖创居之故。妙峰师，初进香普陀，后去五台，居芦芽，则普陀芦芽之颁，并以妙师故。牢山芦芽，非大名山，而得首颁新藏者，虽皇上之敕，实圣母之意，惓惓在台山祈嗣之功也。憨祖自别妙峰，所称法门深契，无如达观。积岁相思，千里命驾，覩面针锋，此日相对。藉非兼程追及，那免兴尽空回。牢山一见，谊足千古矣。憨祖外纪有云：一切是幻，人人晓得，须有主张幻的作用，方不为幻转。在海印时，偶想卢祖夜半人来砍头公案，便欲学其定力，每夜开门习观想，假若有人来要借头，便欢喜舍之。今夜然，明夜亦然，久久觉有定见力在。忽一夜报盗入，予曰：第呼来。明烛正坐，无布怯心。其人及门，乃匍匐不敢入，一长大汉也。予呼谓：此间无所有。命取库中二百钱与之。若先无主张，便惶遽不可知也。又一夕坐，入身世俱空，海印发光、山河震动境界，得相应慧。有顷，悟入楞严着紧处，恍然在目，急点烛书之，手腕不及停，尽五鼓漏，而《楞严悬镜》已竟矣。侍者出候，见残烛在案，讶之。嗟乎，凡此并光明藏中事，非可着意揣求。后段事义一符，而辞笔双妙，并读之，可悟道，兼可悟文。要识所纪两则，乃是卢祖作我，非我作卢祖；楞严印我，非我印楞严也。慎录之意，如此。】

十五年丁亥（1587年）

予年四十二。是年修造殿宇，始开堂为众说戒。自是，四方衲子日益至，为居士作《心经直说》[2]。是年秋，胡中丞公请告归田，乃携其亲之子[3]，送出家为侍者，命名福善。

[1]开觉静睡。禅林晨朝鸣板，催促僧众起床。有大小开静之分，小开静又称开小静，于五更四点之后，鸣库前之板，此时行者先起床。大开静又称开大静，于五更五点之后，库前及诸堂之板齐鸣，令全寺之大众起床。

[2]《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直说》。

[3]自己的儿子，一说是亲戚的儿子。

民国铅印本《心经直说》

【征于憨祖东游时，得遇书记侍者善公知微。既于净慈宗镜堂，晨夕晤对，相与同玄津，师佐方丈笔砚事，卒成东游集。憨祖一时高足，无出知微师右者。患难险阻，无在不从，全集纪录，并出其手。其亲胡公顺庵，东莱人，因故里凤缘，送之出家牢山海印寺，后付居五乳方丈，主匡山法云寺，七旬坐脱。】

十六年戊子（1588年）

予年四十三。时学人读予《楞严悬镜》，请曰：“此经心观具明，第未全消文字，恐后学不易入。愿字字消归观心，则莫大之法施也。”予始创意述《通议》，已立大旨，然犹未属稿。

十七年己丑（1589年）

予年四十四。是年阅藏，为众说《法华经》、《起信论》。

予自别五台，有时省亲之心，但恐落世谛[1]也，姑自验之。一夕，静坐中偶有偈曰：“烟波日日浸寒空，鱼鸟同游一镜中。昨夜忽沉天外月，孤明应自混骊龙[2]。”乃疾呼侍者：“吾今可归故乡见二老矣！”先是，为报恩寺乞请《大藏经》一部。冬十月，至京请藏，上即命送，賚行。十一月至龙江，本寺宝塔，放光连日。及迎经之日，塔光如桥，北向迎经，僧自光中行。及安经，建道场，光相日日不绝。瞻视者日万余人，以为希有之瑞。

老母闻予至，先遣人候问何日到家。予曰：“我为朝廷事，非为家也。若老母能相见，欢喜如未别时，止可食宿，否则我不归矣。”老母闻之曰：“再生相见，欢喜不了，那更有悲？一面即可，况两宿耶？”及予归，老母相见，欣然绝倒，予大以为异。及夜坐，族中长者问：“从船来？陆来？”老母应声曰：“何问从船来陆来？”问者曰：“从何处来？”老母曰：“从空中来。”予惊曰：“怪得当时老婆子能舍我也！”因问老母曰：“别后想我否？”母曰：“安得不想！”予曰：“母何以自遣？”母曰：“始而不知，既知尔在五台。因问师家：‘五台在何处？’曰：‘在北斗之下，即令郎住处也。’我自此夜礼北斗，称菩萨名，则不复想矣。如谓尔死，则不拜，亦绝想矣；今见尔，乃化身来也。”予明日祭祖茔，为二亲卜得葬穴。时老父已八十，予戏曰：“今日活埋老子，省得他日又来也！”予把镢斫地，老母夺之：曰：“老婆婆自理，又何烦人？”连斫数十下。三日告别，老母欢然如

故，未尝蹙眉，予始知老母非寻常也。

[1]又名俗谛，或世俗谛，是世间的真理的意思。

[2]传说中的一种黑龙，典出《庄子·列御寇》。

即墨有黄生纳善，字子光者，乃今大司马黄公之弟也。

初，予至海上，时年十九岁，即归依请益。授以《楞严》，二月成诵。从此斋素，虽父母责之，不异其心。切志参究，胁不至席。时予南归，光私念曰：“吾生边地，长劫不闻三宝名，今幸遇大善知识，为不请友[1]，倘不回，吾辈失依怙矣。”乃对观音大士，破臂燃灯供养，求大士保予早归。自后火疮发痛，日夜危坐，持观音大士名号，三月乃愈。愈时，见疮痕结一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画，即其母妻亦未知也。恒求出家，予绝不听。乃曰：“弟子打个筋斗来，师又怎能止我乎？”是知筏戾车[2]地，未尝断佛种也。

初，予以重修本寺[3]志[4]，居台山，事已有机，但以动至费数十万计，未易言，故待时于海上。至是，机将熟，乃借送大藏因缘回南都[5]，具得本寺始末回，复命具奏圣母。且云：“工大费巨，难轻举，愿乞圣母日减膳馐百两，积之三年事可举，十年工可成。”圣情[6]大悦，即命于是年十二月储积始。

[1]不请之友，谓不待请求而为益友。

[2]指边地之卑贱种族。又作弥离车、筏隶车、蜜列车、宜例车、毕喋蹉。意译边地、边夷无所知者、卑贱、下贱种、垢浊种、恶中恶、奴中奴。

[3]指西林寺。

[4]志向，目标。

[5]南京。

[6]太后。

【征按谱，憨祖自二十六岁北游，至四十四岁南还，见二亲，阅历一十八年矣。台山了悟，祈储成功，牢山行化，海印现刹，奏敕齋藏，致塔放光，瞻体倾城，寺房动色。更复二亲无恙，族属不孤，祖墓犹存，卜葬自斫，世出世间，心空及第而归者几人？彼衣锦还故乡者，即帝王将相，何足羨乎？又况庞婆出相，台姥现奇，大家团圆说无生话，一问一答，一来一去，无非可涕可笑之情状，抑不解为恩为怨之何似也。噫嘻，一大捏怪也已。黄子光，何许人，燃臂怀师，疮痕像佛，黄梅夙誓，筋斗再来，载阅岁而坐脱矣。噫嘻，又非一小捏怪也已矣。此谱所云，上即命送，复命具奏，并称圣母，非关皇上。后来储积之命，当罹难时，以请皇上查内支籍而废。曹溪缘就，报恩缘不就，岂以彼易此哉。光中送经，早慰出家本寺，一生愿力矣。】

十八年庚寅（1590年）

予年四十五。是年殿宇成。春为圣母代书《法华经》。时有乡宦者欲谋道场者，乃构方外黄冠[1]，假称占彼道院，聚集多人，讼于抚院。时开府李公，先具悉其事，痛恨之，乃送莱州府，穷治其状。予亲听理，力救之。无赖数百众，作哄于府城，有匡人之围。时有随侍二人，予斥之他往，独徐行其中。为首一人，持铜牌，有利刃出其鞘，鼓舞予前，欲杀予。予笑视之，曰：“尔杀人，何以自处？”其人气索，即收牌刀。围行城外二里许，将分[2]路，狂众疑彼为首者，有利于予，即欲殴之。予默计，彼众一鼓[3]，其人危矣，奈何！

乃踌蹰。将别，即拉狂者同至寓处，闭门，解衣磅礴，谈笑自若，取瓜果共啖之。时满市喧云：“方士杀僧矣！”太守闻之，即遣多役并捕之。彼众惶惧，皆叩首求解免。予曰：“勿惧亦勿辨，第听予言何如耳。”及至，太守问曰：“狂徒杀僧耶？”予曰：“未也。来捕时，僧方与彼为首者同食瓜果耳。”

守曰：“何以作哄？”予曰：“市喧耳。”太守欲枷彼，予曰：“将欲散之，枷则固拘[4]之也。”太守悟，乃令地方尽驱之，狂众不三日尽行解散，由是此事遂以宁。

是年，作《观老庄影响论》。

[1]黄色的冠帽，多为道士戴用，指代道人。

[2]岔路口。

[3]鼓动。

[4]集聚。

【征观此处斗争事，步步兵法，步步禅机。若尔，天下无难处之事，无难御之人矣。《观老庄影响论》，八篇中，惟论心法一篇，于行墨为短，于三教为该，附录以存大概。论心法云：余幼师孔，不知孔，师老，不知老，退而入于深山大泽，习静以观心焉。由是而知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既唯心识观，则一切形，心之影也，一切声，心之响也。是则一切圣人，乃影之端者，一切言教，乃响之顺者。由万法唯心所现，故治世语言，资生业等，皆顺正法。以心外无法，故法法皆真。迷者执之而不妙，若悟自心，则法无不妙，心法俱妙，唯圣者能之。憨祖作此八论时，恰与道士解难，岂亦和合三教之寓言乎？宜道士之无怨也。】

十九年辛卯（1591年）

予年四十六。是年，圣母造檀香毗卢[1]佛像，建大殿成。秋，门人黄子光坐脱[2]。

【征谓：深许子光，特笔呼应己丑事，亦春秋书法。】

二十年壬辰（1592年）

予年四十七岁。是年秋七月，至京访达观禅师于上方。晋时有琬公，虑三灾[3]坏劫无佛法，乃刻石经，藏石室。其塔院为僧所卖，师赎之，欲得予作记。予适至，师大喜，及见，即同过石经山，乃为作《琬公塔院记》及《重藏舍利记》，并前所作，有《海印稿》。时与达师相对，盘桓四十昼夜，为生平之奇。

[1]檀香木观音尊像。

[2]死亡。

[3]劫末所起的三种灾害，有大小的分别，大三灾是世界将毁坏时所起的火水风三灾，小三灾是指在住中劫时，每一小劫中的饥馑、疾疫、刀兵三灾。

【征按：房山县有石经洞，隋时静琬法师，凿石为板，刻经一藏，贮于洞，以石门闭之。累代皆有碑刻，自达师经理后，有都城石铍庵僧自南，募资续刻，时在万历戊午，征以明经应试在都，力襄其事。又闻之五乳侍者云：壬辰，两师遇于都门西郊园中，相对兀坐，四十昼夜，目不交睫，计修明代传灯录，因约往浚曹溪，以开法脉云云。兹止云生平之奇，而不详，或此未足奇，更有奇特。】

二十一年癸巳（1593年）

予年四十八。是年，山东大饥，死者载道。山中所储斋

量，尽分赈近山之民，不足；又乘便舟至辽东，余豆数百石以济之。由是边山四社之民，无一饿死者。

【征读至此，太息草草了却牢山海印因缘。然前后一十二年之间，化行济普，已在不可思议功德中。】

二十二年甲午（1594年）

予年四十九。是年春三月，山东开府昆崖郑公[1]，入山见访问法，为说《方便语》。冬十月，入贺圣节[2]，至京，留过岁，请说戒于慈寿寺[3]。时予以修本寺因缘，知圣母储已厚，乃请举事。时上以倭犯朝鲜，方议往讨，姑徐之，乃寝[4]。

[1]郑昆崖即郑汝璧（1546—1607年），字邦章，号昆岩、愚公，缙云（浙江丽水）县城东门人。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始授刑部江西司主事，累迁云南司郎中。后转调河南左参政，山东右布政，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任兵部右侍郎兼金都御史，万历三十五年，积劳成疾，请求辞归，殁于山东荆门驿途中。

[2]当时明朝的藩属国来华朝贡的日子。

[3]位于阜成门外八里庄，明万历四年（1576年）建，是明神宗为圣母慈圣皇太后祝寿所建。

[4]停止。

【征按；入贺圣节者，冬至节贺圣母，非贺皇上，后特以上字别之。圣母请说戒慈寿寺，了前己卯京都建大慈寿寺，完一案修报恩本寺因缘。圣母储已厚，事几成而缘寝不就，了从前北游本心，兴复本寺一案。春秋，先经起义，后经终事，笔法也。非为修寺，不入贺留京。非三年往来留京，不

涉议犯患也。闻之当日宗镜堂侍者云：圣母请说戒时，礼赐碁隆。慈寿寺，亦称上方兜率院，方丈布地，无非毡锦。供佛果饌，悉四方珍物。方丈所需服食器具，遣大司礼官，晨夕绎络于途，观者每如堵墙。勋戚内监，供献不可胜算。儿童随喜，无不沾溉。所赐内库钱粮，分毫不受，仅以五十三参禅人行钵。一日，钵皆空还，而金钱布粟，已填笥溢廩。日绕数千众，无不饜饫香积。是年腊八日，圣母特命近侍陈儒，赐毗卢帽，织锦紫伽黎，志公鞋，及内衣，上下悉大绒。憨祖悉谢不受，三赐乃受，受仍不服。时达观大师住石经山，启石室，佛座下，得函，贮佛舍利无数。圣母闻之，亦命近侍致斋供，赐紫伽黎，大供舍利三日，重藏石窟。达师有辞赐让憨公表，偈云：三十年来江海游，寻常片衲度春秋。自惭贫骨难披紫，转施高人福更优。盖因憨祖时尚在京不服故，达师亦不受，欲并归憨祖，令服之，故云福更优也。赐衣之日，圣母命内侍传旨，欲延入宫，面请法名。师知非上意，力谢，以祖宗制，僧不入宫，乃遣内侍绘像命名以进。圣母悬像内殿，令上侍立，拜受法名。上事圣母至孝，此日未免色动。圣母法讳在谱后，法派：德大福深广，四十字中，用第二“大”字。其讳字，当命名进宫时，侍者绝不得闻。但从此避忌大字一辈，法属悉从福字辈始。是时圣母修寺储厚，胜因一闲耳。使查内支籍时，所储入手，无以自解，安得免难。幸而事寝，不涉施资。谢恩言旋，罹难无恙。因思当日钵铭“轻万钟之具”，衲铭“轻天下之具”，于兹大验，岂虚语哉。

【以上了牢山、慈寿、志兴本寺三公案。】

二十三年乙未（1595年）

予年五十，春正月，予从京师回海上[1]，即罹难。初，为钦颁藏经[2]，遣内使四送之，其人先至东海。先是，上惜才，素恶内使[3]，以佛事请用太烦。时内庭偶以他故触圣怒，将及圣母，左右大臣危之。适内权贵有忌送经使者，欲死之，因乘之发难。遂假前方士流言，令东厂番役扮道士，击登闻鼓[4]以进，上览之大怒，下逮。以有送经因缘，故并及之。

[1]指山东即墨。

[2]指万历十四年（1586年），孝定李太后向慈山颁赐《大藏经》一部。

[3]太监。

[4]悬挂在朝堂外的鼓，官民有冤屈或重要情报，可叩击登闻鼓上朝直奏。

予闻报，乃会众曰：“佛为一众生，不舍三途。此东海蔑戾车地，素不闻有三宝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岁赤子皆知念佛，至若舍邪归正者，连乡比户也。予愿足矣，死复何憾？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及离即墨，城中士民老少，倾城而出，涕泣追送，足见人心之感化也。

及至京师，奉旨下镇抚司[1]打问。执事者先受风旨，欲尽招迫向圣母所出诸名山施资，不下数十万计。苦刑拷讯之下，予曰：“某愧为僧，无以报国恩。今安惜一死，以伤皇上之大孝乎？即曲意妄招网利，奉上意以损纲常，殊非臣子所以爱君之心也，其如青史何！”以死力抵之，止招前众布施七百余金。

上查内支薄，及前山东代賑之册籍，上意遂解，由是母子如初。及拟上，蒙圣恩矜察，坐以私创寺院[2]，遣戍雷州。

予以是年三月下狱，京城诸刹，皆为诵经礼忏保护。衲子中有燃香、炼臂，水斋持咒以加护之者。安肃郑大司马范溪公子，在金吾[3]，素未相识，特设燕，会在朝缙绅请救，以至涕泣，诉其无妄，一时人心之为法如此。在狱八阅月，供饷者，唯侍福善一人。

冬十月，发遣南行，朝士大夫，多裘服策蹇相送以津者。出都日，福善同衲子二三人随行。十一月，至南京，江上别老母，作《母子铭》，携孤侄可久往。

初，与达观师过石经山[4]，因思禅门寥落，谓曹溪，禅源也，必源头壅阏，乃志同往以浚之。达师先往候于匡山，予被难时，师正居天池，闻报大惊曰：“憨师已矣，则曹溪之愿未了也！”师遂先至曹溪，回至聊城。闻予将出，遂回金陵以待。予至，则相别于江上旅泊庵中。师意欲力为白其枉，予曰：“君父之命，臣子之事无异也，况定业乎？师幸勿言！”临岐[5]把臂曰：“在天池闻师难，即对佛许诵《法华经》百部，以保无虞。我之心，师之舌也。”予唯唯谢别，师为作《逐客说》[6]。

[1]锦衣卫下属负责侦缉的机构，分南北两司。其中北镇抚司专门负责皇帝交办的案件，可以自行逮捕、侦查、拷问甚至处决，不必经过司法机关批准。

[2]牢山海印寺创立时，系由孝定李太后批准，未请示明神宗，所以为“私创”。

[3]禁卫军，皇帝的侍卫部队。

[4]今北京房山区境内。

[5]分别。

[6]今文集中未见记载。

【征按乙未之年，皇太子生十四岁矣，而储位未定，廷议纷然。圣母意在泰昌，议主立长。皇上意在福王，议主立贵。内廷近侍，左袒郑贵妃者什九，外廷权贵，因之附和，几摇国本。于是调停其间者，主三王并封之说。而挺持如张相国洪阳位、王相国家屏、邹给谏南皋元标、高仪部景逸攀龙者，不过数人。时泰昌复多疾恙，东宫储贰[1]，未眷皇心，正在岷嶽觭角之际。识者谓：台山祈嗣，慈寿保嗣，以出世人，干系国祚大事，甚为愍祖危之。初缘一在武当，一在五台，故圣母终为台山，皇上终为武当。内外奸人，窥伺皇上一时喜怒，遂令东厂役假扮道士，影响借衅，以倾和尚。披枝去本之势，此日真成燎原，却与牢山道士全没交涉。惟道士没影响，知官庭大水火矣。愍祖初以台山祈嗣得嗣因缘，有闻于内，已成祸胎。因避名，越半岁，即隐去而免。兹以报恩储积因缘，不忘京师，往来低回，几三载，而建储之大关目、大是非，波累及之。且当日请圣母日减膳馐百两，三年储积之说，大不便于内官，隙既易生。况祖制，母后不得干与朝政，宜一时中外之藉端排构也。昔二祖顺受非法，识真者谓之偿债，此其为偿债也，不綦大乎。犹辞只奉上意，以损纲常，殊非臣子爱君之心一语，重于九鼎。纲常二字，岂徒为施资而发哉。海印寺，命名请自圣母令旨，未请皇上圣旨，故致坐以私创之罪。此不云毁寺，作达师塔铭序，直云毁其寺。

嗟乎，刑官之拟律，则过矣，于孝思当何如也。此番载别母事，不复繁辞，到底是婆抛子，只至南京江上别老母八字，便了事亲一大公案。母子铭序则详，附之。

清因弘法致难，上干圣天子怒，声若雷霆，私念老母，闻之必惊绝矣。乃蒙恩宥以不死，遣戍雷阳，道经故乡，迎老母于江上一见，欢喜谈笑，音声清亮，胸中略无纤毫滞念。因问：“老母闻儿死生之际，岂不忧乎？”母曰：“死生分定耳，我尚不忧，何忧于汝。但人言参差，于事无决，定见为疑念耳。”相与待坐达旦，即作永诀。老母嘱曰：“汝善以道自爱，无为我忧，今亦与汝长别矣。”欣然就道，了不相顾。予因感天下之为母有如此者，岂不顿尽死生之情乎。乃为之铭曰：母子之情，磁石引针。天然妙性，本自圆成。我见我母，如木出火。木已被焚，火元无我。生而不恋，死若不知。始见我身，是石女儿。

附《圆中读圆觉经》“四相”章云：钟鼓铃铎不断声，声声日夜说无生。可怜醉梦伤生者，镜裏相看涕泪倾。（我相）突兀巉岬耸铁城，刀林剑树冷如冰。谁知火向冰山发，烧尽冰山火不生。（人相）铁门紧闭杳难开，关锁重重亦苦哉。可怪呻吟长夜客，不知因甚此中来。（众生相）一条血棒太无情，触着须教断死生。痛到彻心酸鼻处，方知王法甚分明。（寿者相）

《出圆中过长安市》四首云：长安风月古今同，紫陌红尘路不穷。最是唤人亲切处，一声鸡唱五更钟。体若虚空自等闲，纤尘不隔万重山。可怜白日青天客，两眼睁睁叹路艰。飘风骤雨一时来，无限行人眼不开。忽尔雨收云散尽，太虚元自

绝尘埃。空里干城野马人，目前仿佛似烟村。直须走入城中看，声色元来不是真。

是岁，起曹溪因缘。】

[1]亦作“储二”。储副，太子。

二十四年丙申（1596年）

予年五十一，春正月，过文江[1]，访邹给谏[2]。庐陵大行王性海[3]，礼予于江上，请注《楞伽》[4]。二月，度大庾岭，至岭头，观惠明夺袈裟处，诗吊之，有“翻思昔日宵行客，何似今朝度岭心”。因见道路崎岖，行人汗血，乃属一行者，立舍茶庵于岭头。一道者劝修路，不数年为坦途。至韶阳，入山礼祖，饮曹溪水，偈曰：“曹溪滴水自灵源，流入沧溟浪拍天。多少鱼龙从变化，源头一脉尚冷然。”见祖庭凋敝不堪言，遂凄然而去。

[1]江西泰和县境内。

[2]邹元标（1551—1624年），字尔瞻，号南皋，江西吉水人。曾任谏议大夫，故称为“给谏”。自万历十八年后，其一直居家讲学，没有出仕。

[3]王性海即王尔康，字道安，号性海居士，庐陵人，四戒居士。

[4]据福徵《年谱疏》（万历四十一年疏），曾金简在他所著的《楞伽宗通自序》里提到，憨山入粤时，曾与其在螺山相会，其请憨山注解《楞伽经》，后来憨山曾将《楞伽笔记》寄给曾氏，曾氏的《楞伽宗通》曾参考憨山笔记。福徵疑惑憨山作《楞伽笔记》是受曾金简之嘱还是应王性海之请？

抵五羊，囚服[1]见大将军[2]。将军为释缚，款斋食，寓

海珠寺。

大参[3]周海门[4]公，率门生数十人过访。坐间，周公举“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发问。众中有一称老道长者，答云：“人人知觉，日间应事时是如此知，夜间做梦时亦是此知，故曰‘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周公云：“大众也都是这等说，我心中未必然。”乃问予曰：“老禅师请见教。”予曰：“此语出何典？”公曰：“《易》之《系辞》。”公连念几句，予曰：“此圣人指示人，要悟不属死生的一着。”周公击节曰：“直是老禅师！禅师指示亲切。”众皆罔然，再问。周公曰：“死生者，昼夜之道也，‘通昼’则不属昼夜耳。”一座叹服。

先是诸护法者，以书通制府大司马陈公[5]，遣邮符津济。三月十日抵雷州，著伍[6]，寓城西之古寺。

夏四月一日，即开手注《楞伽》。

时岁大饥，疫疠横发，经年不雨，死伤不可言。予如坐尸陀林[7]中，以法力加持，晏如也。时旱，井水枯涸，唯善侍者相从。每夜半，候得水一罐，以充一日。饿夫视之，得一滴，如天甘露也。城之内，外，积骸暴露。秋七月，予与孝廉柯时复[8]劝众收拾，埋掩骸骨以万计。乃作济度道场，天即大雨，平地三尺，自此厉气解。

[1]犯人的身份。据《年谱疏》引《憨山外纪》云：“当日在行伍，名蔡德清。蓄发、留长髯，便中带东坡巾。”

[2]未言名姓，当为王化熙。王化熙时任广东总兵，据憨山《与达观禅师书》云：“至五羊，谒总镇王公，囚服见之。此公意气甚高，亲见降阶释缚。乃云：‘公物外高人，况

为朝廷祈福，致此奇祸，何罪之有？吾辈正中心感重，岂可以寻常世法相遇。’固让不可，竟留款叙移时，斋食而退。”王化熙，字汉冲，彰德府磁州（今河北磁县）守御所人，隆庆三年（1569年），由前军都督推荐为两广等处总兵。生平事迹不详，待考。

[3]参政官的别称。

[4]周汝登（1547—1629年），字继元，号海门，又号鼎石，浙江嵊县人。万历五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历任兵吏二部郎官，后官至南京尚宝司卿。王阳明的后传弟子。著有《海门先生集》十二卷、《东越证学录》十六卷及《圣举宗传》等。

[5]指陈大科。陈大科（约1534—1601年），字思进，号如冈，江苏扬州人，时任两广总督。

[6]登记入伍，编入军籍。

[7]梵语音译，意译为寒林或荒林，后指弃尸之所。

[8]柯时复，字复元，广东雷州人，成化年间举人。生平事迹不详。《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六《与周海门观察》第二书在其性情言：“此君根性猛利，能于忧愁疾病关头，顿然打破生死窠窟，真豪杰士。……将来海表正法命脉，实赖此君，愿佛力加持以色力康强。”《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三《观楞伽宝经阁笔记》载其事：“与柯孝廉复元，率诸父老掩骼，至四千头有奇。建盂兰会，说幽冥戒，普济之，时天乃雨而病随止。遂令蔑戾车地，大生欢喜心。无乃借性海一滴，润此焦枯乎？”

八月，镇府檄还五羊，寓演武场。时往来，作《从军

诗》二十首。初过电白[1]之苦藤，岭道[2]之门户也，乃作铭，建舍茶庵。

豫章丁大参右武[3]，以诬谪广海，至，素相慕，遂莫逆。

【征观憨祖，前未上台山，先入少林礼初祖。此未抵雷州，先入曹溪礼六祖。法缘是主，世缘是客，法缘无大；一往参祖注经，法缘无小。到处社茶掩骼。】

二十五年丁酉（1597年）

予年五十二。春，正月，时会城死伤多，骸骨暴露。予令人收拾，埋掩亦数千计。乃建普济道场七昼夜，丁右武身为之佐。先是粤人不知佛，自此翕然知归。

夏四月，《楞伽笔记》成。

因诸士子有归依者，未入佛理，故著《中庸直指》以发之。

初，上下见予为罪僧，甚易之。军门陈大司马如冈，法极严，无敢私谒者。予未往见，即遣人候之甚勤。是年九月，同右武往谒，及门投报，止之。是晚亲往拜予于舟，携茶食坐谈，漏三下[4]，人皆惊异。后对诸当道极称之曰：“僧中麟凤也！”即三司[5]，亦谕往拜之。自是人皆知僧为重矣。

[1]广东电白县西。

[2]一作“盗”。

[3]丁此吕，生卒年不详，字右武，又字勺原，江西新建人。万历五年进士。曾任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故称“大参”。《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五《答邹南皋给谏》第二

书：“所幸与右武时相往来，真天涯骨肉，一食不忘。非独道义相裨，即所资给，亦损口分卫，性命相依。此段因缘，大非浅浅。此公肝胆照人，犹如秦镜，遇物应机，洞彻五内。其为载道，最称上根利器。”

[4]三更。

[5]指地方衙门的下属机构。

【征录《憨祖外纪》云：初来谒某总府，持谒庭下，移时[1]不命，起去[2]。心解得应自呼名禀见耶？顾不能出诸口，如千钧重，无何奈何。时奋自称名某禀见，乃得起去。明日参谒，复然，竟一岁不少假借。旁谓：武人何知破常格待知识也？最后，约同谒抚院。日，总府备一舟，装斋饭果品如宴席，邀请过舟，作礼揖上座，曰：“非我不能假借公，知公有傲骨，聊以相成也。”欢谈促膝以别，乃叹：“宰官中，大有深心人在。何问武弁耶？”征疑此事。在陈制台如冈公折节前则异。在如冈右武时，犹是武弁情态也。闻当日在行伍，名蔡德清，蓄法，留长髯，便中戴东坡巾。自五十岁遣戍日始，至六十九岁，始对圣母灵主批剃，去髯发，返僧服。又《外纪》有云：在岭南时，人情未熟，崖岸[3]在，不能使人狎，无可亲者。有小孩儿与近之，辄畏我去。一日，学狮子调儿法，勉自倒身昵狎之，与之果蔬，日狎一日，遂不我畏。自此人不我避忌，日来亲也。征知：此至人孩世之思，自得力老子来。所谓天下皆婴儿，我亦与之为婴儿也。而吾儒仁爱，我佛慈悲，亦不离此。】

二十六年戊戌（1598年）

予年五十三。春，正月，侍御友轩樊公[4]，以建储[5]

议，谪戍雷州。初访予于五羊，时予校《楞伽》稿。公问予：“雷阳风景何如？”予拈经卷示之曰：“此雷阳风景也。”公叹异，即为疏募刻。

海门周公，任粤臬时，问道往来，因摄南韶[6]，属修《曹溪志》。粤士子向不知佛，适周公阐阳明之学，及集诸子，问道于予。有龙生璋者[7]，闻予议论，心异之。

[1]一会，历一段时间（一般其时间不长）。

[2]起身离开。

[3]孤高。

[4]樊玉衡，生卒年不详，字以齐，号友轩，湖北黄冈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曾任御史，故称“侍御”。

[5]立皇太子。

[6]指南雄州和韶州。

[7]龙璋，广东人，秀才。憨山到南华寺后，曾聘请他在寺中教习四书。

归谓其友王生安舜[1]、冯生昌历[2]曰：“闻北来禅师说法甚奇。”二子俱来请益，予开示以向下[3]事，谛信不疑，切志参究。二生素有德业，相率归依。日益众，自是始知有佛法僧矣。此后法化大开，三生[4]之力也。

每忆达师许经之愿，其夏，始构禅糖于垒壁[5]间，将拟大慧冠巾说法[6]，乃集远来法侣，并法性寺菩提树下弟子通岸[7]、超逸[8]、通炯[9]等数十人，诵《法华经》，为众讲之。至《现宝塔品》，恍悟佛意要指，“娑婆人人目前即华藏也。”然须三变[10]者，特为劣根，渐示一斑耳。古人以后六品，率为流通，亦未见佛意耳，遂著《法华击节》。右武性急

烈，负慷慨，知敬僧，而不知佛法。将归，予送之舟中，重下钳锤，公翻然大悟。乃字之曰：觉非居士，示之以铭[11]。又作《澄心铭》以警之。

[1]王安舜，生卒年不详，字性父，号醒东，一作省东，广东番禺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万历四十八年任御史。

[2]冯昌历，字文孺（或作文瑞），号启南，广东顺德人。生平事迹不详。《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六《与周海门观察》第二书言：“独顺德冯生昌历，此子少年，灵根颇深，乡党一时归重。无问老少，及门者咸师事之。”

[3]一作“向上”。

[4]三位书生。

[5]指军营演武场。

[6]大慧禅师即宋僧宗杲（1107—1163年），字玄晦，号妙喜，又号云门，赐号大慧禅师，卒谥普觉禅师。宗杲五十三岁时，因与主战派张九成等人交往密切，遭到主和派秦桧等人打击，贬谪湖南衡阳，后又迁往广东梅山，直至六十七岁，方始“蒙恩自便”，获得自由。在南方十多年，始终坚持弘法立说。憨山与大慧禅师相似经历，心情亦同，故摹仿大慧禅师冠巾说法。

[7]通岸即智海，号通岸，憨山粤中弟子之一，曾担任曹溪南华寺监寺书记。

[8]超逸即修六，号超逸，憨山粤中弟子之一。

[9]通炯？

[10]意谓三变秽土为净土。又作三变土净、三变土。释迦如来于灵鹫山讲说《法华经宝塔品》时，为供养多宝塔，故

集合十方分身之诸佛，并以神力三度将娑婆秽土变为清净国土。据《法华经》卷四《见宝塔品》所载，释迦如来讲说法华经时，多宝如来之宝塔由地踊出，佛即由多宝如来之宿愿，聚集自己散于十方说法之分身，先将娑婆世界变为净土，唯除此会之会众，其余之诸天人都移至他土，然犹不能收尽一方所分之身，乃更于八方，各变二百万亿那由他之他为净土，又移诸天入至他土，然犹不能容尽，乃更于八方，再度各变二百万亿那由他之他为净土，又移诸天入至他土。《法华文句》卷八下解释三变土田乃由三昧之力，而此三昧有三义，初变娑婆，是背舍能变秽为净；次变二百那由他，是胜处转变自在；后变二百那由他，是一切处于境无碍。又初一变表示净除四住，次一变表示净除尘沙，后一变表示净除无明。

[11]指《觉非铭》。

【征知：祈储、得储、建储、争储，同一罪案，同一心事。故特为樊公远谪，拈出雷阳风景，并有一往深情在也。忽言：每忆达师许经之愿者，不忘许诵《法华》百部时心，因之为雷阳说法，著《法华击节》缘起也。《外纪》有云：教眼、宗眼，原无二眼。永明师，提宗，全摭教语印入，恐人一向无义路边错下脚也。若不得教眼，便落邪见。我注《金刚》、《法华》、《楞伽》、《楞严》等经，尽从情识不到处，没义路边进出者拈取。却以教印宗，学者当自得之。

征念憨祖成就及门，痛下钳锤，因病发药，翻然使觉，如丁右武者，指不一再屈。盖追随虽众，浮慕为多。备观《谱》中属意话头，可烛照而数计也。《澄心铭》云：真性湛渊，如澄止水。憎爱击之，烦恼浪起。起之不休，自性

浑浊。烦恼无明，愈增不觉。以我取彼，如泥入水。以彼动我，如膏益火。彼乱我真，乱实我生。我若不生，劫烧成冰。是故至人，先空我相。我相若空，彼从何障。忘我之功，在乎坚忍。习气才发，忽然猛省。省处即觉，一念回光。扫踪绝迹，当下清凉。清凉寂静，挺然独立。恬澹怡神，物无与敌。

后成《曹溪通志》四卷，陈制府大科，杨少宰起元，周大参汝登，侯都督继高，并有序跋。】

二十七年己亥（1599年）

予年五十四。春，刻《楞伽笔记》成，为众讲一过。乃印百余部，遍致海内法门知识，并护法审宰官，且令知处患难中，未忘佛事耳。

粤俗固好杀，遇中元[1]，皆以杀牲祭先。至时，市积牲如积薪，甚惨也。予因作孟兰盆会[2]，讲《孝衡钞》，劝是日斋僧放生，用蔬祭，从者甚众。自后凡丧祭大事，父母寿日，或祝禳，皆拜忏放生斋素。未几，则放生会在在有之，为佛法转化之一机也。

[1]中元节，俗称鬼节、七月半，佛教称为盂兰盆节。

[2]孟兰盆，意译“解救倒悬”。佛经中有大目连救母故事，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以超度亡魂、拜祭先祖为内容的民间习俗，七月十五日，燃放焰火、在河中放莲花灯等，称“孟兰盆会”或“孟兰盆节”。

是年夏五月，制府大司马陈公，移镇会城。初下车，未拜一乡宦，乃先遣候予。顷之，命取食器，一百余件，俱最精者。门下皆不知何用，乃设斋，请予特出新器。人人皆知其所

重如此。未几，请告归。是年秋，榷使[1]四出，地方自此日多事。

惠州杨少宰复所公[2]，往与予有法门深契。久以忧[3]归，今秋乃访之，至之日，公已卒于塋所，诘朝将入山，公灵已至城矣。予即往视殓，为求棺槨。值潮阳道观察任公[4]陪直指[5]于惠阳，请游西湖，登东坡白鹤峰[6]而归，有歌一首[7]。归即欲掩关却扫矣。

[1]由朝廷派遣到各地管理专卖贸易和征收税赋的官员。明神宗时，为了控制和剥削地方财税收入，大量派遣太监担任矿使、税使或矿税兼管的榷使，四处搜刮地方财政和民间资产，如广东的采珠业、苏州的纺织业以及盐业、矿业都在重点搜刮范围。据《广东通志》卷六《大事编》：“二十六年戊戌，遣开采少监李敬至粤。”《明神宗实录》卷三百三十一万历二十七年二月戊午条和卷三百三十六万历二十七年六月己丑条记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分别派遣内监到广东榷税，其中内官李凤负责“开采雷州等处珠池兼征市舶司税课”，而御马监监丞沈永寿则“往广东开矿征税”。李凤所署职衔为“钦差总督珠池、市舶、税务兼管盐法太监”，任期是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沈永寿到广东后不久又往广西征收矿税。

[2]杨起元（1547—1599年），字贞复，号复所，广东归善（今属惠州）人。万历五年进士，曾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故称之为“少宰”。杨起元曾为憨山所撰的《曹溪通志》作序，《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六有《与杨复所少宰》书一通。

[3]忧，即丁忧。丁忧为祖制，具体来说，即朝廷官员若死了父母，无论何官何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都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

[4]任可容，生卒年不详，字子贤，号养弘，南直怀宁（安徽怀宁）人。万历五年进士，时任广东按察司副使、分巡岭东兼海防道。

[5]朝廷派往地方的巡视专员或督察专员。

[6]西湖、白鹤峰，皆在惠阳（今广东惠州）。北宋绍圣三年，苏轼被贬惠州，在古白鹤观地基上买地数亩，“作屋二十间，规作终老计”，次年移居于新屋。后人因称此山为白鹤峰。

[7]该歌《憨山老人梦游集》中未见，待考。

【征按：惠州西湖、杭州西湖，东坡两遗胜概，憨祖两作胜缘。征独得于杭湖，躬遇放生胜会耳。又按复所杨公，为憨祖作《曹溪通志》序，法契甚深，来谒已久。往访之日，恰值灵至，周旋法缘，亦非偶尔。】

二十八年庚子（1600年）

予年五十五。时榷使初出，狼戾暴横，官民不堪，地方震荡，加以倭警，人心惶惶。予即散诸弟子，闭关绝迹。

粤人素苦闽海之白艚^[1]运米，恐腾贵也，时以为乱。新军门，闽人也，公子舟次海上。适大将军^[2]请告将行，税使正畜意侵之，偶有艚数只，即藉口以大将军为公子资行者，嗾市民大哄。顷刻聚数千人，投砖石，打公子舟，几破；围帅府，持戈相向甚急。时三司府县皆赴军门^[3]行节礼，会城无一正官，卒无解救者，势变在呼吸也。大将军危之，无已，

乃令中军，诣予关前求解。予甚不可曰：“无神术也。”中军跪泣曰：“师即不念兵主，岂不念地方生灵乎？”予闻之惕然，遂破关往谒税使者，从容劝化，开晓其意。使者闻予言，果悟，乃令自行招安，以散乱民。予先往，大言于众曰：“诸君今所为，欲食贱米耳。今犯大法，当取死。即有贱米，谁食之耶？”众闻之愕然。顷令至，帅府围即解，会城遂以宁。父老感予，欲尸祝[4]之。时三司正在军门饭，闻报民作乱，皆投箸而起，及回，业已安堵，然皆知予之力也。观察任公闻之，乃以书抵予曰：“愍师不出，其如地方何？愍师既出，其如愍师何？”予亦自知此后无宁日矣。

[1]明代广东、福建沿海的一种木帆船，以铁力木制成，涂白色，故名。船头两边各绘一只眼。不用桨橹，纯靠张帆使风，风停则止。多为运输船只和渔船，海战时，有时也被征用，装上火炮、飞石、灰罌等武器，用作战船。

[2]指王化熙。

[3]当时两广总督军门设于端州。

[4]古代祭祀时对神主掌祝的人，即偶像。

是年秋，南韶道祝公[1]，延予入曹溪。予乘兴遂入山，为六祖奴郎[2]矣。新制府戴公[3]，知予安乱民，深德之，欲一见，谕大将军，将予往谒。及见，礼遇甚优，留款斋饭。因辞往曹溪，公遂愿为护法。予是得安心焉。

【征疑此大将军，在谱两见，无姓号，岂仅知礼名僧，而不知于地方行威信，故一激几成大变，不得不藉仗善知识引手耶。片言悟税使，散乱民，昔日释缚款斋之礼，一何相报之綦重。此日排难解纷之道，一何弹指而入神。后来当事闻风兴

起，曹溪于是乎放光矣。】

二十九年辛丑（1601年）

予年五十六。春正月，予见曹溪四方流棍集于山门，开张屠沽，秽污之甚，积弊百余年矣。坟墓率占祖山，僧产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挟骗寺僧，无敢正视者。予叹曰：此心腹之疾也！苟不去，则六祖道场终将化为狐窟，卒莫可救矣。予纵居此何为哉？熟虑之，无已，乃往白制台戴公。公曰：“无难也，予试为公力行之。”即下令本县坐守，限三日内尽行驱逐，不留一人，铺居尽拆，不存片瓦。自此曹溪山门积垢，一旦如洗。

公因留予斋饭坐谈，公曰：“六祖腥膻，予为公洗之矣。目前地方生灵涂炭，大菩萨有何慈悲以救之乎？”予曰：“何为也？”公曰：“珠船千艘，率皆海上巨盗，今以钦采，资之以势，罢采之日不归，横行海上，劫掠无已，法不能禁，此其一也。地方开矿，采役[4]暴横，掘人之墓，破人之产，在在百姓，受其毒害，甚于劫掠。由是民无安枕矣，为之奈何？”予曰：“此未易言也，姑徐图之。”

[1]祝以豳（1551—1632年），字耳刘，号惺存，又号灵苑山人，浙江海宁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曾任广东佥事、南韶道观察使。憨山《赠曹溪行脚僧》诗《引》云：“南韶观察祝公，下车之初，痛念祖庭荒废，极意整顿，且自号为‘曹溪行脚僧’。”卷十六有《与祝惺存观察》书一通。

[2]奴郎：奴仆。《憨山老人梦游集》卷首《憨山老人自赞》：“若非佛祖奴郎，定是觉场小贩。”又卷三十二《题台

山竹林师卷后》：“老人昔居金色界中，独与竹林老汉眉毛厮结，临行将把粪扫帚子委托叮咛：‘为作曼室奴郎。’”又卷五十二《示曹溪旦过寮融堂主》：“嗟余老矣，愧不能再为六祖作奴郎。”

[3]戴耀（1542—1628年），字德辉，号凤岐。福建长泰人。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时任两广总督。

[4]官方规定的开采劳动任务，由百姓分担。

采使者[1]李公，颇有信心[2]。是年秋，至曹溪进香于六祖，留山中数日，闻法甚喜。予因劝为重兴祖庭布金檀越，慨然力荷之。余密启之曰：“开采为害于地方甚矣，非圣天子意也。采船急设约束，期往来过限以罪。矿罢开采，尽撤其差役，第令所司，岁额助解进，秋毫无扰于民，可乎？”采使唯唯，力行之，由是山海地方，一旦遂以宁。公深感之，以书谢予曰：“而今乃知佛祖慈悲之广大也。”以此护法之心益切，予因是得以安心曹溪。是年秋，开辟祖庭，改风水道路，选僧授戒，立义学，作养沙弥，设库司清规，查租课，赎僧产，归侵占。一岁之间，百废具举。

[1]管理海上和矿山开采的长官，一般由朝廷直接委派。

[2]信佛之心。

【征读《梦游集》“示珊公”云：初丙申春二月，度岭，至曹溪谒六祖。丛林凋敝，香灯零落，有僧海月珊为监寺。丁酉，魔风竞挠，道场破坏，僧徒无依，珊公来谒于五羊，请入山授戒法。庚子冬，应请，至山。便言，予非祖师摄受，不能至曹溪，曹溪非予来，不能有丛林中兴之功德。今日非纯诚，难以取究竟，始终总是一大事因缘，实非偶然

云云。又“示立义学缘起”云：庚子岁，当道廷予料理曹溪时，旧规百废，遂选诸沙弥，设义学，延宾师以教习威仪，诵读内外经书。稍知信向，则披剃，立禅堂，使就清规，受戒法，昼夜礼诵。予苦心十年，差有可观。后丙午，赦还南岳，沙弥辈悉已成人，并深恋慕，群请开示。予语：“汝辈若错过今日，不一力做工夫，将无纵向十方世界参访知识，总是他家活计。”此是老人真实训诲。又《外纪》云：曹溪沙弥，率皆樵儿牧竖，选其少可教者，令受业经典。更延诸生之有信心者，教以儒门经书，破其俗业，披剃，始从本业。八年，而成就百余众。

钱牧斋云：憨大师戍粤五年，乃克住锡曹溪，归侵田，斥龛舍，屠门酒肆，蔚为宝坊，缙白垒集，摄祈互用，大鉴之道，勃焉中兴。征观此，曹溪一番大时节因缘，的的不可思议。憨祖尔时，即冠巾说法，犹然着伍罪僧耳。况储议方危，采使四出，山海毒民，剧于近地，时事大非，当事束手。谁知地方机宜之梗，反成塔寺坚固之缘；荷戈束发之期，偏遭僧俗报施之利。曹溪机缘，得之制台，海上机缘，得之采使。若非采使进香皈信，安能定海舶开采之乱，结制府护法之心，成曹溪百废之举。若非憨祖行力圆满，安能致采使权要入山，密加款曲，片言排难，大放海涯祖席光明也哉！圣人先天弗违，后天奉时，天为之，亦人为之，是曰天人参焉。】

三十年壬寅（1602年）

予年五十七。是年，重修祖殿，培后龙[1]，改路径，以屠肆为十方旦过寮[2]；辟神道，移僧居，拓禅堂，创立规

制。

【征想当日南华一坐具地，僧徒尽为波旬[3]，佛土翻成魔窟。非佛祖冥嘱中兴，安得于荷戈负戟场中，不待披缁返服，而愿力遂成创制，依然卢祖猎队说法时，非小可因缘也。】

[1]由于多年的破坏，曹溪祖庭殿堂后的山坡已经塌陷，憨山认为从风水角度讲对祖庭不利，于是发动僧人挑土培山，每人每天必挑十担土。

[2]为外来行者过夜歇宿的临时住所。

[3]又作波倂椽、波椽、波鞞、波旬、波倂、播禪。经典中又常作“魔波旬”。意译杀者、恶物、恶中恶、恶爱。指断除人之生命与善根之恶魔。为释迦在世时之魔王名。据《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上载，波旬即欲界第六天之主。《大智度论》卷五十六谓，魔名为“自在天王”。此魔王常随逐佛及诸弟子，企图扰乱之；而违逆佛与烧乱僧之罪，乃诸罪中之最大者，故此魔又名“极恶”。又或谓波旬一词乃历代传写之讹误。

三十一年癸卯（1603年）

予年五十八。冬十一月，达观禅师在京师遭“妖书”之厄[1]，逮下狱，讯，以为予之故，因此又及之。予心知不克，安心以待。荷圣恩宽之，京院有通行。是年侍者深光出家。

【征按：是岁，达师即化于圜中，而谱文不详颠末。东游所作达师志铭，及他纪所载，附录一二于左。

塔铭略云：师讳真可，字达观，号紫柏。门人称尊者，

重法故也。姓沈氏，其先句曲人，徙居吴江太湖之滩缺。师生，五岁不语，一僧过门，摩顶而谓其父曰：此儿出家，当为天人师。言讫忽不见，师遂能语。髫年，性慷慨激烈，妇女无敢近。年十七，欲仗剑北游，至苏州阊门，天大雨，值虎丘僧明觉[2]，见师少年不群，心异之，因与同盖归寺食宿。师夜闻诵八十八佛[3]名经，侵晨，即解腰缠十余金，请剃发，礼觉为师，往来三吴间。一日，辞觉去，闻僧诵张拙见道偈，至“断除妄想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遂大疑之。每至处，辄书二语于壁间，疑至头面俱肿。一日斋次，忽悟，头面立消，自是陵蹠诸方。过匡山，穷相宗奥义。一日，行二十里，足痛，师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游五台，至京师，参遍融大老，留挂褙，遍参笑岩、暹理[4]诸知识。见大千润公，见上堂讲公案，以口耳为心印，以帕子为真传，师叹曰：西来意，固如是耶？遂不入众。南还，至嘉禾，有密藏道开[5]，南昌人，弃青衿出家，依师为侍者。

[1]指明神宗与孝定李太后、郑贵妃之间为择立皇太子而引起的所谓“立储”事件。

[2]生平事迹不详。

[3]八十八佛是五十三佛加三十五佛。五十三佛名见《观药王药上二菩萨经》，是娑婆世界的过去佛；三十五佛名出《决定毗尼经》，是十方世界的佛。这八十八佛都可以为众生作忏悔主，因此，人们可以向他们申述自己改悔过恶的愿望。法古时规定，念《大忏悔文》须行一百零八礼，现代则多跪诵而不礼拜了。

[4]生平事迹不详。

[5]密藏道开，生卒年不详，江西南昌人，真可入室弟子，侍者，曾协助真可负责《嘉兴藏》的刻印。

郡城有楞严寺[1]，为长水[2]疏经处，久废。师与太宰陆五台公光祖[3]心契，始议恢复，建禅堂五楹。成日，师引锥刺臂血盈盅，书一联云：若不究心，坐禅徒增业苦；如能护念，呵佛犹益真修。念大藏卷帙重多，致遐方僻陋[4]，有终不闻佛法名字者。欲刻方册，易为流通，普使见闻，作金刚种子。即有谤者，罪当自代，遂倡缘。时陆太宰与冯司成梦禎[5]、曾廷尉同亨[6]、瞿同卿汝稷[7]，鳩工于径山寂照庵。

[1]位于浙江省嘉兴市。

[2]长水子璇（965—1038年），字仲微，号长水，北宋华严宗僧。杭州钱塘人。俗姓郑，人称长水大师、楞严大师。资性非凡，九岁随普慧寺契宗出家，习诵《楞严经》。十二岁受沙弥戒，翌年受具足戒。太平兴国年中（976~983），诣秀州灵光寺，就洪敏学《楞严经》，读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谓洪敏曰：“敲空击木，尚落筌蹄。举目扬眉，已成拟议。去此二途，方契斯旨。”敏乃拊而证之。曾注《楞严经疏》。

[3]陆光祖（1521—1597年），字与绳，浙江平湖人，因志在佛法，自号五台居士。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除知县，累迁至吏部尚书。

[4]荒远偏僻的角落。

[5]冯梦禎（1548—1605年），字开之，号具区，又号真实居士，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明代诗人。公元1577年（明万历五年）进士，官编修，与沈懋学、屠隆以气节相

尚。后因得罪宰相张居正，被外谪广德州判，复又累迁南国子监祭酒，3年后被劾罢官，遂不复出。移家杭州，筑室于孤山之麓。因家藏王羲之《快雪时晴帖》，遂以此名其堂为“快雪”。冯梦禎为人高旷，好读书，好奖掖后学。诗文疏朗通脱，不事刻镂。著有《快雪堂集》64卷、《快雪堂漫录》1卷、《历代贡举志》等。

[6]曾同亨（1553—1607年），字于野，江西吉水人。明朝著名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

[7]瞿汝稷（1548—1610年），字元立，号那罗窟学人、幻寄道人、槃谈等，南直隶苏州府常熟（今属江苏）人。瞿景淳之子。以父荫受职，三迁至刑部主事，出知辰州府，任职长芦盐运使，累官至太仆少卿。幼秉奇慧，博览强记，宿通内外典。历从紫柏、密藏、散木等诸公游，又闻禅法于竹堂寺之管东溟。其后紫柏真可禅师于径山刻大藏，汝稷乃为文导诸善信，共襄斯举。又于佛前发誓，愿荷法藏。万历三十年（1602年），撮汇历代禅宿法语为《指月录》三十卷，盛行于世。康熙十八年（1679年），有聂先者，编《续指月录》二十卷以接踵其书。瞿汝稷另著有《石经大学质疑》、《兵略纂要》、《瞿同卿集》等

密藏开公、幻予本公[1]、澹居铠公[2]，迭董其事。后桐城吴方伯用先，复化城为贮板所。师既刻藏嘉禾，有成议，乃返吴门，省前得度师觉公，已还俗，以医名。乃诈姓名，称病舟中，延觉诊视，觉见师，大惊，师即涕泣，劝之剃发。觉惭感，还执弟子礼。时吴江沈周二氏，曲阿贺孙，金沙于王诸氏，聚族归礼。

[1]一作幻余法本，真可弟子。

[2]澹居法铠，真可弟子。

师于于园，书《法华经》报二亲。闻妙峰师建铁塔于芦芽，乃送经安置塔中。访予于东海，时予以谢恩，入长安，师携开公至胶西，值秋水泛涨，众度必不能渡，师解衣先涉，水及肩，疾呼众前。既渡，曰：死生关头，须直过为得耳。予在长安，从于君玉，闻师东行，亟促装，日夜兼程，亦犯横流，赶至即墨，师已出山。一见，大欢，复还山，留旬日，遂许生平矣。师返都门，复潭柘古刹。乃由三晋历关中，践栈道，至蜀，游峨眉，礼普贤大士。顺流下瞿塘，过荆襄，登太和，至匡庐，过安庆，游皖公山马祖庵。阮居士自华，求度，遂薙发于山中，名曰法铠，是为澹居。师复北游，至石经山，复晋琬公塔院，启石座，得函，贮佛舍利若干，光烛岩壑。圣母闻之，赐紫伽黎，出币金，重藏。适予闻师西游，即驰至京，候于上方兜率院。师拉予游观石经，遂作记。同出山，居于西郊园中，对谈四十昼夜，目不交睫，信为生平至快事。师在潭柘，未礼佛，戒食。一日，客至，误先举食，命知事痛责三十棒，师伏佛前受杖，两股如墨。乃云：众生无始习气，如油入面，年不可破。苟折情不痛，未易调服也。乙未，师在匡山，将赴都下救予，闻予将南放，遂待于江浙，会于下关旅泊庵。师执予手，叹曰：公以死荷负大法，古人为法，有程婴公孙、杵臼之心，我何人哉。公不生还，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濒行，师嘱曰：吾他日即先公死，后事属公。遂长别。予度岭之五年，师以予未归初服，每叹曰：法门无人矣，若坐视法幢之摧，则绍隆三宝者，当于何处用心

耶？老憨不归，则我出世一大负。矿税不止，则我救世一大负。传灯未续，则我慧命一大负。若释此三负，当不复走王舍城矣。癸卯秋，予在曹溪，飞书嘱门人之计偕者，招师入山中，报书，直云：舍此一具贫骨。居无何，忽妖书事发，震动中外。时忌者，乘白简劾师，师竟以是罹难。先是，上手书《金刚般若》，偶汗下渍纸，疑当更易，遣曹近侍质师。师以偈进曰：御汗一滴，万世津梁，无穷法藏，从此放光。上览之，大悦。章奏逮及，旨云：着审而已。及金吾讯鞫，但以三负事对。在狱，有建言侍御曹公学程问道，成圆中语录。时执政欲死师。师闻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为。乃索浴罢，端坐说偈而逝。曹公闻之，急趋至，抚之曰：师去得好。师复开目微笑而别。时癸卯十二月十七日，世寿六十有一，法腊四十有奇。噫，师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即此末后快便一着，上下闻之，无不叹服。征于憨祖东游，侍间，所见手著出世大文字，无如云栖莲池、径山达观两塔铭。当世庙神庙间，海内得三大祖师。憨祖于莲师因缘浅，于达师因缘深。半作达师塔铭，实半作己躬塔铭。所关官闾建储同，声气犯患同，宗教通会同，孔孟统一同，憨祖一东游，了结彼此三大公案。在径山，则示《参禅切要》，在云栖，则示《念佛切要》。集两师之大成，揭三教于终古，法法圆满，未有盛于东游，茶毗达师，凭吊莲师之日者也。塔铭末云：初诸弟子奉师龕归径山，卜于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毗，二十三日归灵骨，塔于大慧塔后文殊台。予始在行间，闻师讣，即欲亲往吊，因循一纪，未遂本怀。顷从南岳数千里来，无意与期会，而预定祭日，盖精神感孚，亦奇矣。师后事，予幸目击，得以稍尽心

焉。征亲见，千里祭文，开卷不爽一日，然犹常言，以不能拂面痛哭紫柏为恨。两师之相知心，具在神通不思议中矣。又记举火云：性火真空，性空真火，狭路相逢，定没处躲。恭惟紫柏尊者，达观大和尚，偶来人世，误落尘寰。赤力力，脱尽娘生布衫；光灿灿，露出本来面目。荷担正法，纯刚炼就肩头；彻底为人，生铁铸成肝胆。死生路上，直往直来；今事门头，半开半掩。六十余年松风水月襟怀，千七百则兔角龟毛拄杖。饶他末后风流，未免藏头露尾。撇下赃私，谁料落在憨山道人手中，今日特为人天众前，当场拈出，大众还见么。（以火把画○相云。）拄杖挑开双径云，通身涌出光明藏；珍重诸人着眼看，这回始信无遮障。

征闻达师罹难时，皇太子初立，福王未就封，有投匿名书于阁部者，题曰：续忧危竝议。言贵妃将危太子。上闻之，怒甚，发卒严捕，罗织沈相国鲤[1]、郭宗伯正域[2]，并几罹难，后磔缴生光以解。又按达师遗事云：师当讯鞫时，大金吾厉声问曰：“妖书事，汝定知道。”师对曰：“臣不知。”金吾曰：“汝缘何不知？”师曰：“臣凡僧，不知。”又问，乃述三负语，绝无他辞。圜中临化前一日，陆五台公子澹园公，时在水曹，师与手札云：此间黑暗殊甚，速买琉璃灯七盏进来，以作光明胜事。澹园如命送至，越日，师然灯几上，端坐说偈曰：一笑由来别有因，那知大块不容尘。从兹收拾娘生足，铁榷花开不待春。

[1]沈鲤（1531—1615年），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人，生于明世宗嘉靖十年，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授检讨。神宗立，进左赞善。累迁吏部左侍郎，好荐贤士。擢礼

部尚书，修《景帝实录》。拜东阁大学士，加少保，进文渊阁。万历十二年（1584年）拜礼部尚书。又加少保，改文渊阁。

[2]郭正域，江夏人，明朝政治家。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授编修，历礼部侍郎。博通经籍，勇于任事，有经济大略，人望归之，郭正域与沈鲤、吕坤同被誉为万历年间天下“三大贤”。牵连到楚太子狱之事：万历三十一年有人揭发楚太子并非真太子。而沈一贯因为受楚太子重贿并且想打击力主查勘此事的东林党人、署礼部尚书郭正域，所以对其进行污蔑，明神宗罢此事不问，郭正域因遭沈一贯等弹劾，罢职回籍听勘，未及出都，因妖书案发而系狱，次年五月始释归。因数忤首辅沈一贯，被罢官还籍。途中，所乘之舟亦被搜查。

又按：达师为法忘身之事非一，而创刻方册，视囿中罹难因缘，尤为可大可久。惟此方册，广法运，便参学，随人随地，悉可流通。否则，梵本庄严，帙繁价重，通僧不通俗，遐方善信，虽闻佛名号，难见法宝只字矣。自达师开辟胜因，传播簿海内外，天上天下，佛法中人，无不闻知。嘉兴郡中楞严寺，有书本经坊常住者。其刻藏缘起，在达师高足密藏公，奉慈圣太后旨，鸠工五台。而究竟成就，则在径山寂照化城及吾郡楞严般若堂两地。当日达师法语，着为令曰：“径山藏板，不得发经，楞严发经，不得藏板。”似逆虑后来他郡邑之妄有纷更者。憨祖过嘉郡时，楞严堂主茂竹公，延斋于本寺，因请开示。憨祖示语，历叙楞严废兴，亦称茂公端雅慈忍，而勉以大法，流通无穷不朽之佛事。因于坐间面嘱征

云：我与达大师，法门心契，休戚相关。刻藏事，即我事，此未了念也，汝幸勿忘。嗣后移坊私印，纷更数番。自癸亥岁，延江西宗派白法琮公[1]，住持楞严，稍有就绪。而化城僧清隐，复于丙寅丁卯间，捏造变乱之说。赖白公操履方正，经理精详，不避嫌怨，终难动摇。迄今二十余年，功在楞严，门殿像设，香积种种，圆就不小。而其莫大斡旋，尤在流通方册，长开人天眼目。九疑李先生，称白公为紫柏肖子，密藏千弟，不虚也。即乙酉闰六月，兵燹大乱时，白公坐镇经坊，锋刃榜掠，劫之数四，屹然不动。直以头目髓脑，捍卫竺干坟典，得完璧如平时，佛力法力僧力，于兹大现奇特。今白公虽自楞严，而营泉，而漏泽，而东塔，杖笠所到，靡不鼎新整飭。而经坊一大事因缘，征当从之始终，无负达憨诸祖遗念也。】

三十二年甲辰（1604年）

予五十九。春正月，以达师之故，通行[2]至按院[3]，檄予还戍所。遂去曹溪，往雷州。因忆达师云：“《楞严》说七趣[4]因果[5]，世书无对解者。”予曰：“《春秋》乃明明因果之书耳。”遂著《春秋左氏心法》。

【征读上文云，以为予之故，又及之。此云：以达师之故，檄予还戍所。盖达师磔檄生光事，在危储时，两人实一人，两事实一事，两难实一难。故一番京院通行，又一番大危疑是非也。而有闲心著书，更不著佛书，偏著孔书，不著他书，偏著《春秋左氏心法》者，春秋自隐桓以后，如鲁卫齐晋，专以妃匹之惑乱，致储贰之废立，国祚之衰危。援古况今，殷鉴不远。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左氏心法》，得

之孔子，祖师心法，得之佛菩萨，入世出世，义莫大乎春秋也。】

[1]白法性琮（1576—1659年）。

[2]行文通知。

[3]按察院。

[4]指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仙、天的七趣。

[5]《楞严经》卷八、卷九，佛祖详细讲述众生在七趣中升沉轮回的业因。

三十三年乙巳（1605年）

予年六十。春三月，渡琼海，访东坡桄榔庵[1]、白龙泉，求觉范禅师遗迹不可得[2]。寓明昌塔院，作《春秋左氏心法序》。游名[3]山，作《琼海探奇记》、《金粟泉[4]记》。

夜登郡城，索然若无人烟者，唯城西郭，少有生气。予因谓诸子曰：“琼城将有灾，急禳之。”人以为妄。

及予渡海方半月，地大震，城东壁连门陷，城中官舍尽倾塌。明昌塔倒，压予所居楼尽碎。予行时，士大夫苦留之，予不肯止。若不行，则予亦为灰粉矣。月夜渡海观琼之胜概，予以为仙都，乃十洲之一云。

夏四月，制府檄予回五羊。秋七月，至曹溪。去时祖殿已拆，修造工未止，归则完者十之六七，所负工料将千金，毫无出。予化两内使[5]施，尽偿之。是年，修五羊长春庵，为曹溪廓院[6]，为六祖办供之所。冬十月，侍者广益、广摄出家。

[1]桄榔庵，今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之南。

[2]觉范禅师，即宋僧惠洪（？—1128年）。政和元年（1111年）因受张商英、郭天信等牵涉，被刺配崖州（今属海南三亚）。惠洪至海南后仍不忘佛事，并有论经著述。其《首楞严经合论后叙》云：“政和元年十月，以弘法婴难，自京师窜于朱崖。明年二月至海南，馆于琼山开元寺。寺空如逃亡之家，坏龕唯有此经。余曰：‘天欲成余论经之志乎？自非以罪戾投弃荒服，渠能整心绪、研深谈而思之耶？’属草未就，蒙恩北还。”

[3]一作石山。

[4]在海南琼州。

[5]采使者李公”（李凤）和沈永寿。

[6]驻城办事机构。长春庵后名麻院寺，在广州市内，清代犹存，见清仇巨川纂《羊城古钞》卷三《寺观》。

【征疑：两内使，即采使。能效忠圣母者，故得于檄戍重归，顿施偿所负祖殿工料千金，此岂募化所易致哉。内使之施，亦圣母畴昔声名之缘也。望气知灾，如宣尼[1]商羊知雨[2]，月晕知晴，自是通明人先几本等事，非为语怪。前乙巳春三月，琼州城明昌塔倒，压所居楼尽碎，而憨师适行，自谓免于灰粉，人以为异。迨后十二年丙辰夏，六月二十八日，嘉兴北城椿树巷，所居堂楼五间悉倒，征压其下，得三巨梁翼而支之。砖瓦大径尺余者，着身，如冥器中所用楮物，不知击痛，绝无伤损。出于聚砾之中，如一泥人，沐浴经时而净，觉举动无少别。合城惊怪，以为再生中所希有。是时征早信佛法，楼倾大震时，举家咸闻有“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声，彻空中也。即于七月朔，入径山，礼雪峤禅师[3]，述之，雪夷然

不以为异。随于十一月朔，在径山，得遇憨祖，述之，祖矍然不以为常。因名以福征，字以梁生，而示之以偈。兹读谱中琼城碎楼语，因忆前事。祖以知几其神，从渡海免灰粉，而人以为异。征以死生有命，从灰粉中免灰粉，而心时不忘。因感而附识之。】

三十四年丙午（1606年）

予年六十一。春三月，度岭于南州[4]，候丁右武，谢张相国洪阳公[5]。以予在难时，公居亚相[6]，知予之难始末最详，相与一时力救之，予心感焉。故往谢公，欣然道故，请予斋于江上之闲云楼，诚邀乡友相陪。公曰：“人皆知憨公为僧中一大善知识，不知大有社稷阴功也。”众闻之悚然，问公。公言其概，一座动色。回过文江，访邹给谏，留数日。

[1]指孔子。

[2]典出《孔子家语》：齐有一足之鸟，飞集于宫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曰商羊，水祥也。昔童儿有屈其一脚，振讯两肩而跳，且谣曰：‘天降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其应止矣。急告民趋治沟渠，修提防，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溢泛诸国，伤害民人，唯齐有备不败。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征矣。”

[3]雪峤圆信禅师，俗姓朱，浙江宁波人，幻有正传禅师法嗣。

[4]旧指江西。此处指江西南昌地区。

[5]张位（1539—1621年），字明成，号洪阳，江西新建人。隆庆二年进士，曾任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

保。后因“妖书”案，被革职为民。革职后，隐居南昌南湖之湖心亭，取名杏花村，筑闲云馆，藏书万卷。曾任右丞相。

[6]御史大夫的别称。秦汉时，御史大夫为丞相之副，丞相缺人，常以之递升，故唐以后有此别称。

至章贡[1]，陈贰师将军[2]留署中，病期月，有《卧病诗》十二首。归曹溪。

秋八月，皇长孙生[3]，有恩赦：凡在戍老疾，及诖误[4]者，俱听辩明释放。予在列[5]，乃往告军门，准行勘[6]复之，雷州道勘明应赦，按察司类造候题[7]，遂开伍[8]。

【征按：洪阳公所称，大有社稷阴功，及言其概，一座动色者，无非祈储得储，保储建储，以致触忌犯患，官闱内外，所不可言之事，故其言若露若讳，卒不得传。愍祖以此戍始，以此赦终，故大书特书云，秋八月，皇长孙生。照前壬午书，八月皇太子生，并春秋特笔之例，是以有《春秋左氏心法》之著也。皇太子者何？泰昌既立后之追称也。皇长孙者何？天启初生时之叙称也。天启，亦泰昌才人[9]王氏所生，后谥孝端皇后。盖两王才人，相继毓二帝也。愍祖虽身在恩赦中，义不专为恩赦，笔直绾结[10]。台山祈嗣缘起时，半生大关口、大公案，在皇长孙生四字。是以知年谱前后颠末，悉《春秋左氏心法》也。】

[1]江西赣州。

[2]陈剑南，字文绩，又字贰师，生平事迹不详。

[3]熹宗朱由校。

[4]一般意为贻误，连累。

[5]一作“例”，谓统一处理的范围。

[6]调查案件。

[7]类造，按类别登记造册；候题，提交相关资料以待批复。

[8]开伍，脱离军籍。

[9]才人属妃子的一种。

[10]系结；打结。

[11]请求。

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

予年六十二。春三月，予告[11]回籍，军门檄韶州，安置曹溪。予住山中时，得为诸弟子说法。是年注《道德经》成。予幼读《老子》，以文古意幽，切究其旨，有所得。俗弟子请为注，始于壬辰属意。每参究透彻方落笔，苟一字有疑而不通者，决不轻放。因此用功十五年，携于行间，至今方完。

【征按：《憨祖外纪》云：道德一经注，历十三年乃脱稿。太上语旨，盖身试之而后见，未可谓纸上陈言，无真味也。予凡着经，必是凝神入观，体契佛心，机倪忽自迸出者，方副之纸。若涉思议，即不中用。】

三十六年戊申（1608年）

予年六十三。议修曹溪大殿。春二月，冯元成公[1]任岭西道，因访予入山宿，夜梦大士现身，有感。诘朝入殿礼佛，至大士前，见两栋摧朽，惊谓予曰：“何不修此？”予曰：“工大费多，力不及耳。”问：“费几何？”予应以若干。公曰：“无难也，吾试为之。”归白制府戴公。公曰：“殆哉！见孺子将入井，必匍匐往救之，况佛菩萨处此

危地，不动心，非人也。”乃诘所费，即以予言告。公曰：“犹未也。”即司南韶道往勘估计，且令请予面议。予往见之，公慨然欲独为鼎建。予告曰：“若劳公家之费，恐不便。苟依法门故事[2]，请以募众为之。公属岭西道，为疏十二簿，三司、道府各置一扇[3]，随意施舍，总会于府，解归于一，无庸归僧，如此则不劳而易集。”公从之，不期月，而集将千金。予躬往西粤采大木[4]，至端州，制府留修宝月台，乃别委官采办。冬，宝月台成，予作记。材木俱积于端江之浒，次第运之。

冬十一月初，安南[5]贼破钦州，戴公请王师远讨，因核论罢[6]。

[1]冯时可（约1546—1621年），字敏卿，号元成，松江华亭（今江苏吴县）人。隆庆五年进士，历浙江参政，此时任广东按察司佥事。

[2]惯例。

[3]即一份疏文。公开募捐的疏文写成折扇形，一扇即一折。

[4]原准备从粤西地区采购铁梨木作大殿栋梁，价值三千金。后因戴耀罢官，放弃原来计划。

[5]今越南。

[6]朝廷考察落实情况，罢其官职。

【征于宗镜堂，闻之侍者云：戴制府耀，节钺[1]粤中九载，山海寇贼数动，得久任无虞者，悉藉憨祖之力。是以效施曹溪，百废具举，独大殿未建，拟用铁梨木为栋梁，尽从粤西采至地，价已值三千金矣。戴公更一年在任，曹溪事业，成

就不思议矣。临罢之日，留师修宝月堂者，是时安南瑶壮破钦州，事已溃败，上闻，几被逮矣。师以重名，用幢幡宝盖，入洞说降之。贼既退，得安辑，全活钦州百万生灵。戴公乃有请王师问罪之疏，以掩前失事，故仅覈论罢，而得免于逮讯，师所以报戴兴复曹溪之功者，亦綦大矣。然而不侈己功，不彰戴失，直以十数字，了制府去官一案，亦春秋为贤者讳之心法，忠厚之至义也。时有《奇门指掌》一书，为戴公所乞论著】。

三十七年己酉（1609年）

予年六十四。春二月，予自端江运木回，阻风于羚羊峡[2]。游端溪，有《梦游端溪记》。

木运至濠江。予回寺，方集众经营，众中一二不肖者，遂作孽抵牾，因鼓众为乱，如叛民。予见而叹曰：此予重违佛教，乃着相之过也。众方鼓噪，予独坐堂上，焚香诵《金刚般若》。以前但诵经文，实不解义，至是恍然有悟，乃著《金刚决疑》[3]。稿成，众寂然。不肖者不信，予心益危惧。遂讼于按院，准行司理[4]。予是时即飘然出山听理，船居于芙蓉江[5]上者二年，资斧[6]已竭。

[1]符节和斧钺。古代授予将帅，作为加重权力的标志。

[2]在今广东肇庆境内，与三榕峡、大鼎峡同称端江三峡。

[3]《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九《刻金刚决疑题辞》：“予自幼能诵，而长不解。每思六祖大师一言之下顿了此心，何世无超悟之人？由正眼不开，返为性障。因住曹溪，偶为大众发挥一过，恍然有悟；而言外之疑，顿彰心目。信乎此

法离文字相，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也。因拈示一斑，以当法施。”隐约道出作此文时受人怀疑之情景。

[4]负责办理诉讼案件的法官，此时韶州府司理官姓蒋。

[5]即韶州曲江，因江边有芙蓉山，故名。

[6]旅费、盘缠。

别驾项公楚东[1]，抱关于浚江[2]，邀予往。江行，遭风破舟。及至，复大病几死，公延医力救之。及回郡，乃卧病于旅邸[3]，将期年。

【征授梓《金刚决疑》于楞严经坊，计四十八牒。不知何以抢攘[4]鼓噪中，片刻便能成稿，洵得心应手，不在文字求也。】

三十八年庚戌（1610年）

予年六十五。是年，卧病旅邸。秋，七月，直指[5]按部至郡，访及予。司理闻之方为理，反坐予罪。直指大不然，驳之，云：“某有大功于六祖，向所舍为常住计者。今奸僧得利，而返罪之，是谓平等法门乎？”复行本道严究之。由是本府亲诣山中，按僧之所开状，逐款审之，尽妄言无当也。

所诬侵常住八千余金。予初立常住库司清规，置有号票[6]，凡一应钱谷收支，有监寺书记，秋毫出入，皆执号票为据，不妄发也。至是，当官研核查算，以号票为准，无分毫及予者。时上下内外，方信予之不妄也，事乃白。当道重怒其僧，再三请予住山中。予心已厌倦，力辞之，寓五羊之长春庵。

[1]项桂芳（1571—1651年），字楚东，浙江嘉兴人，监生。此时任韶州府通判。《年谱疏》附录《赞年谱并序》

云：“嘉禾弟子项桂芳，与大师韶阳日夕把臂。迨奉檄涇州，因儿早逝，伤心抱痾，几无起色，特延大师过涇，乞解脱之法。未几，大师抱恙，官舫医药，半载始愈，得了南华一案。此皆诸同寅合力主持公论，司理不能挠，置主者于法。

[2]又作浣洸、浣涇，在今广东英德县境内。

[3]此处指羊城长春庵。

[4]纷乱。

[5]朝廷派来的王姓巡察官员，名字不详，生平事迹不详。

[6]相当于现代的对账凭单。

【征疑戴制府方罢，而不肖数僧，辄敢大发难端，此何僧乎？必曹溪旧主僧也。此所诬侵常住者，何钱粮乎？必曹溪旧规，当官收支、当官覈算，积年常住钱粮也。自上台延憨祖入曹溪，而旧僧不得主，久失侵渔之利，故乘台宪知交乏人，构司理以翻局。而几先之哲，杜患已豫，仓猝之孽，肆毒无虞。然两年船居听理，转眼殿材归虚，此六祖缘事之大愠，幸憨祖长算之善后也。回视曩者请查内支籍冒施无稽之事，难有大小，解惟一法。千僧粥饭场，片席洁白地，禅堂得付，去来自由，曹溪公案从此了，而正未了也。濒行，勉曹溪诸弟子十首云：“千僧和合似灵山，大众皈依岂等闲。不是曾蒙亲嘱付，如何得入祖师关。”“肉身现在即如生，朝暮茶汤出志诚。钟鼓分明当说法，不须苦口再叮咛。”

“福田种子要深栽，因果如临明镜台，亲到宝山千万次，这回不可又空回。”“辛勤作务莫辞劳，可想当年石坠腰。一息不来千万劫，善根不种苦难消。”“莫教轻易过平生，如

箭光阴实可惊，只恐气销三寸后，几时再到宝山行。”“功德园林不可轻，脚跟步步要分明。莫教错落随他去，免使盲人又夜行。”“寸椽片瓦众缘成，信施脂膏不可轻。切莫贪他驴粪橛，等闲换却一双睛。”“信心膏血重须弥，粒米茎薪不可欺。但看披毛并戴角，酬偿夙债苦泥犁。”“宰生中国早离尘，身着袈裟远六亲。受用空门清净福，如何能报祖师恩。”“少小能存向上心，毫芒终长到千寻。只须历尽冰霜苦，始得成材出邓林[1]。”又将之南岳，留别岭南法社诸子十首云：“一落风尘二十年，相逢须信是前缘。自从衣钵南来后，今日重拈直指禅。”“底事分明在己躬，不须向外问穷通。但能触处回光照，莫被尘劳困主公。”“大道从来绝本真，多因分别强疏亲。直须看破娘生面，方是尘中特达人。”“瘴烟饮尽齿犹寒，不记从前道路难。此去万山深密处，云霞五色座中看。”“廿载驱驰走瘴乡，年来不觉鬓如霜。今乘一叶扁舟去，踪迹应从万壑藏。”“尘劳浪迹久和光，只为拈提此事忙。千尺钓竿几斫尽，海天回首更茫茫。”“一自归依绕法坛，时时为乞此心安。莫言别去三千里，明月中天靛面看。”“时把纶竿见素心，竹枝唱罢几知音。扁舟归去霜天夜，明月芦花何处寻？”“寒空历历雁声孤，踪迹从今落五湖。无限烟波寄愁思，片帆天际是归途。”“为法宁辞道路賒，岂云瘴海是天涯。频将一滴曹溪水，灌溉西来五叶花。”前十首教宗，后十首宗教，即此是衣钵。】

[1]桃林，典出《夸父逐日》。

三十九年辛亥（1611年）

予年六十六。春三月，居端州鼎湖山[1]养病。初奉赦，候题自便。向无按院[2]覆命，故延至今。复奉重勘明，始注销，听自便。时诸士子，相依请益，述《大学决疑》。

【征读谱，丁酉，著《中庸直指》。越十五载辛亥，始述《大学决疑》。先《中庸》，后《大学》者，本《礼记·中庸》第三十一，《大学》第四十二也。师在宗镜堂，面语征，《大学》尾《中庸》之义，征得因而成书。】

四十年壬子（1612年）

予年六十七。居长春庵，为弟子讲《起信论》、《八识规矩》，乃述《百法直解》[3]。以《法华击节》文义联络不分，学者难会，乃著《品节》[4]。

[1]鼎湖山，一名天湖山，广东肇庆境内。当时鼎湖山白云寺，为憨山弟子宝贵（字本净）集资重建，《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五《自赞》第二首：“形似片云，太虚不住；来去无心，随风一度。坐鼎湖之高峰，笑曹溪之露柱。任他苦海波翻，自信肝肠铁铸。回看火宅炎蒸，何似白云深处。”当是在鼎湖山白云寺养病时所作。

[2]一作直指。

[3]《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九《刻起信论直解后序》：“予向纂旧《疏》，去繁就简为一贯，既而语似欠顺，故祖《疏》义为《直解》，就本文而疏通之。直欲学者从此一门而入，则教可离言得义，而禅亦不堕邪途，是救末法之大关键也。此《解》，见者多喜其直捷。”

[4]《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九《妙法莲华经通义后序》：“予丙申三月至行间，越戊戌，乃结法社于五羊青门

垒壁间，集弟子数十辈，讽诵《法华》，以了前愿。众请讲演，至《现宝塔品》，了然如睹家中故物，即信此为示佛知见。及至《神力》后八品，古判为流通，予深见其非也。遂以‘开示悟入’四字判其全经，后乃入佛知见也。时会听者，各各踊跃欢喜。罢讲，请笔之，因为《品节》。遂以四字通一经始终之旨，法门闲有许可者。予以文远义奥，恐初学难窥，越壬子岁，粤弟子众请益，仍为《品节》以会其义。”

四十一年癸丑（1613年）

予年六十八。居长春庵。夏为诸弟子讲《圆觉经》，方半，即发背疽，医不能治，几危。大将军汉冲王公，业为予治后事。粤人梁杏山者，酒人也，素以医疡名。偶至视之，曰：“甚矣，少迟则莫救矣！幸安心，无伤也。”乃纯采草药敷之，随手奏效，犹如弄丸，刻期取效。至冬乃痊，予为文以谢之[1]。此疽盖自初坐禅时所发，知是冤债，以诵《华严经》告假者。每向于书写、读诵《华严》则窃发，随祷而止。即至粤中，已两举不成，患在身四十八年矣。初起时偶忘之，且不知为疽，遂成大疾。其冤业酬偿，盖以身试之不爽也。

十月，疾愈。初，与衡阳曾仪部金简，有南岳休老之盟，书以十数，未能也。今以书来请，遂杖策而往，乃去粤。

初，予至粤时，法性弟子相从者数十，久之渐零落。唯通炯[2]、超逸，风波患难疾病相从，未离左右；今将行，皆不舍，愿从之。炯尚有羈，少迟之，担簦以从。是年十一月至湖东[3]。先是，弟子福善携侍者深光，北归探亲[4]。至是不

数日，亦追至。

[1]《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一《赠良医杏山梁先生序》：“予放岭海十有八年，驱驰炎荒，饱饮瘴烟。顾有漏形骸，自非金石，日见衰朽，诸病交作。癸丑夏六月，偶患背疽若覆盂，楚痛难堪，医者束手，谈者皆推梁先生。先生天性好饮，凡以病告，初不计利，终不伐功。居乡里，循循谦让，有古人风。予病笃时，市人告予仆曰：‘闻尊者恙，得梁先生即愈矣。’言未讫而先生到，若神灵所邀。即请先生视之，曰：‘此蜂窠疽也，形如蜂窠；窠，日生三子，若日久则层叠侵骨，不可治矣。幸早，发药，可无虑。’先生治之之术多方，言痛痛止，言肿肿消，言腐腐溃，随病应手，无不立效。药无金石，咸用众草。予视先生之治病瘍，洞见肺腑，技若弄丸，克期收功，若有神焉。”

[2]若惺，字通炯，号寄庵，憨山大弟子。《憨山老人梦游集》的主要编辑人，也是《憨山老人自叙年谱初录》的记录者和收藏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八《结夏法性若惺炯公蕉园》，当作于此时。

[3]湖东寺。

[4]《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三《祭大中丞顺庵胡公文》：“是岁五月，公走尺素，慰我于万里；我遣侍者，讯公于七月。我乐怀公诗则曰：“酷似维摩病里身。”书至而公已示疾矣。卷三十八有《示深光侍者省亲》偈，当亦作于此时。

【征观诸祖，无不云随时，亦无不云偿债。岂积生定业，即华严大法，可祷可假，而必不可逃免耶。以四十八

年，数患怨疽之身，究竟成不朽肉身，乃见大法之灵验耳。憨祖往来东西南北，缁白皈依，未可更仆数。乃谱中所载，落落如晨星。即一时大名公，每不详其名字爵里。如曾公，书法略备，犹概不书名也。自乙未入粤，至此一十八年，始书去粤二字。其间，戍雷阳，入南韶，兴复曹溪南华寺、宝林堂、旦过寮，许大公案，悉以去粤二字了之。而曹溪因缘，究竟不了不去也。征又观卢祖，自黄梅至曹溪，避难匿迹于猎人队中一十七载，始薙发于菩提树下。憨祖之束发从军六载，即在曹溪亦冠巾说法也。卢祖应韶州牧请，始与四众千二百人，据座说般若，从此光流八表，道被寰中。憨祖戍粤，得徇制台各宪之请，移锡曹溪，顿使屠门酒肆，蔚为宝坊，缁白群集，摄折互用，大鉴道种，勃焉中兴也。卢祖宝林肉身，示寂于唐中宗先天二年。迄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憨祖始度岭面谒卢祖。迄天启三年，肉身示寂于曹溪，又迄崇祯十六年癸未，始从五乳，再度岭启龕，密迹相对，举成数言之，恰一千年。前后辉映，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凡世所传，如陈亚仙、萧公子、毛赖债等语，悉从宗镜堂侍者证其讹。惟为灵通侍者戒酒事，闻之特详，访之特真，可记也。灵通侍者，占城国太子，其父王，遣五位大臣，同太子来曹溪，请六祖往彼供养。六祖不行，太子率大臣俱立化于海滨，不归。五臣为神，显灵韶阳。众于南华寺山门外，立相公祠，旁有相公桥。太子既化，复以灵性，现身为六祖侍者，独不戒酒，六祖许之，得受付法去。有一钵留在寺，寺僧铸一铜像，侍立六祖肉身之旁。像顶有布帽，寺邻乡人，每日盛一钵酒供养之，酒即化成水。供酒后，其帽即歪。憨祖初入山，期与大

众授戒，大众言，灵通侍者饮酒，我侪不合受戒。本师乃作一文，启六祖座前，先与灵通侍者戒酒，即碎其钵。启语有云：击碎酒器，以成法器。灵通侍者，从此不受酒供，以酒供之，帽不歪，酒不成水。

又按曾公金简著《楞伽宗通》，自叙云：与憨师莫逆，初造访牢山，后憨师入粤，道出螺川，敬以楞伽嘱，至雷阳作笔记。征今见曾公《宗通》，融会三译。斟酌笔记，似憨祖至雷阳寄金简笔记者，专了前诺也。乃前谱中，丙申丁酉二年有云：开手注《楞伽》：又云：《楞伽笔记》成。而其缘起，乃谓大行王性海，礼于江上请注，不属金简，不知云何？岂同时两请而速成耶。

以上，了曹溪中兴公案。】

四十二年甲寅（1614年）

予年六十九。春正月，游德山礼祖[1]，有诗四首。访冯元成公于武陵，会龙参知朱陵[2]，受荣王斋[3]。大善寺[4]众僧请受戒。冯公与诸同道，各捐资修昙华精舍。

夏四月，还湖东，闻圣母宾天[5]，随建报恩道场。有恩诏，乃对灵龕披荆谢恩，还僧服。因痛哭曰：“悲哉！檀越往生矣，本寺之愿已矣，岂待再来耶！”

《楞严经》自东海立意著《通议》，久蕴于怀，未暇述。今夏五月方落笔，五十日稿遂成[6]。

十一月，精舍成，有《山居诗》。度侍者慈力。

[1]德山乾明寺礼拜德山宣鉴禅师。宣鉴禅师（782—865年），唐剑南西川（今属四川简阳）人，俗姓周，二十岁出家，研习北禅。后归依禅宗，嗣澧州龙潭寺崇信禅师，后住朗

州（今属湖南常德）德山寺。

[2]龙参知朱陵，未详。

[3]荣王，指明第三代荣王朱翊鈇（1555—1612年）。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袭封就藩来到湖南常德，万历四十年（1612）死于常德。此次受斋当为朱翊鈇超度祈福。

[4]大善寺，在衡山。明崇祯末年毁于火，今所存寺为清代重修。

[5]孝定太后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二月去世，或因远隔京师，信息迟滞，又憨山本人自上年夏至冬患疾卧床，愈后不久即启行离粤赴衡山，不久又去常德一行数月，行色匆匆，故至此时方闻消息。

[6]《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九《首楞严经通议序》：“余昔居五台冰雪中，参究向上，以此经印证坚凝正心，以照烛之，豁然有得。及至东海，枯坐三年，偶阅此经，一夕于海湛空澄、雪月交光之际，恍然大悟。忽身心世界，当下平沉，如空花影落。是夜秉烛述《悬镜》一卷，乃依一心三观，融会一经，谓迷悟不出一心，究竟不离三观，以提大纲。但以理观为主，于文则略。如华严法界之设，意在得义而言可忘也。说者又以文字为障，不能融入观心，犹以为缺。故予久有《通议》酝籍胸中。及投炎荒，虽波流瘴海，而一念不忘者二十余年。万历甲寅，投老南岳，寓灵湖之万圣兰若结夏。粤门人超逸，侍予最久，甘苦、疾病、患难，靡不同之。入室请益《悬镜》，触发先心，遂直笔成帙。广发一心三观之旨，题曰《通议》。盖取《春秋》经世先王之法，议而不辨之意，所谓‘议其条贯而通其大纲’。”

【征观粤弟子，来延侍者福慧，代座宝林，是即复返曹溪之缘起也。对圣母灵主，乃肯披剃，谢恩，还僧服。前此恩赦，勘明，开伍，八年竟未肯容易自还僧服。究必俟圣母始终之报恩道场，报圣母台山慈寿之恩，于报恩本寺积储因缘，尤双关切义也。非常罹难，非常报恩，非常恩诏，非常披剃，实积生积世非常关目也。圣母者，慈圣李皇太后也，隆庆皇妃，诞神宗，及潞藩。后为太后，信心喜舍，到处称佛老娘娘。明制，外戚，生东官者，止封父侯一辈，子弟仅袭锦衣。惟太后父，封宣国公，侄李成铭，嗣封武清侯，三辈不绝，兼多科甲，贵盛无此，人以为圣母事佛永世之报。崇祯十二年，成铭长庶子国臣，与异母弟，争嗣爵家产，上怒，谓外戚世爵，本非祖制，且嫌其资厚，传议籍没，奉行者过骤，李氏不堪。忽一日，第五皇子病死，顷之复苏，对上云：往见太祖娘娘，现在成佛，号九莲菩萨。说武清侯产业，是我在日所赐，传与汝父，无罪不得抄没。国难不远矣，汝去，即来。言毕，寻卒。上闻之大惊，遂听戚族处分，寝前议，建九莲菩萨庙于大内之北。此著国亡之兆，更验佛法之灵。又闻圣母宾天时，瞩万历皇帝，以不得达观、憨山修建道场为遗憾，闻憨山尚在广，亟召之归云云。此征在都任军需厂时，多与内使同事，故得闻其概如此。《楞严通议》稿，成以五十日，了二十七年前戊子在海印一案，亦似关切圣母时事也。时有送悟心融首座，还京口云：“空山拟伴老余年，何意东归上法船。好待海门孤月上，话头一为老僧圆。”讯颛愚衡公病云：“四大久观如泡影，病魔何处可潜踪。古人自有安闲法，只在无生一念中。”读此，可识悟颛二

公，畴昔操履本领，并可想二公同游远省缘契。

是岁，起南岳匡山东游因缘。】

四十三年乙卯（1615年）

予年七十。春，为众讲《楞严通议》。夏，四月，著《法华通议》，以虽有二《节》[1]，全文尚未融贯，故重述之，五十日稿成[2]。纂《起信略疏》[3]。

秋八月，游南岳，中秋日登祝融，秋九月，冯公自武陵移守湖南，陪游方广寺回。巡道吴公生白过访湖东[4]，谈及《楞严》，吴公大喜，即与诸属捐资刻之。礼八十八祖道影，吴公大赞叹，乃命画士临小像册，请予各为传赞[5]。

[1]指《法华击节》和《法华品节》。

[2]《憨山老人梦游记》卷十九《妙法莲花经通义后序》：“粤弟子通岸、超逸二人相从，先于甲寅请述《楞严通议》。庵成，众请就讲演一周。逸辈复请述《法华通义》，将会《品节》以通全经也。予自念老朽，无益法门，傥一言有当，嘉惠后学，于入佛知见，未必无助。于乙卯六月朔属草，至八月朔搁笔。但宗《华严》始终，融之以理观，统一代时教而归之性海，以见吾佛出世，以大事因缘之本怀。其后六品，判为入佛知见，虽违古作，而理实有宗，非敢妄谈。以信佛心，则不必取准于人也。其文多率意矢口，殊为草略。弟子性融，乃久踞法坛者，相与校核，三越月而成，然非敢为妙契佛心。至于文字般若，亦赞叹持经之一端也。智者苟不以人废言，请虚怀以观，予有望于知言者。”

[3]《憨山老人梦游记》卷三十二《刻起信直解题辞》：“此论乃禅宗关钥，为大教之宏纲也。……故法门学者，舍此

而求悟入，是却步而求前也。贤首旧《疏》，精详委悉；而长水《记》，亦浩瀚无涯，浅识者茫无归宿。予先取本疏，略去繁科，纂成《疏略》。”据此，《起信略疏》应名为《起信疏略》，今日流传本全名为《大乘起信疏略》（二卷），署为“唐法藏造疏，明德清纂略”。

[4]吴生白即吴中伟，字境虚，号生白，浙江海盐人。万历二十六年进士。先任湖南按察司佥事，后任广东。

[5]《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二《题诸祖道影后》：“久闻大内藏有历代诸祖道影。新安高士丁云鹏者，丹青之妙，不减僧繇、道子。偶得内稿本八十八尊，达观禅师命画四堂：其一置西蜀峨眉，其一置金陵祖堂，其一置匡山五乳，一置南岳。曾仪部金简居士，请归湖东。观察备兵吴公生白，一日过访，随喜见而叹曰：‘此真光明幢也！’会荆门画士史采，善肖像，遂命临一册。窃睹公丰彩高远，有翩翩出尘之度，故望影而归命，盖亦曾亲近入室中来。……故为集诸祖略传，各为赞以致公，将为家传心印也。”

冯公赴任[1]，未几，即请予游九疑[2]。冬十月，至零陵，留过冬于愚溪[3]。

【征观七十岁老人，阐扬竺干坟典，著议，纂疏，目不暇给，此语言文字中，水穷山尽处也。迦文说法四十九年，流传五千四十八部，却说不曾道一字。宣尼删诗书，定体乐，赞周易，修春秋，悉六十八岁后，七十三岁前，数年间事。忘食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究竟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至如初祖《楞伽》四卷，六祖《金刚》一卷，是有言，是无言，是棒是喝，是同是异。吾师乎，吾师乎，于是有感。】

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

予年七十一。春正月，归自零陵。方遗民从宦游归，依于湖东，命名福心更。

初，达观禅师入灭之次年，予弟子大义[4]，请灵龕回南，缙白弟子奉供于径山之寂照庵，今一纪矣。予难忘法门之义，向欲亲往一吊，故香亦未遣也。适闻葬期，必欲一往。将行，花药寺[5]众僧请斋，为续法系[6]。过梅雪堂[7]，吊逊庵宗师[8]。

[1]任提举上湖南道兵备，驻永州。

[2]九嶷山。

[3]愚溪，在今湖南省永州市西南。愚溪原名为冉溪或染溪，唐柳宗元贬谪永州时，写下著名的《永州八记》，其中有“愚溪三记”。他在《愚溪诗序》中说：“予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故更之为愚溪。”《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九有《愚溪》诗一首。

[4]大义字宗，为憨山早年弟子，曾侍憨山二十余年。憨山被贬雷阳后，大义留在北方。后又至广东寻师，憨山劝其仍回原处。后大义前往匡山拜访紫柏真可，并为真可料理后事。《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有《促小师大义归家山侍养》法语，卷三十七有《命小师大义读楞伽》偈语。嘉兴藏五卷本卷一有《示小师大义》法语一篇，其他版本未录。

[5]衡山南部。《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八有《将东游赴花药寺斋二首》诗。

[6]法系指宗门按某一固定的谱名为僧人命名传承，当时花药庵的谱系用字已经用完，请憨山再制定一个谱系，按这个

谱系为僧人命名。

[7]花药庵内。

[8]逊庵宗师指栖霞寺第二十三代主持慧昂禅师，他曾在衡山住过。《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八有《过花药寺梅雪堂逊庵宗师故居》诗。

夏四月，离湖东，有《去南岳解嘲》诗。

邝慕一、方遗民、何仲益诸子，送至樟木市。

五月至武昌，会段给谏幻然。礼大佛[1]，游九峰[2]。

六月，至浔阳[3]，游东林[4]，有《怀古》诗。登匡庐，吊彻空禅师[5]，避暑于金竹坪[6]，注《肇论》。因见其山幽胜，有归隐之意，遍览无可居者[7]。

七月，游归宗[8]，登金轮峰，礼舍利塔，有诗。有僧[9]以五乳[10]相送为静室，予登览，观其地不广，其境颇幽，遂受之。江州邢来慈[11]居士，达师之弟子也，愿为布金檀越，故予有投老之意焉。浮梁陈大参赤石公[12]，至山相访，闻予有意匡山，发愿为护法。

[1]大佛指唐铸铁佛，高四米，在洪山南麓宝通寺内。

[2]九峰山在今武汉市洪山区境内。

[3]九江的古称。

[4]指东林寺，在今江西九江市庐山西麓。

[5]《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有《祭匡庐彻空师文》，卷四十八有《挽匡山黄龙彻空师二首》诗，当作于此时。

[6]金竹坪在庐山西南。万历七年（1759年）恭乾仁敬法师在此创立千佛寺。

[7]一作“遍览诸胜”。

[8]指庐山归宗寺。

[9]据《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二《书元旦大雪歌跋》，此僧为彻空禅师的弟子憨宗珏，《跋》云：“顷予逸老匡山，初得憨宗珏公，指五乳以栖之。公乃彻师之骨孙，公视予如若翁。”

[10]五乳庵。

[11]邢来慈即邢懋学，湖北黄梅人，万历十三年孝廉。据《江西通志》卷九十六，他“近居九江，博学高才，举孝廉，不愿计偕，创长松馆，延紫柏大师与江中明林半偈侄士俊等，效远公净业故事，归宗寺赖以复兴。”

[12]陈赤石，即陈大绶，字长卿，一字端卿，号赤石，江西浮梁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时任福建布政司参议，故称为“大参”。

秋八月，出山至黄梅，礼四、五祖。访汪司马公[1]，入紫云山[2]留旬日，汪公愿作匡山建造檀越。别，去桐城，访吴太史观我[3]、吴中丞本如[4]，欲建如意庵以留。游浮山，截江登九华。

十月初，抵金沙[5]，晤于[6]、王[7]合族与东禅[8]浪崖耀公[9]迎之居。顷即之双径，石门颜生生[10]居士候迎于吴江，乃过其家，士备斋资以随行。

[1]汪司马即汪可受（1559—1620年），字以虚，号静峰，又号以峰、黄莲居士等，湖北黄梅人。万历十年进士。时任兵部右侍郎，故称“司马”。《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六有《与汪静峰司马》书三通。

[2]紫云山在黄梅县北端，汪可受在此创巢云庵。据《黄

梅老寺中山志》载：“巢云庵在双峰之南，明汪静峰司马所创也。延万辉师首众，请石门、憨山二大师讲法。”

[3]吴观我即吴应宾（1564—1635年），字尚之，一字客卿，号观我，安徽桐城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故称“太史”。吴应宾后以目疾告归，长期居于乡里。他与憨山渊源甚深，憨山过世后肉身先供于庐山法云禅寺，吴应宾受福善之请，作《大明庐山五乳峰法云禅寺前中兴曹溪嗣法憨山大师塔铭》。他与当时佛教高僧大德多有往来，为莲池祜宏、朗日本智等尊宿作过传记。《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八有《答吴观我太史》书三通。

[4]吴本如即吴用先，字体中，一字本如，号余庵，又号浮渡居士，安徽桐城人，吴应宾之子。万历二十年（1592年）进士。曾官都御史巡抚四川，故称“中丞”。他曾与紫柏真可交游二十余年，曾积极参与《嘉兴藏》的编纂刻印工程。《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七有《与吴本如祠部》书，当作于此前。

[5]浙江金沙。

[6]于润甫。

[7]王君仲。

[8]东禅寺。

[9]浪崖耀禅师，生平事迹不详，待考。

[10]颜生生，憨山为其取法名为福坚。福徵《年谱疏》本年疏云：“颜生生，桐乡县人，居石门……闻本师东来，命舟往迎于淞陵，历双径、云栖、湖上诸山。所在同征随侍最久，命名福坚。后本师还，过石门，生生延至家中，有梨

园，本师命演《拜月亭》，设大供，先择侍从受具戒者，始得与席，余悉禁止。一时列坐，有巢松、一雨、智河、闻谷、古德、佛石、德宗、心宗、玄津、某某诸名宿。……越日，征在法舟启问：‘看戏不碍戒律否？’本师叹曰：‘大难说。他人一日不犯戒，一日是不犯戒；我日日不犯戒，日日犯戒！’”（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四十三《海印憨山大师遗事记》略同）《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七有《示颜福坚》一偈，卷三十七《菩提庵八景》偈语引云：“庵在嘉禾之石门，颜生生居士所建，为智河行公安居。予之径山，过此，因而有题。”

长至月望，至寂照[1]。十九日，为达大师作茶毗佛事[2]。先为文以祭之，预定[3]是日无爽，识者异之。

二十五日，手拾灵骨，藏于殊台[4]。弟子法铠[5]随建塔。予为塔上之铭[6]，以尽生平法门之义焉。遂留度岁，时为禅堂衲子小参，有《参禅切要》。铠公请益相宗，为述《性相通说》[7]。诸请益者，各说有法语。作《担板歌》。

粤弟子通岸先别，独真如益同诸子福善，法孙深光、广益、广摄、慈力伴行。

[1]寂照庵。

[2]遗体焚化仪式。

[3]预计是十九日。

[4]文殊台。

[5]法铠（1561—1621年），字忍之，号澹居，江苏江阴人，俗姓赵。三十三岁出家，依紫柏真可剃度，入天目山潜修三年，又在宣城闭关习道，后复依真可，蒙印可。后入浮山

住持。真可逝世后，法铠主持料理真可后事，并继承其编刻《嘉兴藏经》之遗愿，多方努力，讫未成功。事迹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八《径山化城寺澹居铠公塔铭》。又卷七有《示澹居铠公》、卷十二有《寂照铠公请益（八则）》、卷三十五有《澹居铠公赞》、卷四十八有《寄浮山澹居铠公》诗。

[6]《径山达观禅师塔铭》。

[7]《性相通说》，首见于毛褒刻四十卷本之卷三十四，憨山所作《性相通说序》亦在卷三十四卷首，而毛褒刻本卷首总目录“《性相通说序》”列于卷十“序”类，并标示“见卷二十五”，乃标示错误。乾隆大藏经改四十卷本为五十五卷本，并将《性相通说》抽出，另作一种刊印，而其总目仍照抄毛褒刻本，亦标示作“见卷二十五”，以误传误且误上加误。其后各种版本，如卍续藏本（台湾新丰新编卍续藏经第127册、涵芬楼影印日本续藏经第一辑第二编第三十二套第二册（总633））、中华大藏经（第83册）等皆沿袭乾隆大藏经之误。《禅宗全书》（北京图书馆2004年版）将卍续藏原本目录影印于书中，又另编新目录，每卷仅列一篇篇名，《性相通说序》未见书中。北京图书馆横排简体标点本，全书目录重新编排，《性相通说序》已不见于目录，正文亦不见于书中。今特考订更正。

【征按：是年，前半谱，五乳峰法云寺缘起。后半谱，金沙、曲阿、吴门、武林，一时善信法侣。征得皈依本师，命名福征，命字梁生，成《东游集》缘起也。全谱中，大关目处，在最先礼初祖，次礼六祖，兹礼四祖、五祖，一一随

时机缘，覩面印证，肉身嗣祖，奇矣伟矣。本师至双径寂照庵时，征寓西湖聊斋读书。以大楼倒塌，三梁翼护，再生因缘，急走径山谒雪峽禅师。于向筑千指庵中，强之躬导顶礼梁皇宝忏七日竟，遽得轻安。矢志精进，在山未归，恰于寂照庵，得遇本师上山茶毗达观大师，正启南岳所緘祭章，刻期无爽之日也。颜生生，桐乡县人，居石门，征同年，开美名俊彦之尊人。一夕，预梦伽蓝神，命迎宾头卢，见有坐中堂正席者，旁列侍坐，并一时名宿，法律宗师，畴昔所识认者咸在，遂惊而觉。越日，闻本师东来，命舟往迎于淞陵，历双径、云栖、湖上诸山。所在，同征随侍最久，命名福坚。后本师还，过石门，生生延至家中，有梨园，本师命演《拜月亭》，设大供，先择侍从受具戒者，始得与席，余悉禁止。一时列坐，有巢松、一雨、智河、闻谷、古德、佛石、德宗、心宗、玄津，某某诸名宿。生生席中与征言：此了了分明，梦宾头卢日，所目击人景也。越日，征在法舟启问：“看戏不碍戒律否？”本师叹曰：“大难说。他人一日不犯戒，一日是不犯戒。我日日不犯戒，日日是犯戒。”征闻之，不觉倾心丧胆，迄今犹言在耳也。《参禅切要》、《担板汉歌》，并在径山大殿，为大众普说。诸方相传，《担板汉歌》为雪峽宗师而作，则大讹。雪师特立峭耸，与名禅诸公多不谐，独本师，相与无间。本师为作雪峽山主真赞，千指庵六妙铭。濒行，又受雪师铁如意之供，而为之铭，具在《东游集》中，读之可识其契遇机缘矣。因录《担板汉歌》，以析法门疑义。

《担板汉歌》并引云：径山法窟，自大慧中兴临济之道，相续慧命，代不乏人。近来禅门寥落绝响久矣。顷一时

参究之士，坐满山中，至有一念瞥地，当体现前，得大自在者。惜乎，坐在洁白地上，不肯放舍，以为奇特，不知反成法碍也，教中名为所知障。所以古德云：直饶做到寒潭皎月，静夜钟声，随叩击以无亏，触波澜而不散，犹是生死岸头事。所谓荆棘林中下脚易，月明帘下转身难。名抱守竿头，静沉死水，尚不许坐住，况有未到瞥地，偶得电光三昧，便以为得，弄识神影子者乎？此参禅得少为足，古今之通病也。恐落世谛流布，疑误多人。有请益者，乃笑为《担板汉歌》以示之。歌曰：担板汉，担板汉，如何被他苦相赚。只图肩上轻，不顾脚跟绊。纵饶担到未生前，早已被他遮一半。这片板，项上枷，浑身骨肉都属他。若不快便早抛却，百千万劫真怨家。坐也累，行也累，明明障碍何不会。只为当初错认真，清门静户生妖魅。开眼见，闭眼见，白日太虚生闪电。乾闥婆城影现空，痴儿认作天宫殿。要得轻，须放下，臭死虾蟆争甚价。乌豆将来换眼睛，鱼目应须辨真假。有条路，最好行，坦坦荡荡如天平。但不留恋傍花柳，管取他年入帝京。舍身命，如大地，牛马驼驴不须避。果能一掷过须弥，剑树刀山如儿戏。若爱他，被他害，累赘多因费管带。一朝打破琉璃瓶，大地山河多粉碎。我劝君，不要担，髑髅有汗当下干。分身散影百千亿，从今不入死门关。

又按本师年谱，所自叙者，止笔其纲，不遑详笔其目。征所述疏，亦止得见闻之什一，而遗其什九。即如是年所笔，愿作匡山建造檀越，明年复笔，业先具资为修静室之汪公，如许檀信宰官，止称汪司马，而不详名氏，复不详里居。向阅之，疑谓即前汪司马伯玉，而历年久远，楚歙地

隔，正所未解。比见本师法属融澄法师，乃知为居黄梅，官总制之静峰公。则其他皈依善信之遗漏，固指不胜屈矣。又如如是岁至匡庐金竹坪时，有遍览诸胜四字，所该括舍摄道场事迹，不知几许。即如九江有石门远公江场，为本师经月卓锡说法之地，其命为住持者，即融澄公也。初为休宁诸生，俗姓程，名可裕，与毕居士贯之，同读书石门，一见本师，即弃家，皈依祝发，命法名广舍，随命住持石门道场。后本师在五乳，屡寄手札，嘱之料理石门诸务，开示谆切。此为目前最亲法嗣，而谱中不遑载也。一日融公同邵子石生，携本师亲笔种种，过雨花台偶偕居，焚香展诵，因书以识之。又一日，有绍玄师，法名慈义者，从江阴来见访，为知微师法孙，慈门师法嗣，曾住法云，后住浔阳一钵禅林，又兴武昌洪山修静寺。兵乱中，所至掩骼，两建水陆道场。本江阴陆氏子，改革后，还里，现兴万佛禅林。自言所度弟子，仁达、量明等，甚多，然于本师未及亲炙也。本师所最肯许上首弟子，无如知微师，名福善者。始则吉凶同患，六见本师临化年谱，终则奔走扶龕，详笔本师后事因缘，是为五乳肖子。又如虚中师，名广益者，宝林会上，亲证涅槃，启请垂足，遗言传示，历历有据，是为曹溪干孙。今知微师玄孙，仁锡，号明记者，学法长干。虚中师有徒慈任，号坚如者，住持栖霞。是亦征于乱后，奉假白门故都，相与机缘会逢，成就年谱疏述者也。就中后事因缘，闻之宽居，名广用者，特详而确。后来纷纷之说，举不足凭，不敢妄笔。惜其遽寂栖霞，不及见年谱疏述之成耳。宽居，实知微之嗣，即明记之祖也。又一时，往还祖堂报恩，因灵峰素公说法时得相见者，有怀白师，名恒道，曾住

法云二载余，亲近本师，从受大戒。又祖堂监院湛持，名修如者，为雪浪大师孙，本师所屡念恩兄之嫡嗣也。以上诸公，与灵峰素公，并有甚深法缘，例得书识法系之后。

征自是岁皈依后，凡随侍关切事，始称本师。初奉供法影于药山龙树坛，后奉供于雨花台偶偕居，则觉浪和尚说法三藏堂时，特率群侍礼足主席者也。兹素公复说法三藏堂，得藉商略，圆成谱疏胜事，载悉缘起。

素公，钟姓，少居苏门，业儒，笃信宣尼，时见梦寐。年十七，阅莲师著述，始省净土。二十二岁时，雪岭峻师，以观颂旨钥，得契本师，往参匡山，因附瓣香问法。本师示钟居士偈云：西方只在自心头，烦恼空时妄想休。便见弥陀真面目，元从苦海泛慈舟。越二载，即依雪师，弃家祝发。从此，迄本师示寂，四感梦缘。今弘演台宗，指归净土，征所目击法乳也。】

四十五年丁巳（1617年）

予年七十二。春正月，下双径[1]，吊云栖[2]。时缙白弟子千余人，久候于山中，留二旬，每夜小参问法，各各欢喜。发挥莲池大师生平密行[3]，弟子闻之，至有涕泣，谓予发人所不知者，乃请作塔铭[4]。回时，玄津法师壑公[5]同通郡宰官居士金中丞、虞吏部、翁大参诸公，请留净慈之宗镜堂。

[1]双径寺。

[2]杭州云栖寺莲池祿宏禅师（1535—1615年），浙江仁和人，俗姓沈。与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藕益智旭并称明代佛教四大高僧。莲池禅师遗骨葬于双径寺中。《憨山老人梦游

集》卷四十二《祭云栖大师文》，当作于此日。

[3]不为人知的行迹。

[4]《云栖莲池宏大师塔铭》，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七。

[5]玄津法师即大壑玄津，雪浪洪恩弟子，时为杭州净慈寺宗镜堂住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七有《答杭城诸宰官》系此时所作。

日绕数千指[1]，为说大戒，作《宗镜堂记》[2]。诸方各路名德法师，俱集于湖上问法，各申诘难。时谓东南法会之最胜者，昔所未见也。乃游灵隐、三竺、西山诸名胜，赞扬放生三池[3]。乃行，城中宰官居士，具舟放生，钱别于湖上，且具状，请留云栖，乃有三年之约，遂行。凡一过所经诸作，玄津壑公、谭生孟恂汇为游集[4]四卷。

回至吴门，巢松、一雨两法师[5]请入华山，游天池、玄墓、铁山诸名胜[6]。寒山赵凡夫[7]、严天池、徐仲容[8]、姚孟长[9]、文文起[10]、徐清之[11]诸居士，设供于山中。

[1]绕指，聚众说法。“日绕数千指”，即每天聚集数百人说法。

[2]《西湖净慈寺宗镜堂记》，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五。卷三十四《永明大师赞（有序）》、卷三十六《宗镜堂结修证道场约语》等，亦作于此时。

[3]放生三池即西湖三潭。《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有《筑三潭护生堤引》，卷四十《湖心寺重建放生普愿成佛塔疏》：“广度众生之行，无逾放生一门。在昔天台大师，次则永明大师。尝为吏时，将官钱买生放，以致不死。此目前众人

皆知者。自后至今，唯云栖大师能效二师之行。其西湖古为放生池，今但浚三潭，筑堤作池，取多分之一耳。且西湖从昔以来为歌舞地，实酒池肉林之所。今湖中有此三池，所放众生，充满其中，是从业海中变出极乐佛国也。”

[4]《东游集》。

[5]巢松、一雨两法师，据《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三十《雪浪法师恩公中兴法道传》，二僧都是雪浪洪恩门下弟子，又据卷三十八《示素璞禅人（有引）》诗，憨山在南岳时，巢松、一雨二人有意迎接憨山至吴门终老，曾派遣素璞禅师前往迎接。卷十四有《与巢松一雨二法师》，卷三十七有《寄巢法师》、《寄雨法师》各一首，卷三十八有《答雨法师寄法华新疏》、《答巢雨二法师》、《挽巢松法师》。

[6]华山、天池山、玄墓山、铁山，都在今苏州境内。

[7]赵凡夫即赵宦光（1559—1625年）字凡夫，一字水臣，号广平，江苏太仓人，居于苏州寒山。

[8]徐仲容即徐冽，字仲容，江苏吴县人。万历三十一年举人。

[9]姚孟长即姚希孟（1579—1636年），字孟长，号现闻，江苏吴县人。他是文震孟的外甥。

[10]文文起即文震孟（1574—1636年），初名从鼎，字文起，号湘南，别号湛持，一作湛村，江苏苏州人。他是明朝著名书法家文徵明的曾孙。

[11]徐清之即徐溶（1597—？），字清之，江苏太仓人。

冯元成、申玄渚[1]二宰官斋于家。将行，弟子洞闻[2]、汉月[3]久候，钱太史受之，亲迎至常熟。遂至虞山信宿，太

史送至曲阿[4]。

贺知忍父子侄[5]，候于奔牛[6]之三里庵，请留园中结夏，力辞之。送至京口，受三山[7]缙白斋，罢，即返匡山。

[1]申玄渚即申用懋（1560—1638年），字敬中，号元渚，江苏吴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此时任兵部职方郎中。

[2]洞闻即法乘（1551—1623年），字洞闻，号雪柏，江苏吴江人，俗姓李。初依华山铁嘴兰风为侍者，再依紫柏真可习禅，得法名。后至广东礼憨山，受金刚宝戒，此时在苏州兴福寺住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有《洞闻乘禅人》，卷三十八有《读达师洞闻字说》。

[3]汉月即法藏（1573—1635年），字如密，号汉月，江苏无锡梁氏子。十八岁于扬州德庆院出家，后礼紫柏真可习禅，三十七岁依古心余馨受具足戒，此时在苏州三峰山清凉寺住持。年谱此处称汉月为憨山弟子，据黄宗羲《苏州三峰汉月藏禅师塔铭》（《南雷文集》卷六），憨山曾有意收揽法乘洞闻为门下弟子，而法乘未予认可。《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四有《与汉月藏公》。

[4]江苏丹阳的古称。

[5]贺知忍即贺学仁，字知忍，号虚屋，江苏丹阳人。《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七有《与贺知忍中翰》书，卷三十一《刺血书金刚般若经跋》：“居士贺学仁氏，刺血书写《金刚般若》，以报其亲。”卷三十九《此光楼说》：“曲阿曰鹤溪，为紫柏大师演化地。居士贺氏，聚族而奉师最谨。……老人自岭外走双径，会大师入塔期，取道溪上。诸长者居士，见

老人如见师，悲喜交集，斋款连日。”

贺氏之子侄名字未详。贺学仁有子名世寿（？-1651年）字函伯，又字玉伯、中冷、山甫；崇祯二年因避皇太子讳改名贺煨。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进士，曾任户部郎中，万历四十年因语侵权贵被贬职外调。另据陆林《〈文章辨体汇选〉四库提要辩证》（《文学遗产》2008年第三期）一文，贺学仁有侄名承恩等。

[6]奔牛堰，今属江苏常州市武进区奔牛镇。

[7]指江苏镇江的金山、焦山和北固山。

五月一日，过白下[1]江上一宿，见一二故人，即扬帆而西。五日，至芜湖，刘缮部玉受[2]款留，作《异梦说》[3]。崔吏部鹤楼，追晤于江上。五月十六日，舟次星渚[4]，抵归宗，寓居未几。时汪司马公业先具资，为予修静室。六月十五日，弟子福善，经营五乳开工，于十月始成一室，乃得安居。

为众讲《楞严起信》。弟子超逸，闭死关于金轮峰。

[1]即南京。

[2]刘玉受即刘锡玄（因避讳，书为刘锡元），字玉受，号心城，又号归何主人，法名道护，江苏吴县人。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进士。刘氏何时担任“缮部”即工部缮部之职，未详，此时任芜湖关尹。《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七有《答刘玉受缮部》书一通，作于天启三年（1623年）。

[3]《异梦说》即《读异梦记》。

[4]指今江西省星子县城，自长江登庐山，多在此地登岸。

【征按：大明一代，法门大和尚，在万历同时应现，声名洋溢者，无如云栖莲池、紫柏达观、曹溪憨山，为一时天下三大老。其以肉身嗣六祖者，则特在本师耳。本师以七旬老宿，一东游，而云栖、紫柏两塔铭，立传不朽，祭文像赞，累牍辉煌，如三大老团圞聚话。而征得周旋杖履之下，斯亦生平奇遭，宿世良因矣。征所手录《东游集》中，示《参禅切要》，在径山法堂说。示《念佛切要》，在云栖法堂说。示《持准提切要》，在净慈宗镜堂说。而西来西往，持明秘密之种种法门，得此三示，无遗蕴矣。达师为本师生平第一法契，每以不得拂面痛哭为恨，东游缘起，特为了此第一大公案。莲师五台之契，在四十一年前。云谷师坐禅天界之缘，在最初五十二年前。又两大公案，并于东游半载中了之。吊云栖日，缙白千众，款留山中。不允所请，写像留供，以期后来，乞自为赞。所称闻莲师密行，至有悲泣者，云栖弟子宋公化卿也。周旋宗镜堂许久，而谱中略失姓氏，盖一时法缘纷遯，光明不能隙数也。因思全谱所历，自金陵报恩，至西湖净慈，地之相去若千里，时之相后若干岁。所列一生皈依缙白名德，不过千百中存一二。而其间语意，自有深属，明眼人，自能勘取。

谱中所云玄津法师，谭生孟恂，同郡中诸缙绅居士，留请净慈宗镜堂，日绕数千指，为说大戒，及游灵隐、三竺、西山诸名胜，此不过百日间事耳。时以圣母恩师，弘法罹难，戍久生还，实大声洪，自地方巡抚总镇，以至府县大小各官，及四方善信、宰官居士、法律宗三门耆宿后生，靡不毕集武林，直是一日千载。其时首倡延请云栖，旋至南屏净慈者，

仁和令周季侯宗建及本里金巡抚省吾、虞吏部德园、葛学宪
岷瞻、闻孝廉启祥、宋官生化卿、严文学印持、邹文学孟
阳，某某诸檀信也。整理监院清规，干办供众各务者，玄津
壑法师也。初则属笔延请，继则步趋将命。知宾书记，晨灯
执役者，征实终始本师东游三吴间，一大公案也。尔时日侍
左右，无日不凜凜在龙天神鬼中。见本师随行，曾无尘拂杖
锡之具，玉容光皙，暑月无汗，晨夕盥沐，器水彻清。坐必
双趺，不烦手展。合眼即入定，开眼即出定。日际灯边，行
住坐卧，一闻启请，眼光如电，睚无纤淄，不烦手拭。自罹
难后，足艰于步，不堪久立，数武必掖，百步必舆。有善信舁
从四人，两自曹溪，两自南岳，舍身服役数千里，经年不去。
本师自乙未冬十月得旨戍粤之日，即留须发，修髯径尺，冠
巾说法，越十二载。至丙午秋八月，已遇皇太孙生，恩赦开
伍，尚未披剃。又九载，至甲寅去粤，夏四月至湖东，闻圣
母宾天，乃建报恩道场，奉恩诏，对灵主披剃，易僧服。前
此在粤不披剃者，已历二十年。自披剃至丙辰冬十一月，东
游双径之日，征得见本师圆相时，披剃止越三载，未久也。
上堂说法，启口数千百言，不吃一字，如洪钟发响，堂外悉
闻。提笔作开示语，不更跌坐之常，申楮数千百字，笔无留
行。侍者传录，疲于奔命。日不暇给也。左手时转数珠，右
手时握白竹骨折叠扇一柄，冬夏不去手，举而不摇，合而
不开。遇有人天三界大指魔事，当案一击，靡不呼应。竹篔
拄杖，棒喝交驰，不足当一扇之机用。能使邪魔退听，疾
于雷霆。征就道力神通所至，目击百端，略记其大。在宗
镜堂，一日方升座，两僧夹扶一僧，历阶而上，颠狂不止。
其两道友，乞本师引救云：此僧

持大悲咒五年，素无败行，不知何故着魔至此。本师曰：此病可医。即命侍者，于堂中遍询，得习持秽迹金刚神咒者三人来前，本师因于座间，先自持，令习者传教之，初传不省，本师以扇于案上震威一击，提授一句，传之，便应声如响，习者因逐句传竟，颠僧如梦斯觉，顶礼而退。本师令入香积寮，如无恙也。是日在座者，有本省吴方伯行可、仁和令周季侯宗建、楚学宪葛圯瞻寅亮，一辈向未深信，至此神色为变，大众翕然。又一日，有一僧来礼拜，未起，本师击扇喝曰：杀人贼，见我作么，知事作急趁出。僧无语去，众愕视不解，翼日，闻以盗被获。此类神通，不可枚举。飞锡两月，每日必有施主作百金斋供。净慈大锅，煮米十石，自住及行，无日不举火也。至嘉兴日，大众迎入金明寺禅堂，本师命征闻之旧契，岳司马石帆、项别驾楚东，二公并来谒晤。楚东，奉檄涇州时，与本师盘桓殿至，医药周旋，了结司理一时魔案，本师深德之，一时往还，法语手札最多。石帆，惯以禅喜作戏论，向在仪部时，值本师弘法罹难，抗言救之。至是，相见甚欢，坐甫定，寒温未毕，岳即问曰：适疑素富贵四句，大师作么解？本师应曰：素是张白纸，画个纱帽，便做个纱帽，画个乞儿，便做个乞儿。盖明朝，称仕宦人为纱帽也。大笑，有顷，别去。时斋毕，列烛茶话小参，堂门已闭，忽有持挺篦人，叫呼门外者。或识为粮衙钱皂隶，以为醉颠也，逐之不去，声愈厉，杂出佛语云：今日活菩萨降临，我应超度，勿得拦阻。征异其言，闻之本师。本师曰：可呼之进。进则合掌礼拜，具佛子威仪，众咸目之，双膝着地，作佛子鬼语云：他是钱大复，身是仲曰仁，托体求度的。弟子生前持长斋，修净

土八载，今亡期当五七，不到阴府，合生西天，望菩萨慈悲指引。伏地涕泪，悲泣不已。本师为呼侍者中专习念佛者宿六人侍立，亲为展数珠，即命与一数珠，念千声佛，托鬼身即能念，一堂大众，肃然无声。念佛竟，随与演《蒙山施食文》，至“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举扇击案疾呼曰：速得解脱。彼即应声曰：解脱竟。三呼三应，捷于影响。仍起，具佛子威仪，称谢往生净土。东西礼大众云：各各努力，龙华会上相逢。时及更余，大众在堂未散，有涕泣者、叹息者，甚有窃笑者、有訾议者，本师处之宴如也。例必登舆还舟，彼即随舆，送至临崖，顶体谢讫，仍还禅堂门口，作谢钱老官赖托得度语，扑地而醒，则依然钱皂隶故态也。旁人因言，曰仁，乃隔河仲庠士，名闻韶之父，生前修净土甚虔，宜有此感应。征应曰：此吾壁经社友，仲圣孚也。即同善信数人往叩门，拉过法舟礼谢。乃知是日亡人正值五七丧期，钱皂隶，以催粮入其灵座前，乘醉引魂得度也。后科辛酉，圣孚举于乡矣。是日有戚友许泰惟居士者，素信佛，见本师神感，延至家，为父宪副公设灵，叩求说法。本师语语悉开示以平坐阴事，闻者慑服。一二日间，相传活菩萨，诵声奔走，郡城父老，儿童妇女，延领若狂。征随侍，至栖真礼云谷和尚塔，还备舆盖威仪，至东塔，俾大众渴仰者，得一瞻礼。俄而缙百盆集，自山门及方丈，肩摩踵接，一时长堤广坛，竟无容足处。因与岳石帆先生商，为本师前导，拾级登塔，随槌塔门。本师躯伟，仅得奉掖至第二层南栏，四众望见，罗拜顶礼，起伏覆地，蒸如云烟，黑暮乃散。然灯入方丈，升座说法，略示数语竟，即斋，斋竟，旋即登舟，捧香布果饵来献

者，舟为之压。时东塔堂主为静休师。越日，楞严请斋，时堂主为茂林师。历览经坊，备询规制，因专瞩征以刻藏事，娓娓不置。是日城中随喜男女，亦复填涌。又越日，而舟渡淞陵矣。

又谱中所云：诸方名德俱集湖上，偕谭生问法，东南法会之盛，昔所未见。又云：凡一往所经随手之作，玄津壑公，谭生孟恂，汇为四卷，刻之，名《东游集》。此本师于涅槃会上，垂足示意，嘱语殷勤，即特出偕之一字，直以东游胜因，归征一身，通谱中，未见有此许可之笔也。征少时，从先太仆凡同公，命字孟恂。嗣后身在堂楼倾倒之下，翻藉三梁翼之而免，恰于是岁得遇本师，命法字曰梁生。后又自号扫庵，人遂不复知有孟恂矣。本师所示梁生偈云：屋梁倒塌压谭生，谭生被压何不死。梁若到身身即碎，身若到梁梁不避。两者既到何不干，试问不干之所以。目前幻境不比梁，谭生何苦先惶惶。若要不惶惶，看逼狗跳墙。此初见时开示语。嗣有示持准提锥札谆切诸法语，并载《东游集》中。因念当日，自双径、云栖，延留净慈宗镜，开堂，因游历湖上，灵隐、天竺诸山，及楠李、金明、东塔，大现光明。度阅淞陵、吴门，直抵金沙东禅，礼足而别。自春徂夏，晨灯侍从，靡有闲日。临放舟时，本师手抚征背，笑而言曰：身后事，乃嘱汝，此二十七岁时事也。征于本师，不减婴儿之恋乳。本师于征，不异慈母之字孩。尔时，先严在朝，先慈在侍，本师先几早见，预示以立身涉世未了因缘，力止从游五乳，然瞻依梦寐，未尝须臾忘也。别后迄今，行年六十有二，老矣。向来受记，即持准提，四纪如一日。法云送供，往还示札盈笥。燕都石磴道

场，闻寂哀慕。只今覩面法影，疏述年谱，抽绎畴昔耳提垂示简册，以期了异日入藏请谥公案，始知身后付嘱之语，乃在今日。嗟夫，本师爱征，一时目中无两，征事本师，庶几少分相应尔。】

四十六年戊午（1618年）

予年七十三。是年修佛殿禅堂[1]。三月，浮梁陈赤石公入山[2]。结中素鲍公[3]、我斋夏公[4]为十友，助建造资。冬十二月[5]，殿堂成[6]。

【征于丁巳夏四月，别本师时，瞩募造西方出山三圣[7]法像。盖弥陀观音势至，为六时念佛道场主，追仿远公莲社也。此像世刹希有，恰江右万匠得传，檀造精异。又恰得天然座蟠根一枝，列坐三圣。又恰得古铜罍瓶烛台供器五。是春圆成，侍者虚中益公，以佛殿将成，来迎，征即日买舟送之。本师一见，欢喜赞叹，迄今供养完好。五乳所建殿堂，在九江府德化县匡庐山之阴，初名木石庵，今称法云寺。住持知微师，化后，今属慈严师，号润宏。】

[1]一作“吴下诸居士，捐资为予建逸老精舍，是年始修五乳佛殿禅堂”。

[2]一作“浮梁大参赤石陈公”。

[3]一作“结新安仪部中素鲍公”。鲍公即鲍应鳌，字山甫，安徽徽州（古称新安）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此时任礼部祠祭司郎中，故称其为“仪部”。《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八有《与鲍中素仪部》书三通。

[4]一作“星子刑部我斋夏公”。我斋夏公，疑为夏应台，江西星子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天启三年

(1623年)任广东按察副使兼提督学政副使。刘起相《本师憨山大和尚灵龕还曹溪供奉始末》：“天启壬戌（1621年）起相同堂主本昂等，坚请师南还。以癸亥（1624年）冬示寂于曹溪。五乳眷属、知微善公欲迎灵龕归庐，龕前拈阄三拈皆得‘留’字。于时宗伯萧公捐贖，会本道我斋夏公、韶府张公，暨远近缙白弟子及十房僧道，崇建塔院。”知夏氏天启三年正在广东任上，与此处云“我斋夏公”相合。

[5]一作“长至月”。

[6]一作“殿堂成”。



[7]佛像里面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

四十七年己未（1619年）

予年七十四。春正月，粤弟子通炯至[1]，遂开堂启讽《华严经》。长期[2]为众讲《法华》[3]、《楞严》、《金刚》、《起信》、《唯识》诸经论[4]，命炯首众[5]。秋七月，以五乳为十方养老常住[6]。

八月望，予闭关谢事[7]，效远公六时刻香代漏[8]，专心净业。每念华严一宗将失传，清凉《疏钞》[9]皆惧其繁广，心智[10]不及，故世多置之，但宗《合论》[11]，因思清凉乃此方撰述之祖，苟弃之则失其宗矣。

[1]一本无此句。

[2]长期，禅林讽经时间依性质、对象及地点不同而有长有短，长期指时间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讽经活动。

[3]一本作《法华通义》。

[4]一本作“夏说……”。

[5]一本无此句。

[6]一本“秋七月”后有“嘱南康郡守袁公为记”句。

[7]一本作“谢缘”。

[8]远公即慧远（334—416年），晋代高僧，雁门楼烦（今山西省崞县东部）人，俗姓贾。二十一岁出家，魏孝武帝太元三年（378）率徒来到庐山定居，初住匡山龙泉精舍，后于庐山东林寺圆寂。庐山有白莲池，慧远与刘遗民等同修净土，结白莲社。古人以漏壶计时，称为刻漏。慧远在庐山修行时，以燃香代替漏壶，每根香平分六段，以代六时。《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六《涌泉寺湖心寺十二时念佛规制》：

“然见佛必从忆念而至，妄念日夜无间断时，特以念佛断之。此远公之匡山莲社，六时刻漏所由作也。”

[9]清凉《疏钞》，指唐清凉澄观（737—838年）所作的《华严经》注疏，原为《大方广佛华严经疏》和《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原各为单行。明嘉靖时，妙明禅师将其合刻，称为《华严疏钞合本》，共八十卷。清凉著作是中土佛教讲解《华严经》的权威著作，他也因此被尊称为“华严疏主”。

[10]一本作“心志”。

[11]《合论》，指《华严经合论》。唐李通玄（635—730年）著有《华严经论》四十卷及《十明论》一卷，唐宣宗大中年间，志宁将李通玄两书合二为一，使人易读。北宋乾德五年（967），慧研又对志宁所编的合本进行整理，成为一百二十卷本。

志欲但明[1]《疏》文，提挈[2]大旨，使观者易了，题曰《纲要》，于关[3]中批阅笔削始[4]。

冬于关中，为众讲《楞伽起信》[5]。

【征按：谱中五见清凉公案，究竟以华严纲要了之。又越三年，壬戌草就，而清凉缘就，曹溪缘亦就矣。意本师，即清凉再来耶。又本师，是时方以刻香代漏，专心净业为宗，而清凉《疏钞》，华严一宗，复得笔削纲要，垂示后来，是谓净土、唯心，万法归一。】

四十八年庚申，即泰昌改元（1620年）

予年七十五。春，课余，侍者广益请重[6]述《圆觉》、《起信》直解[7]、《庄

[1]一本作“取”。

[2]一本作“笔”。

[3]闭关。

[4]《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十八《与吴观我太史》第二书：“切念华严一宗，为吾佛根本法轮；清凉为此方著作之祖，其《疏》精详，真万世宏规。但《钞》文以求全之过，不无太繁，故使学者望洋而退。士大夫独喜《合论》明爽，率皆仇视，而义学亦将绝响矣。尝谓《论》固直捷，唯发明大旨；至于精详文义，或未及的指说者之意也。切慨此大法失传，其如将来法眼何？不但心游法界，安于理观；即文字师亦绝无人矣。山野自少留心于此法门，今嗟老矣，掩关山中，注意研究。欲单观《疏》文，提挈纲要，去繁取简，务明大旨，在不失作者之意。既去其钞，又刈其科，直取发明本文，似为易了。虽不能如《论》之宏肆，而因《疏》明《经》，适有以通说者之意。或于《疏》义不续者，间亦出愚意，但取脉络贯通，亦不敢附赘。此亦山野老年作忏悔地，且为来者申法供养耳。”

[5]一本无此句。

[6]一本无此字。

[7]《圆觉经直解》书后，憨山于“天启二年（1621年）仲夏望日”所作《刻圆觉经直解》云：“凡学佛者，莫不以此为指南。昔圭峰禅师，着有《略疏》，则似简；别有《小钞》，若太繁。……予山居禅暇，时一展卷，深有慨焉。于是祖《疏》义而直通经文，贵了佛意而不事文言，故作《直解》，以结法缘。草成，适新安觉我居士程君梦旻，闻而欣

仰。乃因居士吴启高特请以梓之。”（此文《憨山老人梦游集》未收，见台湾新文丰版《卍续藏》第十册）《起信论直解》）。

子内七篇注》[1]。夏，病足痛[2]。前任分巡衡阳吴公[3]，转粤臬，入曹溪礼祖，托山中弟子寄乞诸祖赞[4]。予病中为纂传七十一首[5]，各系以赞，亲为书之[6]。

初，予以[7]去曹溪之南岳、住匡山，业已八年，而曹溪众[8]僧深思予归。堂主本昂等，往来问讯十数，欲请之而未能也。吴公赴任[9]，便道入山，见予重兴之功，嗟叹久之。众僧因具白所以，思予归，请之不能之状，吴公欣然为作护法，即具书往请。合山大众，及本省乡缙绅居士，同具状[10]，昂同二三耆旧，至匡山哀乞，予时以病谢[11]。

[1]《庄子内七篇注》，今名《庄子内篇注》，见乾隆大藏经（影印本第一百五十三册）。卷首云：“一部全书三十三篇，只内七篇已尽其意，外篇皆蔓衍之说耳。学者但精透内篇，得无穷快活，便非世上俗人矣。”

[2]一本作“疾”。

[3]一本作“秋八月，麻城仪部无异陈公、安义吏部明衡徐公、星子刑部溥上吴公、江州使君景邨陆公、南康郡守九济袁公、司理仲打李公，入山问道。向之分巡湖南吴公”。

[4]一本作“诸祖传赞”。

[5]一本作“七十余首”。

[6]一本作“复为亲为书之”。今所流传《八十八祖道影传赞》（《嘉兴藏》新丰版三十一册、《卍续藏》一四七册）前有憨山所撰《诸祖道影传赞题辞》（《憨山老人梦游

集》中未收），文云：“予度岭之南岳，寓湖东。乙卯秋，兵宪吴公同大参冯公过访，因设像瞻礼。吴公大生欢喜，欲临小册，以便随奉。适遇荆门丹青史采，公命摹写，予因得一册。比欲为传赞，未能也。及予投老匡山之四年，庚申徂夏，以旧婴湿疾举发，痛不可忍，药石无效，无可抵者。乃考《传灯》、《统记》诸书，纂为小传，各系以赞，力疾书之。凡一举笔，寂尔忘身，不知所痛。及冬方完，其痛亦止。”

[7]一本无“以”字。

[8]一本无“众”字。

[9]一本作“僧等数数问讯，欲请之，而未能也。适吴公赴任”。

[10]一本作“同具请状”。

[11]一本作“至匡山哀乞之，粤弟子侍御王省东，亲入山请之三次，予时力以病谢”。

【征按：谱中，一书万历十年壬午秋八月，皇太子生，再书三十四年秋八月，皇长孙生，三书四十八年庚申，即泰昌改元。盖是岁七月二十六日，神宗崩，泰昌立，诏以明年为泰昌元年。是岁九月初三日，光宗旋崩，初六日，天启立。科臣李若珪、道臣左光斗疏请：“自八月初一至十二月终，借之先帝，去万历年号，俱称泰昌元年月日，究未准行。要亦失正始正终之义，实出一时无稽，而草草终局也。与其借之先帝，以亏历年，于后崩者为非孝，孰若借之后帝，以彰元祀，于新立者为孝。且以天启元年，为泰昌元年，正信泰昌即位之诏非借也。天启二年，实天启元年也。”今泰昌元年，仅

得附笔于万历四十八年。本师惧其改元湮没，故大书特书于四十八年庚申之下，云泰昌改元。此五字者，春秋笔法、心法之最大者也，岂从前祖师年谱所经见哉？五台山祈嗣，慈寿寺保嗣，以至镇抚司打问，大庾岭从军，张洪阳相国所称“大有社稷阴功者”，到此五字中，成一大结果也。五乳刻漏念佛之余，疏注述作，炽然说法无虚日，岂七十五岁老人，病中所能。五乳事业未了，曹溪事业复兴，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也。吾友王季延，名起隆，作泰昌元年辩，及质疑，反复详考上下古今改元经制，极笔二千余字，实为先得我心。大旨，只逾年改元，为万世之经，随月即改，为一时之谬，两言该之。又云：一年可分两截，则万历、泰昌、天启，并在一年，何不可分为三截？是勉强支离，以光庙为赘疣也。此语更刮目刺心，鄙见所未到也。况光庙，圣德高厚，为不世出之主，即位之月，陕西临巩黄河，彻清三日。早以令旨停矿税，诸税监尽撤归，发帑金犒边，以百万计，召起建言谗臣，若不遑暇食者，此犹新政所有。若夫青宫育德，仁孝独殚，当内有菟枯之形，外有羽翼之激，处此实难。神庙临崩，以郑贵妃封后，诏嘱之行，廷臣争之，卒不忍夺。此四十日之孝思仁泽，被及三世，天道犹可问也。愚因憨祖谱中，有即泰昌改元五字，感而识之。

是岁有札示征往曹溪意，预题谭孝廉居士。】

天启元年辛酉（1621年）

予年七十六。春，弟子侍者王安舜，入山问讯[1]。夏，为众请，讲《楞伽》[2]。时前任本道祝公[3]，今转粤海道，同吴公具书再至[4]，予又以病谢。

是年冬，又为众讲《楞伽》、《肇论》、《起信》[5]。

【征里祝公惺存、吴公生白两前辈，并吾盐官人，究能成就六祖、憨祖肉身会聚，许大因缘。是岁，即未返曹溪，已动返之几，决返之势矣。若不再返曹溪，即肉身出五乳，不覩面卢祖，未见大奇特也。

以上了匡山五乳法云寺公案。】

二年壬戌（1622年）

予年七十七。春正月，粤弟子孝廉刘起相[6]、陈迪祥[7]、陈迪纯[8]、梁四相[9]入山问讯。起相与四相，相伴山中住半载，为讲《楞严起信》、《金刚》[10]。

[1]一本无此句。

[2]一本作“说《楞伽笔记》”。

[3]一本作“冬十月，弟子孝廉刘起相、陈迪祥、陈迪纯、梁四相来讯，时前任韶阳观察祝公”。

[4]一本作“再至匡山”。

[5]一本无此句。

[6]刘起相，号中当，广东顺德人，冯昌历学生，万历四十三年（1614）举人。曾于广州依憨山习禅。曾参与料理憨山后事，著有《本师憨山大和尚灵龕还曹溪供奉始末》一文，末署“崇禎十七年十月吉日，原任江西瑞州府推官，顺德菩萨戒弟子刘起相顿首谨识”。刘氏又参加《憨山老人梦游集》编辑工作，《梦游集》各卷署“岭南弟子刘起相重校”；卷五十、五十一署“宰官弟子王安舜、刘起相纂集”。

[7]陈迪祥，广东顺德人，冯昌历弟子。曾参加广州长春

社，依憨山习禅。憨山逝世后，天启七年（1627），他曾持憨山行状拜访钱谦益，请钱氏作《大明海印憨山大师庐山五乳峰塔铭》。陈氏还曾参与憨山著作的编辑工作。《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十九、卷五十、卷五十一署“长春社弟子陈迪祥、梁四相同校”。

[8]陈迪纯，广东顺德人，陈迪祥弟，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

[5]梁四相，字仲迁，憨山为其改字不迁，广州人，冯昌历弟子，曾参加广州长春社，依憨山习禅，万历四十二年，憨山作《示梁仲迁》，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四。卷三十九《不迁字说》，亦为梁氏而作。梁氏在曹溪曾应憨山之邀，为沙弥教习四书，后参与憨山著作编辑。

[10]一本无“春正月……为讲《楞严起信》、《金刚》”。

二月，东吴弟子方远随至，同作休老计。秋七月，王侍御复入山，亲请归曹溪，不诺[1]。时力提《华严》，名《纲要》[2]，草就[3]。

吴公朝覲回，又遣书，意更切。韶阳太守张公[4]特书，专堂主本昂至。予情不获已，意必一往。于是年冬至月十日出匡山，过螺江[5]，会萧太史拙修[6]、刘韶也、刘转华[7]、马季房[8]、曾尧臣[9]、贺可上[10]、郑端侯居士[11]，过虔城江上，

[1]一本无“二月……不诺”。

[2]一本作“力提《华严纲要》”。《大方广佛华严经纲要》八十卷，憨山生前未能流行。后由弟子深光、广益谋划刊刻，金声（1589—1645年）曾赞助其事，并作文题于卷首。此

书收入卍续藏，见台湾新文丰缩印本第八册。

[3]一本后有“大众请说《楞严》、《圆觉》、《金刚》、《起信》、《肇论》诸经论”。

[4]一本作“三星张公”。张公即张星軫，号三星，又号如是道人，江苏金山（今属常熟）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天启二年任韶州府知府，后升广西副使。

[5]一本作“度彭湖，有诗。未几，掌院南皋邹公，北还。寻予入山时，已抵吉州”。

[6]萧太史拙修即萧云举（1554—1627年），字允升，号玄圃，又号拙修，原籍江西泰和，寄籍于广西宣化县（今南宁市）。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翰林院检讨，故称其为“太史”。萧氏时任礼部尚书，故又称为“宗伯”。据钱谦益《大明海印憨山大师庐山五乳峰塔铭》，萧云举曾为憨山作塔铭，今已无考。

[7]刘韶也，刘转华，皆未详。疑其中之一人为刘同升（1587—1646年），字晋卿，又字孝则，江西吉水人。待考。

[8]马季房即马犹龙，字季房，江西庐陵（今属吉安）人。参看施闰章《学余堂文集》卷十七《马季房小传》。

[9]曾尧臣即曾文饶，江西泰和人，时与马季房齐名。

[10]贺可上即贺中男，字可上，江西永新人。与马季房等友善。

[11]一本作“马季房、曾尧臣、刘韶也、贺可尚、刘转华诸公，问道于自燕山房”。

会宁都苏孝、魏期诸君，斋于江上[1]。

度岭[2]过集龙庵，会刘敬一诸故人。十二月望入曹溪，

合山僧众，罗列香华入获母[3]。

【征按：南泉公以下，并江右志节，佛法中人，笔之未简，盖从多士中择而取之。然终未尝归许一人也。孔子七十二岁，冬十月，作《春秋》，绝笔于西狩获麟，明年七十三，而梦奠曳歌矣。憨祖七十七岁，腊月望日，作年谱，绝笔于度岭，入曹溪，明年七十八，而肉身示寂矣。先圣后圣，若合符节，岂论儒释色相哉。更所奇者，本师前在粤，始末二十一年，未曾披剃。后至楚地，始具圆相，还僧服。向使不重返曹溪，则粤中缙白，竟毕生不得见本师圆相僧服矣。然则有发无发，僧服儒服，圣贤异同，正不在此。

征得见本师所著，有《楞伽笔记》、《华严纲要》、《法华击节》、《楞严悬镜》、《楞严通议》、《法华通议》、《起信论解》、《唯识论解》、《圆觉直解》、《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解》、《憨山绪言》、《中庸直指》、《大学决疑》、《春秋左氏心法》、《奇门指掌》、《梦游集》、《曹溪通志》。征所手录付梓，有《东游集》；梓行，有《金刚决疑》。其著述尚多，如所面语，有《三教论》、《论语通解》、《奇门指掌》。及坚如所云，有《语录全集》若干卷，本师化后，被侍者心启窃市他方，兹不得见者，不具载。而佛祖慧命所寄，则《楞伽笔记》其最先，《华严纲要》其最后。宗不离教，祖不离佛，此其甚彰明较著者矣。本师常自言，笔舌所出，靡不凝神入观，体契佛心，稍涉思议，即不中用。即此《华严纲要》，属草圆就，乃在七十七岁示寂之前一年，以当迦文末后双树拈花之事。定力神光，干健不息，具在大乘贝叶中，是岂思议所及

也。

是岁，起重返曹溪因缘，未了憨山寺肉身嗣祖公案。】

[1]一本无此句。

[2]指庾岭。

[3]一本作“腊八度岭，望日入曹溪”。

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1]

师年七十八。居曹溪禅堂。春正月，郡守张公入山问讯。三月，省城法性诸弟子至，师时专以法施为心。四月，为众说戒，讲《楞严起信》等经论。秋七月，又为众说戒。十月初四，萧宗伯玄圃公，应诏北上，入山见师。欣然留连，且为师卜寿穴。剧谈一日夜，甚欢。出山，师即示疾。初六日，侍者广益省城回，云：来得恰好。韶阳太守张公，亲入山延医调治。初八，门人超逸至，云：再两日，不得见汝了。师知幻缘将尽，药剂不服。十一日巳时，别张公。申时饮水沐浴，焚香示众曰：大众当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一心端坐而逝。于时百鸟悲鸣，四众哀号不已。星夜毫光烛天，隔山之人，咸疑寺中火也。

三日面色如生，须长唇红，鼻端微汗，手足如绵。萧公闻讣，悲痛久之，即移书南韶二郡公，为师建塔及造影堂。先是师离匡山，留首座通炯于五乳，调理大众。至是三遣书促归，中有云：“汝早来一日，便是一日来。老人余无多力矣。”炯得书，遂忙忙南还，十月朔日抵曹溪。师见之喜动颜色，且云：来得好，迟时恐汝懊悔了。炯初不会其意，连日侍立，所闻所叮咛者，皆佛法大意。倦倦以法门无人为叹，提撕者[2]，又极紧切语。去期，已先露于炯未归之前矣。

[1]该年为附录，由五乳峰法云寺住持、前东海那罗延窟侍者福善记录。

[2]教导；提醒。

2.《憨山大师传》

《憨山大师传》由陆梦龙撰写，选自《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十五。

师讳德清，全椒人，姓蔡。母洪氏，梦大士携童子入门，抱之遂娠。及诞，白衣重袍。居常不乐俗。年十二，闻西林和尚有大德，欲往从之，父不听。母曰：“养子从其志。”乃送入寺。时无极讲经西林，雪浪长师一岁，先依无极。见师如夙契[1]。十九从无极聆《华严玄谈》，至“十玄门·海印森罗常住”处，悟“法界圆融无碍”之旨，切慕清凉之为人，自字：澄印。每于讲会，密察方僧可为侣者。一日，见后架洁清，思净头必非常人，比见，乃黄肿病僧。每早起事必办，不知何时洒扫也，故不寝以侦之，则当众方放参[2]时，已粪除毕。数日，净头病，师问：“安否？”答曰：“业障身病已难支，而馋病又难当。每见行斋食，恨不俱放下。”师袖果饵亲之，问其号，曰：妙峰，蒲州人。因相期结伴为远游，既数日，则已去矣。更六年，师至长安。有称盐客相访者，长须发，衣褐衣，入门即问：“认否？”师视其两目，忽记昔天界病净头也。云：为山阴王请内藏来。师追妙师至河东，山阴王留结冬。订刻《肇论》，向于《不迁论》未明“旋岚偃岳”之旨，忽阅“梵志自幼出家，白首而归。邻人

曰：‘昔人犹在耶？’志曰：‘吾似昔人，非昔人也。’豁然了悟。”初师方七岁，叔死，叔母抚尸而哭，曰：“天耶！那里去也！”师愕然，问：“叔身在此，又往何处？”曰：“死矣。”意死向何处去？疑之。未几，次婢举子，随母往视。见婴儿，问母：“何从入婢腹中？”母拍一掌云：“尔从何入尔母腹中耶？”又切疑之。自此，死去生来之故，耿耿于怀。

[1]夙，旧有的；契，契合。情意相投。

[2]禅院中，朝参、晚参等为日常行事，若临时休止，即称放参，后转而特指休止晚参为放参。

至是，如冰澌[1]泮矣。明日，妙师问所得，师曰：“夜来见河边两个铁牛，相斗入水中去也，至今绝消息。”妙师笑曰：“且喜有住山本钱矣。”

时伏牛山法光禅师在王所，示以离心意识[2]参，出凡圣路学，师深领其旨，每叹曰：“光师谈论，如天鼓音。”一日搜师诗读之，笑曰：“何自得此佳句？”复笑曰：“佳则佳矣，那一窍欠通在。”师问：“和尚通否？”曰：“三十年来，拿龙捉虎，今日草里走出兔子来下一跳。”师曰：“和尚不是拿龙捉虎手。”光拈拄杖作打势，师把住，以手捋其须曰：“说是兔子，恰是虾蟆。”光笑休去。一日，谓：“公不必他往，愿同老伏牛，是相望也。”师同妙师登五台，光以诗送，云：“雪中狮子骑来看，洞里潜龙放去休。”问其意，曰：“要公不捉死蛇耳。”师言禅道，久无师匠，比见光师，始知有宗门作略。大方主人，为卜居北台之龙门，大风时作，万窍怒号，意喧之。问妙师，师曰：“境自心生，非从

外来。古人云：三十年闻水声，不转意根，当证观音耳根圆通。”

[1]解冻时流动的寒冰。

[2]指心、意、识三者。心为梵语citta 之意译，音译作质多，即集起之义。意为梵语manas 之意译，音译作末那，即思量之义。识为梵语vijñāna 之意译，音译作毗若南，即了别之义。大略言之，心是主体意与识，是心作用之两面。大小乘论典有不同解释。俱舍宗：心、意、识三者为六识之异名，其体实为同一。即心（心王）能集起各种精神作用或业，故称为心；心能思惟量度，故称为意；心能了知识别，故称为识。或谓心有种种差别（从梵语citta 所导出之种种义）之义、意有起识所依止（所依止）之义、识有依托于意而起（能依止）之义。大乘：心、意、识三者各别。唯识宗主张第八阿赖耶识能积集种子，故称为心；第七末那识能思量起我执，故称为意；前六识能认识对象，故称为识。据《大乘起信论》载：阿赖耶识为心，五意为意，六识为识；其所异于唯识等说者，以意有五种别名，其余说法均同。此外，佛性论卷三分别以六识心配于心，阿陀那识配于意，阿赖耶识配于识，亦异前述诸说。

初师日坐溪桥，水声宛然。久之，动念即闻，不动念即不闻。一日，忽然忘身，音声俱寂，自此众响阒然，不复为扰矣。人餉师米三斗，日食麦麸和菜，以合米为饮送之，半载有余粮。偶粥罢经行，忽入定，不见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圆满湛寂，如大圆镜，山河大地，影现其中。及觉，说偈曰：
“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洞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

象森罗从起灭。”时年三十也。悟后无可请益，乃展印《楞伽经》，既夙所未讲，但以现量^[1]照之，少起识心，即不容思量。如是者八阅月，全经旨趣，了然量中。一夕，梦入金刚窟，石门榜“大般若寺”，见清凉大师倚卧床上，妙师左侍，师趋入礼拜右立。大师开示“初入法界圆融观境”，谓“佛刹互入，主伴交参，往来不动之相。才说其境，其境即现，自知身心交参涉入。”妙师问曰：“此何境界？”大师笑曰：“无境界境界。”又梦履空上升，入广大楼阁，瞻礼弥勒，闻其说曰：“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依识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自此，识智之分，了然心目。

[1]现量，为梵语（pratyakṣa-pramāṇa），因明学用语。三量之一。又称“真现量”。

万历辛巳，神宗皇帝遣官祈皇嗣于武当。皇太后遣官于五台，就本寺建道场讫。癸未，师以台山虚声难久居，遂蹈东海之上，易号憨山。寻清凉疏，所谓那罗延窟者，即东海牢山也。圣母以五台祈嗣之劳，访求三人，大方、妙峰俱至，命龙华寺住持至海上喻师，寻建寺西山，期以必往。又发三千金，为师建庵，师俱辞。丙戌，敕颁十五藏经，散施天下名山。慈圣以其一送东海牢山，无可供奉，命合宫布金修寺，赐额曰“海印”。是冬，禅室成。静坐，夜起见海，忽身心世界，当下消落。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圣绝行藏。金刚眼突空花落，大地都归寂灭场。”入室取《楞严》证之，开卷见“汝身汝心，外及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全经观境，了然心目，述《楞严悬镜》一卷。丁亥开堂说戒，四方衲子日益至，作《心经直说》。以《悬镜》文

简，学者不易入，始创意述《楞严通议》。己丑，为报恩寺请藏，斋送至龙江，便道省亲，且欲重修本寺，师出家处也。乞圣母日减膳羞百两，积之三年可举，慈圣俞之。甲午冬，入贺圣节，命说戒于慈寿寺，再请举修报恩寺，上命徐俟明年。乙未，逮师。先是上数恶内使，以佛事请用太烦，偶以他故触圣怒，有忌送经使者，因之发难，遂假前方士流言，击登闻鼓以进，下镇抚司狱。望风旨者，尽令疏向所出诸名山施资十数万计，严讯之。师曰：“愧为僧无以报国恩，今安惜一死，以伤皇上之大孝乎？即曲意妄承奉，非臣子所以爱君之心也，有死而已。”止供前施七百余金，而前所辞建庵金，使者不敢复命。师曰：“古人矫诏济饥，今岁凶，何不广圣慈饥民乎？”令僧与使者遍散之，僧道孤老狱囚，各取所司印籍以复。至是，请核内支籍，代赈之外无他。上意解。时相国洪阳张公，暨诸当事，营救甚力。后张语人曰：“人知愍公为大善知识，不知有社稷阴功也。”众闻之悚然。

出狱，戍雷州。侍御樊公继谪，问：“雷阳风景何如？”师方注《楞伽经》，拈卷示之曰：“此雷阳风景也。”督府命住曹溪，辟堂浚源，行化之外，普润枯瘠。癸卯，达观在京师，适妖书发难，下诏狱讯，以为师之故，檄还戍所。因忆达师云：“楞严说七趣因果，世书无对解者。”师云：“春秋乃明明因果之书耳。”遂著《春秋左氏心法》。乙巳渡琼海，夜望郡城气索然，遂行，谓众曰：“琼城将有灾。”行后，地大震，陷城东隅暨官民庐舍，仆明昌塔，压碎师所寓楼。先时，郡士大夫竞留师，师不止，故免。丙午遇赦。癸丑至衡阳，游南岳，礼八十八祖道影。丙辰登匡山，

避暑金竹坪，注《肇论》。僧某，以五乳贻，师喜其境幽，将投老焉。为达观茶毗，手拾灵骨，藏于文殊台。丁巳下山，吊云栖，说法净慈之宗镜堂，日绕千指。归闭关谢众，效远公六时刻香代漏，专心净业。著《华严纲要》、《重述圆觉》、《起信直解》、《庄子内篇注》。粤方伯吴公暨诸弟子固请，复至曹溪者三。壬戌冬至，为弟子戒期，讲《楞严》、《起信》诸经论。晚参示众云：“老人稳坐匡庐，今日逾越越岭，为著甚么？尔曹慎毋作容易想也。”癸亥冬十月，示微疾，韶阳太守挟医问疾，师不御。侍者请垂一言，师曰：“金口所演，尚成故纸，我又何为？”自后不语，端坐而逝。

初，外道罗清，以其教遍行东方，绝不知有佛法。师居东渐久，其长率众来归，开讲大化，遂遍东海。岭南佛法久废，海门周公摄南韶，集诸子问道于师。周鼎石问：“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师答：“此圣人指人要悟，不属生死一著。”公击节叹服。有龙璋者，闻师论，心异之，归谓其友冯昌历曰：“北来禅师，说法甚奇特。”因共请益，师开示以向上事，谛信不疑。自是王侍御安舜、欧文起、梁四相等，相率归依，士人向慕，法化大行。虽上下崇礼，奉为法王，而有为之事，雀角至再。然当事有结轳^[1]，则必乞师解之。税使者恶大将军，因粤苦闽艘运米，新督席闽人也，公子舟次白艘之旁，借口以大将军资公子行，哄士民数千人，沉公子舟，持戈围帅府甚急。帅令中军诣关，涕泣求救。师遂破关往谒，从容开晓。使者悟，俾散乱民。师先往大言于众曰：“诸君所为，欲食贱米耳。今犯大法，当取死，即有贱米，谁食之

耶？”围乃解，会城以宁。

[1]比喻心中郁结不畅。

复苏采珠之扰。其在东海，敕赐殿成，势家冀夺道场，构方外黄冠，称侵其道院，事下莱州，无赖数百，喧竞合围。师令侍者他往，独徐行其中，首一人舞铜牌利刃，出其鞘，拟杀师。师笑视之曰：“尔杀人何以自处？”其人气索，收牌刀。围行城外二里许，将东西行。师踌躇，请首者同至寓处，闭门解衣磅礴，谈笑自若，取瓜果共啖之。一市喧云：“方士杀僧矣。”太守遣多役捕之。彼众惶惧，皆叩首求解。师曰：“尔勿惧，亦勿辩。第听吾言。”太守问：“狂徒杀僧耶？”师曰：“未也。来捕时，僧方与彼同食瓜果耳。”太守曰：“何哄？”曰：“市哄耳。”太守命三木[1]，师曰：“将欲散之，乃故拘之耶？”太守悟，但令地方驱之，不三日尽解散。

师于诗文，天才骏发。少年入长安[2]，王元美谆谆诲以诗法，师不答，瞠目视之。敬美一见笑曰：“阿哥输却维摩了也。”论曰：庄生云：“以圣人之学，教圣人之才，其亦庶乎其可矣。”余以辛酉入五乳，访师者三，语甚洽。余谓“师用世异才也。”赠以诗曰：“出世还应用世人。”师不语，其意深自得。又谓：“师老矣，何不加意嗣人？”答云：“须其人精心求之，我求何益？”初，师在海上，即墨黄生纳善，年十九，参究坚切，胁不至席，对大士破臂然灯，保师速还。火发疮痛，日夜危坐，持观音大士名，三月乃愈。痂痕结大士像，眉目身衣，宛然如画。求随师出家，师不许。生乃曰：“弟子打个觔斗来，师又何能止我乎？”又明年，竟坐脱。此

岂所谓其人耶？非耶？其在岭南，则冯昌历；五乳之患难不二者为福善。

赐进士出身广东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会稽陆梦龙[3]君启撰

[1]借指重刑。枷在犯人颈、手、足三处。

[2]此处误，应为北京。

[3]陆梦龙，字君启，会稽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因审讯张差“挺击”案，得罪权贵。天启中，以计贼功，累迁广东按察使。崇祯时，官右参政，守固原。为人慷慨好谈兵，以廓清群盗自许。后被农民起义军包围于老虎沟，战死，赠太仆卿。

3. 憨山大师塔院碑记

《憨山大师塔院碑记》由陆梦龙撰写，选录自《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十五。

岭南无佛，五祖所讥。而能大师出其无根之智，剖三光[1]而划[2]五岳，扫轨[3]易向，以师百世，何其盛也！玄风既衰，法地亦坠，积劫之因，是为辟始。师与达观涑源曹溪之盟，结想未纾，师乃被难。达观闻之惊曰：“憨公已矣。此愿曷酬？”而师以主恩佛佑，流，宥五刑。适赴其地，虽业累所缠，然亦因缘之愿力也。初至，解纷，上将督府德之，愿为护法。先时道场土宇，割裂侵并，流徒肆为屠沽，至是檄县，期以三日尽之。因谓师：六祖腥膻，已为涑然；生灵涂炭，请师救济。其一珠船千艘，皆海上巨盗。资以钦采之势，逾期不

归，横掠海上，吏不能制；其一矿役暴横，掘墓破居。师乃徐动榷使，启诱信心。严约珠船，彻所遣役，归有司。岁额解进，民自此安枕矣。遂辟祖庭，立义学，登坛说法。自宰官文士，下及沽贩，咸遂归依。改径拓产，归所侵田；以屠肆为十方旦过寮；设库司，清规井然，如官府法。岁大饥疫，劝施掩骼，作济渡道场。夫无著之机，弃绝圣智；有为之化，波润津梁。大小精粗，至人毕贯。所以君子契其精玄，

人怀其乐利。没而不忘，其在斯乎！玄圃萧先生北上入访，因游次谓曰：已为师觅一片福地。问：何在？曰：天时冈。师戏云：天时冈宰相定穴。非吾法王，孰能居之？既别即示微疾，数日而逝。甲子春，庐山弟子福善等至，请龕还庐。岭南弟子欧文起、刘起相暨山寺大众议留，乃阉卜之，三阉皆得“留”字。韶太守张三星为建塔院，即所指天时冈也。然龕卒归五乳，是为衣履之藏。铭曰：聪明圣智道不涉，焦金腐芥世丧裂。大师精神十方彻，挠挑风雷弄日月。波澜不荡光不灭，曹溪中流祖源遏。刊山涤源九州列，洪钟在函无扣歇。水逝风行非续绝，曹溪五乳无迹辙，与塔而三其巖壑[4]。

天启七年六月 赐进士出身广东等处提刑按察司按察使
会稽陆梦龙撰

[1]指日、月、星。又以日、月、五星合称三光。

[2]削。

[3]扫除车轮痕迹。比喻隔绝人事。

[4]高耸。

4、《大明庐山五乳峰法云禅寺前中兴曹溪嗣法憨山大师塔铭并序》

《大明庐山五乳峰法云禅寺前中兴曹溪嗣法憨山大师塔铭并序》由吴应宾撰写，选录自《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五十五。

余小子广淪[1]宾之在中秘[2]也，偕同参数子，请益牢山憨公于龙华精舍，萧宗伯玄圃暨吾家司马[3]体中[4]与焉。所闻非《梵网》之“十玄”，则祖灯之五叶，而师特以体究[5]念佛为露地[6]两轮[7]。后十年入粤，而皖江之素复我。又后二十年入吴，因体中而浮渡之鼓振我。于是余始能游师之藩，悉秘现涌没顺逆种种影事。又七年，玄圃径曹溪而北，及送师于悬崖。明年，而余得请幕府何公，克以师蜕还五乳也。又明年，上首福善莹石为楮[8]，而奉师自著年谱，使余吐舌为笔。余受卒业者三，而龙华浮渡之会，俨然未散矣。师法讳德清，慕清凉法界之玄，故字澄印，别号憨山。乃选于五台之奇，以喻狂性之歇者也。系出金陵蔡氏，考讳彦高；妣洪氏，梦观音抱送而孕，诞于嘉靖丙午孟冬之旬有二日，白衣重包。

[1]一作广淪，应为地名。

[2]中书省和秘书省的合称。

[3]官名。

[4]吴应宾之子吴本如，字体中。

[5]体会思考。

[6]佛教语。喻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烦恼俱

尽，处于没有覆蔽的地方。

[7]指日、月。

[8]纸张。

十年，辞家依报恩寺主西林和尚，使法孙俊公为之师。十九，礼栖霞云谷大师，剃发受具。二十六，北游，出入燕晋，得自在三昧[1]于台山。三十八，遁迹东海之那罗延窟，久之得六种就[2]。逾五十，放于岭南，而以出家优婆塞，大振曹溪之铎。覃恩[3]洊逮[4]，袈裟著身，而师年六十有九矣。又三年反自吴，营菟裘[5]于庐山五乳峰下，刹曰“法云”，以养十方之老。居数岁，复如曹溪。当年之七十有八，腊之六十，是为天启癸亥，先[6]于悬弧[7]者一日而示寂焉。

师丰仪慈满，神情凝定，望之似阿罗汉。初就外塾，而母督之严。徐而察焉，知非池中物[8]也。从舆若翁以裂爰网，而师之酬罔极[9]也。

[1]佛教术语，又作自由三昧。远离烦恼昧之执缚，达到自由自在之境界。

[2]佛经开卷的六种成就。第一是信成就，第二是闻成就，第三是时成就，第四是主成就，第五是处成就，第六是众成就。

[3]深厚广大的恩惠。

[4]再次来到。

[5]称士大夫告老退隐的处所。

[6]应为后一日。

[7]指男子生日。古代生了男孩在门左首挂一张木弓，谓

为悬弧。

[8]“池中物”，典出《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周瑜传》。原是周瑜所用的一个比喻，说刘备雄心勃勃，并不甘心蛰居一隅。后用以比喻胸无大志、安于现状之士。

[9]无极，无穷尽，无边际。

却十镡[1]之供，于山阴藩邸。独拜孝定皇后之赐，泥金和血，以涂杂华。摄二老于香幢光蕊，其省覲也。闲于报恩藏轮三宿子舍，有法喜而无情怛。君子曰：“生之成之，是谓圣善。熏之变之，是谓洁白。世闲慈孝，其海之一沔而已矣。”北讲之涉天堑也。自无极之说《华严玄谈》昉[2]也，南禅之反故鼎也；自云谷之付念佛公案昉也，两大士口光，交灌师顶，不惊不溢。身恒晏坐华藏道场，而清泰法王。若二法王子，入于净念猛心，如形斯鉴，其养之专也。乃至行于都市，不见一人。知其解者，以为密云尚往，他日更于肇公似昔人非昔人义。得未曾有，所谓旋岚常静，江河不流，证之目前，一一谛了，而七岁时生来死去之疑，涣然冰释。其偈曰：“生死昼夜，水流花谢。今日乃知，鼻孔向下。”得宗通之相一。卓锡台山，略杓岸头，闻机数反，久乃不闻吹万之喧。雪窟头陀，酬对以目。菜羹米汁，旬啖一升。念息尘忘，立而丧我者，不知几旦暮也。其偈曰：“瞥然一念狂心歇，内外根尘俱洞彻。翻身触破太虚空，万象森罗从起灭。”得宗通之相二。牢山之会心也，海天雪月，互影交光，三昧现前，无入无出，其偈曰：“海湛空澄雪月光，此中凡圣绝行藏。金刚眼突空华落，大地都归寂灭场。”得宗通之相三。又后三年，静中机发，不因心念，意在舌端。其

偈曰：“烟波日日浸寒空，鱼鸟同游一镜中。夜半忽沉天外月，孤明应自混骊龙。”所谓月落后相见，是耶非耶？得宗通之相四。盖自是回真人俗，而有省覲之游。妙喜大悟十八，小悟无数。

[1]古代重量单位，合二十两（一说二十四两）。

[2]明亮。起始。

个中冷暖，惟师自知。意者菩萨根力，次第增上。明妙安乐，恒与王所相应，故华严之在笔端也。六字佛名[1]，心手相得，即一点无空过者。而客主周旋，语不愆忘，文无亥豕。妙法莲华，回向慈圣，亦若是则已矣。台山无遮之会，日更供具，席以半千，坐满万人，皆师阴为擘画。如时而给，剥啄无声，所与首事妙峰登公，了不知其来处。当事之严，不交睫者九旬，以水代餐者七日，其去以匝月息者也，借曰壮龄，则耄期而径余邑屋矣。云兴瓶泻，胁罕至席，不睹其倦于勤也。尝闲行海南，访子瞻寂音遗迹。而望郡城生气，独据西隅。趋行北渡，而琼州地震，存毁具如师言。永嘉途定，初曰引起，后曰办事，师其二之中乎？台山之悟，四顾无所咨决，而以现量寓目首楞严王，八阅月无用心处。其在那罗延窟，则《楞严悬镜》，半烛而成，亦无用心处。门人曰：“盖使一一文句，消归观心。”师颌之。《楞严》之有通议，自此昉也。尝以四法界观，说《法华》于岭南。至现“宝塔品”，喟然叹曰：“佛意要旨，娑婆人人目前即华藏。然须三变净土者，曲为钝根渐示一班耳。”从是《法华》之有《击节》、有《品节》、有《通议》，自此昉也。折芦孤唱，《楞伽》握符。栽松代兴，《金刚》司契，而师

照以《楞严》之镜，则无门之门，无住之住，皆若有启其鑰[2]者，以故《楞伽笔记》，和人目为流征之音。而《金刚决疑》，则虽空生再来，固当相视而笑。

[1]“南无阿弥陀佛”。

[2]箱子上安锁的环形钮。志锁。

华严一宗，往往迷清凉之广，而耽方山之略，不知广之可以略也。五乳一关，三周寒暑，疏之《纲要》。其将与合论并珍，如是种种说通之相，布在方策。睹烟悟火，宗通历然。谁谓与不传者俱往，而法云之漏，刻之以香。课佛名日至数万，圆顿交参，禅土双妙。两大士最初结束，撩起便行，直向山眉海日，绕锡三周，作一宿觉，岂不真勇迈终古大丈夫哉。韦编珠笈，初以为前茅，中以为副乘，卒以为辅车。于是作《中庸直指》、《大学决疑》，著《春秋左氏心法》、《道德南华内篇》。为智度善巧，而鬼神情状表章。丘明曰：“夫夫冥参鲁竺之心法也。”东粤周参知，举大易“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以质师，曰：“是吾宗所谓不属生死一著子也。”参知跃然，更为诸弟子畅其玄义。而师以西伯为东诸侯主矣，盖西林翁尝钝置师以世谛使侍皋比，故于二西多所渔猎。

法书韵语，少作功力，美秀夙成。事辞之文，居然良史，而非满字庄严。一乘鼓吹，无述也。王大司徒弇州，属以慧业建[]，得其所谓夷然不屑。厥仲奉尝赠以晤言曰：“可知王逸少，名理让支公。”而汪左司马南溟，则悲五宗衰相，声挽力推，岌岌乎为径山中峰之室，俺[1]得之矣。伏牛法光和尚，师目之宗门香象[2]。自庆小穴小友畜师，勉以离心意识

参，出圣凡路学。而师时已得肇公意旨，北台影师言庶几，独怪其吟哦不停，以为魔著，闲而请焉。报言骤发悟机，而有物据我舌本，尔时恨不遭钳锤毒手痛棒，熟眠以至此耳，师心识焉。馆于胡臬宪顺庵之署，强可觅句，遂不得休。念光师之魔，且至寝不成寐，跣趺坐忘。起问居诸，而数盈于把矣，故终其身于无碍辩才而得自在。师之升闻于慈圣也，为圣躬祷也。其作无遮道场也，为皇储祷也。

[1]出于偶然。

[2]佛经中指诸象之一。其身青色，有香气。《杂宝藏经·迦尸国王白香象养盲父母并和二国缘》：“比提醯王有大香象，以香象力，摧伏迦尸王军。”

居一年，贞皇应河清之瑞而诞。唱导之侣，妙峰大方，咸被宠锡，而独师逃之海滨，求华严菩萨住处，所谓那罗延窟而谷隐焉。慈圣多之，建宝坊于西山，以召而弗之敢往也。赐金百五十缗，以缮阿兰，而弗之敢拜也。无已，请如汉汲黯[1]矫制[2]事，果山以东缙黄嫫寡、囚系之腹，而有司者策书以报。慈圣愈益多之，藏函宝玺。有陨自天，以草昧故度于他。已又敕宫嫔之胜任者，布金有差。而观音庵之废墟，赐额尚方，称海印禅寺矣。于是有挟隆隆而耽视兹土者，号无赖黄冠百余辈，称引宋七真故宇，以为讼端。莱守有闻于李中丞，将致辟。而首难者，露刃逼师，谈笑道之立解。偕行数百武，其党疑与师购，将倒戈。师更与入市，啖以瓜果，一郡尽喧，谓方士杀僧矣。师乃明其不然，即渠魁[3]无使灭耳。

[1]汲黯（？—前112年），西汉名臣。字长孺，濮阳（今河南濮阳）人。景帝时因为父亲的原因任太子洗马。武帝初



为谒者，后来出京做官为东海太守，有政绩。被召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汲黯为人耿直，好直谏廷诤，武帝称为“社稷之臣”。主张与匈奴和亲。后犯小罪免官，居田园数年，召拜淮阳太守，卒于任上。

[2]擅自越权处理事物，违反国家制度。

[3]首领；头领

第尽驱越境而已，其以德报怨类此，而往者报恩殿廊之烬也。师与雪浪恩公，矢以一期戮力。及奉敕藏还寺，而舍利窳堵，出光明桥以迎贝[疊*毛]。师因入谢，请慈圣日减膳馐，需隆栋[1]，久之事有端矣。戒于岛夷[2]，遂不果。而中贵人[3]之与转藏轮者，尝以毗睚得过。上左右众铄之，谓其监缘饰佛事，多壑帑金。而诈称黄冠，摭已事鸣登闻以讼。有旨逮师，及中贵人对簿诏狱。师内空其心，而外侃侃言事，请核内府，则赈饥之籍固在，而他无所得其漏卮。释憾于中贵人者，本不欲患师，更以所稔颠末具广贞状，上意浸解。坐私建梵刹，戍之雷阳。而诸刹之蒙悉檀于慈圣者，

虽往来厉而亿无丧矣。故相张洪阳先生，称其难弃能弃，难忍能忍。以能幽赞神庙之孝，为社稷功。亮夫，师于般若香光，固是云谷老人。安上鼻孔，临岐逼拶，亦自不无妙峰恩公一臂，台山遂作。暮云春树，清风匝地。何之非早岁坝[墟-豕+巾]。而师所描邈于飞雪之炉，运风之斤，狎主之猷，亦不啻三铠甲龙，从涅槃起矣。紫柏大师，于世罕所许可，而独轻千里之驾于坚牢，晋琬公塔院之会，送难通理。一坐四旬于宇内，法喜无两，其示寂圜扉，虽魍魎辈毒于含沙。而本所怀来，固未尝不在雷阳柴戟之下也；双径之游，虽微上首铠公，固当“已事遄往”。愆期有待，而适会紫柏，以舍利迁。

[1]高大的梁栋。

[2]本意是海岛上的少数民族。在不同时期，其含义所有不同。分别为民族名、沿海居民、岛国以及来自海外的入侵者等。

[3]帝王所宠幸的近臣。

爰及阁维，铭诸坚白，其斯以为方外素交，扬厉云栖，证知吾师莲祖，为法华地涌中人。而浮山朗目智公，亦以旋陀罗尼，与作点睛手。则予小子宾，窃负法垒螯弧[1]，渐腾而附青云上矣。师谓紫柏澜之浊矣，维泉之味，及吾两人之未髦也。左提右挈，以为曹溪涤除，宗门其有兴乎？左股既夷，壮马是急，故紫柏自曹溪如燕，而师度岭已还，乃心罔不在祖窟。筮之以周臬宪海门，而曹溪志成；镇之以戴制台，而屠沽之肆一洒。狙豨[2]虎冠[3]，兵奴我苾刍[4]。蚕食我疆里者，令不崇朝，乌散鬼匿，招提改观。于是乎范之以律仪，经

之以出入，守之以典籍，润之以法流，育之以义学。如是者数年，宝坊轮奂，浸假若新。最后有事于大雄宝殿，而一二黠悍师蠹，恶其害己，歛张群噪，将以一矢加遗。而师方晏坐，诵《金刚般若》，深解义趣，愉愉如也。噪者心忤，已退而不释然。乃因制府之罢，诬师掠用常住物。愬御史台，流寓二年，司理锡之鞶带，直指弗是也。下郡征典守节符会之，秋毫无爽，乃褫讼者服以窜，而曹溪之蛊裕矣。师之少也，受遗西林翁，独以心计偿两世逋负缙至千。于无遮之会，而竣籍其羨，以畀塔院寺主大方货至万。知以恬养，劳以谦牧。发机于所不得已，而藏用于所不可知。驥称其德，而力倍凡马无圯，而师惟心之土，悲智妙严，岂复有乏少耶？

[1]借指军旗。

[2]亦作“狙佞”。狡猾奸诈。

[3]谓虎而戴冠。喻指凶恶残暴之人。

[4]亦作“苾芻”。即比丘，本西域草名，梵语以喻出家的佛弟子。为受具足戒者之通称。

贵瑯之滥于榷也，藪算矣。虽报恩之筹以师命辍，海印之绩以城社隳，南华之墉以裨贩盗丛奸，不可向迹。差幸有浮慕于福田，而师受戴制台请，与为婴儿，其应如响。于是税使者窘于至期，迫不得所欲。而黄白之冶，受成有司，民不知有履尾之啞。白艚遗粟食民而腾粤余，邦人患之。而戴公胤子，将归温陵[1]。其行也，与白艚会。于时榷使有憾于将军，则多族市井豪欢以媚灶[2]，胄士之告急于师者再矣。师方安居，扉为之启，从容谕众：“而欲得贱余耶？今罪在大辟[3]，余虽贱，谁当食者？”众怒少息，而急白榷使者出

令。宁反侧心，且明非胤子之过，匡圜阒然。盖师轻身以先持戟，使师莅大鉴宗盟。而师脱载鬼之弧，纳用缶之牖，无烈侠气，有烈侠功。所谓动刀甚微，讎然已解，进乎技矣。师毗尼纯白，廉而不别，门庭在云栖紫柏之闲。德充之符，逅之而慢幢折。疑城颓，嗔剑堕。出要咨諏，不惜四楞著地，恻乎惟恐人之不有之也。踪迹半天下，所至登羯摩之坛，升白椎[4]之座，以数十会计。东齐南越，法化久湮，佛种几断。而自其得师也，若醢鸡[5]之睹天地。

[1]泉州别称温陵。

[2]比喻阿谀依附权贵。

[3]古五刑之一，初谓五刑中的死刑，隋后泛指一切死刑。

[4]佛教仪式。办佛事时由长老持白杖以宣示始终。

[5]昆虫名，即蠓蚊，常用以形容细小的东西。比喻眼界不广，见识浅薄。

熏于二严，誓于九品。乃至孟兰放生，诸白净行，无冠笄童耄翁如也。别传之宗，时复为利根者贾勇而齿牙无畏，投芥于针，使清凉之区，乃得遵累朝宪章，弛于任土，而大木终其天年。为官家佛法僧物，寺主取大邑，人无灾用脱桎梏，居然五天之郭一邦廓矣。今上毓于青宫（按：借指太子），诏戍土之老疾诘误者，陈情而宥。师有二焉，首尾核奏。凡六年，乃听自恣。而慈圣之为孝定也，临于湘东，大作佛事，然后免妙喜之冠，反栖贤之圉。而师初行脚时，所铭一钵一衲，虽丰城之与延津弗若矣。师所莫逆，海内贤豪，无虑百数。而天随风负，则北之胡，南之戴为尤。湖东练若以曾仪部

金筒，为三年淹。五乳十檀，则汪少司马静峰，执其牛耳。是时名刹之虚左者，桐乡之浮渡以堂，金沙之东禅以构，其曰尘尾是瞻。武陵云栖，则萃通国之欢。以请禅讲胜流，剖心[目*匿]就，美尽东南，而竟为庐阜之岑寂所扃。已复为曹溪之讴吟所吸，人以为疲于津梁，而师固未尝下台山之座也。纵其乐说无碍之辩，曲示单传，而镕入一尘法界。似圭峰，解脱于文字般若，而多得世闲障碍；似觉范，森罗万行，以宗一心，而严无生往生之土；又似永明，虽正令寂寥，稍似婆心太热；亦或观时逗根，不忍法堂前草深一丈耳。先甲曰辛，以革其面；后甲曰丙，以蔚其文。二十年以来，饮光之华，往往于吴楚闲振其夕秀。淪曹源者，岂曰无庸？师可报紫柏于净土矣。书华严时，梦与登公谒清凉国师于金刚之窟。而慈氏法王，亦乘率陀楼阁，影现梦心，锡以策文曰：“分别是识，不分别是智。依识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佩斯印也。”以游世间，所谓善能分别一切法，于第一义而不动，盖师之所从来深远矣。年谱之笔，绝于癸亥，而专以法施为心。六字其末后句也，前化及之三句，遍谢申警。若将远行，且各留楮墨为别众以师眷眷法云也。判袂玄圃，而小不豫矣。侍者以遗教请，至心念佛而外，无他嘱也。初度欲临，而张韶州奉紫叵罗衣为寿。清言浹日，欢若生平。日中而骊驹叱驭，日晡而白牛说驾矣。二时暖于顶，三日汗濡于鼻，睹貌如生。而遥烛其瑞相者，谓招提且火，最后供通曰：内外诸法，空洞一如，何去来之足问。然则参云谷时，所睹三圣，对现色身，沤灭空澄，了无所得。永明有言：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刹那际中，去齐而送者徙市，去越而慕者倾都，去

震旦而哀者撼丘陵。荣者雕金石，如梦乍醒，不消一咄矣。缘熏习影，重重无尽，而出缠弟子曰：福善某某等。在缠弟子曰：即墨黄生纳善某某等、五羊冯生昌历某某等。服勤请事，助转法轮，皆其盛者也。于师台山愿文四摄众中，固是恒河沙一数。而黄生剝臂为灯，以薪反锡，痲癩作大悲形，衣发皆具。首楞严观，昼夜一蒲，勤勇坐脱，谓奇中倍人。下逮余小子宾，啖法乳于名字之初，心血于宰堵之后，虽步趋末也。共相与力，亦有不可思议者焉。师瑰意奇行，著于年谱，不可殫书。所著复有《心经直说》、《圆觉经解》、《起信疏略》、《起信直解》、《百法规矩直解》、《性相通说》、《肇论注》、《八十八祖传赞》、《方便语》、《参禅切要》、《观老庄影响论》、《憨山绪言》、《梦游集》若干卷，并行于世。铭曰：

睹师舌相，渝三纪而不能挈其广长。摸师眉毛，亘三旬而不能知其亡。听之以心兮，失鬻呻[1]之师子[2]；游之以目兮，得回旋之象王。其语无声，其默孔扬。其形不疲，其神不伤。璞三刖而为玺，金百炼而弥刚。礼师塔也，皮相者以为化城之幻迹，而心服者以为宝所之慈航。

赐进士出身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菩萨戒弟子
皖舒广淪吴应宾顿首拜撰

[1]忧愁叹息。

[2]佛家用以喻佛，指其无畏，法力无边。

5、钱谦益撰《大明海印憨山大师庐山五乳峰塔铭》

我神宗显皇帝，握金轮[1]以御世。推慈圣皇太后之志，崇奉三宝，以隆顾养[2]。上春秋鼎盛[3]，前星[4]未耀，慈圣以为忧。建祈储道场于五台山，妙峰登公与憨山大师实主其事。光宗贞皇帝[5]，遂应期而生，于是二公名闻九重[6]，如优昙钵华[7]，应现天际。妙峰不出王舍城，大作佛事。而大师有雷阳之行，其机缘所至，横见侧出[8]，固非凡情之可得而测也。

[1]金轮，佛教语，“轮”（梵语Cakra），是印度古代战争用的一种武器。

[2]谓孝顺赡养父母。

[3]指人的年龄正处于旺盛、强壮之际。旧时比喻人正当壮年，精力充沛。

[4]指太子。

[5]朱常洛。

[6]九重天。

[7]梵语，简称昙花，花极美，白色，现于夜，但很快凋谢。

[8]谓不自正面而从侧面表露出来。

大师之迁化于曹溪也，大宗伯宣化萧公亲见其异，为余道之。已而南海陈迪祥，以行状来谒余表塔。余曰：“有吾师宣化公在，他日请为第二碑。”又明年乙丑，其弟子居庐山者曰福善，奉全身归五乳，而留爪发于曹溪。走书来告曰：“大师东游，得子而喜曰：‘刹竿[1]不忧倒却矣。灯炷[2]月

落，晤言[3]亹亹[4]，所以付嘱者甚。至塔前之铭，非子谁宜为？”余何敢复辞。

谨按：师讳德清，族蔡氏，全椒人也。父彦高，母洪氏，梦大士抱送而生。七岁，叔父死，尸于床。问母从何处去？即抱死生去来之疑。九岁，能诵《普门品》。年十二，辞亲入报恩寺，依西林和尚。内江赵文肃公，摩其顶曰：“儿他日人天师也。”十九祝发，受具戒于无极某公。听讲《华严玄谈》，至“十玄门·海印森罗常住处”，悟法界“圆融无尽”之旨。慕清凉之为人，字曰“澄印”。从云谷会公缚禅于天界寺，发愤参究。疽发于背，祷护伽蓝神，愿诵《华严》十部，乞假三月，以毕禅期。祷已熟寐，晨起而病良已。三月之内，恍在梦中。出行市中，俨如禅坐，不见市有一人也。雪浪恩公，长于师一岁，相依如无著天亲[5]。嘉靖丙寅，寺毁于火，誓相与畜德[6]俟时，以期兴复。师既岿然出世，而雪浪卒为大论师修治故塔，稍酬誓愿焉。师尝听讲于天界，厕溷清除，了无人迹，意主东净[7]者，非常人也。

[1]寺前的幡竿。

[2]指灯烛将熄。

[3]见面谈话；当面谈话。

[4]本义缓慢流动，无止无休的意思，可以用来形容孜孜不倦。

[5]兄与弟。

[6]修积德行。

[7]指厕所。

访之，一黄面病僧，目光激射，遂与定参访之约，质

明[1]则已行矣，即妙峰登公也。师以江南习气软暖宜人，冬冰夏雪苦寒不可耐之地，以痛自摩厉[2]，遂飘然北迈。天大雪，乞食广陵[3]市中，曰：“吾一钵足以轻万钟[4]矣。”抵京师，妙峰衣褐来访，须发鬻鬻[5]，如河朔估客[6]。师望其眸子识之，相视一笑。参遍融贞公，融无语，惟张目直视。又参笑岩，岩问：“何方来？”曰：“南方来。”岩曰：“记得来时路否？”曰：“一过便休。”岩曰：“子却来处分明。”游盘山至千像峰石室，见不语僧，遂相与樵汲度夏。时万历元年癸酉也。明年，偕妙峰结冬蒲坂，阅《物不迁论》，至“梵志出家”，顿了“旋岚偃岳”之旨。作偈曰：“死生昼夜，水流花谢。今日方知，鼻孔向下。”峰一见，遽问师：“何所得？”师曰：“夜来见河中两铁牛相斗入水去，至今绝消息。”峰曰：“且喜有住山本钱矣！”遇牛山法光禅师，坐参请益。法光发音如天鼓，师深契之。送师游五台诗云：“雪中师子骑来看，洞里潜龙放去休。”且曰：“知此意否？”要公不可捉死蛇耳。

[1]天刚亮的时候。

[2]切磋，磨炼。

[3]扬州。

[4]优厚的俸禄。

[5]毛发散乱。

[6]即行商。

师居北台之龙门，老屋数椽，在万山冰雪中。春夏之交，流澌[1]冲击，静中如万马驰骤之声，以问妙峰。峰举古人三十年闻水声，不转意根[2]，当证观音圆通语。师然

之，日寻缘溪横约[3]，危坐其上。初则水声宛然，久之忽然忘身，众籁阒寂，水声不复聒耳[4]矣。一日粥罢经行，忽立定，光明如大圆镜，山河大地，影现其中。既觉，身心湛然，了不可得，说偈以颂之。游雁门，兵使胡君请赋诗，甫构思，诗句逼塞喉吻。从前记诵见闻，一瞬现前，浑身是口，不能尽吐。师曰：“此法光所谓禅病也，惟睡熟可以消之。”拥衲跏趺，一坐五昼夜。胡君撼之不动，鸣击子数声，乃出定。默坐却观，如出入息。住山行脚，皆梦中事，其乐无以喻也。还山，刺血书《华严经》，点笔念佛，不废应对。口诵手画，历然分明。邻僧异之，率徒众来相黜[5]，已，皆赞叹而去。尝梦与妙峰夹侍清凉大师开示，初入法界圆融观境，随所演说，其境即现。又梦登弥勒楼阁闻说法，曰：“分别是识，无分别是智。依识染，依智净，染有生死，净无诸佛。”自此识智之分，了然心目也。”师既建祈储道场，遂远遁东海之牢山。慈圣命龙华寺僧瑞庵行求得之，遣使再征不能致。赐内帑三千金，复固辞。使者不敢复命。师曰：“古有矫诏赈饥之事。山东岁凶，以此广圣慈于饥民，不亦可乎？”使者持赈籍还报，慈圣感叹，率闾宫布金造寺，赐额曰“海印”。师诣京谢恩，为报恩寺请藏。上命师赍送，因以便归省父母，寺塔放光累日。迎经之日，光如浮桥北度，经在塔光中行也。师还，以报恩本末具奏，曰：“愿日减膳羞百金，十年工可举也。”慈圣许之。

[1]江河解冻时流动的冰块。

[2]佛教语，为六根中的第六根。谓对于法境而生意识，故名。

[3]独木桥。

[4]指声音刺耳。

[5]相戏嬉；相纠缠。

岁乙未，而黄冠之难作，师住山十三年，方便说法。东海弥离车[1]地，咸向三宝。而黄冠以侵占道院，飞章[2]诬奏，有旨逮赴诏狱。先是 慈圣崇信佛乘，敕使四出，中人[3]谗构，动以烦费为言，上弗问也。而其语颇闻于外廷[4]，所司遂以师为奇货，欲因以株连 慈圣左右[5]，并按前后檀施帑金以数十万计，拷掠备至。

[1]指边地之卑贱种族。

[2]报告急变或急事的奏章。

[3]有权势的朝臣。

[4]外廷是皇帝举行大典，接见群臣，处理政事的地方。外廷由若干个大型宫殿组成，其中最大的一座一般称为“前殿”，是皇帝举行即位、大赦、节庆等大典的地主。外廷的东西两侧是官员办公的低矮房屋。

[5]对于慈山被贬事件，有关记载多含糊其词，这里为明确点明事件真相之文字。

师一无所言，已，乃从容仰对曰：“公欲某诬服易耳。狱成，将置 圣母何地乎？公所按数十万在县官锱铢耳。主上纯孝，度不以锱铢故伤 圣母心。狱成之后，惧无以谢圣母。公穷竟此狱，将安归乎？”主者舌吐不能收，乃具狱上。所列惟赈饥三千金，有内库籍可考。慈圣及上皆大喜。坐私造寺院，遣戍雷州，非[1] 上意也。达观可公急师之难，将走都门[2]，遇于江上。师曰：“君命也，其可违乎？”为

师作《逐客说》而别。师度庾岭，入曹溪，抵五羊，赭衣见粤帅，就编伍于雷州。岁大疫，死者相枕籍，率众掩埋，作广荐法会。大雨平地三尺，疠气立解。参政周君率学子来扣击，举“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发问。师曰：“此圣人指示人，要悟不属生死一著耳。”周君恍然击节。粤之孝廉冯昌历辈，闻风来归。师拟大慧冠巾说法，构禅室于壁壘间。说《法华》，至“宝塔示现，娑婆华藏，涌现目前”，开悟者甚众。居粤五年，乃克住锡曹溪，归侵田，斥僦舍[3]屠门酒肆，蔚为宝坊。缙白盆集[4]，摄折互用，大鉴之道勃焉中兴。甲寅夏，师在湖东，慈圣宾天。诏至恸哭，披剃返僧服。又二年，念达观法门死生之谊，赴葬于双径，为作茶毗佛事。箴吴越禅人之病，作《担板歌》。吊莲池宏公于云栖，发挥其密行，以示学者。自吴门返庐山，结庵五乳峰下，效远公六时刻漏，专修净业。居四年，复往曹溪。天启三年癸亥，宣化公赴召来访，剧谈信宿。公谓：“师色力不难百岁，更坐二十余夏，如弹指耳。”师笑曰：“老僧世缘将尽，幻身岂足把玩哉。”别五日，果示微疾。韶阳守张君来问，师力辞医药，坐语如平时。既别，沐浴焚香，集众告别，危坐而逝，十月之十一日也。曹溪水忽涸，百鸟哀鸣，夜有光烛天。三日入龕，面颜发红，须发皆长，鼻端微汗，手足如绵。僧徒惊告，谓师复生。萧公语余：衰老赴阙，跋涉二万里，何所为哉。天殆使为师作末后证明耳。

[1]为尊者讳。正话反说。

[2]借指京都。

[3]租屋。

[4]聚集。

呜呼！知言哉。师长身魁硕，气宇堂堂，所至及物利生，机用善巧，如日晒雨润，加被而人不知。山东再饥，师尽发其困，亲泛舟至辽东余豆以赈，旁山之民咸免捐瘠。税使与粤帅有隙，嗾市民以白艚作难，群噪围帅府。师缓颊[1]谕税使解围，不动声色，会城以宁。珠船千艘，罢采不归，剽掠海上。而开矿之役，绎骚[2]尤甚。采使谒曹溪，师以佛法掇受，徐为言开采利害，由是珠船罢采不入海，而矿额令有司岁解。制府戴公诒书谢曰：“吾乃今知佛祖慈悲之广大也。”师为余言，居北台，大雪高于屋数丈，昏夜可鉴毛发，坚坐待尽，身心莹然。迟明，塔院僧穴雪以入，相携行雪洞中里许乃出。当诏狱拷治时，忽入禅定，榜捶刺蒸，若陷木石。逾年在雷阳，闻侍者趣呼，逮系毒楚卒发，几无完肤，此《楞伽笔记》所由作也。师东游至嘉兴楞严寺，万众围绕。有隶人如狂易状，搏颡[3]不已。曰：“我寺西仲秀才也，身死尚在中阴[4]，闻肉身菩萨出世，附隶人身求解脱耳。”师为说三皈五戒，问：“解脱否？”曰：“解脱。”竟懵然而觉。师之树大法幢，为人天眼目，岂偶然哉。

[1]为人求情或婉言劝解。

[2]骚动；扰动。

[3]叩头。

[4]佛教说，人死后以至往生轮回某一道为止的一段时期，共有四十九天。此时期亡者的灵体叫做中阴。

师世寿七十八，僧腊五十九，前后得度弟子甚众。从师于狱，职纳橐籥[1]者，福善也。终始相依于粤者，善与通

炯、超逸、通岸也。贵介[2]子弟，剡臂然灯，以求师道，现大士像于疮痍中，而坐脱以去者，即墨黄纳善也。粤士归依者，冯昌历为上首，御史王安舜、孝廉刘起相、陈迪祥、欧文起、梁四相、龙璋，皆昌历之徒也。师所著有《楞伽笔记》、《华严纲要》、《楞严悬镜》、《法华击节》、《楞严法华通议》、《起信唯识解》若干卷，《观老庄影响论》、《道德经解》、《大学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梦游集》又若干卷。嗟乎！师于世间文字，岂必不逮古人？有不逮焉，亦糟粕耳。师于出世间义谛，岂必不合古人？有不合焉，亦皮毛耳。惟师夙乘愿轮，以大悲智，入烦恼海，以无畏力，处生死流。随缘现身，应机接物，末后一著，全体呈露。后五百年，使人知有一大事因缘，是岂可以语言情见，拟议其短长者哉。是故读师之书，不若听师之言。听师之言，又不若周旋瓶锡[3]，夷考其生平，而有以知其愿力之所存也。谦益下劣钝根，荷师记莒[4]。援据年谱行状，以书兹石，其词宁繁而不杀者，欲以示末法之仪的，启众生之正信也。

[1]承担送衣、食的任务。

[2]尊贵，高贵。

[3]僧人所用的瓶钵和锡杖。亦借指僧侣或僧侣生涯。

[4]佛教语。指佛为弟子预记死后生处及未来成佛因果、国名、佛名等事。

铭曰：

人生出没，五浊世间。生死之涂，屹立重关。重关峻复，谁不退堕。师子奋迅，一掷而过。济河焚舟，县车束

马。一钵飞渡，谁我御者。冰山蛰伏，雪窖沉埋。冰解冻释，水流花开。光明四照，上彻帝阍。荣名利养，匪我思存。雷霆赫怒，我性不迁。桁杨[1]木索[2]，说法炽然。觉范朱崖，妙喜梅州。雷阳万里，谓我何求？军持应器[3]，横戈杖锡。毁形坏衣，古有遗则。大鉴重徽，灵照不昧。屈[日*旬]之衣，如施画绩[4]。师之示现，如云出谷。触石肤寸，雨不待族。云归雨藏，山川自如。孰执景光，以窥太虚。福德巍峨，文句璀璨。视此肉身，等一真幻。匡山不来，曹溪不去。塔光炳然，长照觉路。

天启七年丁卯九月朔常熟幅巾[5]弟子钱谦益谨述

[1]古代用于套在囚犯脚或颈的一种枷。

[2]刑具。

[3]佛教语。音译钵多罗。即钵比丘量腹而食的乞食器。

[4]在织物或服装上用调匀的颜料或染液进行描绘图案的方法。

[5]用一块帛巾束首。一种表示儒雅的装束。

6、本师憨山大和尚灵龕还曹溪供奉始末

谨按本师以万历丙申逆缘[1]入粤，生平履历，备载于萧玄圃、吴观我、钱受之诸名公碑铭，亦既逗漏[2]不少。今所纪者，自庐山迎灵龕还曹溪，及开龕漆布始末也。吾师弘法，一生精神，半在曹溪，备载于中兴录。暮年归休于庐之五乳。天启壬戌，起相同堂主本昂等，坚请师南还。以癸亥冬，示寂于曹溪。五乳眷属，知微善公欲迎灵龕归庐。龕前拈

闾，三拈皆得留字。于时宗伯萧公捐赀，会本道我斋夏公、韶府张公暨远近缙白弟子及十房僧道，崇建塔院。善公者，本从师于患难九死之余，孝诚笃摯，邀请吴越诸宰官，归依师门者，具书当道。何制台下令，强迎归庐，乙丑之春正月也，崇祯庚辰，起相承乏司李瑞州，入山扫塔，始知形家异议。既入塔，复启[歹*贊]卜地。因忆壬戌侍师于庐，师别诗云：一片远心溯流水，相期端为不传衣。又曾于众中授记云：尔他日为兵部权要之官，当为我修蔡家先坟。二十年来，一官拓落。既难提石上之衣，又罔效包土之力，尝怀内疚。忽猛省曰：师灵未妥。倘了此段公案，其于修坟，不既多乎？遂谋力任南迎之役。长男程焯随任，因力赞之。癸未秋，楚寇震邻，兵燹是虞。嗣孙慈力、广成等，用予言龕前拈闾，三闾皆顺。起相解任将南归，遣男程焯代迎。有晏生日瑞者，曾物色之。两造中赏其胆智可任，渠亦坚请效劳，因命之往康郡粮馆亦留。都人难之曰：大师吾梓里也。彼能迎，我独不可留乎？相先托同乡康郡司李廖公文英，为东道主。值廖奉台檄，办事淮安，已在舟中矣。为风所留，几八十日。晏生恳之，廖欣然许诺。一夕风转南，遣人趣晏曰：风利不泊，迟则自误。值晏痼病，动转不得业。扬帆北渡，晏生已失望矣。是夕尤风大作，又逆递廖舟还故处。晏生手额曰：大师之灵也。于是檄星子县署篆。宁公主其事，牌行山中，众莫敢抗。瑞郡守戎金国柱、康郡守戎胡宗圣，皆遣兵迎送，旗鼓导引出山。寇警日迫，河道梗涩，六舟南迈，途中值贼。客舟皆被邀截，独灵龕船得风扬帆径去。钩竿皆著手不得，如是屡经险阻，履险卒夷，川岳助顺，何莫非吾师之灵也？是年冬仲朔二日，灵龕到山。山中大

众，欢声如雷，以为从天而下也。晏生及嗣孙慈力为余言龛灵异甚。初出山及度岭皆四人界之，比到蒙里登岸，夫力倍之犹勉强。此何说也？予谓老人家显异，欲以肉身出现乎？择吉入塔，在甲申九月。而荒盗频仍，复值燕都大变，崩心痛悼，欲先期入山省视未遑也。有宋总戎纪者，语僧远苍曰：大师名喧宇宙，岂同余人。金刚之体，保无缺漏。请开瞻礼。于四月廿八，集众拈阄许开。开则道骨如生，俨然端坐，不倾不倚，发甲皆长，衣服鲜洁，白绫坐褥，无半点瑕，数珠绒串若新。大众欢呼，归命顶礼，观者如堵。后数日，前吏部尚书李公日宣、韶府黄公锜者入山随喜，共作证明。始信肉身大士，应缘度世，前有大鉴，今有本师。先是卓锡泉久竭，郡侯黄公，留心法门，百计搜剔，比灵龛既启，泉则自涌，应若影响，岂偶然也？起相与余宗元糾，本府长春社中缙白善信，设闾山大斋。以重阳日入山，廿五日斋僧。十月初十日，漆布升座。十房户长、长老耆旧、塔主堂主及长春社、护法居士，具金帖请嗣孙慈力等，守奉塔院香灯。宋公首捐五十金，漆布且请李公撰募疏，谓塔院襟眉未舒，为修创取香灯田产之费。制台沈公业题百金，此皆与本师夙值般若之缘，故能于末后一著。各出手眼，为千秋竖光明幢也。起相绵力，何幸躬逢其盛，爰识其始末如此。

崇祯十七年十月吉日原任江西瑞州府推官顺德菩萨戒弟子刘起相顿首谨识

[1]佛学术语，为“顺缘”之对称，恶事为佛道之缘也。对于佛果菩提来说，恶为逆缘，善为顺缘，对于生死苦果来说，善为逆缘，恶为顺缘。总之违逆固体的果性者，都是逆

缘。逆缘有很多种，可简化二类：一类起于器世间，另一类起于器世间内的有情。

[2]透露，漏泄。即在有的地方稍微点一下，刺激你一下，稍微漏出一点，然后让你去思索。

7、重建憨山大师塔院碑记

《重建憨山大师塔院碑记》由尚之廉[1]撰写，选自清康熙《重修曹溪通志》卷三。原碑不存。

我佛别传之旨，自达摩西来，六传至曹溪而大著。其后五灯分化，宗风益盛，并祖曹溪。由唐五代迄宋元明，临济、曹洞之哲匠大老济济嗣兴，阐法诸方。而祖庭徒视为香火之地，振起无人，几致法堂前草深一丈，以紫柏之手眼，亦对之浩叹而已。转荆棘为旃檀，则实为憨山大师深德厚力，起数百年之衰，而重立丛林制度，规矩赖以不坠，厥功莫比懋[2]焉。计师勤劳营建，循循训诲。与夫清粮免役，致岁粒充饱，凡所以利造曹溪者，费殫心力几三十年，厥德莫比盛焉。师以童年薙染于金陵报恩寺，稍长，矢志行脚，遍参名硕，师承历历，既悟而加修，得禅定三昧，龙天推赞。万历中，为国祝储应祷，受尚方供养。忌者中之，遣戍雷阳，遂成曹溪因缘出现，竟示寂于兹地，非偶然也。其详则大宗伯钱公谦益所为塔铭中具矣。初，邕州大学士萧公云举素与师善，因朝觐道韶阳，入山访师。萧公明阴阳堪舆术，指左峰佳胜处为师寿塔，师笑而颌之。公别去，未逾岭而师谢世。公闻之，移书[3]韶守为建塔院。时门人多吴人，力请肉身归匡山。

[1]平南王尚可喜第三子，官副都统，右翼总兵，左都督。诰授荣禄大夫，赠太子太保。谥勤恪。

[2]比懋，本义勉励，使人努力上进，这里指比拟之意。

[3]官吏间的书函

久之，顺德孝廉刘君起相，亦师门下士也，为瑞州[1]司理，诣山扫塔，念师志在曹溪，乃复请龕还旧塔。后总戎宋公[2]用兵楚粤之界，地迤曹溪。夜梦一僧面如满月，举止异常，劝以抚降纳顺可不血刃。将行，颇以把茅盖头[3]为托。觉而异之，私恨未询异僧姓名。次夕复梦，且自言憨山也。宋公初不识憨山谁何，明日适有浙僧至，询之，乃知为师。而靖乱一如梦所示。乃命浙僧其子入山启龕，貌如生，指发俱长，见者无不惊叹。遂捐金布漆，视六祖焉。然旧塔院规模未尽如法，僧病不能久居，又外宽内狭，非萧公本指也。岁戊申，予奉家王命送七弟还朝，便道观所修祖庭殿宇落成。暇游塔院，则门径萧然，一僧仅供洒扫，方为心恻。会所善省中四无上人[4]适至，试与谋之，四公慨然任董厥成。余为捐募千金重建，始於是岁仲秋鸠工，上为三啸楼，供毗卢准提大士象（像），中堂祀师肉身，前则山门，左右分祠亭，种竹千竿，引泉通厨碓，改径而回折之，顿加幽胜。四公胸中富丘壑，眼里无纤尘，三载拮据，始获就绪。至弃其省屋，卖之不足，仍称贷得金以两计，凡五百余。其友洪赞上人[5]，助者亦百金，方竣事焉。其中兴，曹溪实公、耆宿懋公协力成美。而监院敬公喜助瓦木，清还租谷，皆堪书厥绩，以垂永久。而予不佞，虽非给孤布地，亦获效其愿力，圆满初心，快何如也。四公请勒贞珉[6]，予不文，用述始末，以俟志名山

者焉。四无者，名成已，原江南籍，薙发苛林，住持省中梦觉庵，今为院主也。

[1]明清为瑞州府。

[2]生平事迹不详。

[3]言有一把茅，作个草庵，盖在头上，以蔽风雨也

[4]名成已，生平事迹不详。

[5]生平事迹不详。

[6]石刻碑铭的美称。

8、憨山大师托生辨

湖南颛愚衡公，作《曹溪中兴憨大师传》，盛谈灵异。宿生为陈亚仙，歿后应现为萧公子，诸方颇疑其诞。天童木陈忞公[1]《见闻杂记》云：大师托生桐乡，为颜司理俊彦[2]少儿。三岁不语，一日呼其父名曰：“汝，我前身弟子也。”司理登第授官广州，皆先知之。病痘不起，召魏学使浣初[3]至榻前，执手道故，嘱撰铭，证明末后事。余读而心讶之。学使余里人也，大师东游，未尝扞衣礼足，安得有执手道故之事。司理屏居石门，驰书往询其详。遂以崇祯二年七月，南华僧智融本昂，伸报文牒及塔记石本寄余。僧牒曰：二公子，示现童真[4]于菩萨家，能令眷属割世间恩爱，作茶毗佛事。火浴后，顶齿不坏，舍利无数，大者如弹丸，小者如菽。色如白玛瑙。扣之铿然有声，海众共观叹异。以是月二日酉时，安厝灵骨，建塔于先大师塔院之左。至人出生入死，游戏自在。岂先大师遗蜕返匡山，现此金锁，还镇祖庭？抑亦山中耆年，宿

乘愿力，来住此道场耶？塔记则曰：颜氏子，名祉，小字虎子。生于天启六年丙寅二月，实大师示寂后三年生，四岁而殇。司理之官日，虎子私语家人：吾乘便得往曹溪矣。以此言证，知大师再来。

[1]道忞（1596—1674年），明末清初临济宗杨岐派僧。字木陈，号山翁、梦隐。广东潮阳人，俗姓林。初习儒学，后读《金刚经》、《法华经》、《大慧语录》等佛典，乃立志出家，遂依庐山开先寺若昧智剃发。二十七岁，再投智剃发，依憨山德清受具足戒。后游历诸方，嗣法于四明天童寺密友圆悟。崇祯十五年（1642年），继掌天童寺。顺治三年（1646年），退居慈溪五磊山。顺治十四年，再返天童山。十六年，奉召入宫为清世祖说法，甚受赏识，赐号“弘觉禅师”，晚年隐居于会稽化鹿山。康熙十三年（1674年）六月二十七日示寂。著有《弘觉禅师语录》二十卷、《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六卷、《弘觉忞禅师奏对录》、《山翁忞禅师随年自谱》及诗文集等。

[2]颜俊彦，字开眉，一字开美，号雪臞。明朝崇祯戊辰年（1628年）进士，同年任命为广州府推官，著有《盟水斋存牘》。

[3]魏浣初（1580年—？），字仲雪，江苏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进士，广东提学参政，工诗，著有《诗经脉》、《四如山楼集》等。

[4]指受过十戒的沙弥。

若忞公所载，呼名叙昔云云，则未之前闻也。司理父子家业归心，信根牢固。生生居士，常梦护伽蓝神，趣迎宾头

卢。越翼日[1]，大师至止。慈容法筵，宛如昔梦。司理为书生，大师摩顶记蒨。比为广理，申明大师规约，复其侵田。虎子以信心入胎，自求父母，良非偶然也。童真示现，各有所表。吴粤往来，表法界一地故；痘疹发香，表染净一如故；灵骨不损，表灵相具足故；四岁夭折，表已入鸠摩罗地故；归骨塔院，表依止大人故。此则积劫[2]熏修[3]，弹指幻化，不可以思惟测度也。若以是因缘证成，为大师再来，则窃谓不然。何也？古来佛祖应化入胎，人天转轮，事非聊尔。栽松再世，遘浣衣以寄生[4]；宣老六年，仗白云而勘辨。莫不付嘱相应，机感历然，而今无是也。

[1]明日，次日。

[2]亦作“积劫”。积久的劫难。

[3]亦作“熏脩”。佛教语。谓净心修行。

[4]指五祖弘忍。

吸引缘熟，啐啄时同[1]。双峰之香烟犹指，五乳之真身有归。吾谓是子也，多生此世，必入大师室，著大师衣，受大师戒。遣来作使，告报异生，即事征理，无可疑者。呜呼。我大师人天之师，末法中第一龙象也。

末后转轮，法门一大事因缘也。僧徒无识，萦心香火。指法城[2]为首丘[3]，认宝坊为华表。章句小儒[4]，眼如针孔。景掠李源圆泽[5]，身前身后剩语。缁白、邮传，寐言梦断。海形牛迹，不已辽乎。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吾惧后之修僧史，撰佛录者，采猎异闻，而讹滥正信也。既属恣公门人，告于其师，请为刊正。而又书其说，诒南华僧，饒[6]诸塔院，昭示后人俾勿惑。

岁在庚子四月望日海印弟子虞山钱谦益槃谈谨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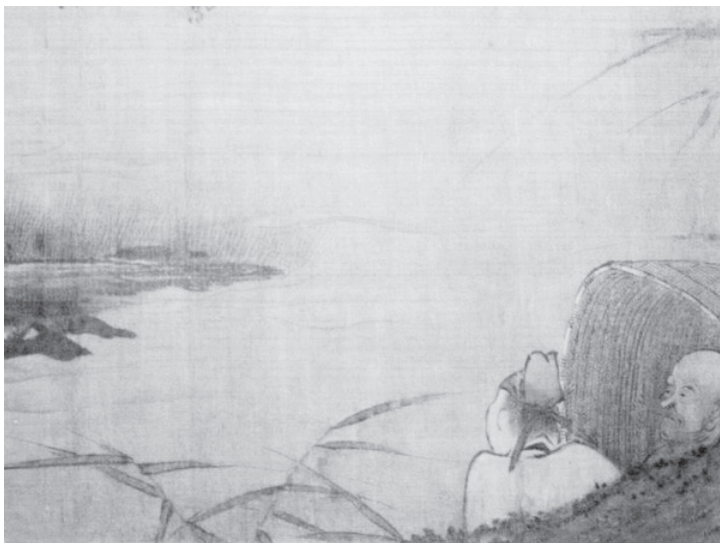
[1]像母鸡孵小鸡一样，三七二十一天，小鸡在蛋里成熟了，它要从蛋壳里出来，它就在里边啄，鸡妈妈就在外边啄，要同时。母鸡啄早了，小鸡还没有孵成熟，蛋壳破了，小鸡也就死了。小鸡在里边啄，母鸡不啄，小鸡的力量不够，小鸡也出不了壳，就要死在里边，所以要子母同时。是禅师接人的一种方式。

[2]寺塔。

[3]故乡。

[4]指不能通达大义而拘泥于辨析章句的儒生。

[5]唐代隐士李源，住在慧林寺，和住持园泽交好，互为知音。两人相约去四川峨眉山游玩，园泽想从道长安，从北



部陆路入川。在李源的坚持下，两人从从长江水路入川。在路上河边遇到一个怀孕三年的孕妇。园泽看到这个孕妇就哭了，说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愿意走水路，因为他注定要做这个妇人的儿子，遇到了就躲不开了。他和李源相约在13年后杭州三生石初相见。当晚园泽圆寂，孕妇也顺利产子。十三年后，李源如约来到三生石，见到一个牧童唱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莫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长存。”李源与之相认，牧童说他就是园泽，但是尘缘未了，不能久留，唱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江山游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唱完就离去了。

[6]刺，凿。

